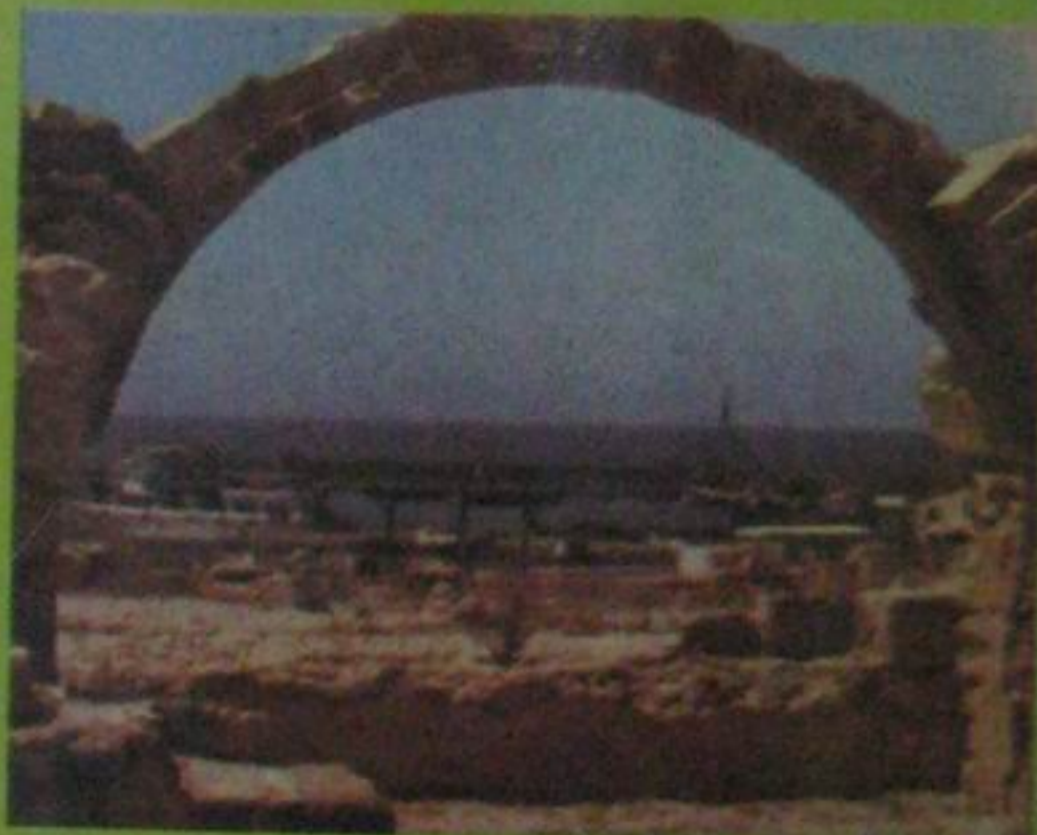


聖經史地

李力工 著

M. Lee King 著



BSCP LIBRARY



00007614



聖經真理的研究，最需要參考的，是史地的知識；因為聖經所記載的史實，在當時的環境發生，都有特殊的意義，只是距離我們的時代太遙遠了，如果我們不明白那些歷史性的地理，對神在歷代奇妙的作為，就不會有充分與深切的認識。

有關聖經史地的工具書，却很少譯成中文，至於創作，更加付諸闕如。這樣孔亟的需要，並非沒有人注意，但是這樣艱巨的工作承擔起來，不但必須具備神學的基礎與屬靈的見解，更需要有信心、恆心與耐心。

基督工人訓練學院于力工院長，數年籌劃這部著作，終於完成，真是可喜可賀，為教會帶來一宗豐富的資產，讓我們感謝主的宏恩，更求祂向我們啟示，正如祂曾囑咐祂的僕人：「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出埃及記三章五節；約書亞記五章十五節）

唐佑之

作者序

記得在小學所習讀的各科功課中，地理對我有很大的吸引；我常會對著地圖發楞，幻想著：「何時我才能走遍這些地方呢？」所以，在孩提時代，一有空便以畫地圖來滿足這個夢想。

自從奉獻作為傳道以後，當讀經或傳信息時，便油然產生一覽近東的需求；去看看神作過大事的地方、基督工作過的處所。一九六三年在「建道神學院」教書，就計劃去近東一行，學期一結束就束裝就道，先到阿拉伯國家，然後再到聖地(巴勒斯坦)。到了耶路撒冷便住在「惠吞大學」考古研究所。適時正是 Drew Theological Seminary 安得遜院長在「近東研究院」執教——他是一位舊約的專家。交談之下，他就替我計劃了一個行程，由他親自駕車，並親作「嚮導」。每見一物、每經一地，均以學術性的性質作解釋。當時乃是以約書亞進軍作戰的路線，及瑪喀比時代七次大戰場，作為參觀的骨幹，學了許多，且對於聖經歷史、地理、考古亦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在神學院求學期間，發現聖經史地(歷史、地理及地圖)，在英文、德文都有足够的版本；而中文有學術性的聖經史地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禱告中主引導我編寫了一本這樣的書籍。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就開始着手寫作。但寫作期間發現有許多不明白之處，便決心再到近東一行。

第二次行程中，發現導遊員所告訴遊客的資料，很多是道聽途說，穿鑿附會的故事。而沒有學術性的根據，舉一個例：撒母耳的墳墓考古家們所斷定的地點，和導遊員所講的本是兩個不同的地方。天主教的導遊員會說「空墳墓」在這裡，而基督教的導遊員卻會說是在那裡……諸如此類，在聖地是常見的。因此想要瞭解聖地並非是門簡單的學問，所以為這個需要我到近東達四次之多。

在這期間一面帶領教會，作訓練工作，有空時便整理這些材料，後來決定要付印時，卻明白這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單是人名、地名、中英對照，還有地圖的製作……等便非易事。況且十年前的教會中缺乏編輯、設計美工……等人才，(後來神逐漸興起了一些青年人才，且肯為主作這樣的工作。)當時除了聖經的後頁中附幾個地圖之外，很少有套色比較詳盡的地圖。一九六八年范卓新先生來小住，他也就投入了這個工作，專門負責把地圖中的中文名寫出來，這個工作非常的艱辛，他花的時間，不能計算，他請范太太、胡問憲夫婦從旁幫忙。這事工完成之後，明白用英文地圖來翻版，是不可以的。當時在夏威夷大學海洋地質系，系主任范寶鋒教授開始為此書設計地圖，並請地質研究員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地圖畫好。同時請劉伊華、Charlotte G.兩位姊妹來抄寫，經過十二年她們已成立家庭、兒女成群。她們的孩子們也開始讀地理了，這本書方才問世。

抄寫好之後，就請鮑會園院長、唐佑之院長、王國顯先生趁他們在教會牧會之時作審閱工作，他們都給這一本書一些寶貴的建議。

一九七六年付印時就請了周青選牧師、許美黎牧師負責校稿，他們費時費力甚多，在排版之後開始編中文英文目錄，再作仔細的校對，根據校對好了的稿子再植字，同時開始剪貼的工作。一九七八年春就動員，基督工人學院的同學們集體工作，時間長達兩百多個工作小時。

過去這幾年來，曾數次想付印，請印刷廠估價，一看價錢就不敢付印。直等到所編著的「聖詩」出售有了利潤後，才敢出版這本書。真的要出版時，就感到更多的問題非要內行人來作這個工作，而且是肯爲主作的。

前年校園團契負責人饒孝楫弟兄來美領會，和他談及此事，他滿口答應幫助，他回國之後就與出版部負責人蘇文峰弟兄商談，他也滿口答應，這件工作就交給編輯部同工莊麗蓮負責編輯、設計、印刷，且由周立倫同學協力整理地圖，及其他同工也參與部分工作。

書中許多照片有些是自己照的，有些是攝影家司徒安活醫生、郭克昌牧師贈送的。

一九七七年春，應邀往新加坡神學院傳信息(適廿五周年紀念)，當時以爲已經付印即可很快地出版，就在會中宣佈，即時有數百人定購付款。由此可見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們對於這種書籍已有了感受，也很感激訂購人的忍耐和鼓勵。

爲此書出版曾五次由美來台，每次來就晝夜作工，在此要提及內子徐震南女士所作的貢獻，除了在旁鼓勵外，因爲我爲著趕工常和衣而睡，致宿疾哮喘發作、病倒，都要她服侍，且兩次近東之行路費，都是把內子工作的養老金借出來做路費的。

這篇序文的目的一方面是多謝參與這工作的主內弟兄姊妹們，爲了主的緣故願獻出他們的寶貴時間和精力，他們沒有一位是得報酬的，若算上作者和參與的人所付出的代價，那這本書的售價就不知怎樣地昂貴了！另外一方面盼望讀此序的人對於教會文字工作多多代禱，奉獻時也多多想到聖工文字工作的團體和同工們，人多是看見站講台上的，請紀念那些在內室中坐在桌前隱藏工作的人。

本書出版後若內容、文字有不盡之處，盼讀者把感想和建議告訴我們，以便再版時能够增補。

目 錄

1 引論	7
聖經與考古研究的方法	9
方法中之方法	11
2 聖地概況	13
名稱	14
面積	14
四個區域	
一、沿海區域	15
二、山地區域	15
(一)加利利	16
(二)撒瑪利亞	16
(三)猶大境地	
三、約但河谷	19
四、約但河東	21
氣候	22
埃及	25

3 族長的時代	27
4 埃及——寄居之地	33
5 曠野——漂流過程	41
6 迦南——應許之地	45
士師時代	48
非利士人——心腹之患	49
7 王治時代	51
統一的王國	52
掃羅	52
大衛	52
所羅門	54
8 南北國	59
北國——以色列	61
南國——猶大	65
9 亞述興起	71
10 巴比倫王朝	75
11 被擄期間	79
回國重建	84

12 希臘之興起	89
13 瑪喀比之起落	97
猶太教的新風格	102
14 羅馬帝國	107
亞基帕王一世	114
羅馬巡撫統治下的聖地	116
15 耶穌時代的羅馬	121
內部行政	123
奴僕與公民問題	125
經濟與交通	125
16 基督的工作	129
復活與教會	136
17 保羅的腳蹤	139
第一次行程	141
以哥念	142
第二次行程	143
哥林多	146
第三次行程	147
耶路撒冷的暴動	148
帶罪旅行	150

18 耶路撒冷城史	151
座落	152
錫安	156
南國統治下的聖城	158
希臘統治之下	162
赫斯夢念時代	163
	165
19 希律王朝	
教會時期	169
20 考古近況	171
21 歷代先知簡史	177
無先知之名的先知	181
先知大業	181
士師時代	183
部分時間先知	184
全時間先知	184
索引	188
地圖目錄	210

1 引論

聖經與考古研究的方法 9

方法中之方法 11

聖經是神向人啓示祂自己如何設立救恩的記載。也可以說是神的啓示和行事的記錄。這啓示又是藉着人的活動，經過了冗長的時間，涉及許多地區才向人類逐漸顯明的。

聖經的啓示既與時間（歷史），與空間（地理）有不可分開的關係。凡接受這經歷，研究這啓示的人，勢必對於過去的歷史，地誌的分佈，應有簡明的瞭解。接受救恩，並非接受歷史和地理，但是信仰確實是牽涉到過去的時代和地誌的變遷，信仰的內容也包括了過去的事；有主人翁，有地點，有言論，有十字架，有苦難……。凡經歷了救恩的人，也必須知道所信的是什麼。而且要有系統性的瞭解。因此聖史與聖地與一個人的信仰是分不開的。

由於這啓示是神的工作，凡是祂所啓示的歷史與地理，均冠之以「聖」字。按「聖」一字在舊約時代，有「分別爲神使用」之意。啓示中包括了歷史。這些歷史發生在某一些地區，換句話說：歷史地理被神使用，與一般歷史地理分別出來。若是人類歷史中，活動地區中包含了神的活動，這表示某一時，某一事，某一地方已經爲神所分別來完成祂的目的。

我們的重點既環繞在聖經上，因此一切的討論亦以此爲範疇。聖經歷史，聖地就是我們討論的中心。

聖經包括舊約與新約，它們分別代表了兩個宗教，一是猶太教，一是基督教。猶太教不是一朝一夕間的產品，乃歷經兩千年之久演變而成的。（指由亞伯拉罕起至新約教會之產生而言）。由於基督教之出現，猶太人的舊有信仰就更加被區別出來單獨成爲一個宗教系統。

基督教會並未完全脫離猶太人的背景（歷史及其傳統）乃是以基督耶穌爲中心，以基督之生平來解釋舊約的一切。因此基督的教會事實上是將新舊兩約合併成爲神的啓示以及啓示的過程。

由此看來，以色列人的歷史與基督教會之信仰不可分離，且須列在一個直線的系統中來研究。猶太教與基督教的信仰有一個共同點：對於神的信仰乃是歷史整體關係下產生的。換句話說，整個的信仰乃是一連串的史實，不是某一事某一點才是信仰的中心。乃是一個整體。這一個整體才是信仰的一切。這是研究聖經歷史的重要原則。

研究地理，令我們發現天時地情對於人類之文化和思想有決定的影響。氣候的溫暖和寒熱影響人類的活動；如動靜緩速，衣著食物，行止居息。聖經中的記載有時透露表達其背景與生活。由於近東一帶的氣候土壤的關係，古時，甚至今日仍有遊牧民族之存在。每日生活中甚至細小事物都有涉及。雨季乾旱，山頂積雪，湖水蕩漾，風浪狂作，山地叢坎，大麥小麥……均洋溢在詩人的筆下，史家的記錄，先知的信息中。瞭解地理（一個概括的名詞）可以有助於我們瞭解聖經中的話語。

地理與歷史相互有關，歷史是某一時的事物發生在某一地點。這些事物漸漸失去了重要性，但這些地區却逐漸顯出重要性。城市的興起，毀滅，再建，再毀，是歷史的演變，也是地理的演變。拿耶路撒冷來說，是聖城，是錫安，是保障，是王家之地，是軍事政治相爭的對象，以色列人年年守節的地方（祭壇），敬



約但河一景

拜神的中心（聖殿）。它曾多次被毀，又多次重建。有政治、軍事、宗教……種種因素的混合，不僅產生了過去的聖城（也是過去的歷史），更與信仰混合在一起。詩篇許多篇歌頌聖城的榮耀和將來的希望即是一例。再說十字軍東征奪取聖地亦與信仰無法分離，當時在人們的心中，朝聖成爲一個重要的宗教活動，似乎沒有聖城就沒有信仰，少了救恩的一環。

因此聖史和聖地不僅是研究的對象，也是信仰中的某些因素。所謂一個「聖地聖史觀」就必須有先決的瞭解，必須有一個曾作過啓示的背景才能處理我們對於聖地聖史的態度和研究的方法。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事實和事實中所引起的困難。聖經本身不是一本歷史地理的參考書，其所記載的主要目的是傳遞神的啓示。歷史和地理是在附帶的地位中被提出來。當時客觀的歷史地理不能僅求之於聖經，必須從一般的史料中來參考，以期獲得較清楚的認識。比如說，聖經中所記載的年代並非完全以史家的計算法來記載的，這並非是聖經錯了，因爲聖經是傳遞，帶來信息及啓示，顯明一些真理。由於這層關係，有人以爲研究聖史聖地不是爲難聖經，便是來佐證某一史實，這絕不是真正研究聖史聖地的基本態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幫助我們瞭解聖經。盼望能有次序的將一些材料整理出來，使研究聖經的人有一個方便的工具。

雖然文字是傳遞思想和文化的工具，若是

沒有如意的使用，文字亦會產生隔膜之處。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可能與我們的思想文化背景完全相背，用一個民族的文字來傳達另一民族的思想文化，有時常發生「文字之獄」，一種思想上，瞭解上的誤會，在所難免。因此一個共同的立場必須要建立起來，以便溝通雙方面的智識。聖史聖地就是在建立這樣的一個共同區域。

聖經與考古研究的方法

既然談及瞭解的共同立場，因此便涉及研究的方法了。由於研究的方法而產生了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產生新材料。才使研究聖史聖地的學者推陳出新，對於舊的瞭解一改再改。

在新興的研究聖史聖地的方法中，首推歷史考古學和地理考古學，其實這二者之間很難找出一個分水嶺來。考古家們先研究一個歷史的實物——建築。或判斷今日在地理上的舊跡位置，然後加以挖掘，用事實來證明。藉着所挖出來的「寶物」加以歸納、鑒別。這些「寶物」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由此不難看出過去某一個時代的文化、宗教、建築、藝術的情形。歷年來在這一方面的學者和學生們不斷的努力之下，果有嶄新的果實。他們的經驗和找出的結果又變成了我們研究的憑藉和方法。這一學問真是如旭日初昇，前途不可預計。

聖經考古學是一個新興的科學。它的發展乃是根據幾個重要的發現和研究結果。埃及的象形文字直到一八二二年至一八四〇年才能作準確的翻譯，亞述的楔形文字翻譯為今文是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一年間的事。對亞述作有系統的考古發掘真正開始於一八四三年。而對埃及古物研究，則始於一八五〇年。由於這種將古文翻為今文的成就，使後來的考古學者可以瞭解古亞述埃及的文字，因而對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某一些情形助益甚大。

在考古家的先進中，首推柏追氏 Flinders Petrie。柏氏對於考古學界的貢獻不僅在所發現的古物，乃是他首先倡導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來挖掘研究。一八八三年先在埃及進行挖掘，後在一八九〇年又再開始在巴勒斯坦挖掘。

一八八七年阿馬納古瓦片 (Amarna Tablets) 被發現，這些瓦片的記載係迦南王致埃及法老阿門諾飛斯四世 (Amenophis IV) 的書信。此瓦片在法老阿門諾飛斯四世故宮中發現，其址今稱阿馬納 (Tel-El-Amarna)，故稱之為阿馬納瓦片。在這記載中可以窺見當時政治軍事宗教上的活動情形。艾勒芬廷草紙古寫本 (Elephantine Papyri) 雖被發現，直到一九一一年始被翻譯為今文。從此以後致力於此種事工者日漸增多，新發掘的地點以及發現的古物越多，對於明瞭古時的狀況的材料亦增多。有一個時期學者們曾經對於赫人帝國 (Hittite Empire) 之存在與否甚為懷疑。在一九二九年發現了關於赫人帝國之文件，對於赫人帝國之疑雲始消散。目前聖經考古學的著作甚多，已自成一系統。加之新發明鑑別古物之科學方法漸多，對於年代日期可以比較確定。這對研究聖地聖史有莫大之裨益。目前德文英文中之聖地聖史著作，無不與考古學混而並論，即或不以考古學為主幹，其圖片，其古時之情形無不引用考古學所發現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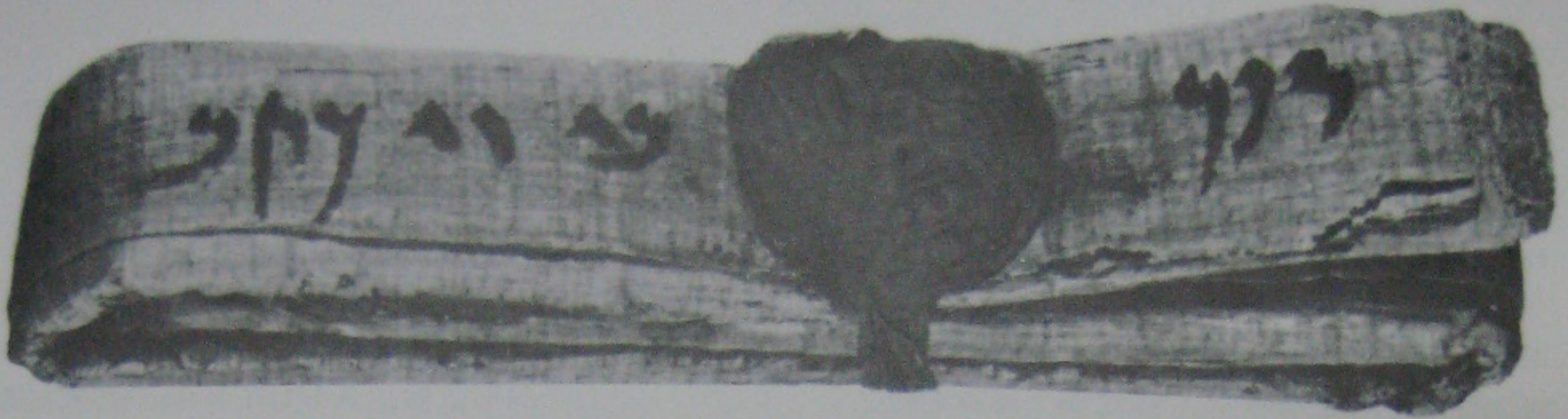
考古學是一門學科，就目前來說，亦是一個研究聖史聖地的方法。

關於舊約一些重大事故的變遷，帝王之興衰，國家之興起與沒落，無法用聖經本身之材料來確定，這非求之於一般歷史中之記載和古國所編的年鑑來互對參考不可。故有時一個年代的確定可以動搖幾個重大的事故，這對於整

個歷史都有關連。比如說：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之日期年代，目前的學者中分為兩派，一派主張約在主前一千五百年左右，一派主張在一千二百五十年左右，二者相差二百五十年之遠。這種差別着實驚人。由於以色列人之出埃及進迦南之日期一旦鑑定，亞伯拉罕之蒙召，雅各下埃及的年代亦必有二百五十年之差別。用中國近代史來言，一在清初，一在清末，在時間上之差別對於一般歷史中之編年史則影響甚大。如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兩個年代相差二百五十年，則士師記和掃羅大衛所羅門即位之日期亦必有牽動。



圖中之磁罐在拉古發現，係主前十三世紀之物，圖中所以文為圖的文字，是屬古閃文，文稱「禮物」，當時可能為一獻禮。



此圖所示一古蒲草卷，在埃及艾勒芬廷發現，原為主前五世紀之物，卷內文字屬於猶太亞蘭文，其中有封印，這種“紙卷”沿用甚多世紀。



此記錄片發現於阿馬納，是一小國的國王致埃及王的信件，其中記錄成了歷史上寶貴的材料。
(現藏於大英博物院)

再者綜攬聖經學者對於某些年代的判定，並無兩個學者採取相同的年代，意見上多有差異。因此，我們研究的方法是以一般歷史中之年鑑史和大多數可靠之學者以及其確定理由為根據來介紹給讀者們作參考。

關於方法問題，我們必須記得所研究的對象並非純舊約歷史，又非純聖經地理，乃是二者並論，因此許多純史中的材料則棄而不取亦不討論。純地理之問題亦列入次要之問題，因為聖史與聖地合併處理則是另外一個研究的對象。此亦研究之範圍和方法也。

方法中之方法

既然講到研究方法，關於聖經中之地點、城市、建築、君王等年代之鑑定，除了聖經本身之記載外，一般歷史中的記錄，將之彼此參閱比較。但是今日的考古家已解決了某些問題，考古學中之鑑定辦法則不可不注意。

考古學先挖掘，然後將發現的東西加以鑑別確定，或是看其他文字中的記錄。再與歷史中已有之記載來比對（通稱比較法）。

起先考古家挖掘古物一方面為了研究，一方面亦是為了博物院收集古物。但一經研究、新的學問亦接踵而來。在一堆殘垣破壁瓦礫之中，撿起一塊碎片，一個窯匠手中所作的瓦器，有時拼湊在一起，結果發現一個時代的產品，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文化來。若是在埃及發現了一種磁器，而根據專家鑑定之後，結果在巴勒斯坦的某一挖掘之中亦發現了同樣的磁器，或是花紋款式相同，再鑑別其材料亦相同，便可推知該時期一些商業狀況，運輸交通與文化，溝通彼此之關係。將不同的古物鑑別，如佔領迦南時代的磁器，南北朝的用器，羅馬時代的器具，拜占庭（Byzantine）時代（在君士坦丁稱帝之後期間的產物）用不同的流行樣式來歸入各類。研究其關係其品式及時期。此方法稱為形態學（Typology）。藉地層的次序亦可鑑定一個時期。比如說耶路撒冷在歷史中經過七次大浩劫，盡被毀滅，後再重建於殘垣廢壁瓦礫之上，被毀之後再如是建築，在挖掘之時此種層次時常甚為分明。耶利哥城亦曾如此被毀多次，故挖掘者發現幾層根基，一個根基代表一個時期。這種地層的鑑別法稱之地層法（S-

stratigraphy) 此兩種鑑定方法，首先均為柏追氏所發明，後人用之者甚多。

在研究考古學的學者中美人銳新耐 George Andrew Reisner 採用德國考古家之方法，加上自己的心得而注重在建築上的格式，土木工程上的結構，以確定一切。比如說：亞力山大時代比較羅馬時代，在建築上確有不同之處。雕刻在石棺上的花紋結構都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化。

對於鑑別年代科學的方法，推洛杉機加州大學地質系克爾貝(Kirby)教授所發明之方法——碳14同位素鑑別法(Carbon 14th Dating)用半磅以上的材料經過儀器和化驗之後便可以推定其年代。

其他的方法如化石決定法等。對於考古已不是在暗中摸索，已有明確的方法和工具了。考古學家除對確定古時年代對翻譯古文亦有長足的進步。對於考古家最大的困難是在未挖掘一地之前怎樣確定「此地無銀三百兩」，或確有「三百兩」之收藏地。一旦挖掘，而無結果，徒勞耗財，這種損失對於學者們是負擔不起的。今日遊歷聖地之人士，常為嚮導所迷惘，在耶路撒冷城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至少有兩處，一處是基督教所主張的，另一處是天主教認為確定的受死之處。在聖地有幾處標誌說是施

浸約翰斬頭之處。當日約書亞在吉甲安營，成為迦南諸戰爭中之大本營，究在何處，甚難確定。一旦要挖掘一地之時，就不能輕易作斷。故學者必須經過一番考慮研究，再決定挖掘。

過去，自十七世紀以還，有些聖地學者就開始注意某些地區古時的某城，並確定其地點，一七一四年雷倫氏 Adrian Reland 即曾在確定古城的今址，搜尋文獻，考據各文章之記載作過一番工夫，自此後作此工作者不乏其人。自一九二二年美國遠東研究院開創(在耶路撒冷)，對於此種學科使用始作有系統的研究。在確定一古址時可從下列各點來着手，或盡用或互為參考。

- 一、盡量收集一切有關文獻，作比較研究。
- 二、文獻所指示的地點。
- 三、當地流傳的說法。
- 四、分析土壤地層，尋得有關文件近似所探討的時代。
- 五、名稱方面，研究注意文字變遷，再比較現今一地之名與古名。

以上所述之各種鑑別方法，並非已經達到完美的境地，學者們不斷的研究，以期對考古有更正確的果效。



古墓中的磁器，係主前三千年之物

2 聖地概況

名稱	14
面積	14
四個區域	15
一、沿海區域	15
二、山地區域	15
(一)加利利	16
(二)撒瑪利亞	16
(三)猶大境地	18
三、約但河谷	19
四、約但河東	21
氣候	22
埃及	25

名稱：

一提及聖地，就連想到今日的以色列國和約旦王國。此二地今日亦稱之爲巴勒斯坦，古稱之爲迦南。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名來自希臘文。非利斯提亞(Philistia)一字，也是希臘人以住在聖地南部非利士人而名此地。其實是以部分的居民名稱而稱全地。

迦南原意爲「紅紫」，當時居民將羊毛染爲紫紅色（此色亦稱爲推羅紫 Tyrian Purple）爲當時主要出口貨品。因此，外人便稱該地爲迦南。用意是指商人或是掮客，在聖經中此字仍用作爲商賈之意（參撒十四21 箴卅一24 伯四一6）。迦南這一名可能包括了當時的腓尼基居民和沿海一帶地區。創世記十15所言迦南是西頓人的祖先（賽廿三11—12）。就是腓尼基一詞，也是希臘文的Phonix而有，其含意也是紫紅。

面積：

巴勒斯坦是三個宗教發源地——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古時爲歐亞非三洲交通軍事商業之要道。以色列十二支派所分佈之地區。約旦河以東之地不過一萬平方公里。（今日自由中國臺灣省面積約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平方英里，長二百卅五英里寬九十英里，沿海一千零廿六英里。）巴勒斯坦目前之以色列國約佔八千平方英里，約旦王國及其他部份阿拉伯國家佔地二萬四千三百平方英里。南北長約二百英里，東西最寬之處約有六十英里。（這些數字

是根據一九五七年六月戰爭以前所統計。一九六七年之戰以色列國再佔耶路撒冷版圖比前擴大疆界擴至約旦河流。）

此地區聖經稱之「從但到別是巴」，這是過去成語中的疆界面積（士廿二1）。這二地的距離，航空里是一百四十五英里。列王紀下廿三8記載說：「從迦巴到別是巴。」這是包括了猶大境中的諸城市，照民數記卅四章四節至八節所說猶大境南伸至加低斯巴尼亞。「北界要從大海起，畫到何珥山，從何珥山畫到哈馬口，通到西達達又通西斐崙，直到哈薩以難，這要作你們的北界。」又說，（十至十二節）「你們要從哈薩以難，畫到示番爲東界，這界從示番下到要亞延東邊的利比拉，又要達到基尼烈湖的東邊，這界要下到約旦河，通到鹽海（今稱死海）爲止，這四圍的邊界以內，要作你們的地。所謂「約旦河外」或是「約旦東地」（Trans Jordan）的支派是指黑門山與亞嫩谷之間的地帶。當以色列人強盛之期曾統治摩押和以東二地。其版圖擴至紅海一帶。（就是那些產銅鐵的地區。）見圖

黑門山靜靜地躺在以色列國之北境，高峯幾達九千呎。而約旦河谷比海平線還低，故黑門山顯得特別的高峻。死海區一帶最低之處竟比海平線低一千三百呎。



左圖是相傳基督受洗之處，此處靠近約但河入死海口，根據約翰福音第一章所記，約翰特別指明，耶穌受洗之後，「次日」便召門徒，若是耶穌是在死海附近受洗，耶穌便不可能在「次日」就能在加利利召門徒，所以耶穌受洗之處，應在離加利利不遠的約但河。

全部的地區約分四個區域：

一、沿海區域：

沿海區並不是由許多灣澳地帶組成，由於迦密山脈與內陸切斷，所以古時沿海一帶從沒有過良好的港口，也許由於這個緣故，猶太人並非航海「專家」，對海不發生太大的興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利用現代機械之方便，建立可用的港口。

在迦密山之北，沿海地區有一小平原；從亞柯 Acco 到迦密。當以色列進軍迦南時，並未佔領該地（士一章卅一節），在以色列早期歷史中從沒有宣佈該區的所有權，在瑪喀比中興時（約在主前一世紀），該區後稱為多利買 Ptolemais（見瑪喀比二書十三章卅四節及使廿一章七節）。

由此地往南移動，便轉向約帕的方面而進入令人向往的地區，就是沙崙平原，沙崙的玫瑰久已膾炙人口。（賽卅五章二節）這一平原地帶並非仰仗於河流小溪作灌溉，由於氣候日夜之間相差甚多，此處雨水比較南部地區為多。這一帶的灌溉依賴「天公之美」。此地南臨埃及北境，寬度不過十二英里，在過去歷次戰爭中，此處為行軍必經之地，故頻遭蹂躪，農作物常被毀壞，是美地亦係禍處。

再往南，就到非利士境地，也就是非利士平原，這平原接埃及邊境，非利士人約於主前十二世紀佔領這一沿海地帶（因此聖地被稱為巴勒斯坦），有非利士人的五個名城，軍事力

量雄厚，故常威脅沙崙境地（大衛時代），非利士境內有河流小溪灌溉田地，沿海一帶亦無良港可發展，故逼使此地的人趨向農作，可稱為農業區，出產較豐。古時此地曾為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常爭之地。

二、山地區域

離海邊而進入內地，一路向上走，北部的山脈向南而下，形成了高低起伏的綿巒山嶺。許多城市是建在高山上。所以基督的登山寶訓中提及「城若造在山上」之語句，實在反映當時地理上的因素。耶路撒冷，伯利恒都是建造在山嶺上，耕地也是在高原上。故大雨傾盆之際，山水直瀉而下，肥田被沖毀，故今日人往聖地旅行，對「流奶與蜜之地」常彼此笑問說「何處是流奶與蜜之地？」到處是「不毛之地」，碎石盈野。耶利哥一帶有水有泉尚偶見青翠綠蔭。此種山地可以揣摩思之而得知其大概。這些山地可分為三個地區，凡讀聖經的人均熟習這三個區域，因為它們與基督在世時的工作有深切的關係：一是加利利，二是撒瑪利亞，三是猶大地。



聖地週圍有山、有水，其地區亦被沙漠困圍，這與居民的生活、文化、氣候...等都有直接關係；聖地的西風帶有雲霧雨水；東風、南風較乾旱炎熱。

(一) 加利利

加利利一名多見於新約。耶穌在拿撒勒生長，後被人稱之為「拿撒勒人」。此城係在加利利境。此境又分上下二地區，上加利利在北部，下加利利在南部，全境地係在利巴嫩山脈的斜坡上。上加利利似一高原地區，最高之處竟高達三千餘呎，下加利利最高之處亦高達二千呎，此地區氣候溫和，雨水調順，地土比較肥美，出產亦差強人意。

加利利之出名不在其地，乃由於其湖。人都知其湖，新約提之再三，為漁人集匯謀生之地。加利利湖亦稱加利利海，表示面積大的意思。加利利一字在原文是圓圈的意思（太四章十八節，太四章十三節），又稱之為基尼烈湖（民三四章十一節）由於加利利湖的形狀像

一倒懸提琴，基尼烈的原文就是提琴的意思，又稱之為革尼撒勒湖（路五章一節），這乃是由於湖西有一平原叫做革尼撒勒平原，所以那一帶之居民稱加利利湖為革尼撒勒湖。又因湖之西岸有一城叫做提比利亞，所以那一帶之居民稱此湖為提比利亞湖。有時可能由於那一帶之居民以城名地名稱該段湖岸湖面，此係由於地區之觀念所致。

今日阿拉伯人多用提比利亞之名稱其湖。加利利湖長約十八英里，平均寬約七英里，湖深處有及八十英尺，其湖面低於海平面約六百餘英尺。

加利利湖雖無人工點綴之美，但除上接溪流下接約旦河外，四面為山所抱，有些山高約一千餘呎，矗立東面，有時風由湖西向東猛吹，與湖東之山頂相撞，風勢反撲，再衝回湖面，激得白浪翻騰，致有覆舟之事，故漁家引以為苦（見太十四章末段）。當風平浪靜之際，水平如鏡，陽光反射，確是好景。

加利利之居民多數環湖而居，過去曾有九個城市，由於氣候宜人，取水方便，而有漁利可圖。湖上行舟川流各城市間，交通尚稱方便。在耶穌的工作行程中曾去過的哥拉汛，伯賽大，迦百農等城市，都是圍湖而立。由於歷經戰火，這些古城已不復存在，如今尚存殘垣廢壁（參太十一章基督對這些城的咒語）。

(二) 撒瑪利亞

在加利利南區的山坡上山谷內，此境此地亦有不少可歌可泣之事蹟。當年掃羅和他的兒子在基利波山喪生，後幾全軍覆滅。再往西去有米吉多和他納Taanach兩城。位於通往海口之大道，如一副鉗子遙遙相應，為軍事之要衝。當年底波拉和巴拉在此地合力攻擊敵人而獲勝，後撰底波拉凱歌（見士師記五章）。

神聖的意義，後來由於聖殿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來，敬拜的中心挪往耶路撒冷。但是撒瑪利亞一帶的人仍以此地為聖地。當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撒瑪利亞人曾建殿在基利心山（約四章廿節）。耶穌經過撒瑪利亞境時，與一婦人談話，曾涉及敬拜和事奉的中心地點問題，猶太人以耶路撒冷為敬拜的中心，而撒瑪利亞人堅持他們的祖先（所羅門之前）都曾在此立壇敬拜神，故敬神之地方不在錫安而在基利心山上。

示劍在基利心山以南，古時為一堅城，聖經屢屢提及。北國諸族背叛大衛王朝所羅門之子，曾會集此地立耶羅波安為王（見王上十二章一節）。因為以色列人向羅波安求情，但羅波安王聽信少年謀士之勸不允以色列十支派之請求，變本加厲的壓迫，施以毒手，結果十支派背叛另立其王，後耶羅波安建都此處立為北國京都，（王上十六章廿四節）。這城亦為軍事必爭之地，亞述大軍也曾兵臨城下。

再往南下，示羅在焉。這裡曾是以利停放約櫃之處，（撒母耳記上四章）。可惜此地在十一世紀時被毀。這地已為丹麥考古家們發現，然無法確定該地是否為非利士人所毀，是否即那次擄奪約櫃之戰爭時而毀滅的，此事尚待考證。



遍佈鹽堆的死海岸

（三）猶大境地

由示羅南望，便進入了猶大境地，有南北大道貫通。

猶大境內山嶺起伏，景緻有別，但是民生的問題不能只靠風景優美就可解決。

耶路撒冷是猶大境地的堅城堡壘。當年曾是耶布斯城，後為大衛所佔領，而建為京城。南國建京此地，直到被擄之時（主前五八六年）。

猶大城市中最高的要算是希伯崙了。這城與亞伯拉罕有關，大衛初期的軍事行動曾以此為大本營。在此作王七年之久（撒後二章1—4）。

耶路撒冷與希伯崙二城之間，伯利恒城，乃大衛生長之地，也是基督降生之處。

離耶路撒冷之北不遠之處有伯特利，為當年雅各東逃時夜宿之處。南北分國之後北國設有金牛犢，過去先知阿摩司曾在此處大聲疾呼，為神宣傳信息。

在猶大地盡南頭便是別是巴，此地為以色列人佔有地的極南端。

猶大地的西部低窪之處，亦稱之為示弗拉 Shephelah 與非利士境交界，這塊低窪地帶，出產比較山地為豐富，幾個重要的城市立在此境內。拉吉(Lachish)與亞西加(Azekah)這二城在尼布甲尼撒王攻擊猶大國時，曾與耶路撒冷相互為應，頑強抗敵，直至戰到最後一人而陷敵（耶利米卅四章七節）。

三、約但河谷

約旦一詞原意「往下行」，發源於敘利亞境，但支派所佔地區之北。發源地帶與黑門山脈交織，山上積雪溶冰入約旦往南流去，河道將利巴嫩分爲二，約旦東區與黑門山區相接，約旦之西區亦多爲山區。黑門山海拔九千二百卅二呎，水勢下衝，首遇窪地，形成米倫湖，此湖聖經中並未提及，比海面低約二百二十二呎，再往南流，最低處形成加利利海，（比海面低六百九十五呎），由於地勢關係，傾斜度甚大，水流湍急，下流入死海。約旦兩岸在瑣珥 Zoar 境內，小樹與西河柳叢生，有約旦叢林之稱（米十二5）。由加利利海至死海，河道蜿蜒如蛇，比航空里距離多三倍有餘，由加利利海到死海其間不過六十英里之遙，（死海低於海面一千二百八十五呎，其深處比海平面低至一千四百餘呎）。中游北部與耶斯列平原相近，南下形成耶利哥一帶小平原，經過考古家幾度之挖掘，發現耶利哥平原之古城可能是世界最古老之城。約旦河上流河水清澈見底，再往下流則泥土渾濁，當日乃縵大元帥來到以色列先知以利沙處求醫，以利沙命他去約但河洗濯，從他怒言敘利亞境之水比約旦河水好多倍，可見一斑（王下五1—14）。



死海邊的堡壘——馬賽達的遺跡和遺物。



加利利海

死海長約五十三英里，寬約十英里，水中含鹽的成份極濃，故無魚生活其中，而且浮力甚大。鹽的成份比一般的海水多六倍，其中亦含有極多之碳酸鉀及其他的化學物質。海之西岸有希律時代的堡壘瑪撒達 Masada。該堡壘已為以色列國之考古家挖掘研究，東岸亦有瑪差魯斯 Machaerus 堡壘，首為亞力山大大帝和拿斯帝所建，後希律王再將之重建，按照史家約瑟弗之記載，施浸約翰即在此堡壘中被砍頭。（照古之遺傳及今人又相信施浸約翰係在撒瑪利亞之京城，即亞哈王曾立該處為京城，耶洗別建她的巴力神廟之處，現稱賽伯斯天 Sabastain，今日該處仍留下希律王宮之舊址。十字軍佔領後曾有人建一禮拜堂於該地，而該禮拜堂座落處，為古傳當年施洗約翰坐監及被殺之處，此事有待史家考證。）約旦河發源地及上游河清如泉水，飲之有甘甜之感覺，經過六十英哩的「旅行」而至死海，水苦如藥，不能點滴入口，亦是世界奇蹟之一。水由上游下降，經過區域曾為火山爆發的山脈和叢密的山林，川流之激而將化學元素溶在水中，積久而有現狀，究竟如何，已越過我們所能探討的範圍了。



由約但東地看西岸。



約但東地。

古時死海的面積未如今日之廣大，今日之海面包括古時所多瑪和俄摩拉二城之區域。

死海南部地區稱亞拉巴 (Arabah)，該地南伸至阿郭巴 (Aqaba)。地面碎石小沙，小樹散長，而其他植物則少見，不宜於種植。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曾經過此地區，此地區竟高海拔六百五十呎，然後直降到海面。該區亦有河水流入阿郭巴海灣。當以色列強盛時期亦佔領此地區，惟未能長久佔有此地。在聖地歷史上、地理上之價值並不太大，古時曾為產銅區，聖經中未提此地詳情，但從現在考古家的研究中而知。當年所羅門王與外通商，這海灣曾有一時興盛，曾為商船泊停裝卸之處，亦一吐納港口。

今日值得我們再三研究，又為世人所注目的倒是耶利哥平原，當年羅得稱之為「神的樂園」。猶太史家約瑟弗稱之為「自然的雄志」。由於約旦河水的漲退造成肥沃地土，而且在耶利哥之上方不遠之處有泉源，亦可灌溉田地



兩圖是今日西乃區南端之港口，伊拉 (Elath) 氣候適人，風景美麗，是今日以色列唯一與紅海相聯之出納口。

，加之氣候極暖，故產物甚豐。香蕉可以生長在耶利哥一帶，可見氣候之熱。(香蕉本熱帶產物)，離耶利哥十五英里之遙有古之 (Qumaran) 昆蘭，曾為猶太教之敬虔宗依森派 (Essence) 集會合居之地，死海古卷在此地區中發現。

此地帶之肥沃既與約旦河水漲退有關，平均每日由約旦河流入死海之水約一百一十萬萬加侖 (約五百萬噸水，而死海其他小流小溪流入的水約有一百萬噸水)。當雨季時，每日由約旦河流入死海者約四千萬噸水。忽然有了八倍多的水流入死海，平時約旦河約為三十到四十碼 (每碼三英尺) 寬，而水深不過十二至十五呎，故水漲之時，兩岸闊至一英里半。所以可說：「約旦無益，惟利耶境」，(耶利哥平原在約旦河與死海滙合處故稱佳境)。



四、約但河東

約但東地，一部份為高原地帶。由耶利哥東望盡是高山大嶺，(就如由西安往寶雞未到劍關時，一眼看去路已盡，只是面對着高山峻嶺。也如由宜昌平地順長江往上游，只見萬山叢嶺不知何地是入口，何地出處。再往東移，就是大而可畏的曠野地帶，也就是沙漠區域。

高原地約海拔千餘呎，為數條小河所分。在北部有亞爾母克 (Yarmuk)，此小河聖經未曾提及，在加利利海下游流入約但河。其發源地由於分溪很多，無從決定。

約但東區之中部有雅博河 (Jabbok)，當年雅各率領妻室兒女，僕人羊羣由迦勒底返來時，夜宿雅博渡口，是夜與天使較力之處，即此河。此河亦流入約但。死海東部有亞嫩河 (Arnon)，死海南端有薩耳河 (Zered) 亦流入死海。由於上述四條河流，不難給我們想像約但河東地亦是南北相貫，長約一百五十里，當日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時，流便族分佈在死海東地，即亞嫩河與薩耳河之間，薩耳河東南即古以東摩押地，其主要城市即皮查 (Petra) 或西拉。所以成為谷地，乃是由於硝石山矗立，在大石峭壁中雕刻出宮殿廟宇墓穴無數，蔚為奇觀。雕刻工程之偉大，令人驚異不已，古時此城在軍事上時有爭奪，古蹟古事甚多。



皮查石城一部分的情形，圖中的宮殿是雕刻而非建築。此處離耶路撒冷之東南，約二百六十公里之遙。



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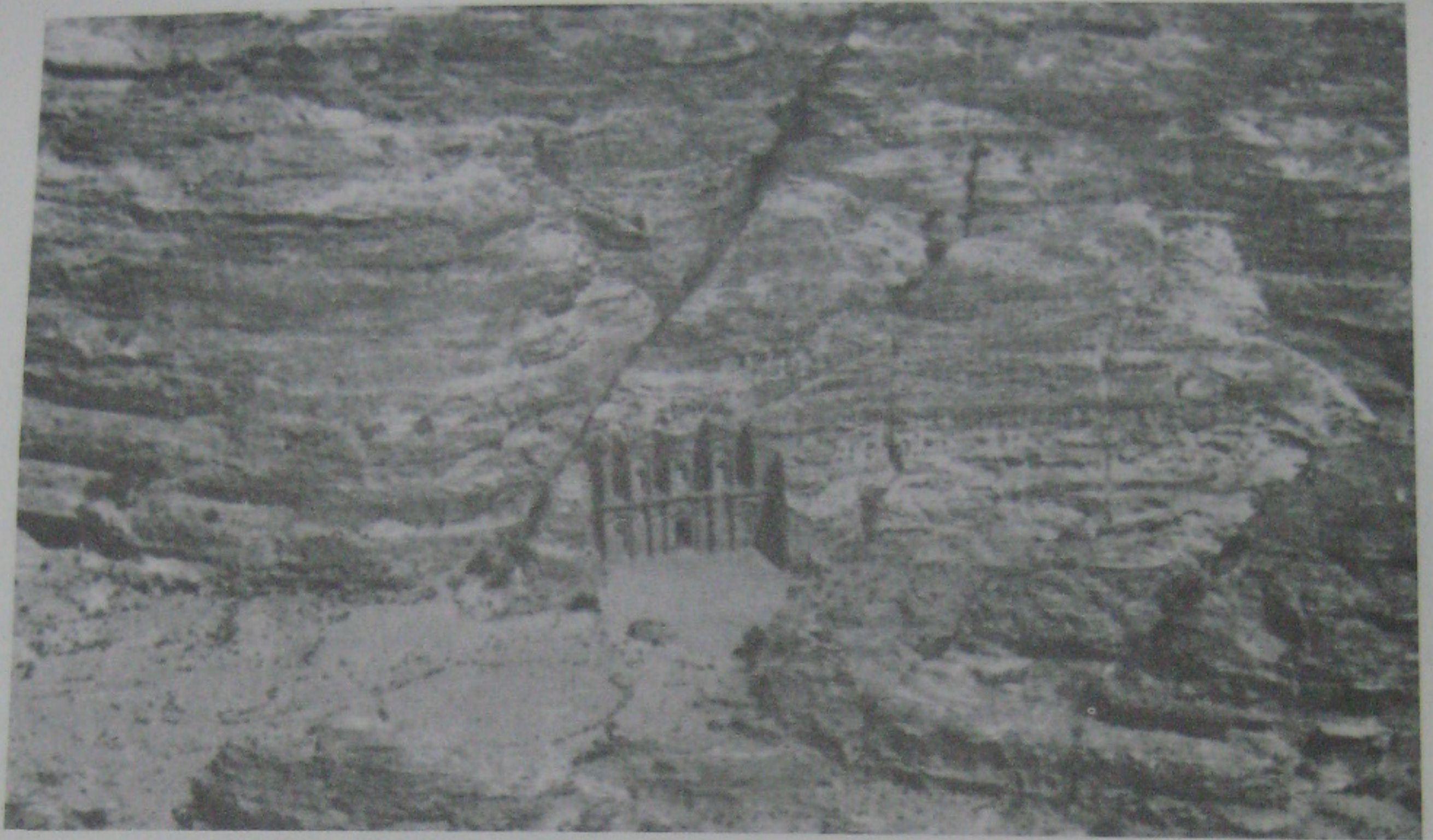
聖地地勢分佈情形對於氣候有不可分開的關係。黑門山山頂終年白雪皚皚，是聖地的高峯。南下耶利哥，冬季如春，猶如加尼福尼亞州沿海岸的夏季，溫暖宜人，誠是避寒之地。耶路撒冷則冬季雪花飄飛，沒有「火爐」難過寒冬。由此看來聖地之氣候沒有一個統一的現象，雖然只有一百五十里長的地區，然而其氣候之不同，一處是春，一處是冬，非常不平均。東部是沙漠，日暖夜寒，地中海邊的城市受地中海氣候之影響又異於內地，有的地方似乎有四季。一般情形四季無分清楚，只可以說雨季和乾季。

由十月底開始，便是雨季，終日傾盆大雨，有時一連數日毛毛小雨。就是聖經中所說的

早雨，到了十二月一月雨水更大，這種情形至三月底時開始減少。一月二月間的雨季聖經稱之為晚雨。

冬天大雨之時，高山上則積雪甚厚，約但河東亦有雪花紛紛之景，但約但谷則終年不見飛雪，到了夏季之後則少見雨水，然而有時夜晚露水，早有霧水，對於植物菜蔬之生長不無少補。

在聖地時有風的怒吼，故聖經中比「以風為使者」，（詩一零四篇四節）有時以風來代表神的忿怒。平時西風最多，由於大海在西，故西風吹來潮濕水氣，一旦與高山之寒氣相遇，就生雲落雨。夏季時颯西北風多，涼氣中濕度少故不易有雨，偶有沙漠地帶的熱風吹來，



此圖是當初大希律所建的堡壘，地形險峻，敵人難以攻入。此處有希律王的行宮，後為奮銳黨人所佔建，有會堂，根據猶太史家所記，主後七十二年被毀，當時羅馬軍攻打，相持甚久，後來羅馬軍以火攻，奮銳黨見大勢已去，當晚由首領先將弱者刺死，然後自殺。（約一千人）

有黃河流域的「風味」。滿天塵土，日月皆呈黃色，這種沙漠地帶吹來的風常將農作物吹毀，帳幕吹倒，使人悶困口渴，甚至海中的船隻也被吹毀。

由於聖地高處與低處之氣候有別，高原地帶夏令時期的平均溫度約在七十至九十度之間，在耶利哥平原，就有一百零三度，有時至一百十度不等。高原之早午晚，溫度都不同，相差約四十度，中午可達八十五度，晚上降到五十度。猶太人多居於中央山地，氣候適宜，對於健康甚有裨益。

關於雨水之分佈，耶路撒冷一帶每年平均可得雨量廿四至廿六英吋。乾季則無雨，古時無良好水池設備，故水在猶太人中極為寶貴。今日在聖地仍留有古時蓄水池甚多，可見古時之存水辦法。在米吉多與他納（Taanach）一帶平均每年有十六英寸雨水，上加利利地帶每年平均可得四十七英寸雨水，但在希伯崙及以南地帶，每年平均僅得雨十二英寸。由於雨量之區別，樹木花草之分佈亦有別，水源多之處樹木茂盛，在耶利哥平原，樹蔭花叢可見。但在約但東地，滿山石塊，盡是不毛之地。沿海

一帶夏季較熱，故出產較豐，為農業區。而山區貧瘠，牧畜甚盛，而農作僅為陪襯而已。

世界文化的搖籃有數個：一是尼羅河畔肥美之地，一是幼發拉底和伯拉二河之間的田園之區，二河平行暢流約八十英里，合流入波斯灣，經過年久日遠二河在上游帶來之泥土積合成地，離原處入口處已有五十英里之遙。像黃河河套的那一段（黃河百害獨富一套）之肥美。前二者與猶太教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所以其重要性，對於研究聖經的人不僅視之為世界文化的發源地，亦是舊約時代聖徒先賢選民所活動的境界。由於這一背景，研究的出發點，不僅是研究文化如何產生，乃是神的啓示如何藉着古時的先賢在這些地區的活動中而逐漸的顯明出來。

首先應注意的就是創世記第二章曾提及幾條河名，而這幾條河與近東，北非的河流之名有關。就不能不引起我們對這一帶的重視。再者，洪水氾濫之後，人類的祖先們，曾在巴別造塔，（而稱之為巴別塔。）後來亞伯拉罕由迦勒底的吾珥被召出來，這些地名和活動的地帶，就是幼發拉底河和伯拉河二者之間的地帶



希底結河由山區流入平原。



幼發拉底河長約一千七百英里，圖示該河在平原中的流向。

。聖經亦稱之為米索波大米亞。按此名之意即是「二河之間」的意思。

在尼羅河畔，二河之間的地區，人類的文化大概於主前四千五百年時開始。在這肥美的地帶中，學習耕種，集體合作，彼此幫助，始建水渠，發明工具以期得到良好的收穫。

約在主前四千年前由平原底處興起一個部落叫做蘇美人 Sumerians，這些人開始向各處移動，建築房屋，發明文字，改良農作，與別族經商，開始製造工具，對藝術開始欣賞。大家合居彼此幫助，打開人類文化的第一頁。

吾珥城為蘇美人所建立，此城即「先祖」亞伯拉罕「發祥」之地，當時佔極重要的價值。蘇美人的政治體系以城市為單位，故有一城即一國家之意。主前三千年在此的建築豪華偉大，城以王而治，城市建有城神的廟宇。建築物下層用火燒成的磚石，上層則用日晒而乾的磚頭。有些房屋竟有房間十三至十四。房屋環地而建，中有天井，這與中國農村房屋建築排列相彷彿。當時的吾珥城在蘇美地為工商業之中心。一九二九年英國考古學家吳禮 Leonard Wooley 在此開始挖掘，後著一書稱為 *Ur of the Chaldees* 迦勒底的吾珥。自此書問世後，對研究此地之確定性大有裨益。晚近所出版之考古書籍引用其材料者甚多。約於主前二千五百年，在此地帶興起了另一部落民族，稱賽滿族 Semites 先後征服南米索波大米亞地區後稱巴比倫。這一邦人承繼蘇美人之文化，在工商農業上不斷的進展，發揚光大。由於歷史變遷，帝王興繼，後稱巴比倫人、亞述人、波斯人……等，此地亦即今日波斯與伊拉克王國。

埃 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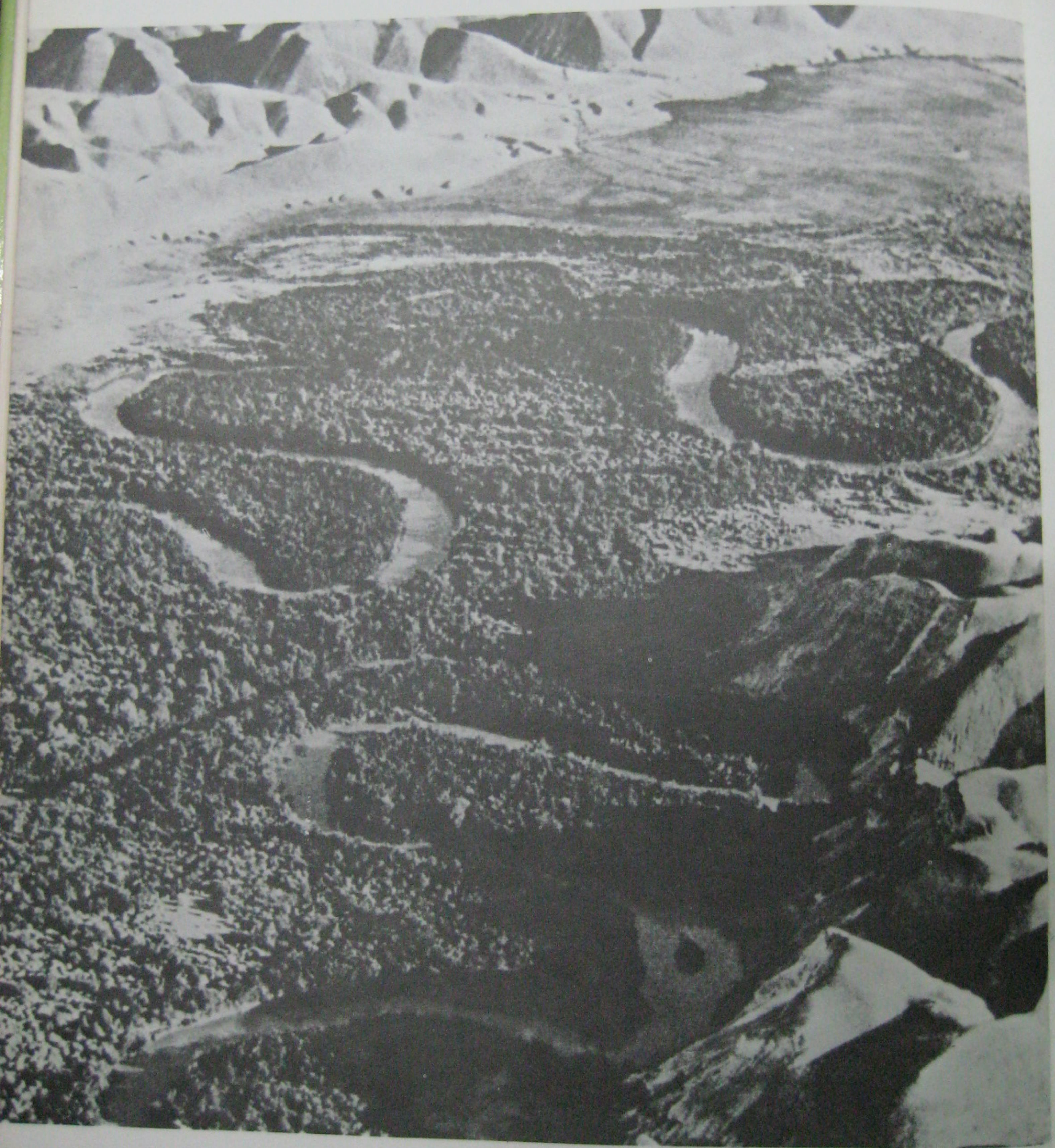
亞伯拉罕為避饑荒曾下埃及（創十二12），後其子孫雅各亦因避饑荒南下埃及，自此選民在此寄居約有四百年之久。後在摩西率領下出埃及返迦南，故埃及與舊約聖經甚有關係，亦可以說是舊約信仰的啓蒙發展時代的地區。誠如希臘史學家哲學家黑魯都特斯Herodotus說過，「埃及是尼羅河的賜物」。埃及的興起，成爲一個重要文化發源地，與尼羅河有關。尼羅河年年定期泛濫，兩岸變成肥田沃地。故物產豐富，生活安定，在無憂無慮生活中，人們有創造性的思想，結果在文化上產生了新的動向。埃及南臨大沙漠，北面地中海，東接紅海，故得天獨厚，甚少外族入侵，生活平安穩妥。尼羅河所形成的盆地長約六百五十英里，上游之地稱水源 Waterfall，下游近地中海區，河進地中海區分流甚多，佈如扇形。每年定期泛濫，五月起由於上流阿比西尼亞境內溶雪與泉水下瀉，河水高漲，此種情形維持到十月底。河水最高時與平時河水幾高達二十至四十英尺，如此停留至十二月初，一月時再退落如平時，由於河水漲退，必須利用時機種植，大家能在一起合作而收到種植灌溉的效果。（因此漸漸建立了一個合作的政府機構）。

古時埃及人與阿拉伯北部，敘利亞，米索波大米亞等人有相似之處，由古文、語言記錄而知。尼羅河上游及下游原分兩國，約於主前三千年合爲一。古埃及帝國約在主前三千年至二千三百年間，中興帝國約於主前二千零六十年至一千七百八十八年間，新興帝國約於主前一千五百八十年至一千一百年左右。由主前一千一百年後，帝國勢力開始下降，主前五百廿五年爲波斯所征服。主前一七八〇年至一五八

〇年爲亞洲民族征服佔據，此部落稱黑克薩斯人約在主前一五五〇年至一二五〇年再爲埃及人所統治。不僅恢復其自主自治之權，並且向外征討。擴充至敘利亞和阿拉伯北境。

埃及帝王稱爲法老，認爲係神明的子孫，神聖不可侵犯，並掌有特權。這與中國過去皇帝稱天子，所到之處地方上的神明都要有保護

說同出一轍。埃及一切的地土均屬法老，統治征收全地租金，在宗教上又是祭司長，擁有生殺大權：有權召任何人，命之作任何工作而不能拒絕。據謂法老死後比生前更偉大，將屍體妥爲保存，並建有宮殿爲之居住，金字塔就是在這種觀念下產生的。所以宗教與政治混爲一體。



3 族長的時代

亞伯拉罕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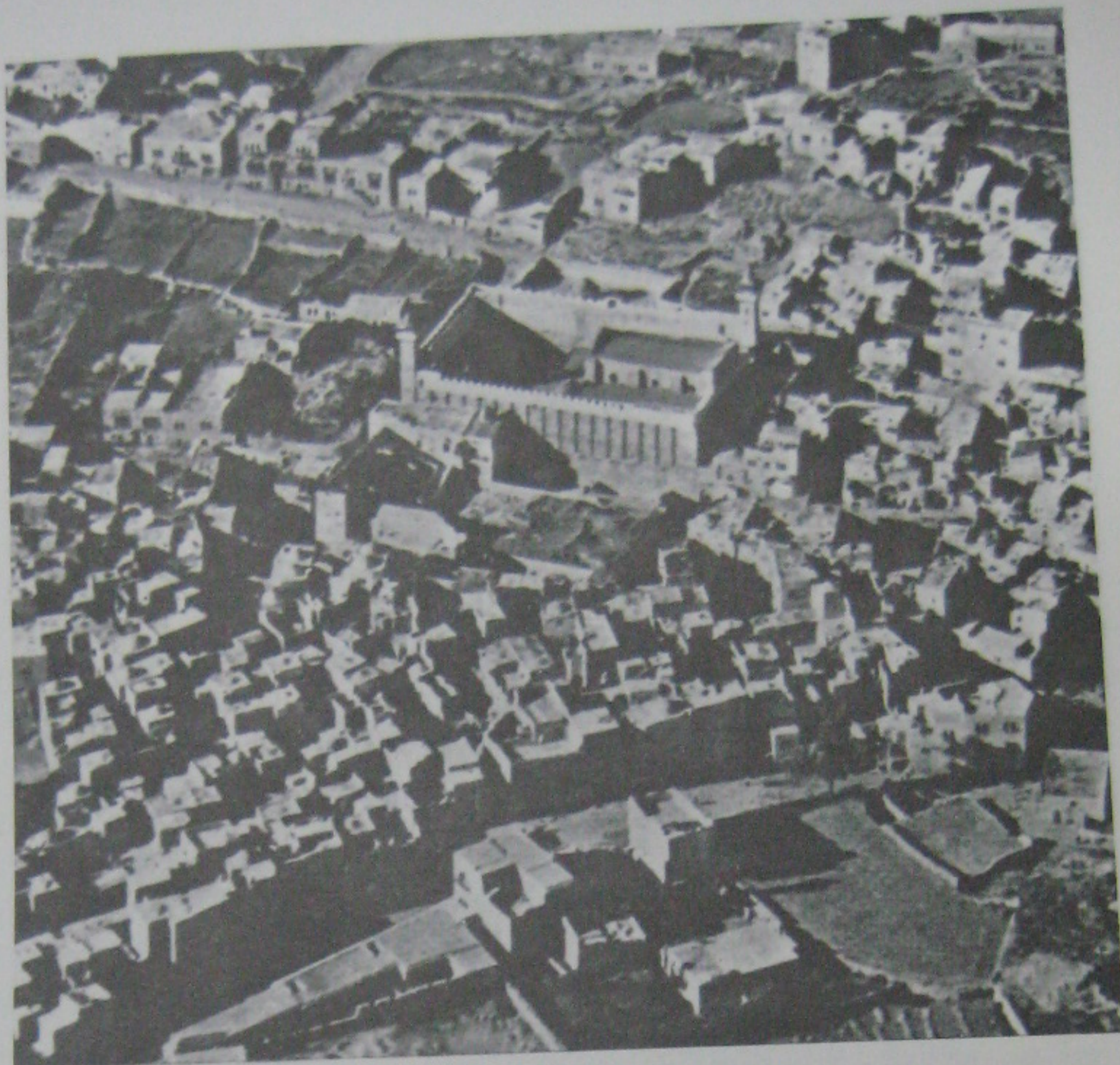
亞伯拉罕蒙召，其年紀地點均詳記在聖經中。（創世記十二章至十五章將以色列人的先祖的生平及其日常生活，靈修狀況，起居行止作詳細而有力的介紹和敘述。）這種記載目的不在求史實，實際上是奠定信仰的內容和根基。神如何的命令亞伯拉罕離開他的本族、本鄉、本地去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這是神的啓示，這啓示包括了信心、順服、實踐。這個過程中包括了一個移民冗長的旅行，地理上的轉換同時作出一個與神來往而得的啓示的記錄。這記錄的本身就含有無盡的屬靈意義，因此研究這一時代和這一時代的路程也就是在看神在一個人身上實際行動中的啓示過程。亞伯拉罕一生可說是一個旅行家、開荒家、探險家。有些人可能認為，他是一個冒險投機成家的人，他們不知這其中含有人類歷史中的支配因素。這因素今日仍然支配着人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就如因為他而興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信仰，直到今天。

亞伯拉罕原由迦勒底的吾珥出發，吾珥係南米索波大米亞之重要城市，當時北米索波大米亞則為亞克人 Aakkidian 所佔領統治。按實際的情形，亞伯拉罕的整個人生與神相互的一個重要的關係，是在哈蘭。亞伯拉罕年老時曾差遣僕人往本鄉去娶兒媳婦，就是往哈蘭去，而雅各逃避其兄回到乃舅所在地亦即哈蘭。哈蘭在這種背景下，倒是一個關鍵地方。

聖經中既數次提及有關哈蘭的事蹟，（創廿四章十節），此字原為 Aram-Naharim，意思是 Aram-of-the-Two-Rivers 哈蘭二河城

（參看創十一31廿八10）。當日亞伯拉罕離吾珥往哈蘭，究竟哈蘭的地點何在？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將背景再加以敘述，巴比倫尼亞地帶（或米索波大米亞）最早的居民是蘇美人，首創楔形文字。阿克人採取演變，形成自己的文字體系。（蘇美人並非賽滿人），阿克人是賽滿民族一支流，當他們移民米索波大米亞境後，便將北部命名為亞克。約在主前二千三百五十年，撒爾剛在巴比倫尼亞建立帝王事業，這才是真正的賽滿帝國，到此南北部名稱確定，亞克人採取蘇美人製定的字母，至此文字上已有溝通，巴比倫城躍為當時的京都要市。（按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係指二河之間的地區，亦即米索波大米亞地區，巴比倫 Babylon 係京城，代表一個國家之名）。至此蘇美和阿克二地平行列在二河下游之間的地帶直臨波斯灣。北部地區遠伸二大河區以北（後阿克文字為亞述所採取，將之簡化為一字母系統的文字，在此順便提及）。過去考古家所發現之尤格銳提（Ugarit）文件即此種文字。（此種文字又如何影響了阿爾馬納信札（Armana Letters），此信札係帕拉斯廷的王子寫信給埃及君王之信件，該信札於主前十四世紀間寫成，文字為亞克文）。在二河上游地帶，以兩個大城劃分為二，稍東部則以尼尼微為中心，往西則以迦基蜜施（Carchemish）為中心。二者之間貼近幼發拉底河，其地為兩部落分居，一是巴力克人，一是哈博人（Balikh and Habur:）。巴力克之主要城市為哈蘭，在哈博區為歌散城（Gozar）。今日所稱「巴且亞蘭」一名其實是古時兩

這兩圖係亞伯拉罕
時代之希伯崙。



個部落的分佈區。環繞巴力克周圍的其他地帶，亦以哈蘭為其中心城市。

話又說回來，亞伯拉罕乃以此處「起家」，雖然他們挪居迦南後，與家鄉親戚之間時有過往。很可能當時亞伯拉罕離哈蘭之後，拿鶴亦由原地隨之遷往哈蘭，落戶哈蘭，故日後彼此間的來往均以哈蘭為背景。

按照舊約以色列先祖們被稱為「一個將亡的（客氣話）亞蘭人……」申廿六5，同時聖經又稱以色列人為希伯來人（創十四13），究竟亞蘭，希伯來的關係是什麼？其來源何在？

約在主前二千年時，有一「野蠻」民族入侵近東一帶，蠻橫強暴，燒殺劫掠，任所欲為。致使近東一帶的文化停留在黑暗時期。這一民族先是駐紮在北敘利亞和北米索波大米亞一帶，巴比倫人稱之為「西方人」，聖經稱之為亞瑪力人（Amorites）。部份盤居在巴旦亞蘭一帶，考古家已證實此地帶之城市，像瑪銳（Mari），哈蘭（Haran），拿鶴（Nahor），寬那（Qatna），尤格銳提（Ugarit）均為亞瑪力人所佔並統領全地，主前一千七百年左右。在領袖名法家漢謨拉比王（Hammurabi）領導下奠定根基。從此以後這些驍勇好鬥的亞瑪力人向各方推進，以後世紀中在巴勒斯坦，埃及一帶騷動，多生是非，施行侵擊。這班人可能原居沙漠邊境，在困苦的天時地理情形下，養成了尋求生存，好戰好鬥的民族性。歷史中曾有不少這樣的民族，如中國古時的匈奴，

自漢以還不時侵境為患即是一例。〔亞瑪力人〕亦可能侵掠賽滿人種，在此所注意的，乃是他們所佔領落居的哈蘭地帶，因為這與亞伯拉罕的出處有關。而亞伯拉罕離哈蘭約在〔亞瑪力人〕佔居之後。考古家證實亞伯蘭和雅各這些名字亦通行在〔亞瑪力人〕中。（按古之國家常是以城為國）。在漢謨拉比之前亞蘭帝國統治北敘利亞，統治期間約於主前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六百年。其統治地帶為漢謨拉比所接及。故有史家相信創世記十四章所提暗拉非作示拿王（創十四一）就是漢謨拉比王。但此說已為近代考古家與史家所否定。漢謨拉比王在此時征服了瑪銳王國，版圖寬大，權盛無有出其右者。就在瑪銳Mari王國未完全衰敗之前，有一部落的人寄散瑪銳王國境，時時造生事端，此部落古人稱之為希伯來，各階層中均有，似是一游牧民族。創世記十四章亞伯拉罕亦稱為希伯來人。古時希伯來一字之意有兩種一是Hebrew，一是Hapiru，既然音相同可能指一種民族，加之這種民族的成因，既不是一個國家，又不是一城之民，又非集居一地，似乎擇地而居，擇食而行。這與聖經中記述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們是游牧之民相吻合，這一班人原先約於主前二千年游牧於北米索波大米亞地帶，



此圖係古傳羅得之妻變為塩柱之景，此柱高五十呎位於死海西南端。

他們居住過亞蘭地帶，故稱為〔將亡的〕亞蘭人，可能是一個被壓迫驅趕流亡的民族，常在死亡邊緣上掙扎。

至於拿鶴城、哈蘭城……與亞伯拉罕的親戚弟兄名字相合，可能這班人居住在一地之後，建城立業，即以家長族長之名稱之。（拿鶴係亞伯拉罕之弟兄，也是一城之名。）考古家在幼發拉底河發現了瑪銳碑石，由碑石的記載曾提及拿鶴城，同時也提及亞瑪力人中的便雅憫族名稱，（此名只是和便雅憫支派名音相同。）

亞伯拉罕由哈蘭移往迦南地一事，與創世記一章至十一章有重大的關係，在過去某些研究聖經人士，認為創世記中的創造過程，伊甸園、洪水、方舟、寧錄、巴別塔等事蹟，係以色列人在迦南和埃及時，深受神話的影響，故耳濡目染這些神話蒐集成創世記一章至十一章。按現代考古家的發現以及研究的結果，其實以色列人的先祖已熟知這些事。然後將這些事的原本傳給他們的子孫。經過摩西在神的引領下將之〔潔淨〕再記錄下來。由於考古家不斷的研究和發現，創世記一至十二章的記錄已有記載在古瓦片上，雖有出入但是有了類似的故事。這些瓦片記錄可以追溯到主前三千年蘇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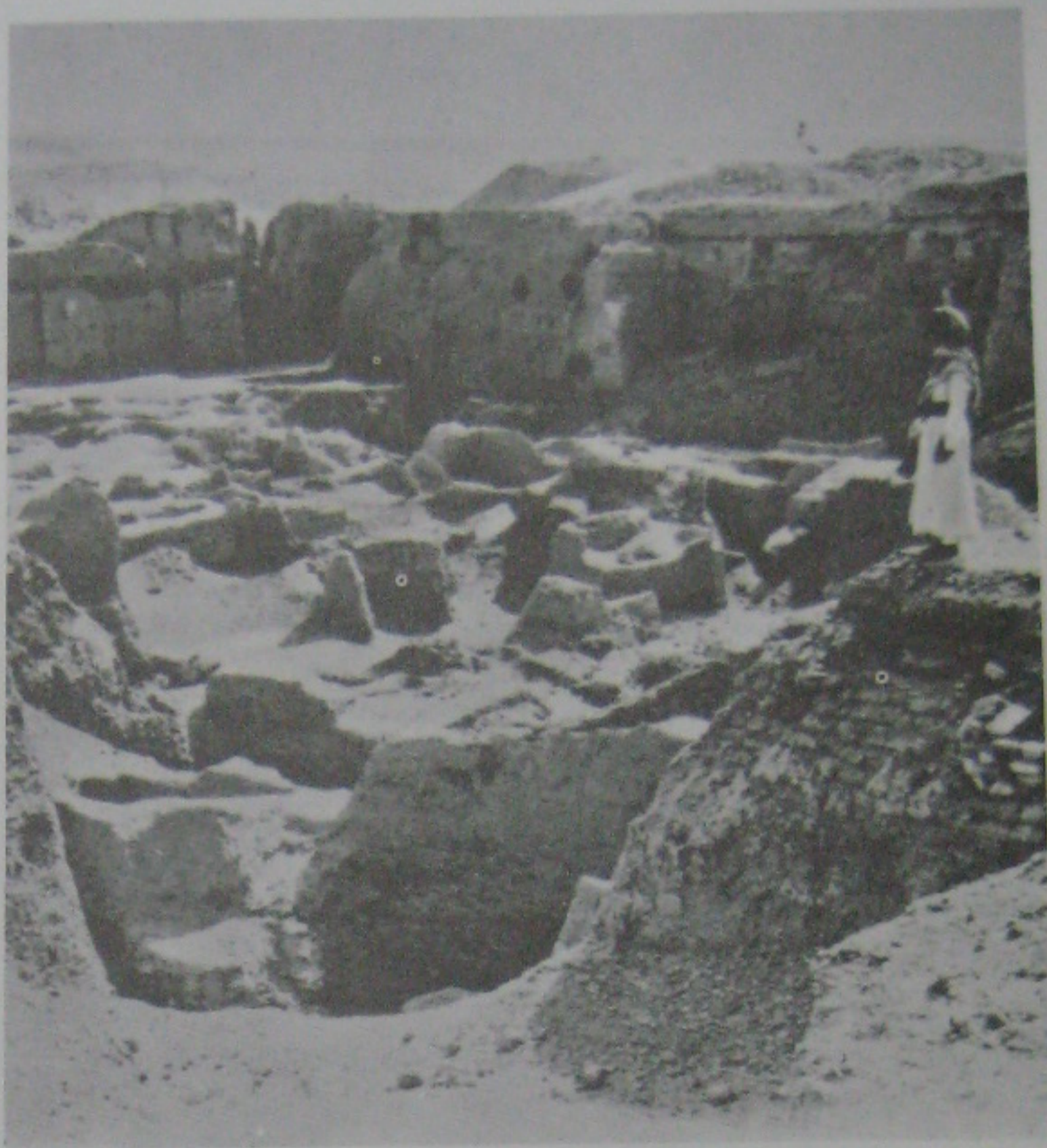


圖中所示巴別塔構圖，最高之建築，表示天地之座落，此塔建於主前三千餘年，直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始建成，四週建築是屬廟宇式，敬拜馬兒杜克(Marduk)——巴比倫稱其為眾神之神。此建築座落約三百方呎，高度約三百呎，城河係幼發拉底河，沿城池而流。此建築後來毀於兵燹。

人統治時期。而且這些瓦片的記錄多與下米索波大米亞地區有關。而聖經中所記載的也與北米索波大米亞地區有關，舉一例來說：巴比倫記錄中的方舟保留在雜古魯斯山（Zagros），此山位於巴比倫之東北，但是聖經所記的方舟最後停在亞拉臘山，這座山位於米索波大米亞之北。從這些細緻的小事上可以看出亞伯拉罕係由哈蘭一帶而來，其背景從他的影響後代來說，亦可作為一證。

亞伯拉罕入迦南之後，多半在巴勒斯坦中部活動，這些地名均記錄在創世記中，像是幔利、別是巴、伯特利、示劍、大坦，此一帶地人口稀少，故甚宜於游牧工作。大坦、示劍、伯特利三地經考古學家的研究和發掘，均有是城是地。希伯崙一城按照民數記十三章廿二節所說：「……希伯崙城被建造比埃及的鎖安城早七年。」黑克薩斯人建鎖安為其京都，這事約在主前一千七百年左右。希伯崙亦約在主前一千七百年被建造。這城在亞伯拉罕時並未建好，後來記載亞伯拉罕事蹟而提及希伯崙，又他如何在幔利一事，使後世的人知幔利地理上的位置實與希伯崙相近。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挪向耶利哥的平原，當時該地人口稠密，後來漸漸挪移帳篷靠近所多瑪，俄摩拉二城。以後由於二城犯罪甚大而被毀滅，在未被毀滅之前，亞伯拉罕曾在神前祈求，由於義人太少，終被毀滅（見創十八）。此二城之地點約在死海之南端，今已沒於水中，經考古家和歷史家之研究，已確證二城之存在，並證實被毀之期間確係事實。（按照創十四章三節該地是亞訂谷，當年為五王會師之處。）

關於亞伯拉罕被神呼召，而順服神的呼召和指示挪往迦南地。當時亞伯拉罕實在的宗教觀念如何，我們無法知道，這意思說，他究竟是和巴比倫宗教那一流那一支相合，或是與迦南宗教相吻合，亦或獨有特性。只有從創世記中才可以決定。在創世記十七章一節，亞伯拉罕稱他的神叫 Elshaddai，意思就是「全能的神」。按沙地亞 Shaddai 是北米索波大米亞名詞，意思是「山者」（這與北米索波大米亞有關的另一證明）這一名字就成了日後以色列人所稱的「先祖的神」，由於這一信仰，以後的世代均以「先祖的神——全能的神為他們的主」



迦南底之吾珥：此城當時（主前700-1900）為一宗教中心，是拜月神的宗教。亞伯拉罕曾離此往哈蘭。
吾珥：古時在此設廟宇、祭壇敬拜月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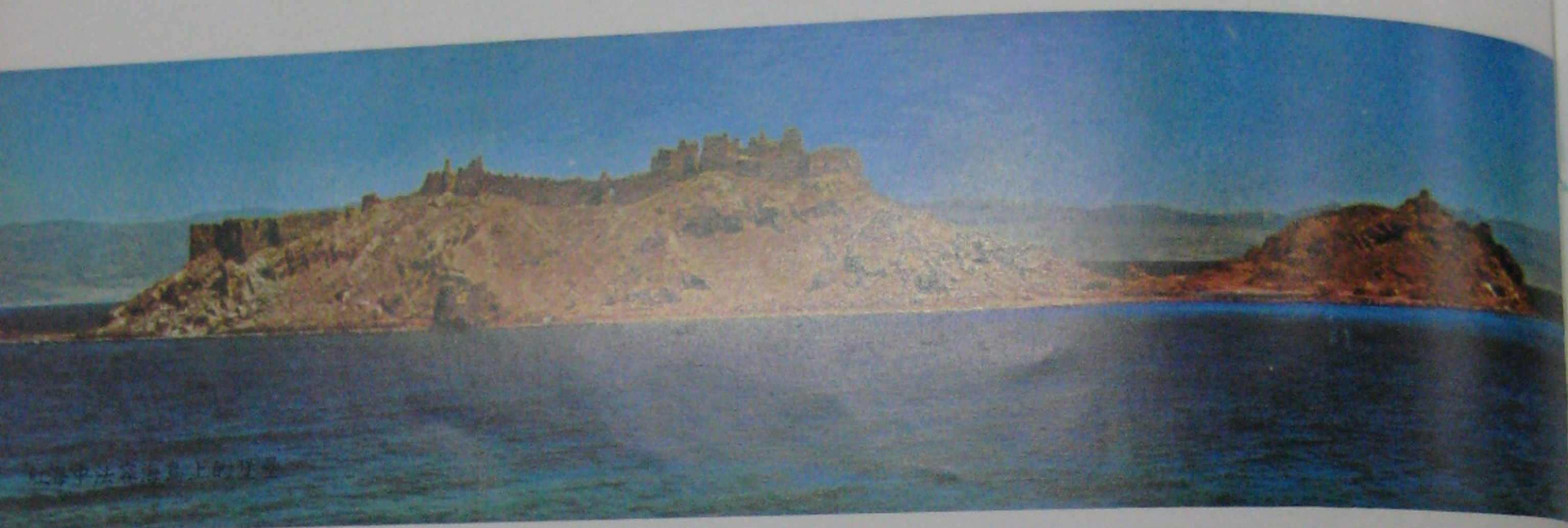
為崇拜的對象。「全能的神」這一名詞對於巴比倫的神話，或是城神有莫大的諷刺。按照巴比倫的神話，眾神相爭因而有了洪水，洪水之後眾神見生靈塗炭，慘不忍睹，故又大吵大鬧，互相推諉過失。這證明說，沒有一個神有超越的權柄可以管理一切，各有各的權柄，各有各的地盤。這與亞伯拉罕所認識的神，有絕大的分別。

亞伯拉罕所敬拜的全能的神，與他立約，而彼此之間又立約，又以割禮為記號。這一約對於後世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國家、民族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一直支配到今日，甚至於今日的教會在紀念主時舉杯所表示的新約，都與這一背景有關。



4 埃及——

寄居之地



以撒和雅各均在巴勒斯坦中地活動，以撒居住在別是巴地區，而雅各以伯特利、示劍二地為活動中心。亞伯拉罕在幔利一帶，是在耶路撒冷以南，雅各則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地區，以撒則離此地帶較遠。

由於巴勒斯坦遭遇大的饑荒，雅各和他的兒孫學家遷往埃及地。

凡在主日學校學習過的人，沒有不知道約瑟的故事，讀之聽之令人嚮往，有時大嘆，有時熱淚滿眶。他為父所寵，令人可羨；當述及他如何在夢中居首，令人發笑；當他被賣往埃及，令人生憂；當他受冤下監，令人同情；當他高升為相，令人生快；當他會諸兄弟時，令人洒同情之淚。當他被高升時，正是黑克薩斯族統治埃及時，此族人原是亞洲人，後入侵埃及而統治約數百年之久。

關於約瑟升相這一類問題，有沒有歷史的根據？問題是黑克薩斯統治期，約瑟曾協助法老管理埃及全地，直接的史記則無法給以清楚答案，然而有些可靠的記錄，夠多的記載來確

定這一些事實。

主前二百八十年時，正是埃及第卅朝代，孟薩（Menetho）名廟的一位設計僧人赫利歐波利斯（Heliopolis），對於希臘文化崇而有加，故設計一有系統的關係埃及希臘文化的記錄，即仿照希臘史家黑魯都特斯（Herodotus）的方法，將尼羅河畔的故事以正確的史法記錄下來，不幸他的著述失傳，但是另一部份的著述為早期的史家所引用，（如主後二百年亞弗坎紐斯Julius Africanus，主後三百廿七年尤西比Eusibius）猶太史家約瑟弗認為凡對於猶太史有關的都盡量收集採用。經過這樣的引用，我們今日可略窺孟薩之記錄。據孟薩記錄，主前十五、十六兩王朝為黑克薩斯王朝所統治，他稱黑克薩斯王為「牧養王」（Shepherd King），然而今日某些史家認為過去的史家誤解「黑克薩斯」之原意，此字之意為「外國酋長」或「外國的酋長們」，按照埃及史在第十三、第十四王朝時，埃及的統治者懦弱無能，不少的遊牧民族移居尼羅地區而無力量



法老阿門諾非四世像，(主前1370~1353)史家記述他一生尋求宗教之真諦，他是歷史中第一個持燭神論，敬拜阿頓(Aton)。從他的宮殿中曾發現信札，記載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事蹟。

將之驅逐出境，這大約是在主前一千八百年之間，再過二百年約一五七〇年，這些游牧民族已完全統治了尼羅河畔。故甚難確定黑克薩斯如何統治，究竟是一個部落，抑或指外國的酋長們，或作為一個籠統的名詞。無論如何，在一千七百年後之數百年間的統治者並非埃及人，這與約瑟在埃及統治和以色列人遷居的時間相吻合。一件事實必須承認的，可能那大的饑荒時代，從近東一帶遷往埃及，移民的人數甚多，這比較近情理之事，結果外人的權力坐大成統治者，但後來埃及人再興起，盡驅異邦人，而重新統治埃及本地，而再成為埃及人的埃及這是後話。

自文化萌芽後，近東一帶部落移民不息，而這些移動中的部落，隨時在找到他們理想的安居地帶，因此爭奪戰在所難免。在主前的兩千年開始時，除了前曾討論亞瑪力人流動和擇地的情形外，在這段期間另有一部落稱為胡蘭人與印歐人種(Hurrian and Indo European)狼狽相合侵向北米索波大米亞和敘利亞境。這種以又侵略又移民的方式將一些部落同化，同時也兼有了被同化的民族的文化色彩。這些人繼續向迦南地一帶移動。經過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的研究黑克薩斯的時代，很多的記錄證



此像為阿門諾非四世之后(Nofretete)，此像在阿馬納古址發現，此像公認為古物中最清楚最完整的埃及藝術品，由此像可見當時文化之進步，比較其他國家優越之處，創46：34所記“因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厭惡”。

明這些遷往埃及的客家人的起居行動，政治藝術……帶有不少賽滿族的色彩。在有記錄中，甚至「雅各」這一人名都有記載。按照實情，這種入侵的民族，無論在體格上，組織上，似乎較埃及人為優，尤其在軍事行動和武器上更為顯著，當時利用馬匹，戰車對於當時的埃及人尚是新的武器。今人挖掘當日的首都一亞瓦勒斯(Avaris)發現他們防守堡壘就是利用馬匹和戰車。而所用的工具，可以佐證他們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這班人入侵和統治埃及之後，便在各方面採取埃及人的行動和作風，因此在名稱上、風俗上、宗教上……漸漸的為埃及所同化。等到後來新的埃及人的王朝興起，當時黑克薩斯人由近東所帶來的兵器軍械都被重新採用。馬匹戰車便成了埃及軍的特色，同時這班人的文字也影響了埃及人，後來埃及史家以他們的某些文字與名詞來記錄這一班人的興起和沒落。

究竟這一班「客家」在當時分佈的情形如何，甚難確定。他們的勢力南伸西延列河地區，這甚難加以線的劃分區別。大概他們主要的統治區是肥沃的尼羅河及下游地帶，在上游或西部東部設有軍事防城堡壘，由於他們統治了肥沃地區也就等於統治了整個的埃及地。



此圖係埃及十九王朝之木乃伊，乃從賽布斯墓中得來。

從目前的研究以及傳統的說法，使我們對於以色列人下埃及約在黑克薩斯王朝期間更有啓發。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由於擇居的緣故，由於黑克薩斯人的統治，近東一帶往埃及遷往的人大不乏人。以色列人也在此「饑民」行列中。

再說，一般的歷史不能給以夠滿足的記載，當時雅各全家南下埃及的這一過程，只有創世記記載得甚詳。這種記載必有其根據。爲了研究這一問題，幾件事不得不去注意，在聖經的記載這些事蹟時，忽然在利未族的名單中有了埃及人的名字（好像今日的人叫約翰、保羅、彼得，這是證明基督教被傳入中國之後，而且必是聖經被翻譯成中文之後，還要等些年代人們習慣了這些名字，然後才給他們的孩子這些名字，這期間可能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時間。）摩西這一名字就是埃及名字的縮寫，原來的音字數較多，意思是「生養」，這個名字變成動詞，以致和一些法老的名字音少異而意思同，就如Thutmose 薩提摩西，Ramses 蘭塞。第一組音是他們所敬的神名，表示神是給被生者的名字。其他的名字如Phinehas, Hophi, Pashhur, 也許Hur and Merari都是埃及名。

在約瑟的生平記錄中，買他爲奴的波提乏（Potiphar），約瑟的岳父波提非拉（Potiphar-erā），他埃及的妻子亞西納Asenath，他的埃及名撒發那忒巴內亞（Zaphenath-Beah）（創四十45），直到大衛王時才爲人熟習。在約瑟的生平記錄中，有些埃及官銜，酒政膳長就是好的例子。出埃及記中所記載的十大災難與埃及的天時地理相合，如水變血、蝗蟲、青蛙…都是合乎埃及的地情，不會是他地的情形。

在黑克薩斯入侵之後，在賽布斯（Thebes）境地興起一些部落，逐漸強盛將黑克薩斯王朝滅亡。然後這些外來的民族仍居留在尼羅河的兩畔或某一肥美地區，是時希伯來人尚未爲人注意。當時住在歌珊地區，可能在尼羅與苦湖之間（Bitter Lake）的肥美平原，今稱瓦地都米提（Wadi Tomidt），過着安閒優居的生活，也許不再如祖先們遊牧的生活，而傾向農業化的生活。考古學家證明以色列人（以一個大民族國家）在主前十三世紀前並沒有安居在巴勒斯坦。這可以說，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入迦南大約在主前十三世紀中葉期間。



至於聖經中所說的，他們僑居埃及歌珊地約有四百年之久，目前並無法在考古學上來證明。很可能這些希伯來人，起先人少財缺，不為人所注意，但經四百年之繁殖，始為人所注意。神在這冗長的時間準備，安排一個小的家族長大成一個民族，因為埃及地豐物美，適於生活，繁殖。等到成為大國才能佔領迦南地。若以當年雅各全家留在迦南地四百年之久，恐已被迦南人同化，或經連年戰爭，在大吃小的原則下早已沒在冥冥中，不復有一個民族的存在。他們的無聲無臭年代，正是神給他們安排一個成長的機會。（我們相信聖經所記之年代是可靠的）

當新的王朝興起時，不斷的打擊黑克薩斯人，他們在埃及敗落之後，在巴勒斯坦一帶乃憑險據守。比如說，他們在巴勒斯坦曾堅守沙魯漢（Sharuhem）堡壘約三年之久，在這攻守戰中，法老薩提摩西一世帶軍東征北討，乘勝進軍到幼發拉底河畔，等到薩提摩西三世，埃及軍已經在此區作戰了十六次之多。待薩提摩西三世晚年時，天下各國均遣派使者入覲朝貢，以期獲得法老的歡心，以便保持國家之存在。這個「天下」有關至二千英里之遙，大約在主前一千四百年正是亞門諾非斯三世為法老時，埃及極其強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小亞洲一帶均弱不堪言，不能反叛，待他的兒子即位後——亞門諾非斯四世，國內情勢開始轉變。因為第四世對於他們的宗教甚熱忱，專心興旺宗教忽略了國事，他所信的神名叫亞頓（Aton），他甚至改自己的名號以吻合其神名稱亞堪拿頓 Akhenaton，手下名將何任姆克（Horemheq）東奔西跑，維持帝國之安全和

事業，他曾數次指揮大軍往歌珊地區邊沿而行往小亞洲征討，第四世死後，其「乘龍快婿」吐坦哈孟（Tutankhamon）即位為人懦弱，不久岳父的大將便奪位自立為法老，此時已是主前十四世紀之末。即位以後，大約以色列人開始受到逼迫，歷史亦開始轉向另外一面：

「正當那日，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按着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出埃及記十二51。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有六十萬，並有牛羣羊羣和他們一同上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出埃及記十二章37—42

這個故事，記載在聖經中，（這些事形成了聖經），也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談話資料，他們中間不斷的口傳下去。研究歷史和考古的學者和學生，不能不注意許多該解決的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即以色列人出埃及年代一問題。

在過去的學者們分為兩種看法，一主張以色列出埃及約在主前一四四七年左右，一是主前一二九〇年左右，二者均根據聖經和歷史之考證，以及考古家的證明。比較起來兩個年代相差約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之久。按一般的情況來說一百五十年之差並不要緊，用信心來接受是信仰上的美德，但是要認真看清楚神的作為，神作事的次序，而上面一段經文中記載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年月日，都是確實的記錄了



。而且剛剛好滿了四百三十年那一天，那一夜，這樣確定的時間，不得不使我們要仔細從事，不能人云亦云。作一個「差不多」的研究和信仰聖經的人。

學者之中主張在主前一四四七年出埃及為首的是英國考古家郭耳坦 (John Garstang)。在他的研究過程中對於發掘耶利哥城有其貢獻。但是研究聖經的人就不止於此。近年來女考古學家坎因 (Kathleen Kenyon) 重新在耶利哥發掘，發現古耶利哥城下還有古耶利哥，用科學的鑑別方法之後，最古的城竟在主前四千年至三千年之間，究竟那一城是以色列人圍繞七天，第七天繞了七次大聲呼喊之後便倒塌了的城。經過挖掘出來的耶利哥城大約七分鍾便可以繞行一週。今日的耶利哥城離古耶利哥城有一英里之遠，而基督時代的耶利哥城舊址又在另一處，這種種的問題，使研究的人必須從許多角度來看，不然便陷入斷章取義，或武斷事實之嫌。

第一主張的理由是：

①按照聖經中所記的年代來推算，列王記上六章一節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所羅門作以色列王第四年……」所羅門作王約在主前九六二至九二二年，這大約在主前一千四百三十八年，這個年代很接近於一四四七年。但無法完全相符。

②黑克薩斯統治埃及（一說）大約在此時間終結。

兩圖採自埃及貴族古墳，墳中刻有此種圖樣，圖中的人物代表亞伯拉罕時代之亞瑪力人。一族長舉家遷往埃及，所攜帶之物，衣服用具，此時約於主前1900年左右，他們當時已知使用家畜作為交通工具，且弓箭兵器相當精細。

③政治的背景似乎強調新興之法老對於以色列人不利。

④考古家所發現的亞瑪拿信札，已提及希伯來人之情形，而且郭耳坦發掘耶利哥城被毀壞的情形符合聖經所說。

第二主張的理由如下：

A 歷史的證明是：

①塞提 (Seti) 的興建蘭塞之計劃是在十三世紀。

②蘭塞之戰 (Account of Ramses Battle) 在此時期。

③黑克薩斯之興起與沒落與主前一九二九年之時期相吻合。

④在約但河東區之地，在主前一四四七年並無是等民族戰爭，無可考究。

B 聖經的證明是：

出埃及記一章十一節說到建比東和蘭塞城。

C 考古學上的證明是：(所發現的材料)

①伯特利的挖掘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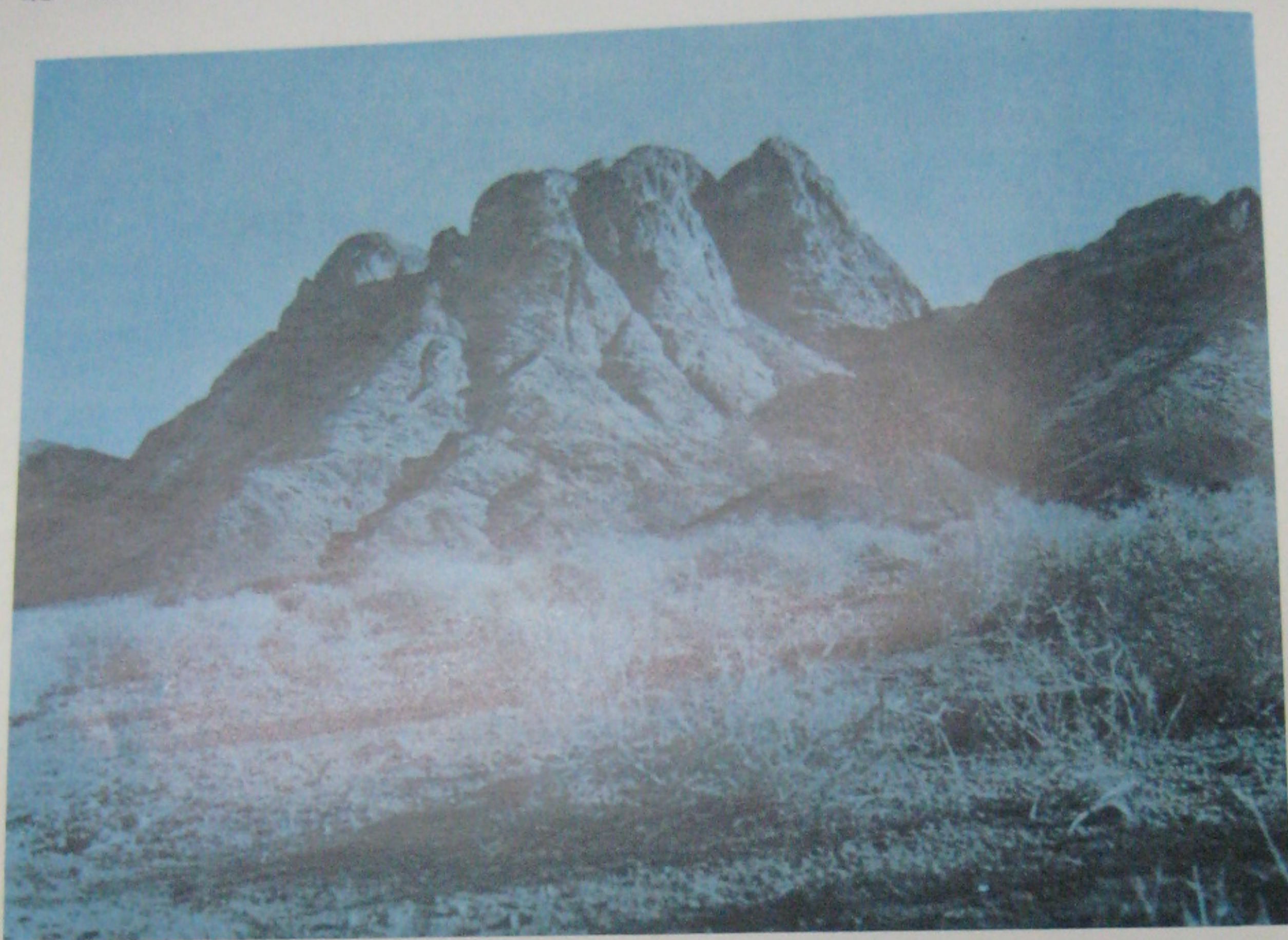
②拉吉 (Lachish) 的挖掘。

③以革倫 (Eglon) 的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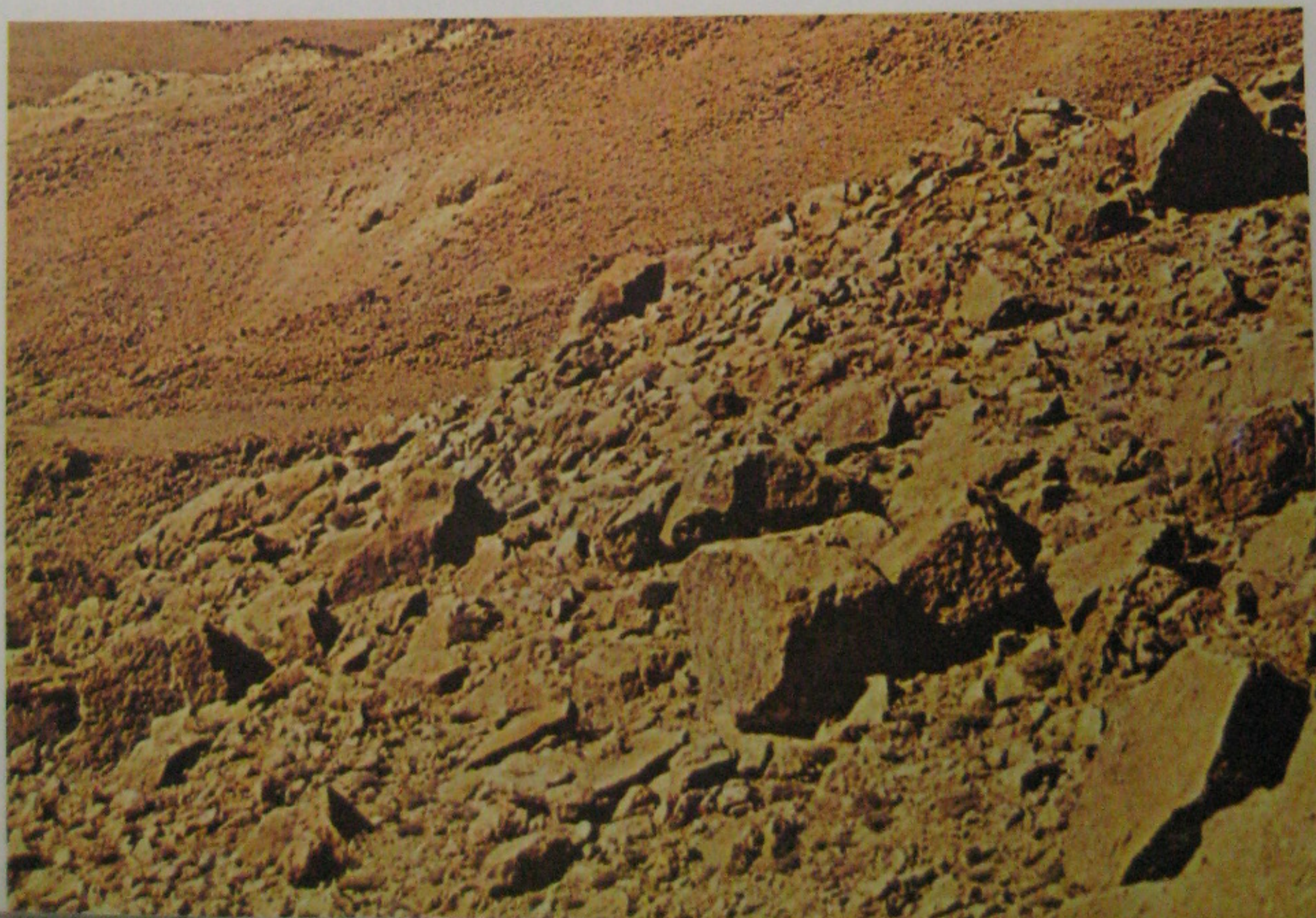
④格魯克氏 (Nelson Glueck) 在南地 (Negeb) 的挖掘。

⑤坎因女士 (Kathleen Kenyon) 再發現更古的耶利哥城，使人對於根據耶利哥被毀之情形更加混亂。這些古城經挖掘之後其用物，兵器……均是主前三世紀之物。





西乃山傳說摩西在此得啓示。在曠野中常有類似圖中的山峯，因其雄偉奇峻，有神秘感；山下野草荊棘叢生，也可能是當年摩西牧放羊羣之地，後蒙耶和華呼召，前往埃及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5 曠野——

漂流過程

出埃及過紅海是件重大的事，至於以色列人能有一個獨立的組織，有系統的信仰，倒是在曠野漂流中所接受的啓示，所以這一個時期經過必須正視。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有數條路線可以達到迦南地，第一條路經過非利士人的區域。經非利士人區域，乃是沿地中海一線往前行。按照歷史記載，非利士人在文化上、農耕上、工業上都較以色列人為優，按照聖經所記，以色列人的刀劍、農作鐵器乃是從非利士人處學得。神不許可他們走這一路，確有緣故，因為此時，以色列人是些無訓練的羣衆，在軍事上也可以說是「烏合之衆」，不能作戰，也經不起一戰。他們所需要的爭戰，最要緊的乃是信心上的鍛鍊。先建立有系統的信仰，對他們的神也必須有深刻的認識。不然無作戰之真意，作戰的理由和力量。而且進入迦南地之爭戰，軍事固屬重要，道德上信心上的爭戰更屬重要，自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不能操百勝之權，不是軍事，乃是道德問題如艾城之敗即是一實例。

第二條路比較第一路略遠。然而比以色列人後來所漂流的路線還要近得多，乃是經加低斯巴尼亞而直達別是巴，再北進而入巴勒斯坦。

第三條路乃是埃及與阿拉伯國家經商的路線，這一路線直貫曠野中心而達到亞迦巴海灣之尖端，而北折再貼近死海面經尼波山往上行進入迦南地。

以色列人捨此三路而另闢一新途徑，在這途徑上，漂流了卅八年之久。

在未述說這卅八年過程之前，我們必須對這曠野的情形作一個比較細則式的瞭解。所謂

曠野，即是由於無雨無水，經年乾旱的沙漠地帶。這一地區今稱西奈半島，由於紅海和亞迦巴海灣之形，巧如一鉗子，西乃山脈就在此鉗子的尖端，而這一帶無平原，不毛之山延綿不絕。希伯來文指這一地帶為「南地」(Negeb)，意即乾地。西乃山高達海拔八千尺，在尼革布之中區亦平均高達一千尺，故阻住風雨。

西乃山區佔曠野之東西部，北臨亞迦巴海灣之尖端，東北延至別是巴，西北近今日的蘇彝士運河地帶。近南端稱汎的曠野，再往東南端稱西乃曠野，往死海的方向走去是巴旦亞蘭曠野，在加低斯巴尼亞及往北別是巴這一帶稱之為尋的曠野，近埃及的那一段曠野稱書珥曠野。當以色列人漂流之始，在西乃山附近遇見利非訂人而有了遭遇戰，這些利非訂人可能是遊牧民族，何處有水草，何處便是家園國土，靠近亞迦巴海灣地區在以東人屬下，當日摩西曾與之商洽借道之事，結果被以東人拒絕，以色列人便轉道而去。以東人的大部份人口並不居於這地區，然而他們擁有所有權。再往前行有摩押人，又拒絕給以色列人借道之請，以色列人只好在摩押與以東二境的界線上東移，再往前行便遭遇亞瑪力人，亞瑪力人一在此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奮力作戰而大敗這些頑民，由此可見散居此地區之居民狀況。

以色列人過紅海三日後在書珥的曠野面臨第一個考驗，他們沒有水喝，因此地之水太鹹不能作飲料，希伯來人稱之為苦水。後摩西行神蹟使磐石流水，此瑪拉地點也許即今日的愛因哈瓦拉泉水地帶。離此後他們宿於以琳，今日此地稱之為瓦地格蘭底(Wadi Grandel)，此處有十二泉七十二棕樹，確是沙漠中的天

堂。以色列大軍往前移動至汎（Zin）的曠野，此處海邊山丘林立將海風阻止，非常炎熱乾燥，尤其是烈日當空，怪石嶙峋，發出的熱流，令人難忍。這時使他們回味當日在埃及的肥美土地上，有肉有葱的好日子。他們忘却了，當日由於自由被剝削而至呼求神，如今獲得了自由，却又回味肉菜美食，人的慾望是難滿足。再往東南，便到了西乃山區，利非訂在望。經過利非訂之戰，接着遇見了善隣米甸人，這一游牧民族成爲以色列人患難時的朋友。他們到了西乃山便安營住下來，今日無法百分之百的確定究竟在那一山峯上摩西在那裡得到了神的啓示。這一山名何珥山，按照阿伯拉人的古傳（此說可追溯到四世紀），曾稱其中的一山峯爲Djebel Musa，據說這就是當日摩西與神面對面談話之地。而以以色列人安營在山下。無論如何，這是摩西舊地重遊，當年他替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爲了誤死了一個埃及人，畏罪逃命曠野，那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竟娶妻立家，過其游牧生活。一日來到此間，看見火燒荊棘，但見火勢，不見燒物，此時聽見神的呼召而再去埃及負起神托付的大責。此處亦有泉水，當時以色列人數約百萬，若不是有水源，絕不會居住那麼長久的時間，很可能此處就是當日神頒佈律法的山峯。

西乃山乃是頒佈十條誡命的聖地，其他的律法亦是在此頒佈的，會幕亦是在此製造，這給日後的以色列人之屬靈的活動一個主要的象徵。所羅門建造聖殿，而猶太人以聖殿中的敬拜爲中心却淵源於此。

西乃山也是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之處。在這一約中，律法便作爲以色列人個人生活、社會生活的綱領。在這些律法中啓示出一個新的宗教。神是獨一的神，除了祂以外再無別神之存在。這在整個的小亞細亞以及埃及的宗教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開始。這不能說是摩西的獨創。我們承認摩西逃到曠野之後，與米甸的祭司葉忒羅的女兒結婚，在西乃一帶有了新的心靈經驗。在他所寫的五經中，就把神的名字稱之耶偉（耶和華），可見神的活動和祂的啓示不單在以色列人當中，神也在米甸人中興起他的話語，將自己向他們顯露。這一班米甸人的祖先是否曾經與亞伯拉罕有過接觸無法知道，更無法證實，但是神確在迦南地帶以外，在沙漠曠野中保存了一個純潔的小民族，一個小的屬靈團體。在那時摩西在「聖地」上見到神的奇蹟，聽見了神的名字。葉忒羅的意見一直被尊重被採納。而且他的祭司職份亦被保留。可見使摩西對神有初步的瞭解和智識，既然神要以色列人來到西乃山區，就先打發摩西到這地方

下圖示曠野中另一山嶺，不毛之地可見一斑。



來受訓練。對於神有認識，我們必須承認，摩西所接受的啓示是直接從神那裡領受來的，因為這一背景，西乃山的經歷實在是以色列人「宗教的發源地」。

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重新與神立約。這一事並不是小事，因為這是接續了神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我們相信五經是這期間寫成的，可能西乃山的約變成了當時信息的中心，而支配了創世記中的中心信息，影響了注重點。由西乃山立的約而看見了先祖們立的約，再看見了神與挪亞，甚至神與亞當所立的約。

按立約這一事亦是合乎當時社會的背景，考古學家尋得古時之記載，說到王或是家主與奴僕如何立約，彼此之間所應履行的條約，彼此之間公事公辦，良善的主人甚至答應給奴僕好的待遇，以後怎樣賜福給他們。這是和神與摩西並以色列人當日在西乃所立的約有同樣的性質。蜜西根大學教授喬治孟代爾 (George E. Mendell)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發現一件主前兩千年的亞伯拉罕時期的一個契約，這契約就是這種立約的方式寫下來的。在這約中，立約的一方自認為王，他以主動資格來立約，文中述及他如何立約，再述及過去的歷史背景

，再又言明如何恩待其奴僕和其後裔。並書明屬民的責任是什麼。這一個約成為猶太教的真正源頭。故以後的猶太人認為凡在摩西以外所加添的，不過是「遺傳」而已。

西乃山所頒佈的律法，不僅是宗教性的，也是立國性的，以色列人有了國家意志和觀念也是這時才開始的。這些律法也就是一個神治的國家的綱要。與中國過去的觀念很近似，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律法不守，律法被破壞，就不能成國，其結果就必敗壞，這也是西乃山立約中的要點，故此以色列人要對一切的律法說「阿門」，以表示他們所簽的名字。

四十個年頭很快的過去，凡是從埃及出來的人，碩果僅存的「元老」只有約書亞和迦勒二人，摩西也走盡了他人生的途徑，就死在尼波山上。在他未死之前，登尼波山頂，盡目北眺，見白雪皚皚的黑門山頂，再見蜿蜒的約但河流，俯看死海，西看猶大山地，這才被神接去。死了之後，助手約書亞便接續其工作。摩西的死也象徵了四十年漂流生活就將結束。以色列人離開了曠野而來到約但河東，再往前去，面臨耶利哥，此地草青樹綠，預示新的事業來臨。



此係哈蘭舊址，位於現代哈蘭城旁。

6 迦南——

應許之地

士師時代 48

非利士人——心腹之患 49

過去逃離埃及，漂流曠野。現在是進軍迦南。這其中意味着一番生死搏鬥之幕即將開始，這些可歌可泣的事記載在約書亞記中。

當時約書亞並未小覷這一地帶。迦南人的文化遠在主前三千年已有相當的根基。耶路撒冷、耶利哥、基色、米吉多、巴珊 Bethsham、巴特耶拉 Beth-yerad、巴別羅斯 Byblos、哈瑪 Hamath，在當時都已成爲重鎮，以約書亞的時代來說，在過去的二千年中，在迦南地許多新的城市被建立起來。

在未敘述以色列人返迦南之前，我們對於迦南地也應有些基本的認識，當希臘的文化尚在初瓶之期，其商人常往巴別羅斯經商。而得知用草片作書記事。這種草片由埃及傳來稱之爲 Peprus，因此希臘人即以 Beprus 稱此城，後採用此城之名稱寫「書」，而今日我們稱聖經爲 Bible，大約與此地名有關。此時迦南人早已發現用字母，而希臘亦取去作爲構造文字的基本方法。除了中文之外，今日世界的文字無不採取這當時迦南人腓尼基人語言文字的結構系統。迦南人由於敘利亞人常入境爲患，而南遷，移往海邊，結果古時的海運亦相當發達。今日的考古學家鑑別以色列人的磁器瓦器，就發現以色列人模仿迦南人的作法和形狀，以後以色列人的聖殿敬拜，音樂和樂器，許多乃是從腓尼基人傳來的。

由於迦南地的城市分佈情形，就可知道並不是一個聯合的王國，或在一個政治領袖領導之下。乃是各自爲政的，這對於約書亞日後行軍作戰有很大的關係。若是他們在一個軍事組織之下，約書亞記又是另一種寫法。這原因也

是由地理上的趨勢，敘利亞，巴勒斯坦爲山脈，河流，盆地所區分。所以形成了各自爲政，故無法有一強大帝國的產生。一城市即一國，一城一王，各管各城的事。故在約書亞記中提及很多王的名字，就是這個原因。約書亞曾提及五個城——五王——合攻以色列人之事即是一例。這些城王結果會師於基遍後，在耶和華的引導下，約書亞一鼓作氣而消滅之，而造成空前的大勝利。（當時日停月止來助陣。）

迦南地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他們的宗教是污穢的。一般生活與他們的宗教混在一起，其信仰生活行動在在表現野蠻的作風。他們相信神有很多位，這些神的父親叫力（EL），是人類之父，年歲之父。是造萬物的創造者。迦南人用「牡牛」來代表他。其妻名亞斯他錄，（見王上十八19）即亞舍拉，據說有七十個男神和女神。在這些兒女中或孫子中最大的神是黑達（Hadad），他們稱他爲巴力。他是代表自然的力量，所以他是司雨和菜蔬的神。他曾經是天地之主，他的國是存到永世無量。在北敘利亞一帶其妻稱爲亞拿（Anath），巴勒斯坦一帶名其妻稱爲亞斯他錄，無論什麼名稱這個女神之名代表愛和繁殖。亞拿愛好戰爭，在迦南神話詩詞中曾有敘述形容她的殘忍，曾在烈怒之下由西殺到日出之地。血流遍地如水渠，然後住手，縱笑而去。其他的子孫即死神、陰神……等不已。

迦南人相信巴力所以在每年冬天爲死神謀殺，至春後再復活過來，這樣不斷的周旋，故有不同的季候，在他們敬拜之時，獻上人祭，並有「妓女」（叫做聖妓）玩蛇作舞極淫猥下

以死海為背景攝於耶利哥城。



流之事。像這樣的宗教怎能產生高尚的文化，釀成社會高尚的風氣格度。故這時候迦南的宗教作風已經到了極腐化、敗壞的地步。所以約書亞所領受的命令乃要將他們滅絕，是有神聖的意義。這是聖潔與罪惡之戰，光明到來，黑暗一定被驅走。故此他們被滅絕實在有其用意。不然以色列人也會為之被引誘，這種下坡路人都容易走下去。同時他們的戰爭也是神的兒女在外邦人面前要證明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神。這也是以色列的神與迦南人的巴力之戰爭。

約書亞的作戰進軍有三個過程：

(一)佔領中央山脈和平原地帶，首先取得耶利哥和艾城（約書亞記二章至八章）。

(二)與基遍人連盟和約，五王會師合攻，結果在基遍境內擊潰五王並佔領五城後為猶大支派佔領地區。

(三)掃蕩加利利區，破夏瑣堅壘防城。

1. 不戰而勝，由敗而勝。

以色列人當時安營在耶利哥的對面，即約但河東亞伯市訂。約書亞先遣派先頭哨兵探聽耶利哥城之作戰準備和心理狀況，回來的報告使以色列人鼓舞起來，信心倍增。在部署一番之後，祭司在前頭領路，以信心的腳踏開了約但河的水，以色列人一擁而過，便在吉甲安營。（今日之吉甲已無蹤跡可尋，據古傳可能在當時耶利哥城之北而略偏東約兩英里之遙地帶。）

按照聖經的記載，以色列僅繞耶利哥城最後呼喊，而城倒塌。考古家對於此城曾作數次挖掘，發現一古城。此城經坎因女士Kathleen Kenyon 確定為主前三千年時之古城，而以色列人所攻佔之耶利哥城無法可考。

佔領耶利哥城，在攻奪戰上，心理上已經獲取了初步的勝利。這時約書亞作戰的路線指向耶利哥城西北不遠的地方——艾城。艾城位於中央山區與平原之間的山嶺上。艾城雖小原是一個堡壘城。以色列人由於亞干貪心犯罪，而失去了神的賜福和同在，故使初戰受挫。經對付罪以後，約書亞不敢輕敵，乃以詐敗而誘艾城軍隊遠出，伏兵先佔領城堡，然後再回而合擊艾軍，一鼓而殲滅之。此時約書亞，在軍事上已獲得了立腳點。

2. 這種驚人的勝利，震動了基遍一帶的居

民，便遣人喬裝，遠道行路而來的和平使者，約書亞未察覺其詐，便立攻守相護之約。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人是由遠方來的，定不會有眼前之威脅，此時剛剛佔領兩城，前途如何未敢預料，少一敵總比多一敵好。後經發覺，這些基遍人就在不遠之處，以後基遍人就作了他們的劈柴挑水的奴僕，免了殺身滅族之禍。

此時約書亞以和約，不費一兵一卒而垂手獲得了中央山區地帶。

耶路撒冷當時是亞瑪力人轄區，亞瑪力王首先倡議，在軍事上之聯合方能抵禦來侵的「政策」。並約集了希伯崙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磯崙王先攻基遍城，由於和約之故，約書亞必須履行解救之責，故在離地中海不太遠的平原上（離基遍不遠）作陣地戰，約書亞盡全軍進攻，並採夜間行軍，出敵不意，即刻攻擊。敵方未諳實情不敢戀戰，耶和華使五王之師潰不成軍，即時往伯和崙潰退，約書亞乘勝追擊，當時冰雹大降，類似飛沙走石，被打死的敗兵多過被殺死的。亞瑪力人尚作頑強最後之掙扎，約書亞禱告求神使日月停止約一日之久，以色列人大獲全勝，班師返吉甲大本營。

不久約書亞再率大軍攻擊所有：「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無往而不勝。滅絕仇人並毀其屬物。

3. 中央區的會戰過後，北方山地的諸王以夏瑣王為首再約其他諸王，（北至黑門山根地帶）軍兵集合要與約書亞作頑強的爭戰。兩軍

在米倫水邊會戰，約書亞親自率領軍兵，出敵不意，再作突擊，敵人大敗，以色列兵士追趕他們北到西頓，到米斯利弗瑪音，東到米斯巴平原，此次戰場之闊確是空前，此時黑門山以南，利巴嫩平原盡在手中，大半幅員已經佔得。此時便開始分配各支派之居住地區。（見地圖）

士師時代

約書亞的大半生是過着軍戎的生活，一直在東征西討，按照約書亞記所載的，他畢生經過大小戰爭不下百次。在他領導之下，前後佔領中央山區地帶，南地地區，歌珊地區Goshen，示弗拉Shephelah領域，亞拉巴谷地 Arabah，待他晚年時，其版圖南至加低斯巴尼亞，北伸黑門山，東及約但河東地。他的後半生也是在征討中渡過，同時在分配各支派之居住地，留在約但河東地的是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這兩個半支派在歷史中首先被湮沒，這是後話。西緬支派在盡南區，猶大支派在西緬領地之北，東連死海，西結地中海，便雅憫支派在猶大支派地帶之北偏東，但支派在猶大支派地區之北偏西，臨地中海邊沿。與便雅憫支派「平列」。以法蓮支派在南與便雅憫、但支派地區相連，在北與瑪拿西半支派相連。以薩迦支派分得在瑪拿西半支派地區之北地帶，即加利利海之西南地區，並與瑪拿西半支派相隣，以薩迦之西北連接西布倫地帶，而西布倫又與亞設相近，亞設地區沿着地中海如一長條；西頓，推羅各城均在其境內。拿弗他利支派分得沿加利利海上游地區與亞設支派地區毗隣。由亞設境東跨約但河（加利利海之上游）是瑪拿西另半個支派，由瑪拿西地南下則是迦得支派之領區。再南沿着死海東岸的地便是流便支派的分佈區。（約書亞記十三1-32）

約書亞的軍事時期隨着他的衰老而結束了。年一百一十時，知行將離世，即召以色列衆民曉以敬神之大義，專心侍奉耶和華而歿。

約書亞的安息，象徵着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他在世時，其行政中心似乎是示劍。約書亞死後，猶大和西緬負起未完的佔領事工，這也

表示約書亞在生的年日中還有些城池堡壘並未佔領。他們攻打耶路撒冷，希伯崙、底泊Debir等城市。

以色列人佔領了迦南地，並不是一勞永逸的，他們四圍敵人的後裔不斷的侵擾以色列人的境地，神就興起了軍事上的英雄來統治他們的。這些英雄不是王，也無世襲的制度。他們是神興起的軍事領袖。當時被稱為士師他們為神的靈所充滿，大有能力，可以却敵攻城掠地，這些士師也可以稱之為「靈人」，也可以說是一種恩賜。

以色列人常常受到壓迫，也是由前人之「遺害」，因為當年約書亞時代並未將仇敵完全趕走，以致於敵人坐大成爲心腹之患。

以斯倫地區亦稱之爲耶斯列平原，此平原位於迦密山與他泊山之間，以色列的步兵難以抗拒有馬車有新式武器的迦南兵士。以薩迦、西布倫，拿弗他利等支派散居在加利利山地，與其他支派的關係就被切斷。神就興起底波拉和巴拉來合力襲擊耶賓王，作正面之戰，而將之擊潰，其王在逃跑時躲藏在一個婦人家中，被該婦人所殺，以色列人大獲全勝，獲得了自由。在勝利之後，這位女士師與同工巴拉合作了一凱旋詩歌，記載在士師記五章裡。

可是以色列人得了安逸不久，竟又隨外邦人敬拜假神行惡。神又將他們交在仇敵之手。在他們困苦之時，便回轉神面前，哀求拯救。神又興起基甸，他以神所揀選的三百人與米甸帝國的大軍爭戰，在夜靜人睡之時，基甸率領三百人呼喊襲擊，米甸人彼此相殺，陣營大亂，然後以色列人傾力而出追擊敵人，而獲得大勝。

他們再享受自由，曾幾何時，又再隨從外邦的宗教，離開真神，而侍奉假神，他們又被交在敵人手中，他們何時回轉，心意歸向神，神就叫他們得拯救。這樣的情形維持了約二百年之久。這期間留下了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個外邦的女子名叫路得，如何的愛慕以色列的神，由她而產生了大衛的先祖。（參路得記）

以色列的最後一任士師是撒母耳。他的母親是一個有信心有美德的婦人，他生於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斷奶之後，即被送到示羅去

，在當時的以利士師手下學習侍奉神。在他年幼的日子，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常常交戰，在一次的激戰中，約櫃被擄去，以利的二子亦陣亡，當此消息傳到以利耳中，他也仆倒而死。神興起撒母耳，代替以利為士師。政治、軍事、宗教諸權集於一身。他的兒子不肖，無法承繼「大統」。雖然他已立了他的兩個兒子作士師分區而治，然而由於他們的貪贓枉法，為人民所不滿，故派代表去見撒母耳陳述實情，並要求代為立王，改稱國號。這一行動對於以色列人的歷史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士師時代中，可以看出完全是神治時代。一切的政治、軍事、宗教取決於被神所選出的人才。他的一切行動，尤其是在軍事上必要求問耶和華。且有一個特點，就是耶和華的靈降在那個人身上，那人方能有能力行大事。參孫的生平動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參士師記）

非利士人一心腹之患

士師時代的主患和後來掃羅時代之外患多由非利士人所引起。這一「部落」大約在主前一千二百年時突然興起。先集居於沿海平原地帶，稱之為非利士廷。這一族人係海上居民，原居在沿希臘的海島上，特別是集中在革哩底 Crete，他們的來源出處並無文字記錄，無可查考，最多的材料倒是舊約聖經，其他的材料乃是埃及人在非利士境地所造的磁器瓦器上所記載的事蹟。由於這些瓦器磁器與迦南地傳流下來的作品不一樣，他們所造的樣式和希臘人所造的樣式同出一轍。歷史家、考古學家均推論這一班人既有希臘人的背景，必是由希臘而來。這班人先窺伺埃及下游地帶，結果為法老蘭塞三世所擊敗。（Rameses III 主前1173）而退居巴勒斯坦，分居於數處；一處是多珥區 Dor，近沙崙平原。此組人的行動詳情聖經並未提及，祇有從埃及的記述中可以尋得。另一組非利士人散居在基利提 Gerat 之南，舊約中提及三次，（撒三14，結廿五16，番二5）並未詳述其一般狀況。聖經中所提到非利

士人是主要力量，居在五個城市中——迦薩、亞實基倫、以革倫、迦特、亞實突每個城同時統治附近的地區，每城內設有土司一人（Lord），主行政、判民事。但是主要的政策或軍事等的行動則聯合決定，故其力量集中成為大患。在士師時代侵擾最多，威脅着以色列人的安全。後為掃羅王，大衛王均與之作戰多次，掃羅及其愛子與非利士人爭戰之時陣亡。當士師時代，以利曾用約櫃作為「武器」，滿以為約櫃抬至陣地，神一定會賜福，可以打一個勝仗，事實未能如願以償，弄巧成拙，約櫃反而被擄去。當時示劍為中區的活動中心。人民獻祭敬拜，軍事政治發號施令均在此地，後約櫃被送返以色列人，據考古家的研究，示劍城就在此時被毀。

這表示在政治軍事上，非利士人的勢力已伸展，統治了中央山區地帶。這時撒母耳已年老，他二子並不是好的政治道德上的領袖，而非利士人不時的入侵，以色列人有志之士欲作而無力，眼看外人在一個團結力量下行動，足可作出驚人的事業，而自己却面臨滅族亡國之禍，故有求撒母耳立王之事。掃羅為王，其終身之敵就是非利士人，後為非利士人所殺。

士師時代是鐵器時代之始。在主前四千年以還，在近東一帶的主要器具均是用銅製成的。當此時，鐵器已普遍使用，主前一千二百年期間，煉鐵這一技巧一直為赫人所保守。由於熔鐵的手續比較複雜，不易為一般人所知，後非利士人獲得方法，（也許是他們自己發明，也可能是學習而來，）他們在此工藝上較比以色列人前進，所以以色列人在武器上比非利士人為遜色。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在製造農器上還要求助於非利士人即是一例。約書亞記十七章十八節中記載，迦南人已擁有戰車而且是鐵造的，可見他們對於鐵器的利用。考古家發掘時，就發現此類武器，尤其是在非利士人的境地中特多。撒三19—23描述以色列人在鐵器工業上的慘狀，不禁一洒同情之淚，到了作戰之時，士兵連一把刀也沒有。「那時以色列地沒有一個鐵匠」，等到大衛興起，擊敗非利士人，熔鐵術已為眾知，自此後，非利士人即一蹶不振。



7 王治時代

統一的王國	52
掃羅	52
大衛	52
所羅門	54

統一的王國

主前十世紀與八世紀間，是巴勒斯坦史上一頁燦爛的時代，以後的世代再不能媲美這個時代。不僅是武力強盛，政治上的統一，宗教上的輝煌，人口的增加，實際上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的提高；考古家已經發現在主前十世紀與七世紀間的日常用品已是相當的便利與富華。由於大衛王瀟灑的個性，豪放的作風，在屬靈上的深入，作戰的智謀與饒勇，且領導有方，以致造成了猶太文化上的新頁，留下了無盡的、屬靈的、藝術的、政治上的豐富寶藏。

掃羅

以色列的第一任國王，從為人和領導的才幹來說，表示掃羅為人是「先君子後小人」。他的體格高大，七尺昂藏之夫，令人生畏，雖有制敵之力而無控己之能。故先在神的事工上顛倒本末，以致憑私慾而更改神藉撒母耳給他的命令。征服亞瑪力是他的戰功，但却未征服他自己的貪心。以致在此事上為撒母耳所責備。加之屢悔屢犯，在與非利士人戰爭時，由於對方的大將歌利亞力量太強，掃羅一籌莫展，竟掛免戰牌，掃羅手下將軍之弟大衛「擄榜」告勇。掃羅許之以女。後因大衛為眾女子之歌頌，嫉心大作，竟食其言，欲加害大衛，幸有其子約拿單為人正直，與大衛深相結盟，透露消息，大衛始免殺身之禍。

掃羅初為王時，曾大敗亞捫人，但對非利士人確是有所懼怕。由於他的執政，釀成以色列心中仰望了人，而不專心仰望神。

大衛

大衛生於動亂的時代，兄長們均在軍戎中生活，他以牧羊為工作。為人俊美秀昂。由於他用一塊光滑石子打死非利士巨人名將歌利亞，一舉而成名。在童年時已聞名於國內，光芒畢露而遭掃羅之嫉，由皇婿而變階下囚，疲於奔命，流亡國外。有時藏於山洞，有時野地為家。

按撒母耳記的記載，在掃羅為耶和華所棄之後，撒母耳為耶和華所差遣往大衛家去，膏大衛為王，這是在他未打死歌利亞之前的事。等到他成名之後，即逐漸表現其為人精明強幹，辦事有方，為民所親。既為掃羅之女所愛，又為掃羅所敬，人民對他崇揚備至，加上撒母耳的支持，大衛為承繼人已十分明確。大衛在奔命之間，有一班亡命之徒，窘迫的、欠債的……都來跟隨他，經過這流蕩的期間，將一個天真的大衛訓練成沉着熟思，忍耐從事而又勇敢無匹，更加依靠神的人。在這期間大衛曾以寡敵眾與亞瑪力人作戰將其擊敗，將擄物得回，送禮各城市。掃羅與其子陣亡，大衛聞悉後，其人情意味，友愛深篤，對於約拿單之哀悼，對於受膏者之慘死，表露得動人感心。以後大衛（年約廿三歲）在希伯崙為其本族猶大支派擁戴為王。但是掃羅的一班忠臣孤子猶作最後掙扎。北方的十個支派效忠掃羅王室的幼主，此期展開了兩個王室的戰爭，血漬斑斑，慘事甚多，暗殺明弑，明槍暗箭，結果掃羅王室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期間約七年之久。後

北部的支派選代表南來與大衛協商，便在希伯崙獲得協議。共同擁戴大衛為以色列全族的王，至此統一實現。大衛此時年約三十，自此治理以色列人約四十年之久。

關於大衛即位之後四十年間的政績和成就，概略述之如下：

戰功：大衛即位後，表現其卓越的才略和決策，先獲取耶布斯人所佔領的耶路撒冷城，首先立下一個京都，作為軍事、政治、宗教的中心。希伯崙雖好，但略為偏南，不夠中央性，他可以據先祖的聖骨，聖墓為理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等埋葬在希伯崙地帶），但一個比較圓通的政治家認為一個比較中心的城市更適當作為京都，（示劍代表北方的中心）。但是猶大人不太喜歡他們的王室挪移到北部。耶路撒冷再適當不過。耶路撒冷是一個古城，約建於主前二千年，在此戰爭多次，無數的仇人，主人……被埋葬在這裡。過去許多年，人對於耶布斯當年所佔據的古城地點問題說法紛紜，基督徒傳流的說法可以追述到二世紀，認為是在主那晚與門徒最後晚餐之處，並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地，即在耶路撒冷西南部的小山上，也就是當時該城的高處地帶。新的錫安就是在面向橄欖山上，亦即後來建聖殿之處。主後四百年時，教會建一會所起名叫聖錫安，意思說教會在此處發跡，福音由此而傳出，故有「教會之母」之稱。而且大衛的墳墓就在此。（就事實來說確是被葬在錫安山上）。

大衛一生與非利士人作戰多次，每次均擊敗非利士人，致使非利士人臣事大衛，這是百多年來以色列人真正的制服非利士人，大衛之功不可抹殺。後又擊敗北部亞蘭人。

宗教：大衛一生侍神非常的敬虔，首先他將約櫃運到耶路撒冷，為了慎重其事，挑選的三萬人侍在約櫃前作樂引導前行。此種行列遊行，當時確是空前，中間雖經挫折，終於將約櫃運到大衛的保障城。入城之日，大衛跳舞迎接，其妻曾笑謂失去王者身份，而為王嚴詞譴責。大衛此舉無疑是將一個統一全國的「國寶」放在耶路撒冷。這約櫃轉移了北國的宗教中心——示羅或示劍——到錫安，這對於人心有非常的維繫。

大衛下半生居於皇宮，四境太平，無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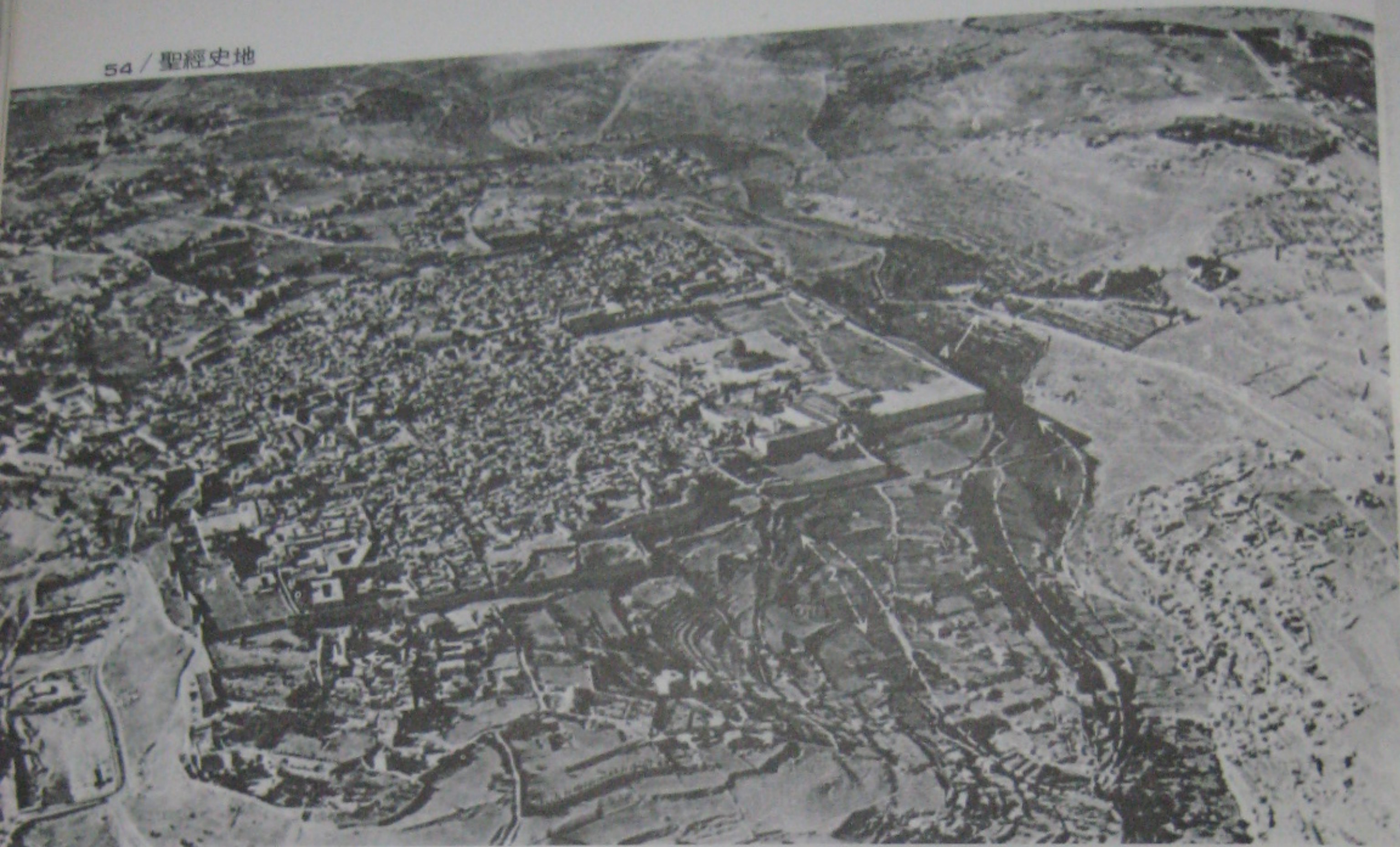
大衛王文武雙全，善琴技、能作戰，此圖係迦南人彈琴圖。

慮，此時他便欲興建神的殿，這一計劃為先知拿單勸告而終止，然而這個觀念却傳給他的兒子所羅門，並全國的人民。這對日後猶太教之思想，人民崇拜之對象有很大的影響。

行政：大衛即位後，治朝綱，定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聖經是一本講述神救恩的書，所記載的事是與神的啓示與救恩直接有關，對行政上的成就甚少提及。

主要的事工就在他將各雄分割的勢力統一起來，將米吉多，他納Taanach伯珊Bethshan等城據在手下，並將之在軍事上呵成一氣，除了他統一了十二支派以外，對於北部的亞蘭人，他選派了一首長去統治之。摩押已臣服，大衛存留其王為傀儡而實際統治，他打敗亞捫人之後，便自立王之，以東國也在征服後而加以統治。以對外的軍事來說，無往不利，四邦均首服，由於政治手腕精明處理得法，形成一時之六治。

對於內政，聖經亦甚少提及，只提及他的政府負責人員的名單。撒下八15-18，二十23-26，據史家研究結果，認為大衛的行政組織



上圖代表「大衛之城」的範圍，箭頭所指之各處為查莊谷、汲崙谷，其上則為當年大衛建立保障之處。

採取埃及政府組織體系，他的國務卿一職係由西萊雅 Seraiah, 擔任，按此名據鑑定之結果，原係一埃及人的名字。照現代的研究材料所得，他的長子名叫 Elishoreph, 七十士譯聖經中的譯音則是 Elishaph, 這名字的意思乃是「我的神是亞匹士 Apis」，這一名字前半是採取希伯來人的背景，後半則是採取埃及人的背景。

大衛的皇宮衛隊主要的隊員是外國人，這也是仿效埃及人的辦法，萬一有本國人起而反叛時，易於對付，而無鄉親觀念，無裙帶之情。

大衛一生最慘敗的遭遇，莫過於他的兒子押沙龍的叛變，以色列的軍兵和效忠於他的部隊起了衝突，而最後他的老幹部殺掉了押沙龍。在他們的逃命期間，猶大人與以色列人對王的表現上曾有過爭執，猶大人暗中接濟大衛，後以色列人責問其原故，而猶大人直接回答說，我們與王有直接「親屬」的關係，以色列人也認為與王有情分，不應讓猶大族獨俱擁戴之情，此事可見大衛的建立核心努力的成功。

文藝：大衛在藝術上亦有相當的成就，我

們雖無法說，詩篇完全是大衛寫的，但不少的篇章是他的創作，這些詩篇加強支持了人對神的信仰，也可見大衛的生平遭遇之多，而藉此有感寫出許多動人心弦，啓人心竅的詩歌。同時也見他在靈性上的深刻，他是能戰能鬥的將軍，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從他詩歌看來，他又是文靜斯雅的儒將，他的文字造詣甚深，音樂亦精湛，否則不能在掃羅王前演奏，而使他舒暢。他的風格形成日後猶太詩格的前奏。

大衛王亦有許多名皇的煩惱，有着子嗣承繼大統的問題，當他未駕崩之前，就選定了拔示巴的兒子所羅門，按拔示巴原是烏利亞之妻，（大衛謀殺其夫）據為己有，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此事帶來歡愉，也帶來了殘殺。

所羅門

所羅門約於主前九百六十五年即位，其事蹟可在撒母耳記下後半卷及列王記上的前半部中可尋得。按列王記上下記述合一的王國與分裂的王國，在舊約中均被稱為先知書類，認為這兩部書是神對人說話的信息，而不以史記史實為炫耀，這兩部書中的部份材料同樣的記載

在一般史書之中，故曾提及這些書名並作者，有作為參考之用，以備後人如專以讀歷史為目的而研究，即可由那些書名中來尋找材料。（這些字樣如「凡他們所行的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因此在我們研究所羅門的生平以及在政治上軍事上的貢獻，引用的材料必須加以注意。

所羅門即位之後，並非立成昇平世界，王室中的有明爭暗鬥，要消滅這些敵對勢力也需要一個時期，所羅門有乃父之風，政治處理上有獨到之處。他對於父親的舊人員一律留任，至於那些曾經給他父親有過難處的人，一一對付而不留情，與其說是帝國事業，不也是帝國的作風。

所羅門的外交政策既不是遠交近攻，也不是一味武力，由於他的名聲榮耀，隣國爭相與之聯親，故一時皇宮中充滿了異邦女子，他的妻子中有埃及法老之女。所羅門為她們擇居造殿，所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因這些親戚關係而和平相處，這一昇平世界完全在買賣婚姻的制度下出現，外交與婚姻聯成一體。（略似漢朝和親政策）

版圖：所羅門一登寶座，對異己的骨肉毫不留情，先後將之殺除，遵行父親之命令，執行一切法規，手腕頗辣。國位不久即穩，在所羅門富強之日，以色列的版圖，「從大河到非利土地，直到埃及的邊界，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些國都是進貢臣服。所羅門管理大河西邊的諸王，以及從提弗薩直到迦薩的全地，四境盡都平安。所羅門在世的日子，從旦到別是巴的猶大人與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王上四20-28。所羅門所承繼的帝王事業經他的智慧籌劃，遠超過他父親統治時的版圖，管及先祖們出生之地，及漂流的區域。這是以色列人之黃金昇平時代。

建築：所羅門王不僅長於外交內政，在他的日子中建設事業是空前未有的。氣魄之大，無能出其右者。動員工人達十五萬之眾，管工的人三千三百（王上五13-18），又聘得外國工匠，用了十三年的時間始建好他的宮殿，又造行宮。利巴嫩林宮的木料全是香柏木，造工設計均推陳出新。他又為法老公主建殿，建儲

圖(所羅門王所建聖殿早已毀掉)係根據考古家之研究，合參聖經的記錄而畫成。(二位考古家為W. F. Albright, G. E. Wright.)



大衛晚年息戰建國，並切思能為神建一聖殿，可作為敬拜之用。先知拿單被耶和華差遣命大衛不可建殿，因他一生流人血甚多，乃將此事告託與其子所羅門王。

蓄城，馬兵器械城，又加建耶路撒冷的堡壘。

由於建築材料和經濟上的需要，所羅門十足表現他的辦理行政理財之特長，開源節流，故與別國經商，在互惠條件下，賺來大批金銀和材料。他不僅發展陸上的交易，更建商船進行海運的業務。又藉腓尼基匠人之助建造船隊，經紅海往南伸引到阿比西尼亞，阿拉伯的也門。每三年帶許多金、銀、象牙、猿猴、孔雀回來。示巴女王來朝貢並非無理由，據考古家的發現，在近東一帶曾建立不少的冶鐵、熔鐵火爐，這些發現恰是所羅門時代，足證當時在這些工業上的發達情況，也是由於當時需要之故。

由於建築需用浩大，必要增加經濟來源，故稅徵重擔落在百姓的肩頭上，（後來南北分治，未嘗不是由於這種重稅和苦工所致。）由於徵稅緣故，他將北部分為十二個行政區，每行政區設一行政長官，專司監督徵稅和徵糧之責，是否能夠按月按時交付。按照王上四章廿二節所言，一日的需要和消耗的糧食三百廿七斗Bushs的麵粉，粗麵六百七十斗，肥牛十隻，草牛二十隻，羊一百隻，還有其他的食物肉類，這樣經年累日的消耗真是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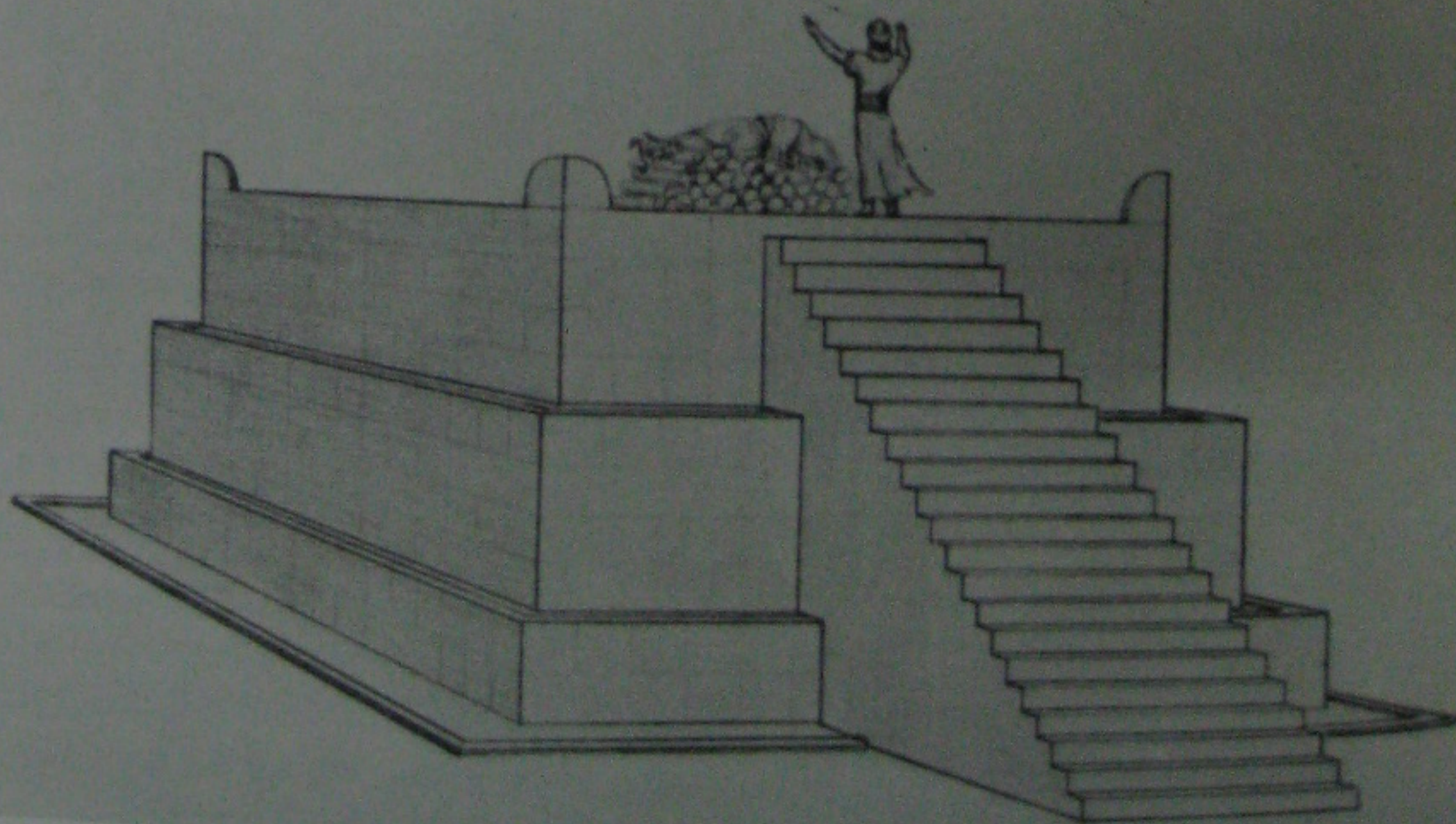
米吉多城係所羅門畜馬練馬之城，考古家已挖掘出來，發現全城所有的建築均為政府所用，該城周圍有城牆，他的建築氣派甚大可見一斑。

所羅門鑑於過去非利士人控制工業一鐵，使以色列人處在被征服的狀態下，因此他要控制冶「鋼」鎔鐵之工業，特在紅海邊沿分佈此種建設，按照申八章九節之話，石頭皆鐵此言不誤，因為沿阿拉伯東岸及紅海邊岸一帶，沙石中含有鐵銅，而且有很高的成份。

最後要述及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由於他的建築計劃：建宮殿、建辦公處佔地甚多，所羅門開平高地填窪地以增加面積，建殿之地迄今仍為一神聖之地。當初建殿非專為皇家的聖殿；祭司和朝廷各官可以一同侍神，可是聖殿的一切乃操縱於皇帝手中，而大祭司並非是一國之首。

關於聖殿之格式建築。列王記上六章及以西結書四十一章均有記錄，過去有些懷疑派的學者認為聖殿可能係仿照埃及、巴比倫的廟宇來造的，經過今日學者和考古學家的研究，此種推說已不復成立。當時所羅門與希蘭有約，以色列供給人工，希蘭供給匠人，照列王記六章卅五節說：「上面刻着嘒嘒，棕樹和初開的花，」我們可加以幻想是怎樣的樣式。

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所在近東的發掘工作，曾在敘利亞（古 Hattina）發現主前八世紀的皇宮的廟宇，這是在目前考古家所能有的材料。而此時最近於所羅門建殿之期間，所以叫人覺得希奇的，就是這個殿宇像似所羅門所造聖殿。聖殿門廊的柱子與在敘利亞所發現的王



此圖是根據以西結四十三章13—17所畫之圖。按以西結所言，此祭壇高17呎半，壇面是21方呎。

（由考古家W. F. Albright, 及G. E. Wright. 所設計）。

廟很相似，歷代志下三章15 / 17很清楚的說所羅門造了兩根大柱，豎在聖殿前面一在左一在右。此處為進聖殿之入口，再者殿內的板都是香柏木，這也和敘利亞、腓尼基的廟宇建築相同。這種建造，倒與米索波大米亞一帶之廟宇建築完全不同。按着所挖掘出來的王廟也以雕刻的棕樹、開的花為裝飾，這也與聖殿中的情形一樣。腓尼基人在天花板下開窗使光透進房內，這樣的設計可能與腓尼基匠人取埃及的建築格式風味有關。上舉的目的使研究聖經者知道所羅門建聖殿聘請腓尼基匠工確是事實。而且聖殿許多地方採取了腓尼基人的建造技巧與表現。這是在所難免。這樣說來，聖殿乃是一個「道地」腓尼基形的聖殿，所羅門當時也許以為借用腓尼基建築的特長，以達到與其他民族優良之處，而產生了腓尼基以色列的混合產物，混雜了外邦宗教的東西，結果這種非純樸的「山上樣式」使以色列人的敬拜中伏下日後的敗壞。這種借用外邦宗教的觀念為日後先知們激烈反對，所羅門滿以為可以造成一個綜合性的宗教，可以彼此相處，自以利亞以後，諸先知均力爭以色列人應是「選民」而「分別」出來的種類，以便使神的智識可以十足被他們傳遞出來，可惜這種妥協已潛伏在早期的事奉中。

聖殿本身並非是一個巨大的建築物，長約一百英尺，寬卅八英尺，高四十五英尺，東部有一進口的走廊和外院，由此通往聖所，聖所中僅有少許的光亮（窗戶射進），內設有香台，陳設餅，十二個七分枝的金燈台、牆、地板、天花板均為名貴的木料，由聖所登數級而進入至聖所，甚嚴密如一管，中放當日的約櫃，有兩個噤啞伯保護看守中，（至聖所由幕幔將聖所隔開，無光透入），噤啞伯約七英尺高，周圍貼金，以翹遮約櫃。

在外院有祭壇，和銅海，銅海完全用銅造成，直徑約十七英尺，高八英尺，可以存放一萬加侖的水，此種設置和建築，使我們驚奇腓尼基之建築之技巧和天才。另有祭壇一座，這祭壇和巴比倫之廟宇之塔形略有相似之處，其直徑是十七英尺，廿一英尺見方。

在完成這建築之後，按照當年所羅門和希蘭王的和約，送二十個城池作為報酬。

所羅門所留下來的聖殿、宮殿、城池、堡壘早已毀滅，但是他所寫的幾本書——箴言、傳道書、雅歌仍膾炙人口，成為猶太教、基督教的寶藏，屬靈的價值遠超過他的建築物和輝煌的政績。由於他的妻妾妃嬪衆多，以至於他一度「失節」，遠離他父親所侍奉的神，晚年又回到神前。



8 南北國

北國—以色列

61

南國—猶大

65



圖中是以色列人南北分治之後，北國之京城所在地。

所羅門王前九二二年駕崩。將帝國的事業傳給他的兒子羅波安，十二支派在所羅門的魄力下統一，但由於歷年大興建築，以致勞民傷財，故羅波安登基之後，北方支派聚集示劍請求羅波安給以喘息機會。羅波安未聽父執輩參謀的意見，接受了青年謀士的進言，在羣衆前放肆狂言，立時民情激忿，如火山爆發。恰巧此時流落埃及的一個政治人物名叫耶羅波安，由於當年示羅人先知亞希雅在行路時遇見他（曾經一時由於他的才幹殷勤深爲所羅門所賞識），亞希雅即預言他將來要爲王，統領十支派之語。自此後所羅門便想殺他。民衆立時便想到擁他爲王，完成一個自立的國家。耶羅波安即位之後，便大興土木興建防禦工事。深恐南國入侵。先修示劍，後修毘努伊勒。由於當時

的宗教中心仍在耶路撒冷，每年人民照例往耶路撒冷獻祭，日久民心可能轉變再歸向南國。耶羅波安有鑒於此，便自出主意建立了兩個金牛犢，宣稱此即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入迦南之神，一放在旦，一放在伯特利，立祭司，建邱壇，定節期。這種舉動，在政治上收到了一些作用，但在國運上來說，人民的道德由此墜落，偏離他們先祖的神，以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終招致亡國之厄運，這是後話。

南國由於猶大支派忠心支持羅波安，暫時作偏安之局。

自以色列人分爲南北朝之後，沒有了團結力量，軍事政治失去了威信，故過去臣服的國家趁此時掙脫鎖鍊，紛紛宣佈獨立。在北部亞蘭人首先發動，將大馬色一帶的地收回並囊括

巴珊地區東至加利利海。亞捫王繼而興兵自強，宣佈自立不再臣服以色列人。摩押和以東亦曾作如是行動，但不久再為征服。

耶羅波安先立示劍為北國京都，後遷都得撒（Tirzah），其實並非遠遷，乃是修建舊堡壘而已。目前考古家發掘示劍，（今之得撒）此二地係一個地方。（見王上十四17、十五33）在九世紀期間被毀。

南北兩國不僅自相敵對，同時亦要應付外患。先就南國來說；羅波安在位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來攻取耶路撒冷，奪了聖殿中和王宮裡的寶物，又奪了所羅門王所製造的金盾，這一次的埃及人入侵，不僅攻取了耶路撒冷，並且毀壞許多的城池。示撒原計劃重新建立埃及帝國，由於他青年而亡，雄心亦隨之而逝。他這次北征猶大獲得重大勝利，在埃及尼羅河上遊克耳納克（Temple of Karnak）廟中牆壁上雕刻了這一勝利記錄。據圖刻上所記，當時的戰果不僅是奪取了猶大之地，甚至當時所羅門在沙漠地帶所建的煉銅熔鐵工廠窯爐亦被毀滅。而埃及軍隊東伸以東地，北及巴勒斯坦地。據考古家所發現，米吉多，底波（Debir）等城市亦被毀壞。示撒王甚至在米吉多立碑石，記念誇耀他的勝利。這石碑在米吉多被發現。還有其他的瓦器文件被發現，更加證實這次的遠征和勝利。在沙魯險 Sharuhén 建有一磚城牆，厚廿三英尺，作為防禦工事。此亦證實係當時之建築工事。這一次的「外侮」，南國首當其衝，北國亦遭殃及。敵人深入故損失亦



難以統計。在分國之初，南北二國均弱不堪擊。外侮如斯不絕之際，內戰又起，此種狀況相持甚久。

北國——以色列

北國是由十個支派所立，故亦稱以色列，而南國以猶大支派為主，故亦有時簡稱猶大國。故稱以色列國實指北國。

耶羅波安在位廿二年之久。亞希雅為耶和華神的發言人（先知）王上十四章1-16。由於他設立兩個金牛犢，此事耶和華非常不喜悅，故亞希雅奉耶和華之命發預言；耶羅波安之子孫不能繼續統治以色列國，是時可以承繼大統的儲君亞比雅先耶羅波安而死。耶羅波安死後，另一子拿答繼位，在位共兩年，行惡多端。以薩迦人亞希雅的儿子巴沙背叛弑君。自立為王。他一繼位，以殘酷的手段對付耶羅波安王室，將老小盡行殺絕，這事應驗了耶和華的發言人示羅亞希雅之預言。巴沙做以色列王時，正是猶大王亞比央之子，羅波安之孫亞撒做王，他亦承繼乃祖父父親之後塵，不斷的和北國爭戰。巴沙做王廿四年的時間內，亦與耶羅波安一樣，敬牛犢拜假神，而且行惡多端。

巴沙作王期間，耶戶為耶和華所選立在北國為他的代言人。由於巴沙胡作亂為曾當面指責並指示妄行不當之惡果。巴沙死後，他的兒子以拉在得撒作王，亦如拿答一樣，作王兩年，他手下的（管理他一半戰車的）司令，名叫心利，竟背叛他。趁以拉在家享亞雜家宴樂，是晚酩酊大醉，心利將他刺殺篡位。（猶大王亞撒廿七年之事），心利亦如巴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照樣屠滅「九族」，甚至其朋友也不免一死。

此圖是亞哈王之后耶洗別，所建之巴力廟舊址的登廟之台階。



此圖為古傳敘加之雅各井，今日已建成禮拜堂，昔日的景色已不復存在。

心利在位僅七日，這時以色列人正在安營攻打非利士的基比頓，當篡位弑君的消息傳至營中，軍士將領加「黃袍」於其元帥暗利身上，「三呼萬歲」，擁為國王。立時捨攻基比頓，回師圍困得撒，心利未防此舉，惶惶應戰，但城已被攻破，叛軍已臨王宮，見大勢已去，即令放火燒王宮，自己縱入火中終結了他的作王美夢。（暗利正式為王約在主前八七六年。）

這一勝利並不象徵暗利可以順利為主，這時以色列在極端紊亂之下，北國又呈分裂現象。當時以色列人半從暗利，半從基納的兒子提比尼，提比尼亦南面稱孤，究竟暗利的隨眾加多，經過不斷的戰爭，提比尼不久亦死，其隨從見領袖已死，亦如鳥獸四散。暗利統一大局，名符其實的作了以色列王。暗利雖然作王僅有十二年時間，由於其精明強幹，卻也造成曇花一現的局面。但在以後的一年之間，亞述官方的記錄稱撒瑪利亞為「暗利王室」。他在得撒即位為王六年，這六年中他以二他連得的銀子購得撒瑪利亞山，照原主之名稱此處為撒瑪利亞，亦建城及宮殿在其上，此處為北國政治中心有百年之久。暗利在此為王六年而歿。由於他的軍事和建築的行動，以色列因此亦曾被稱為「暗利之地」。

撒瑪利亞周圍環山，中有谷，谷中突起一山，因此由撒瑪利亞可見四圍的山，而由外入撒瑪利亞必須爬過高山，再下到平原，由平原再上到撒瑪利亞。無論從軍事，從風景上來看

無不理想。這種作風，如大衛一樣購地建自己的京城，而作為政治之中心。今日在此仍有古之廢墟，可觀看參考之地點亦多。考古學家研究之後，證明為暗利之建築以及其子繼續建造完成乃父未完之工。

猶大王亞撒在位卅八年時，暗利撒手而去，其子亞哈登基。亞哈在位廿二年，在位時，以利亞為耶和華的代言人。

亞哈為人不如乃父剛強，他不但從耶羅波安所創立的宗教，由於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耶洗別即在王宮之旁，另建立巴力神廟，在廟中為巴力築壇，亞哈又「火中加油」般的討悅妻子，又建立了亞舍拉廟。按亞舍拉係一女神，其意有「好運氣」的意思。現時經證實遠在巴比倫古時已敬此女神。這些外邦的宗教一經設立在撒瑪利亞城，其影響甚大，使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敗壞無以復加，可以說壞到極點。經過發掘之後，許多古時建築被發現。在殿和內院座落處，周圍建有城牆，城牆共有兩道，一是外城圍山坡而建，另有「紫禁城」，就是宮殿廟宇所在之處。泥水磚石造法很似所羅門所造的米吉多城牆。城牆建造甚堅，有的建造在堅石上，雖然不甚高，城厚五尺，但堅固難破，城門向東，進城之後有一院子，壁上有雕刻，地面鋪平石。在這些廢墟中，發現有象牙碎片。當年曾是用作裝飾品。在列王記上廿二章卅九節曾記載亞哈王建造象牙宮，一世紀後先知阿摩司論到以色列曾有躺



這是希律王在撒瑪利亞王宮的地址，今日僅存殘垣廢壁。

在象牙牀上之語，（阿摩司六章四節、三章五節）。亞哈亦效法當年的大衛和所羅門與腓尼基人建立密切的經濟商業上的關係。由於「政治婚姻」，（亞哈先娶西頓王之女耶洗別，其子又與推羅公主聯姻），勢力加強。加上亞哈的妻子耶洗別不僅大興其宗教事工，而且又玩弄權術，亞哈亦在她掌中。由於耶洗別暗中當權，而導致以色列人宗教政治之黑暗，引起耶和華的發言人以利亞、以利沙的「不滿」，而掀起了空前宗教的爭鬥，以利亞曾隻身與耶洗別的四百餘巴力先知打靈戰。以利亞所事奉的神從天降火將祭物燒盡，是日巴力先知全部被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亞蘭王便哈達率大軍。集合卅二個王，帶戰車，擁武士，圍攻撒瑪利亞。亞蘭王條件苛刻，首言要亞哈將一切財寶，妻子中最美的全歸亞蘭王。亞哈拒絕這種無理要求，力言決拼到最後一卒。亞哈的強硬答詞激動卅二王，下令攻擊。正當其時，耶和華差遣一位無名的發言人來向亞哈王說，耶和華將使之大敗，使以色列人知耶和華是真神。是日果獲大勝，但無名的青年發言人再言明年這時亞蘭人將興兵再犯。次年果然亞蘭王便哈達再來，而照無名的青年發言人所說，便哈達在耶和華攻擊後又敗北。但雖然經過這兩次的明證，亞哈仍執迷不悟，不遠離惡事，敬真神

，又聽從其妻子之讒言和詭計。用武力奪取百姓拿伯家之葡萄園。利用匪徒打死拿伯——園主。此事引起國家上下反對而更惹神怒，過了三年，亞哈與猶大王約沙法聯盟合攻亞蘭王的境地基列的拉末（原屬以色列人）。再與亞蘭人作戰，在此戰中，亞哈在陣中遭暗箭射傷而亡。

他兒子亞哈謝繼承王位。此時亞蘭王雖然獲勝，但在亞蘭境以北，亞述漸漸興起，到八三五年，已強盛到一個地步——統治敘利亞北境，逐漸開始威脅亞蘭與以色列。由於這一敵人南侵，亞蘭人與以色列暫時放下舊仇，再加上海馬（Hamath）之助，合力去迎擊新敵。曾與撒耳幔色三世在大馬色之北即阿提斯（Orontes）河畔的拷拷（Qarqar）展開劇烈陣地戰。但此爭戰聖經未提及。此次亞述人獲得勝利，不知為什麼緣故未乘勝而下，竟撤兵北去。留下亞蘭和以色列繼續彼此攻打，或者亞述人有意如此，等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人之利，未可知也。

約主前八百二十四年以色列國又發生一次「革命」。王位落到耶戶手中，他原是亞哈王手下一員大將。他即位後，殺盡亞哈王室的人，先後廢棄了亞哈曾與猶太，腓利基所立的和約。是年摩押與以東反叛以色列和猶大而為獨立國家。在這一獨立的「運動」後，摩押王米

煞 (Mesha) 曾立碑紀念這一勝利過程。在此碑石中，有言謂：「由於以色列王暗利不悅摩押之神而征服摩押，但由於我的勝利，以色列將永遠滅亡云云。」

主前八百四十多年，耶戶曾拜見亞述王撒耳慢色三世，相見時以嘴親地，隨行人員列後，亞述王引為尊榮，將此事雕刻成畫，此為以色列人古時第一個據有文獻之歷史記錄。此碑稱之為 (墨碑) (Black Oblisk)。

耶戶有生之年，以利亞、以利沙在北國為耶和華之發言行事人。耶戶曾為耶和華大發熱心，毀掉巴力廟宇和亞舍拉，但仍敬拜牛犢。

在九世紀之後半期，亞述並未與以色列國挑起戰爭，致有短暫的太平。但是主要的仇敵却是大馬色的王哈薛王為「無名之子」(Son of Nobody)，意思說他是一個出於平民之家的人。王下八 7 - 15，哈薛和心利，耶戶一樣弑君僭位。自主前八百十五年至八百〇五年之間，哈薛王屢次進逼，以色列人毫無抵抗可言，任憑宰割。甚至猶大國亦無能力，祇有俯首稱臣，年年納財，歲歲進貢 (王下十二 17 - 18)。

猶大王約阿施在位廿三年，耶戶的兒子約哈斯在撒瑪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約十七年之久。約哈斯行惡不停，在位之年屢受亞蘭王的攻擊，約哈斯王末年，亞蘭再攻，約哈斯王俯首稱臣。亞蘭王僅應允他可有五十馬兵，十輛戰車，步兵一萬，這種袖珍式的軍隊，祇是作檢閱之用，實際上無作戰之力量。

約哈斯之子約阿施作王，在位十六年之久。此時神的僕人以利沙年老氣衰，有了必死之病，王對以利沙崇敬有加，在他的禱告預言之下曾三次擊敗亞蘭王便哈達 (按聖經所載前後有兩個便哈達，與亞哈為敵的亞蘭便哈達，為哈薛所弑，哈薛之子亦取名為便哈達，故此二人並非一個時期，讀舊約史的人不可混為一談，第一便哈達見列王記上廿章，第二便哈達見王下八章 7 - 15，又十三章 3 節)。

當耶戶在位之時，他即開始又重修撒瑪利亞城，並建堡壘，他的兒子亦繼此未盡之工。按考古家之研究，耶戶與他的兒子所建之牆垣沿舊暗利亞哈所建之城牆，成為雙牆，此外牆原有六英尺，內城有的厚三英尺而不等。在北

部的城牆，新舊三牆中間夾雜了碎石厚約卅一英尺，城牆之根基和建築之技巧，在巴勒斯坦，在希律王之前無有出其右者。自此以後，此城牆代代加修，直至主前一百五十五年方止。

那時猶大王亞瑪謝差遣使者去見耶戶的孫子約哈斯的兒子約阿施，向之挑戰，相見於戰場，約阿施先曉以大義，認大家是手足不應戰場相見，應和平相處，但是亞瑪謝充耳不聞，即舉大軍征戰，在伯示麥道上相遇，亞瑪謝王被俘作階下囚，以色列王約阿施乘勝而取耶路撒冷，盡擄耶路撒冷城聖殿中，王宮中之財寶無算。並帶人質凱旋而回撒瑪利亞，這種南北國作戰而有如是敗北與戰果，北軍直搗「黃龍府」——耶路撒冷——這倒是首次。

約阿施壽終正寢，他的兒子耶羅波安 (二世) 接續為王，他為人如許多作惡多端的先王一樣，但是他生平中却立下了驚人的事蹟。他有生之年係亞米太的兒子約拿為神的行事發言人。他曾預言神要藉耶羅波安施行拯救，免得以色列人的名被塗抹。

他竟將亞蘭人打敗，獲大馬色地帶，恢復了當年大衛作王時的北方疆界直達敘利亞。(王下十四章一至 25) 阿摩司認為這一勝利便成了一種誇口，故要謹慎不要說：「從哈馬口直到亞拉巴海。」的豪語，免得神再用別的國家來攻擊。

在這時代中為神發言的人，有阿摩司、何西阿諸先知。

在耶羅波安 (二世) 作王四十一年之後，也走了他先祖們的道路，將他的王位傳給兒子撒迦利雅接續為王。可惜好景不常，即位僅六個月，雅比的兒子沙龍背叛，當百姓面前擊殺他並篡位。沙龍登基稱王不過一個月，迦底的兒子米拿現從得撒上到撒瑪利亞殺了沙龍，他為人殘酷，由於路經提斐薩境往撒瑪利亞，當地人拒絕為他開城門，在他勝利取得王位之後便回擊這些地方，將百姓殺滅並剖開所有的孕婦。其為人殘酷可見一般，即位不久，亞述王普勒來攻擊以色列人。米拿現知不能抗敵，祇有納款買一時平安。

述之至此，必須將亞述之再興略加介紹。約在主前七四五年，當時在尼尼微有一叛變，經過這一叛變而新興為王便是提革拉毘列色第

三世（主前745—727 Tiglath-pileser III。）掌權不久即撥大軍先佔敘利亞全境，再揮師南向，敘利亞的巴勒斯坦境地的沿海一帶，北敘利亞被統領之後即改為亞述的一省。

此期間北國國運已將到盡頭，米拿現死後，其子比加轄即位，作王僅兩年，他手下一將軍比加反叛，在撒瑪利亞王宮的衛所裡殺掉他，比加即位作王廿年，就在他的年間，亞述王提革拉提列色來奪了以雲、亞伯伯瑪迦、亞挪、基低斯、夏瑣、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將這些地方的人都擄到亞述去。這大約在主前七三三至七三二年間的事，在他的碑記裡曾記：「我任命了省長和其他的官員統治他們，加利利、基列等地都沒有省長轄管。其他的各國如摩押、以東……均分為省份，立省長管轄其事。」此時以色列國僅靠猶大國邊境一小隅之地，作偏安之局。



撒爾門二世之像（主前722—705），以色列國（北國）被他所征服，當時以色列人以撒瑪利亞為活動中心。

按着以賽亞書所記，烏西雅王長大痲瘋而死於是病，在亞述的記事裡，從七四二年至七四一年之後，此名不再出現。故亞述王與猶大有過衝突似乎甚有可能。無論如何，巴勒斯坦此時已處在強敵之下，祇喘息尚存而已。由於進貢反叛之事，色而幔撒五世（Shalmaneser IV）即率軍南下進攻撒瑪利亞，在未獲該城之前即死去。撒爾門二世（主前722—705）接續了未完之工，在主前七百廿一年將城攻破；照他自己的記述，他俘擄272,900以色列人（大約係長老、政治領袖、貴族。）回亞述；照王下十七章6節所記：「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邑。」

到此，僅存兩百年的北國便國破家亡了，照列王記的評語中一節話說：「所以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大發怒，從自己面前趕出他們，只剩猶大一個支派。」其實「猶大人也不遵耶和華他神的誡命，隨從以色列人所立的條規，耶和華就厭棄以色列全族……」（王下十七章6-23）。

南國——猶大

因兩國南北同時並立，很難再論合一，故分述之。

南國由大衛一脈相承作王，始終效忠一個王室，所以它的歷史比較北國簡單，而少流血與滅族之事。

羅波安即位之後由於年少無知，其傲言毀掉了統一。分國之後，他本想大作一番，召集大軍十八萬，討伐叛逆。那時神的代言人示瑪雅告訴他們不可如此，無論誰勝都是弟兄自相殘殺，眾人一聽這話便收刀藏劍各自回國。他在位十七年之久，由於羅波安的母親是亞捫人，效亞捫人建立邱壇，立日像和木偶，行外邦人所行的，置自己的高尚宗教而不顧，去隨從低級興趣的外邦宗教。此時北國在應付北來敵人，猶大則面臨南來的仇人，埃及王示撒上來攻打耶路撒冷，聖殿王宮寶物盡被擄去。

王子亞比央接續羅波安作王，他的母親是押沙龍的女兒。一生平平而過。他兒子亞撒接



蘭塞二世(主前1290~1224)的碑記，碑文右邊是一亞洲王的石刻像，左邊是色耳慢撒三世(主前859~824)的石像(此像被發現於利巴嫩Dog River)。

續作王，年少有為，亦有大膽作風，他廢謫太后瑪迦，毀偶像，除女神亞舍拉，帶來一番中興的氣象。亞撒在世的日子，正是巴沙為北國之王，常常侵擾南國，亞撒並非好戰之君，故盡拿寶物遣人往見亞蘭王，因為亞蘭王與猶大有世交之誼，勸他遵守與大衛所立之約進攻以色列，使哈達為大義所迫，便興兵進攻以色列諸城邑。巴沙聽聞亞蘭王入侵，急放下未完成的軍事堡壘回守坐城。

亞撒作王四十一年之久，後患脚病而歿。其子約沙法即位。正是北國惡君亞哈在位之時，亞哈誘勸約沙法合攻亞蘭，約沙法與之同往，結果是日亞哈陣亡。約沙法在亞哈為王四年時即位，年約卅五，為人和平，盡力與北國修好，一生正直，事奉耶和華。約沙法在生之年亦曾想恢復當年所羅門經商航海事業，可惜未能如願以償。

約沙法死後，他的兒子約蘭接續作王。也許由於當年約沙法王與亞哈王有來往並一同出陣，而至結了兒女之親。此事對於約蘭一生影響甚大。行事多惡，為耶和華所不喜悅。約蘭在位時，以東人背叛，約蘭前往征討，大敗而回。在位八年即去世，其子亞哈謝為王。他娶了暗利之孫女，亦是亞哈家的女婿，也就效法其岳父家(北國)之行徑，拜巴力，行惡事。亞哈王的兒子約蘭王因與亞蘭王哈薛爭戰而受傷。亞哈謝由於親戚關係，親駕探病。那時以利沙的一個門徒，為以利沙所差遣往基列的拉末膏耶戶作王，當耶戶返來時，約蘭與亞哈謝上車去迎接，那知耶戶反叛，約蘭掉車便逃，耶戶拉弓即射，約蘭便死在亞哈謝的眼前，而亞哈謝見大勢已去，急急奔命，結果耶戶的從人從後追上在以伯蓮姑珥的坡上將之擊傷，他逃到米吉多時便不支而死。

亞哈謝一死，亞哈謝的母親，亞哈家的女兒，就起來剿滅王室。在這殘殺之間，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的妹子將亞哈謝的兒子約阿施從那些被監禁的王子中偷出來，而免被殺。約阿施乳母將之藏在耶和華的殿中有六年之久。亞他利雅女王在位，第七年，大祭司耶何耶大召集親信並士兵在聖殿中將先王之儲君領出，大家宣誓效忠，眾百夫長均效命，晝夜看護幼王約阿施，然後選「吉日」膏他為王，正式即位，羣眾歡呼萬歲，亞他利雅女王聽見歡呼聲，即着人前往視察，結果為勤王之師擊殺。大祭司令百姓均立約效忠耶和華，此時羣眾集合將巴力祭壇打碎。手下將領在王宮中已將亞他利雅殺死。此時約阿施年方七歲，耶何耶大攝政。在耶何耶大的教訓之下盡量為善，不失為好君，那時亞蘭王哈薛入侵，攻打迦特，乘勝來侵耶路撒冷，約阿施將聖殿之寶器和王庫所有的金子送給亞蘭，始解此禍。世事多變，約阿施的臣子叛變，將他殺死在悉拉的米羅宮。

約阿施的兒子亞瑪謝登基。等他手掌一硬，便為父王報仇，先將弑父之叛臣殺死，按照摩西之律法，留下其子女。他曾與以東人大戰獲勝，在他這一番勝利之後，心高氣傲，以為可以與以色列國作一勝負之戰，他不聽北國以色列王約阿施(北國之王名，非亞瑪謝父，二者同名)之和勸，妄自動兵，結果大敗被俘，

城破物盡，後來賠款付人質，始和解。

亞瑪謝又作王廿五年，結果像他父親一樣為叛黨所弑。

猶大人再立亞瑪謝之子亞撒利雅為王，年方十六，亞撒利雅圖謀大事，也曾將一些失地收復。他作王五十二年之久，為人正直，敬畏耶和華，惜晚年長大麻瘋，別宮而居，其子約坦執政，亞撒利雅即烏西雅王。以賽亞書第六章中「烏西雅王崩的那一年」，即指此事。

約坦正式即位年廿五歲，作王十六年之久。一生行正直之事，為神興工事、建殿門，他死後其子亞哈斯登基，那時亞蘭王利汎來攻，他無法應付，便差遣使者帶着國內所賸下的寶物去見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自己稱僕稱臣，並請發兵攻亞蘭王，亞述王應允此事，去攻打大馬色，將城攻取，並殺利汎，亞哈斯親往大馬色迎見亞述王，在大馬色見一祭壇，即着人繪圖，返國後着人仿造一壇，擅自改造聖殿中的建築立自己的條規。這些都是為了遷就亞述王而作。

亞哈斯的兒子希西家登基作王。

希西家在位廿九年，在敬畏耶和華的事上造成了一時的復興現象。他反叛亞述王拒絕納貢以致引起亞述的氣憤。希西家在位十四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同時攻取了不少的堅城。此時希西家王急忙備款，用重禮，將當時庫中所有的財寶收集，無可奈何之下，甚至對聖殿壁上的包金都取下來，派使者帶着這些禮物去見亞述王，亞述王嘲笑有加，認為希西家王以為倚靠埃及可以對抗亞述，這無疑是以卵擊石，並指出他所征服的國家均有其國神、城神，然而這些國家均已滅亡臣服亞述。試問他們的神在何處？即是倚靠耶和華，也不能拯救猶大人脫離亞述人之手。此時以賽亞為神的發言人。希西家將這情形告訴以賽亞，並親自往聖殿禱告，以賽亞蒙神啓示說，亞述人必敗。是夜，亞述王西拿基立的大軍中十八萬五千均在一夜內死盡（神的擊打。）。亞述王急忙集合剩餘殘軍，拔營返尼尼微，不久為他兒子所弑，另一兒子以撒哈頓接續為王。

希西家王在此不費一兵一卒而得到勝利之後，不久他身患不治之疾，神聽他的禱告，並顯神蹟證實他的病將會痊癒。經過這一連串的

此碑文記載主前 701 年西拿基立王與猶大王作戰之記述，碑文中一段說「猶太人希西家，不肯向我臣服，經我討伐，便將四十六個城及鄰近之無數小城征為我所有，並有廿萬零一百五十個俘虜，無數的牛羣、羊羣為我所據。被我征服的希西家王，有如被囚的籠中鳥，把他關在耶路撒冷城中。」



「戰績」與神蹟，希西家王之名遠播異邦，巴比倫王巴拉但的儲君，太子比羅達巴拉但寫信致候並贈送禮物並差使來賀，希王讓他們參觀他的一切。此事暗示一切的財物有一日要被擄往巴比倫。

希西家王逝世，其老年得之子，瑪拿西接續為王約五十五年之久。在他即位之初亞述人又逐漸興起，南侵以色列國，當他的晚年時亞述人已侵佔大部份北國地區，僅有一小部份地土尚可自治，維持獨立局面。瑪拿西一生作惡多端，遠離耶和華。行事背逆遠甚外邦國家。行事不義，陷害忠良，時興血獄，死人無算。



圖中的石碑柱高7呎7吋，寬4呎5吋，石像和雕刻的畫乃是代表外邦人的神，圖的右上方刻有黑達神(HADAD)騎在牛身上。右下方似類彎月、星一樣的圖案是表女神亞斯他錄。

瑪拿西死有餘辜，再使猶大儘速走向滅亡之途。其子亞們作王僅兩年，其臣僕背叛，弑之而立其子約西亞爲王。其子八歲爲王，在位凡卅一年之久，爲人正直敬神，作一個開明的君王。在其生平之中有一重要的事發生，對於猶太教以及舊約經典有非常的影響，大祭司在聖殿中尋得了一本書，當這一本書帶到王的面前，書記官爲他宣讀，他聽了之後心中受了很大的感動，即刻下令召集猶大和耶路撒冷的衆長老，一切的居民，先知都上到聖殿前，就將在聖殿中所得的書唸給他們聽，衆民和他再一同立約，答應彼此以後要盡心盡意盡力愛神。此種復興是猶大國的最後好景。此約書就一般學者研究，公認就是今日摩西五經中的申命記。

約西亞年間，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擊亞述王，約西亞前去抵擋，在米吉多戰役中不幸陣亡。

他的兒子約哈斯作王，三個月後就被法老王尼哥囚禁。立約西亞另一子以利亞敬爲王，並改其名爲約雅敬。這種措置，表現出猶大王室已無實權，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約雅敬不知亡國之恨而奮發有爲，反而作惡多端，他在位三年，巴比倫王來攻侵。

在埃及王法老尼哥與亞述敵對之時，亞述的力量在盛極必衰的情形趨於末景，代之而興起的就是巴比倫帝國。當時是主前700—587，正是尼布甲尼撒爲王之時，爲人能幹善戰，氣度壯大。在約雅敬三年時，尼布甲尼撒率迦勒底大軍，再配上亞蘭軍、摩押軍、亞捫軍來進攻猶大。亞述京城尼尼微在622B.C被毀。亞述退守哈蘭，埃及王眼見亞述國一蹶不振，但又見巴比倫突興，要保持均勢。抑制監視巴比倫，故援助亞述，但此夢不長，巴比倫強有力之手腕，行軍如入無人之區。當時約西亞以爲一面阻法老尼哥，一面可以使亞述對付巴比倫，此計未成，反招致殺身之禍，加速亡國之噩運。這是主前六〇九年之事，但在主前六〇五年尼哥與尼布甲尼撒正式會戰，尼布甲尼撒大敗尼哥。埃及軍即退守埃及，凡埃及所管之地均落在巴比倫人手。故此時尼布甲尼撒聯合數軍來擊耶路撒冷，埃及已無能爲力，約雅敬在

這種情形下不久死去，其子約雅斤即位，年僅十八，但是祇知作惡，不知向上。尼布甲尼撒親自再來圍攻耶路撒冷，猶大王見寡不敵衆，敗局已定，即開城門率家室，臣僕，首領太監一同投降。巴比倫人進入，肆意擄掠，將所羅門所造之殿毀掉。

在這個過程中，神曾藉着他的發言人警告猶大，其中最使人注目的就是耶利米，他在聖殿中的一篇名信息中，警告不可自罹殺身之禍（耶七：26，608B.C），是年約西亞在米吉多陣亡，主前六百零五年時，他再上書約雅敬陳述一切並勸之歸向神，依靠耶和華，這書被約雅敬扔入火中。晚近發現巴比倫古史，曾記載尼布甲尼撒與法老軍之戰，無一人逃脫，均被殺死刀下。在主前六〇一年時埃及曾一時打敗巴比倫，約雅斤才有投向埃及之意念，故耶利米警告並預言未來之厄運已定，按照巴比倫之編年史，曾記載尼布甲尼撒王即位第七年進攻敘利亞境之巴勒斯坦，並進攻耶路撒冷，在十二月二日即主前五九七年三月中，攻破此城俘擄了少年王約雅斤。（王下廿四1—17，耶廿二24—30）。

約雅斤和一切貴冑、家眷等人被俘往巴比倫。約雅斤准許留下王銜。尼布甲尼撒另立約雅斤之王叔西底家爲王，此人不圖善行，仍是爲惡。在此時一般人以爲還可再造社稷，圖謀大事，想約亞捫人、摩押人、以東人，西頓人，推羅人共舉大事，期冀掙脫巴比倫之統治。

耶利米獨持異見，認爲神的手已加在身上，此時不是造反革命之時，因爲巴比倫太強盛不能成事。他善言相勸，又加警告，又遣派使者往勸各國，但聲音微小，希望沖昏了列國，沒有人肯聽這種警告。尼布甲尼撒聞訊大怒，在主前588—587年間親率大軍再征巴勒斯坦。便圍困耶路撒冷，西底家尚頑強抵抗，城被圍過久，發生飢荒，百姓無糧可食，城被攻破，兵士乘夜間逃跑，西底家率領少數衛隊往耶利哥平原奔去，但不久即被巴比倫兵士發現，一部份軍兵即在耶利哥平原上生擒西底家王，尼布甲尼撒親自審問。在尼王盛怒之下，當西底家之面殺其衆子。再剜西底家之雙眼，用銅鍊鎖着，帶往巴比倫。

主前587年間迦勒底軍盡力毀掉所有城池，燒毀聖殿，盡擄聖殿中王宮中的財物，俘擄所有的人，其中先後被俘的人中，有年少的神的發言人以西結，還有被擄去的但以理，後淪爲太監。

巴勒斯坦地帶之城市被毀之後，僅留下少數貧民居留，荒涼景象可見一般，此種情形經一個世紀始漸再興建。

以色列人自主前一千二百五十年左右入迦南，自立爲王國四百年之久，南北國先後遭亡國之痛。按照寫聖經的觀念，就是他們遠離乃神，未去遵行所立的約。而作惡多端，照約中所言，他們被趕出應許之地。此段歷史哲學完全依恃在信仰神並遵守約書中的法律，道德上墮落，亦即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失敗。

9 亞述興起

亞述帝國之發達，始於一個城市王國（City State）此城名亞述Assur。遠在主前三千年，那時還沒有巴比倫國之存在。一種賽滿族人散居在底格里斯河畔，漸漸合居建立一城國。這一城漸居領導地位。由建立而始經過八百年的獨立生活。等到古巴比倫興起。其勢力漸強，最後將亞述這一城征服據為己有。

早期的亞述人野心勃勃，在商業上與敘利亞小亞細亞一帶國家不斷的來往，他們的文字亦是楔形，曾留下不少的史料。今所發掘的瓦片，不少是當時的史詩。故對於古時近東的宗

教活動，宗教之記錄有莫大的關係，對於我們明瞭舊約有不可泯滅的益處。他們開始用銀子打上印作為金錢一類，似今日所用之銀元。從瓦片的記錄上查出，他們也有類似借款支票的方法，貸款給小亞細亞人，每年收年利百分之廿或百分之卅。約在主前一七八五年左右，有一支民族興起名叫Kassites克賽人統治了巴比倫，其勢力伸到米索波大米亞一帶。在巴比倫人統治之下，亞述人還有經商，發展自己文化的自由，克賽族人則以強力手腕統治，故數百年期間，亞述和巴比倫均在克賽人手下，毫無



圖中所示，乃是亞述王記錄自己的戰功，建一石碑柱，其中有一圖案記錄耶戶來拜見的情形。



左右兩圖是同一碑柱，由於四面都雕刻圖案，故將兩面刊出。這碑柱是色耳曼撒三世(主前859~824)記錄自己的戰蹟、戰功。右圖即是左圖第四行所放大部分，耶戶在色耳曼撒腳前，用口親地表示臣服。



抬頭的機會。

在這期間，在小亞細亞，即敘利亞之北興起一民族，即是赫人 Hittis，在聖經中曾數次提起，有一個期間，某些研究舊約的人，認為並無其帝國的存在。在主前二千年間在小亞細亞東部算為首要強國。大約在一七五〇年他們的勢力也南侵米索波大米亞，在這個期間並佔有巴比倫城，主前十六世紀中雖一度失勢，但

在主前一五〇〇年後又恢復勢力，在克賽人與赫人二強之間，故亞述毫無伸展力量。赫人並非賽滿族人，乃是一種印歐人種，與波斯人有類似之處。原來棲居裏海，黑海一帶，他們首先發展鐵器工業，亞述人向他們學得用鐵製造武器。在主前一五〇〇年亞述人以銅器為主，不久便以鐵器代之，並學習了赫人建築方法，亞述人一方面吸收外人文化與優點，一方面自力圖強。客觀的情形也有利於他們，赫人和巴比倫人、埃及人均在衰退之中，並無特別優秀的領袖。亞述人得以再恢復其野心。

約在主前一千年，提革拉提列色一世 (Tiglath-pileser I) 興起，自稱「世界之王、亞述之王、地之四方之王。」他征服下雜得區 Zad 和近波斯灣一帶土地，進軍納銳 Nairi 一帶小國又南下利巴嫩砍伐香柏樹，西服西頓地帶，接受隣近國進貢。他曾橫跨幼發拉底河廿八次之多。其大軍曾至地中海沿岸，統有巴比倫北方一帶地方，又佔據了巴比倫城，曾幾何時，他死去之後，這些光榮的記錄也就為黑暗所吞蝕。經二個世紀的衰落，亞述拿斯巴 (Asnursipal II) 二世興起。他再率領子弟兵渡過幼發拉底河東征西討，數年之後，他的疆界再臨大海，西邊西頓，推羅，南至敘利亞，他的承繼人色而幔撒三世更雄偉有力，征服更多

地方。由此以後亞述帝國形成，當他們佔領北國時已達顛峯狀況。(722 B.C.)

在七世紀的後葉中，亞述忽呈衰落景象。缺乏有力之領袖，這時巴比倫興起，瑪代人和巴比倫人聯軍在主前六百十二年攻下京城尼尼微，亞述雖然想借助埃及的力量。由於埃及先被征服，亞述更無能為力，在主前六〇六年亦被毀滅，凡在亞述版圖的地區盡歸巴比倫帝國。

亞述人統治屬地和屬城，確比巴比倫人和埃及人高出一籌。設省立首長，訂制度。並且亞述王與附屬國家建立了一種郵政制度，保持彼此間的來往溝通。故文件信札時有來往。一切的官員均向亞述王負責，故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制度，地方官和祭司則向其城神負責，有些城市雖享有某些自由，但是地方上的行政最後裁決權掌握在亞述王手中。亞述人不注意經商，其財富多集中在京城尼尼微。其中城市之大，從約拿書中略見一二，其中居民約有數十萬，亦屬當時之大城之一。

其軍事行動方法新穎，他們放棄戰車，利用弓箭為攻擊武器，用鎧甲為防身之用。每次攻城掠池，殘忍非常，既以軍事為方法，故其統治亦係集權制度。他們相信人死後靈在體中，但亦用火葬，他們除了奉守自己的城神外，亦拜巴比倫之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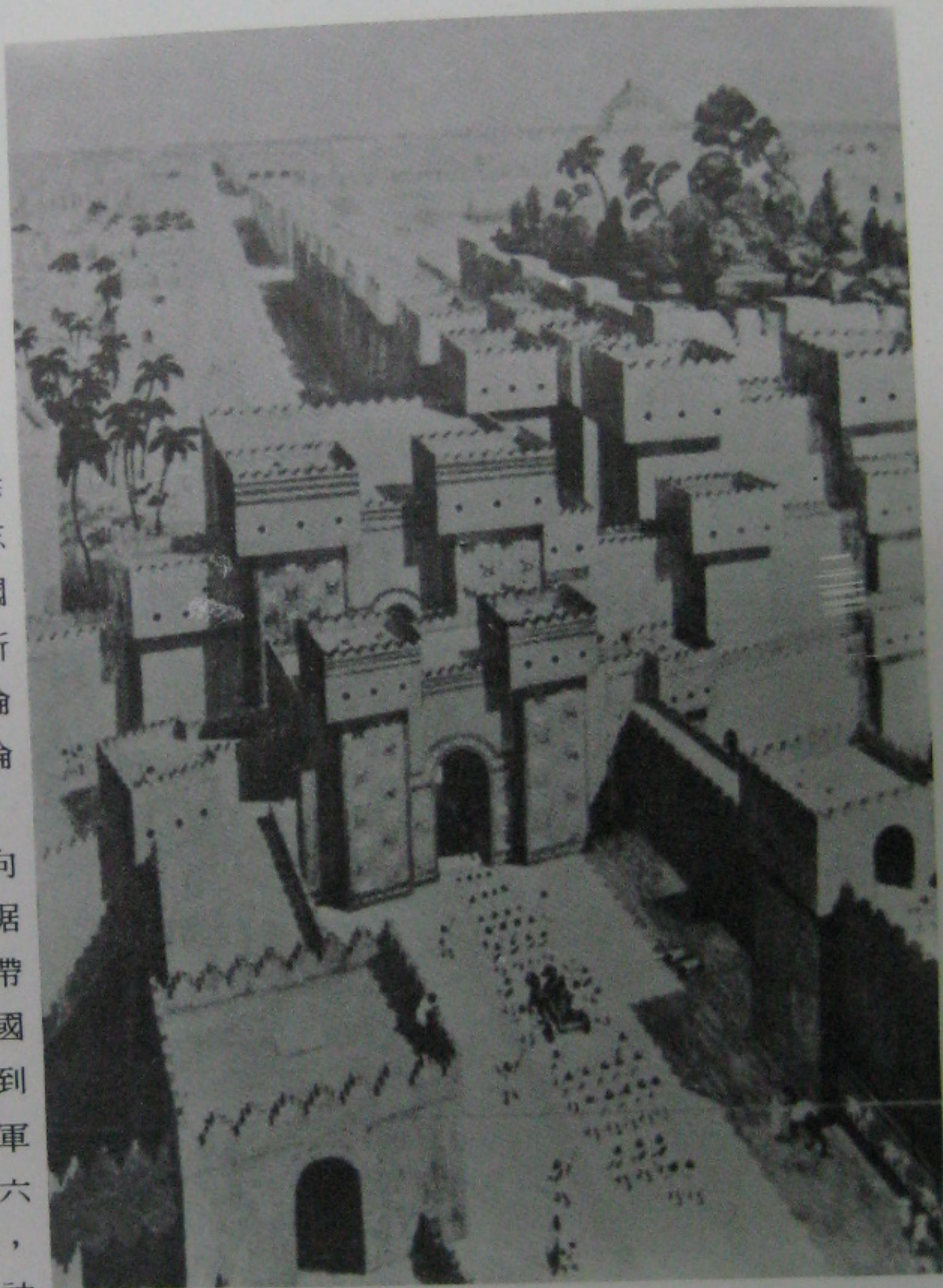
10 巴比倫王朝

猶大國的毀滅將猶太歷史帶進一個新的途徑。猶大的失敗和以色列國的失敗是出於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也就是寫舊約歷史的先聖先賢們所稱的「歷史哲學」。這「歷史哲學」就是以色列人在事奉神的事工不專心，而且是失敗。何時在事奉神上失敗，也就引起了道德上的崩潰，人民和領袖都作惡犯罪。在屬靈上，引起神的憤怒。而致「教訓」臨到，在軍事政治上便趨於腐敗。貪贓枉法，營私舞弊，殺死無辜，無公無義，在在都是黑暗，自然士無鬥志，民無團結，祇要強隣一興入侵，便會遭亡國之禍。歷史不能離事實。猶大之亡乃是由於新巴比倫之興。而且猶大王和人民被擄往巴比倫，並不是猶太史便至此終結。因此對於巴比倫帝國之興衰，作一概括論述。

亞述帝國在主前十二世紀，逐漸興起。向東發展，在十二世紀後的四個世紀中漸漸盤踞巴比倫地區，由750B.C.到650B.C.在近東一帶可算是唯一的強國。主前七二二年征服了北國，可說是在極盛時期，同時也是亞述好運來到盡頭的象徵。在七世紀下半世紀中，亞述的軍事政治轉向軟弱，取而代之的則是巴比倫。六百十二年亞述的京城尼尼微被巴比倫所攻佔，傾覆而被破壞。在主前六〇六年時亞述完全被毀滅。

（古巴比倫曾是近東一帶惟一強國，主前一千八百年之後，雖數易王朝。無領導作用，僅維持現狀，在新巴比倫未興起之前在亞述的手下被統治約有一世紀之久。）

新巴比倫亦稱之為迦勒底人。原來勢力集中在巴比倫城。也是一個城市國家。新興之王



古巴比倫之造像

叫拿波波拉薩 Nabopolassar，在他的領導之下，奮力自強，首先擊敗入侵的亞述人（主前六二六年）是年拿王即位，把當年曾為亞述人所廢棄在以拉克Erech的蘇薩 Susa 的神再迎接回來。趁戰勝之際便宣佈獨立，在與亞述軍爭戰之際，拿王曾遠達幼發拉底河，蘇朗 Sukhu，京達奴 Khindanu 並降服巴力胡 Balikhu 一帶之城市，雖然巴比倫軍在希底結河 Tigris 的阿拉克胡城 Arrapkhu 與亞述軍遭遇戰中失敗以致亞述軍乘勝曾深入下雜布區 Lower Zab。但在主前六百十四年瑪代人興起侵佔亞述城 Asshur（此係一城名）拿王在城陷之後趕到，兩軍滙合在拿氏領導之下，於主前六百十二年將尼尼微佔領。國王、王叔、太子（Sinsharishkun 及 Ashurbanital）及次子，坐在寶座之上與城俱亡。這就是先知拿鴻所看見的異象。

巴比倫軍事行動中，曾數次達到幼發拉底河的上游，遠達尼西畢斯 Nisibis。在主前六百十年時再與瑪代人（Medes）和斯提人（Seythians）合師攻佔哈蘭區。埃及曾與將亡的亞述溝通，想合力抵抗新興之巴比倫。在主前六〇九年反攻欲奪回被佔的京城，此時猶大約西亞王在米吉多處與埃及王尼哥的軍隊相遇生擒被殺，其一子約哈斯被擄往埃及。尼哥之計劃即是經猶大而往北援亞述。其實他另有私心，乘此可以染指聖地，雖然埃及軍佔領了迦基米施 Carchemish 以南的垮蘭馬提 Quramati 及其母胡 Kimukhu 等地。但是在主前六〇五年時，尼布甲尼撒王即乃父之位後（604—561 B.C.），於迦基米施大破埃及軍隊。為了安全計，尼布甲尼撒即設其行都在尼尼微，為近東一帶之京都，而自己仍居巴比倫。

在尼布甲尼撒即位之初，即領軍往返赫地 Hitti 一帶收取貢物，在主前六〇四年十二月曾遠征至亞實基倫 Ashkelon 將之毀之淨盡。主前六〇一至六〇〇年他再進軍埃及，曾有激烈之爭奪戰。此時約雅敬王為埃及人所煽動，以為可以從尼布甲尼撒王之背後襲擊，首尾不能兼顧，以亂軍心。但是尼布甲尼撒並未因此收北，在他班師回程之中痛擊耶路撒冷，十二月八日約雅敬在兵亂之際為巴氏所弑。王子約雅斤即位，尼布甲尼撒王由於過去的經驗，認為猶大國雖為臣服，但內心不甘，另有一計謀，想

在夾縫中不僅想左右逢源，作苟安之局，乘埃及與巴比倫二強相鬥之際，收漁人之利，（此種手法為先知耶利米所反對）。好夢不長，此種用心為尼布甲尼撒所洞悉，故再興兵攻耶路撒冷，主前五九七年三月十六日約雅斤率老小及臣僕，出城投降。至此尼布甲尼撒另立一王即約雅斤之王叔，亦即約西亞王之第三子，原名瑪探雅，改為希底家（597—586 B.C.），約雅斤臣民均被擄往巴比倫，考古家發現巴比倫瓦片上的記錄，在主前五九五年與五七〇年之間提及從各國俘擄了些匠人，技工包括約雅斤王及王子以施革倫王 Ashkelon 亞甲 Agu 和他的子女，又從推羅基巴 Gebal 亞耳 Arva 以攔 Elam、米底亞 Media、波斯 Persia、愛鴻 Ionia 西利西亞 Cilicia、呂底亞 Lydia 等地擄來，航海家、水手、音樂家、工人。此記載與聖經所述猶大之國期間狀況相同。

尼布甲尼撒為王期間 604—561 B.C.，除東征西討外，對於興建事工留有輝煌的記錄。當時京城巴比倫城約有五十萬居民，城牆周圍約十三英里，外城用磚砌成，寬約八十五英尺，街道分佈有序，設計週詳。尼布甲尼撒的王宮建築也是令人驚嘆其壯大偉麗，其院子長寬是一百九十三英尺和一百八十英尺，其中有一間房長一七六英尺寬五十六英尺，王宮是用琉璃磚砌成，遊客見之觀嘆不止。引為奇觀的另有懸園（空中花園）；在平屋頂上建有一花園，長有各種花草，包括了熱帶的花草。另一奇大建築就是城神馬兒都克廟 Marduk，廟塔甚高，塔頂平方約三百呎，可以想像其壯大之處。

由於巴比倫城是政治軍事中心，因此，不久亦成為商業中心，被擄的猶太人就住在此城



古米吉多之構形，此地為考古家研究之後，得知幾次被毀情形。



11 被擄期間

回國與重建

84

猶大人被擄，在表面上看是亡國之恨，奇恥大辱，但是這被擄的期間對於後世猶太教的趨向、文獻、辭釋、生活有莫大的影響。

在未被擄之前，南國的先知耶利米，適遇國家多難之秋，帝王不識神的事，人民在大難臨頭之際並無悔改跡象，故耶利米哀嘆終日，由於他忠心的傳遞神的信息，致遭政治領袖的憎恨，同時又為宗教領袖的逼迫，被打、坐監、虐待，為經常生活。他是在當時兵荒馬亂，黑暗中的惟一為神說話的人。他曾預言被擄以後七十年將再回到應許之地。被擄的猶太人中不無敬拜神的人，他們懷着這一個希望被擄到巴比倫去。也就是這一希望支持那些在痛苦煎熬流亡異地的人。

在第二次被擄中有年輕的以西結，在被擄之後五年四月初五日他在巴比倫蒙召作神的發言人。在被擄期間，接續了耶利米的工作替神在亡國人中間說話。

除了以西結蒙召在猶太人工作外，神又興起了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在王宮中，政治圈子裡為祂說話。但以理當時年約十六歲，是在第一次被擄中帶到巴比倫（約雅敬年間被擄為第一次，約雅斤王年間被擄係第二次，西底家王被擄是第三次，前後不過數年之間），他在尼布甲尼撒正式即位之後第二年就看見異象。但以理一生侍奉數王，由巴比倫變為波斯國，其中帝國興衰，帝王接替都親自經歷，均為眼見身經的事實。

自以色列人有國以來，帝王接替未斷，神的發言人亦從未間斷。被擄是政治上的失敗。但是神的僕人也在被擄中，神的信息也在被擄中間，並不因此中斷。與其說神的信息被擄了去，不如說神也在被擄的人中，祂自己也在「被擄」中。

在被擄的期間，以賽亞書中的話也被提起。

大利烏王一世之墓（主前522~486），
在今之伊朗國。





亞哈隨魯王接受外國使臣的朝見。

。從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中充滿了盼望，很可能是以賽亞的門徒（如以利亞、以利沙和其他別的先知均有門徒）也被擄到巴比倫，將以賽亞書的後半部特別重視因為可以鼓勵他們，可以看見神的計劃。故重新的加以重視或是記錄加以抄寫。故有人稱爲以賽亞二書。（一章至卅九章稱爲以賽亞一書）。

猶太人步行約六百英里來到迦巴魯河邊，可能先在集中營中，後逐漸建屋自居。（耶利米可能被擄去埃及後死在埃及），一般的生活，歷史不詳。但是他們在屬靈的生活上，以西結書給我們不少的材料。

在被擄初期，尼布甲尼撒統治一切。尼死於主前五百六十一年，是年其子以未米羅達（Evil-merodach Amel-marduk 561—559 B.C. 王下二五27—30）作王，兩年卒於位。尼哥沙薩（Nergalsharezer 559—555 B.C.）接續爲王，按照耶利米所記載（耶卅九3—13），曾參與攻取耶路撒冷戰事。在他生平中，值得紀念的，就是他再恢復巴比倫和巴耳西帕（Borsippa）的神廟，在主前五五七至五五六年間攻皮任都（Pirindu）之王亞帕舒（Appuashu）進入京城孔姆（Khume）將王俘擄，再進軍烏拉（Ura）及克耳舒（Kirshu），並襲皮都舒海島（Pitusu），在五五七年拿巴尼都斯（Nabonidus）爲巴比倫之王，其家族也原爲祭司，其母被尼布甲尼撒王在主前六百一十年俘擄於哈蘭，其子奮力自爲，他在世南攻北打，奠定了基業，不久他兒子伯沙撒接繼他在巴比倫爲王。

在伯沙撒爲王期間古列（Cyrus），在安山（Anshan）作王，圖謀自強。先後成爲瑪

代和波斯之王。征服了米地亞王（Astyages）又攻呂底亞，在五四六年時在海里（Halys）河一役中，經過激烈的戰爭，而擊敗撒底斯人（Sardis）。北米索波大米亞和阿拉伯境地均在手中，不久與巴比倫大軍在底格里斯河畔，歐皮斯Opis一戰中再獲勝利，悉帕（Sippar）被統在手中。在主前五三九年十月古列（Cyrus），手下大將郭布勒亞斯（Gobryas）揮軍直搗巴比倫城，拿旁尼都斯（Nabonidus）被擒爲階下囚，這一段興衰與猶太人的後來行動有很大的關係。

這就是波斯之興。

原來，波斯人居住米索波大米亞之東高原地帶，今名伊朗（Iran），雖然古列爲王但仍爲瑪代人所統治，後經戰事獲得瑪代帝國之京城，再進軍巴比倫，次年入城，古列在主前五二九年駕崩，其子坎伯西斯（Cambyses）即位。主前五二五年曾舉軍大攻埃及得獲空前之勝利，過去亞述，巴比倫未達到的目的爲他所達到，將埃及盡收版圖中。

在古列一生的豐功偉業之中，收降呂底亞國也是一個值得所述的事。呂底亞位於小亞細亞，有一個富足的國王名叫古蘇斯Croesus，在形容一個人富足時就是引用這一名字。呂底亞首先在主前八世紀時已用銅製成錢幣。亞述人所用之加印的銀物都不能比銅堅硬。（印中言明重量並由政府擔保其價值），由於呂底亞人忙於造錢致富，故無心訓練武士戰兵，故不堪古列之攻擊。

波斯王國藉着亞述帝國的行政經驗及效果再加以改良和訓練，故有一番新氣象，昇平天下是他們的願望，故對於被征服的民族比較予



摩押碑石，亞哈年間記錄其勝利經過，以碑高44吋、寬28吋、座底14吋，先為一德國傳教士發現，於1868年離開後，本地的阿拉伯人，心中嫉恨外國人來此尋寶發財，當德國傳教士離開後，將此碑石打碎，以之洩憤，後來再為考古家，將其凝聚成一。

以多少自由。在波斯統治之下，每一個地區可以保持原來的風俗習慣。並准許其自己的宗教存留下去。波斯的版圖在古史中從無出於其右者，東境到印度、西到歐洲，希臘的城邦，亦在其勢力範圍之內，南佔有埃及豐富之地。並

利比亞城（Libya）之境。在本土內波斯人亦大興土木建造宮殿王室，特別在蘇撒（Susa），及皮耳西波利斯（Persepolis）建立不少的公共建築。

關於巴比倫與波斯之興替，聖經中僅但以理書略略提及。伯沙撒王如何荒淫宴樂。當大利烏年六十二歲取迦勒底國而代之。建立波斯帝國。但以理書中提及大利烏對於行政上之措置設總長三人，上對大利烏負責，下轄一百廿總督有條不紊是為明治。在大利烏王時曾許猶大人回國，但僅有少數的祭司及其家眷回到聖地。由於他們在米索波大米亞一帶已建有家園、事業，故一時不願丟棄返到聖地。

這時的聖地在波斯統治之下，設有首長管轄他們，由於過去歷年戰爭，加上尼布甲尼撒盡毀壞之能事；將所有的城市毀滅，故一片慘狀，田園荒廢，誠非數人可以復興，而且在猶太人被擄走後，那些以東人、亞捫人、摩押人也趁火打劫，漸漸的搬入猶大以色列境，原來地主均不知去向，這些河東一帶的人漸取而代之。如此更形成複雜局面。僅有的一小部份猶太人，既貧又少，毫無政治作用。雖然有先知哈該，撒迦利亞大聲疾呼，重建被毀的家園、城市、聖殿，亦引不起一般人民的合作。

在坎伯西斯二世（Cambyses），于主前五二二年逝世後，帝國中的幾個省份思謀反叛。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猶太人想有什麼計劃亦是左右為難，這是當時的政治背景，而且當時以色列人絕不能以軍事來作什麼行動，因為毫無軍事力量可言，那祇有求神開恩，在祂的引導下行事。

這並不是說猶太人在巴比倫過着昇平的日子，結果樂不思蜀。他們在異邦亦時時受到攻擊，生命財產時時受到威脅，由以斯帖一書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整個民族之存留曾受到過考驗。若不是末底改，以斯帖之智慧和膽量，猶太人早已被消滅。

故當時的猶太人仍以回到本國為願望，詩篇及以西結書中，有回思當時在耶路撒冷敬拜的美味，並嚮往過去的黃金日子，深盼此日子再來臨。

研究被擄期間的帝王，由於但以理書的次序常使研究的人不知究竟。對於巴比倫王尼布

甲尼撒死後承繼人以末米羅達王在主前五六一年即位，在位兩年即為拿旁尼都斯取而代之（主前五五五～五三九），同時他亦讓其子稱王即但以理書中之伯沙撒，在這個期間，波斯王古列興起，當拿旁尼都斯和他兒子為王之期間當年神的僕人以賽亞曾預言的（賽四十一，2，四十四28、四十五1）古列王先滅瑪代帝國，後征呂底亞，在征服了這些國家之後才來對付巴比倫，在主前五三九年統一天下是為波斯帝國。古列年間曾准許以色列人回國。古列在位十年（主前五二九年在巴比倫作王，統一天下為波斯帝国有十年之期間）崩於位，坎伯西斯即位（Cambyzes）（由主前五二二至四八六年），大利烏在位約卅六年之久。撒爾薩斯一世（亦即亞哈隨魯王）為王，在位十九年（主前四八六至四六五年）亞爾塔斯一世在主前四六五年即位，在位廿一年，撒耳薩斯二世為王一年（主前四二三至四二四），大利烏二世即位為王十九年，亞爾塔斯撒斯二世（Artaxerxes II）即位（主前四〇四至三五八年），亞爾塔斯撒斯三世由主前三五八年即位至三三八年，大利烏三世作王於主前三三六年至三三〇年，卒於希臘，波斯帝國終。

以色列人在主前五三八年古列王（以斯拉一章2—4，六章3—5），下令後便逐漸回國。在哈該及撒迦利亞之努力下，終於在主前五二〇年開始建聖殿。但耶路撒冷城還未興建，由破壞（主前586）到再重修（主前458）荒涼了有一百多年之久。

關於猶太人散居在外國的遺跡，尤其是在主前五世紀間，考古家在埃及和米索波大米亞均有發現，數個商業記錄片子在巴比倫的尼普（Nippur）發現。其中所舉的名字，很多是希伯來人的名字，在埃及尼羅河上游伊勒芬廷（Elephantine）所發現的蒲草記錄表明猶太人曾作泥水匠，幫助埃及人作防守事工其他發現尚多。

在這七十年的被擄期間，猶太人由於不能在耶路撒冷事奉神、獻祭品，為了現實問題，必得在異邦國家中開始集會獻祭，這與後日之會堂發展有關。由於新興之子女不諳聖經，故必須集體教導。這對於後來對舊約的註釋講解均有新的發現和注意。



圖中所示為女神亞施他錄，站在獅子身上，這石像來自米索波大米亞，是主前廿世紀之物。

回國與重建

聖地是應許之地，因此聖地與猶太人的宗教不可分開。猶太人以為必須在耶路撒冷才能完成敬拜的目的，基於傳統、歷史、宗教民族主義，他們一定要回去。

但以理在耶利米所預言的七十年滿的那一日他在神面前禁食禱告。並且他習以為常的向耶路撒冷開窗禱告，這是十足表現敬拜神是在聖地、聖城、聖殿，而且是神的賜予，神的應許、神的賜福地帶。

神激動古列王而下令使以色列人可以回國，在回國這一段過程和重建聖殿聖城之艱苦，在尼希米及以斯拉書中可以詳見。

在南國末年期，猶大人被俘往巴比倫，由於過去年年戰禍，又加上與埃及在軍事上時常的分合關係，也有猶太人被俘去，亦有遣往埃及，或許由於避難，或是由於謀生經商之故，故當時分散在各地的，並非在巴比倫一地。

聖城是當時分散在波斯帝國的猶太人心目中的一個中心。同時客觀的環境亦在變更之中，因為在百年的荒涼之中，地區已為他人所佔，要再拿回來又是一番苦爭。而且北部僅存的以色列人亦漸漸的樹立起他們敬拜的系統，最使人感覺到辣手的問題，在這百年中間，由於與異族同居，雜婚者漸多，其子孫亦興起。處理這雜婚的情形，亦極複雜，而這些已產生的混血孩子們漸已成為羣衆。所形成的宗教和生活習慣則另立了歷史的一頁。

由於以色列（選民）在事奉神的事上失敗，也就注定了政治軍事的失敗，以至於遭到亡國之恨。由於猶大之亡，猶太人歷史似公路上的山間道路，迂迴曲折，達到一個新階段。在歷史家的筆下，巴比倫的興起才是導致猶太歷史的變更因素。

在古列王年間，回去聖地的人是由以斯拉為領袖，帶着古列交回來的一些聖殿器皿，回到耶路撒冷之後，首先重建聖殿之祭壇，恢復獻祭的事工。當時一班猶大人和便雅憫人的敵人來請求領袖所羅巴伯在聖工上有分，結果為所羅巴伯所拒絕，他們便從中搗亂，致使建殿之事工遭遇挫折，同時有一班人收買謀士，在大利烏作王之後有作種種破壞的工作，亞達薛西一世為王後無法弄清楚其因由，曾下令強迫



此圖是黑達神站在一牛背上，手中有弓，是主前七世紀之物。



圖為考古家挖掘之後，所顯出之古時建築。

停工。當時先知哈該和撒迦利亞再鼓勵，故重修之工在所羅巴伯之領導下重新開始。同時在政治上尋得路線，大利烏王查詢先王之御旨，發現確有其事，故令河西之總督准許復工，至大利烏王六年始完成了建殿之事工。當時是悲喜合織而成的聲浪達到遠處。

以斯拉最主要的事工，除了領導建殿之外，勸勉猶太人要嚴守律法，在這嚴守律法之中，必須在婚姻的事上加以注意。故對於與異邦女子通婚之事嚴加辦理，而且是毫不留情，並着令休妻，這一種舉動按律法來說是一種復興的運動，當時大家痛哭流淚之情形，可見他們對此事之不馬虎，承認他們過去的失敗。

尼希米在主前四百四十五年由書珊城回到耶路撒冷開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先從耶利哥、提哥亞、基遍、米倫、米斯巴、哈嫩、撒娜

亞等地。（尼三章）徵集工人。當時參巴拉作撒瑪利亞的總督，極盡破壞之能事，故他們一面作工，一手拿兵器，除了外患，他們自己中間亦有其困難。由於官長貴冑貪污及辦事不公平，以致人民怨聲載道，甚至大哭大叫，後經尼希米之嚴辦，而將氣憤平息，得以恢復建城的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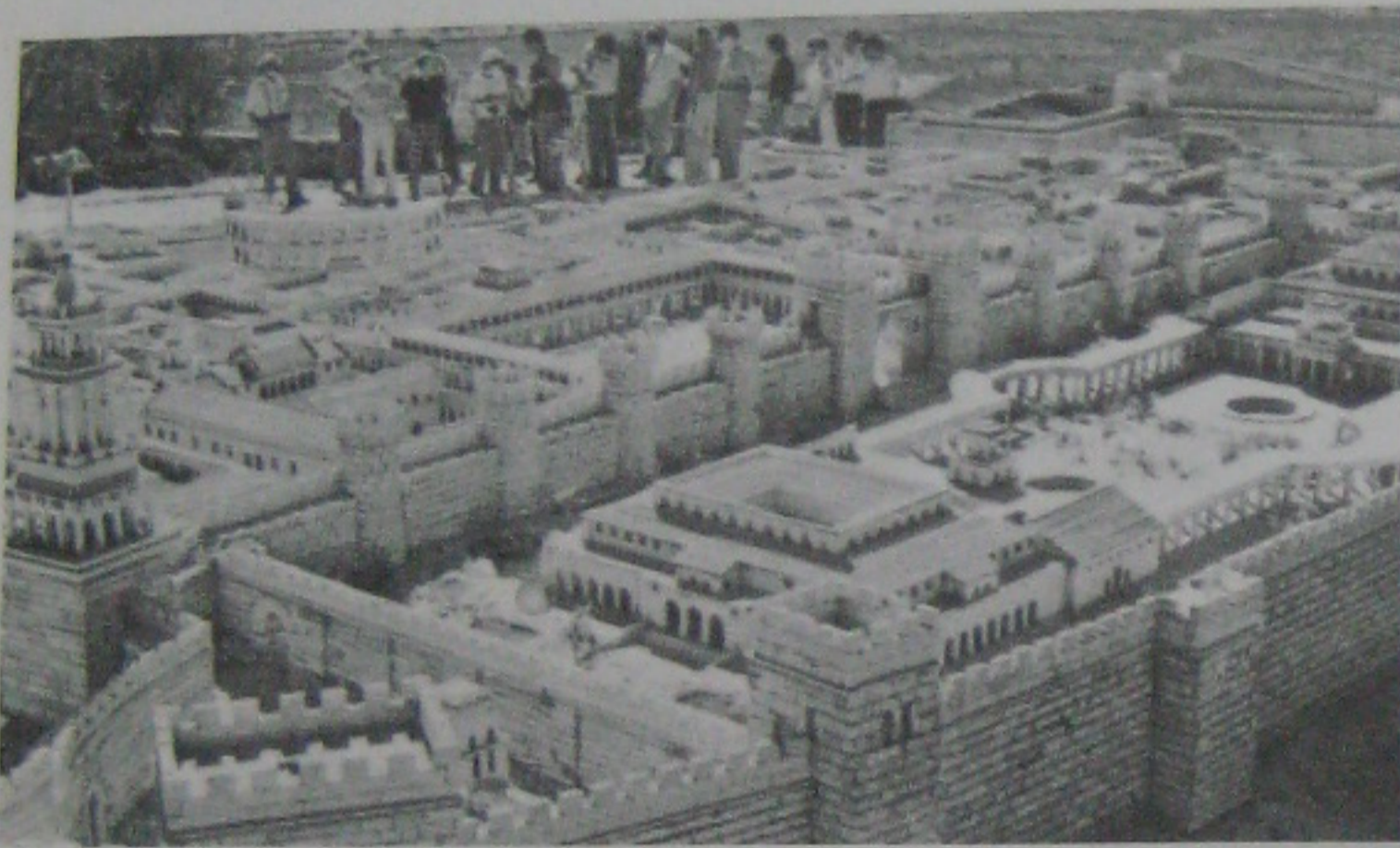
在以斯拉的協助之下，宣讀律法書，使他們明白在與外邦人來往，聖殿中的事工，與異邦女子通婚之事，應如何的嚴謹遵行神的誠命。

當時尼希米以波斯王前的官員身份來耶路撒冷建造城牆，工完以後又返巴比倫，又再返猶大地。可見當時若非政治上之力量和有利的靠山加上人民的同心合意，以及對於神律法的誓守，才造成這一復興。這一切的復興，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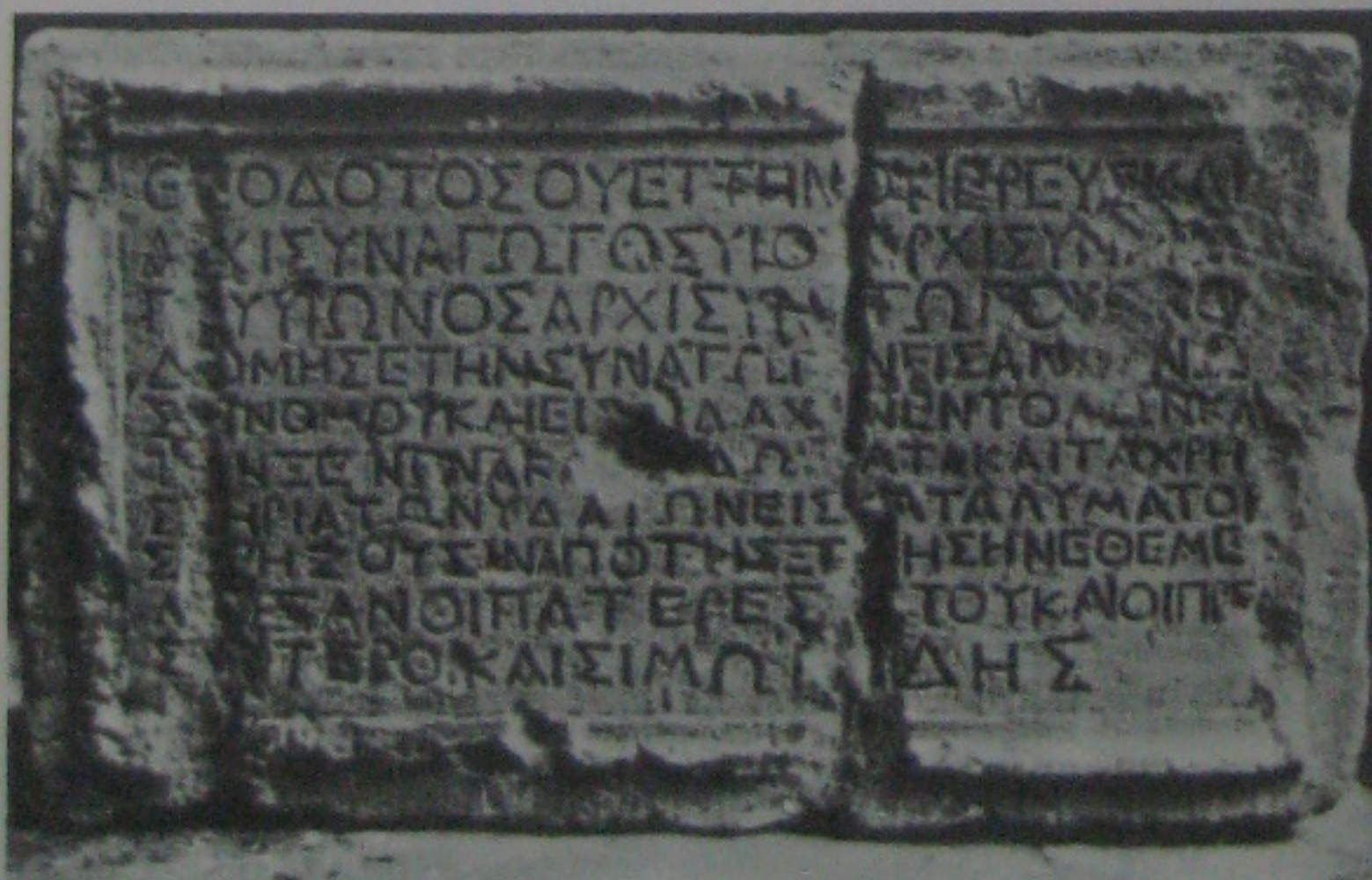
圖下方為1532年所建之舊耶路撒冷城 (by Suleiman所建)入口之門為今日之耶發門(Jaffa Gate)1971年美軍阿林拜 (Allenby) 步行入城由此處進入耶路撒冷城。



古會堂構圖



在耶路撒冷城所建會堂中的壇上，用希臘文記述，可見希臘文化對當時的影響。這會堂毀於主後七十年。



是政治上軍事上的復興，完全純粹的是宗教之復興。

在政治上，猶太人並沒有達到自治的地步，他們仍在波斯王所任命的省長手中作事。而主要的決定一定要通過波斯王。

從尼希米的記錄裡，我們也看出在耶路撒冷之外，亦有猶太人分居在其他城市。

猶太人在被擄到巴比倫的期間以及回國的過程中，有一件必須加以注意的，就是他們對耶和華的專心侍奉。在巴比倫之時並未因他們的國神馬兒都克 (Marduk) 而變節。波斯人本來是多神教，在主前八世紀和六世紀之間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當時的宗教領袖叫佐魯阿斯德 (Zoroaster) 他說在宇宙之間有兩種勢力，一是黑暗，一是光明，不管是拜太陽也好，拜月亮也好均是不正當的宗教。祇有神，祂創造宇宙，設有善惡二勢力彼此相對叫人可以選善而棄惡。所以人在世上乃是受着一種訓練，使在善惡相對之間而獲得真諦。他們到了一種地步，可在二者之間自由活動。他們稱善神為阿拉馬薩達 (Ahura-Mazada)，今世善者來世有永生，行惡者則將來在黑暗中受刑。將來有一日善將惡完全勝過邪惡與邪靈將失敗並被毀。但是在這期間以色列人在此生長，百年之久，耳濡目染，未能將耶和華忘記，而且專心侍奉，這倒是遠勝於南國亡國前的現象。

他們回國的時候，那些領袖們都是生於異邦並長於異邦，竟能有如是之熱心，實在是一強證。就事實上來說，波斯人對於來生觀，末世論的觀念比以色列人更加注意，在未被擄之前，一般的重點在專心事奉神，遵守律法，遠離罪惡。對於天堂地獄，義人復活與得勝，死後靈魂仍存在並未有深入的注意。但是在被擄之後，這種觀念就更加具體。關於神的啓示，天使、猶太教和波斯宗教均有類似之處。現在聖經中所用的「樂園」與「撒但」的字源亦是根源

今耶路撒冷的街道。



於波斯文。所以魔鬼論這一思想在日後所發展的猶太教教義中就更加顯著。（見美南浸會作家丁納之「新約世界」九頁）。這不能說猶太教是波斯宗教之產品。他們之被擄是出於神，藉着他們所受的患難經驗學習了新的觀念。將這些觀念而融化在自己的事奉中，不但沒有變更對神的熱誠，反而更加嚴謹，更加高崇，更加深刻，更加廣闊豐富，這不能不說是神的賜予，何況基督教的信仰亦根據舊約經基督本身的一切完成了一個新的「宗教」。神用不同的方法來將他自己啓示給人類。

亞力山大帝之石像。



耶路撒冷的舊大馬色門。

12 希臘之興起

波斯與希臘之間

在波斯統治期間，其帝國分爲數州，猶大地是屬於第五州中的一個小省。當時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被稱爲「大河外」區（Transpotamia or Beyond The River）。猶大省的近隣有撒瑪利亞省，在約但河東有亞捫省。在南海岸邊則是亞實突省。阿拉伯省（Arabie）在盡南。所以當尼希米回到巴勒斯坦時（以斯拉四4-5，約在主前445之後），參巴拉作撒瑪利亞的省長，多比雅作亞捫的首長，基善作阿拉伯的首長（尼二：19）。猶大在夾縫中掙扎而生存。這些人曾聯名上告，又在各方面阻撓再建事工。幸而他們有王的手諭爲擋箭牌，始能繼續的建造，當時作工的人一面作工一面拿槍，這種在夾縫中的生活也就是未來一百年的猶太人在政治上、軍事上的狀況。所以那些陸續回去的猶太人同樣是過着流亡的生活。

北國亡國之後，被擄人的命運，沒有可靠的記錄可考，可能往歐洲及北部各地分居。都是過着無望的流浪的生活。南國末年和亡國之後，猶太人先是在約西亞年間，有一部份被俘往埃及，在亡國之時又有一部份被擄往巴比倫。

在埃及客居的猶太人，經過德國考古家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間在埃及的研究，並向當地人購買一些草本。根據這些草本，發現猶太人當初曾棲於埃及南邊，也就是尼羅河的一個發源地（瀑布），其實威爾布（Charles Edevin Wilbur）遠在一八九三年時散遊尼羅河上，曾購買了一些草本，當時並未有什麼注意，在他死後即完全贈送給布克倫（

Brooklyn）博物院，後經專家研究這些古草本中述及當時猶太人分布之情形。由於這些古草本是在Elephantine發現，故稱之爲伊勒凡廷草本。

伊（前已述及）城原是一個軍事堡壘亦稱之爲耶布Yeb，這是猶太人防守的一個據點，在此據點亦建有一廟，在當時廟中的祭司致耶路撒冷大祭司的函件中，曾述及他們的廟被埃及人摧毀……他們也曾寫信給參巴拉，盼望能得到政治上及軍事上的援助，因爲是時一部份的埃及人對於波斯帝國所派來的州長以及其統治有所不滿，故有這樣的反叛，在叛亂中以致殃及客居在伊城的猶太人。也許埃及人認爲猶太人與他們的信仰相反，故有意將他們的敬拜耶和華的廟宇毀掉，由於波斯人相信佐魯阿斯德（Zoroaster）的道理，不願見有屍體（獸屍人屍、均在憎惡之列，）故有禁止他們獻祭之事。所以埃及的省長准許他們建立自己崇拜的建築，但不許他們獻祭，爲了要建立這種敬拜的建築，祇好在這些事工上妥協，由此可見，在被擄期間的猶太人經常的面臨着生命上信仰上的威脅。

究竟猶太人被擄往巴比倫之後，僑居之地點何在，亦是一問題。不過照當時在被擄的人中作先知的以西結曾提及他在迦巴魯河邊見到異象。又說：「那時靈將我舉起……我就來到提勒亞畢住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那裡，到他們所住的地方……」（結三12-25）按照巴倫的記載，迦巴魯亦稱之爲克巴（Chebar and Kabar）是一個灌溉田地的主要運河。所以很



奴隸倒土作工的情形，有兵士執兵器在旁監視，以防生亂造反。（代表亞述時代）

難決定究竟提勒亞畢的確實地點，因為提勒（Tel or Til）在當時用在某一城曾被毀而又重建的城名上，所以很多的城名都冠以提勒一詞，表示又重新的再興建起來。從考古家的挖掘中，曾發現在巴比倫的東南地叫做尼伯兒（Nippur），這城由美國賓省大學考古家在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〇年間之挖掘而在其中發現不少資料，再在一九四八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和費城（Philadelphia）聯合繼續發掘，前後共得古瓦片三萬餘，其中二千多瓦片經研究之後係至一千五百年至二千五百年之產物，故對於古蘇美人及巴比倫人的文化生活，文學上的記錄有很大的收穫。其中有七百多瓦片是屬於主前五世紀的檔案，在這些檔案中，記述當時銀行錢莊來往情形，使我們感覺到有興趣的，有許多猶太人的名字在其中，很可能許多猶太人寄居在此地，也可能得到先知耶利米的吩咐（見耶廿九：1—14）去到那城，為城禱告，求神賜給平安……因此而流落此地，等到一部份的人

回國去，而仍有不少的人由於事業、生活，便繼續僑居在此地。

當猶太人在異地掙扎，在本土奮鬥中繼續的生存，歷史又得在另外一個地帶轉向新的一頁，這一新頁，對於猶太人結下不解之緣，對於未來的命運息息相關。

在以色列人興建聖殿和耶路撒冷城的那一期間，約在主前五百年之後，在希臘興起了兩個有力的城邦，一是斯巴達，斯巴達所統治的地方有三千三百萬方英里。一是雅典，約統領一千萬方英里，在這個期間，這一區的希臘人不過廿八萬人，在這廿八萬人中，奴僕佔八萬人，其他的自治小城大約有四萬個，斯巴達城的自立公民（非奴隸）有一萬五千，而全區約有卅萬人，十八萬是奴隸。

為了對希臘的背景有清楚的瞭解，必需對於它的地理形勢作一瞭解。希臘地帶在地中海之北部，北接巴爾幹歐洲大陸，南伸是半島，半島兩旁，島嶼林立，故希臘沿岸蜿蜒曲折，

海灣衆多。其氣候則因地中海的調劑，溫和宜人。對於文化之發展，航海事業之發展有先天的助益。

在五世紀的初葉，希臘面臨着一個危險的命運。當時正是波斯全盛時代，波斯大軍在王的命令下西征，翻山越嶺，渡河過溪，用六百隻戰船為交通工具，順利的跨過了海峽而入侵歐洲的大門。大軍臨境，在離雅典約廿四里的馬拉松，與希臘軍相遇，雅典軍不過萬人，以寡敵衆，在激烈戰爭中，波斯「遠征軍」竟大敗，退守小亞細亞，希臘享受十年的平安日子。可是好景不長，波斯志在雪戰敗之恥，興軍再來。希臘人再戰勝，但不因此自傲，相反的儲軍備戰。在主前四百八十年，大約在尼希米返耶路撒冷重建城牆之期間，波斯傾全軍西征，當時所運用的兵力破以往的記錄，大軍直揮巴爾幹半島。際此外敵入侵，雅典與斯巴達携手禦敵。聯軍向北迎敵，據希臘史家的記載，當時動員的兵士足有百萬之衆，可見當時戰爭慘酷之狀況，首次接觸之後，一般百姓均爭相逃命，故波斯軍遇城破城、遇鎮破鎮，殘忍非常。正在此時，波斯的海軍在撒拉米斯（Salamis）與希臘海軍相遇，一番戰爭波海軍竟一敗塗地，幾全軍覆沒。次年，波斯陸軍在皮拉他喀（Plataea）再敗在希臘人手中，波斯軍在慘敗之後，才不敢入侵。

「兄弟鬩於牆引外侮」，外仇被打退之後，不久斯巴達與雅典二城邦始交惡。由主前四百卅一年至四百〇四年，二國不斷的交戰，結果雅典戰敗，便服在斯巴達之統治下。可是好景不長，五十年後斯巴達又為另一城邦塞布斯（Thebes）所亡，由於自相殘殺，希臘的勢力減弱。大約在主前三百五十年，希臘北方馬其頓興起由腓力普二世率領一支軍隊，趁着內戰方酣之際，各城國均自顧不暇，便首先征服手下的叛軍，及南部的敵人。統一北部地帶，統一局面一定，便帥軍南征，在腓王（三百三十六年）未死以前，已經將斯巴達雅典盡收自己版圖之下，統一局面確定。

腓力普王死後，他的兒子即位，即歷史中赫赫有名的亞力山大大帝。他的一生年日雖短，但在軍事上、政治上，却有非常的成就，無人能出其右，



此係亞力山大城的燈塔，於皮托勒買二世期間，用白灰石建立而成，此為紀念亞力山大。



中圖為撒瑪利亞一帶所發現希臘時代的古物。下圖為撒瑪利亞原來京城，在希臘時代所建的城牆。



而在文化上更有不可泯滅的影響。他生於馬其頓的伯拉（Pella），他的母親非常聰明但脾氣暴躁，亞力山大承受了父母的優點，他比父王更加有奢望。當年幼時聽說父親征服了隣國，亞竟失聲痛哭說：「父親在樣樣的事上比我在先，沒有給我留下一件大事來做」。母親在幼時便教以神話英雄，說他是赫耳克斯（Hercules）之後裔。父王名駒無人能馭。亞年幼時已能馴服其駒，當父王見他可以馴服其駒便說……馬其頓對他是太小了？十四歲從師名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十八歲時已統帥部份父王之軍隊，並為駐雅典之使節。年廿接父王之位。是年北征野蠻人，傳說他已經陣亡，所以塞布斯人聯絡其他城市反叛，亞力山大立時回師，在不知不覺中大軍臨塞布斯城下，而城軍措手不及，在亞力山大盛怒之下，除了神廟詩人居所未毀壞外，全城被毀，將三萬人賣作奴隸。將希臘南北統一，並自居為領袖。在統一之後，青年的國王，便染指東方，欲征服波斯，在主前三百三十四年便率領三萬五千子弟兵，跨黑耳斯旁（Hellespont），手中錢財給養不多，計劃速戰速決，就地取得供給，兩軍在格蘭尼卡斯（Granicus）會戰，其步兵驍勇非常，直入敵軍中心，如排山倒海，勢如破竹，波斯無法支持大敗，此役之勝，是歷史上一關鍵，而將亞洲之門打開。黑里卡拿（Halicanassus）僅維持一個獨立期間，但不能挽救回已去的大勢，不久便亡在亞帝手中。

主前三百卅三年亞帝患病，但不久恢復精力，便揮軍敘利亞。波斯王大利烏三世在一河邊近北以蘇（Issus）處設防嚴陣以待，但亞帝轉於其主力不作正面攻擊，將他的大軍暗中北移抄襲，便利用他的方陣（Phalanx）攻擊，波斯軍潰不成軍，大利烏三世之母和妻均被俘擄，乘勝一攻腓尼基而下，推羅頑強抵抗，經過七個月之攻守戰，遂將城攻下。推羅原在海島上，後亞帝聽軍中工程師之建議，填海鋪路由岸直達推羅，所以今日推羅已是一個小半島，當城破之日，殺死八千推羅人、三萬人賣作奴僕，這時除亞薩之外，均入亞帝之手中，由於亞薩在波斯省長之率領下頑戰相持三個月，後城終破而亡。於是再率大軍往埃及，埃及

人由於憎恨波斯人武力的統治，暴虐的手段，故到處開城歡迎，所以不費一兵一卒而佔得埃及，他在尼羅河下游建立一城，亦以己名名之，即後名文化商業城亞力山大。由於他相信他是朱彼特（一神名）之子，將來征服全世界的人，故他冒險向埃及南地沙漠去尋求朝見朱彼特，但不獲結果而回。

在亞帝北征南伐之際，大利烏準備東山再起，再集軍並親率其步兵，以戰車馬兵，聲勢浩大，在格里斯河畔東的亞耳畢拉（Arbela）兩軍對敵，波斯軍先擊亞軍之左翼，甚為得手而且直搗亞帝之戰營，那知亞帝竟不顧己營，親自率眾直攻大利烏王之軍隊，混戰中，大利烏竟不支而退，結果希臘軍大勝。兵敗如山倒，亞帝輕而易舉的佔取了巴比倫城，並儘佔蘇薩（Susa）和帕西波里斯（Persepolis）的各波斯城，這些城人民急忙獻於重金以免城毀家破，但是因四百八十年波斯軍曾燒毀雅典城之故，亞帝便燒毀帕西波里斯城為報復，城民非被殺即被賣為奴隸。這是亞帝自出征以來第十五次的重大勝利，便將部份子弟兵遣返希臘，再向波斯腹地攻去再打敗大利烏、大利烏為手下一將所殺，此時他已是亞洲之王，即設州立省，並任命波斯權貴為州長省長。在離去後，這些權貴又反叛，他又東侵阿富汗境，直搗叟地安拿（Sogdiana），娶公主，在叟地安拿亞帝在飲酒之時與他的好友克里都斯（Clitus）發生爭辯，在激怒之下刀殺了好友，而致引起一些將領不滿，因此他再斬除那些將領。主前三百廿七年取印度，將印度王子巨象隊擊破，便乘船返波斯，在勝利之後他即在行政上着手組織。主前三百廿三年罹致瘧疾，由於年年征討，用力過度，不久身弱不支，駕崩行軍中。死後帝國由四大將領統治，但是彼此間常爭吵，在主前三百十一年，帝國已分成為四份。歷年戰爭巴勒斯坦為軍事必經之地，所以猶太人在年年戰禍之下亦常受波及，但在亞力山大的東征西討之中，也由於猶大在軍事上已不復有什麼作用。據古傳說：當亞力山大進入耶路撒冷城之後，見祭司成行循序在聖殿中敬拜甚為驚訝，故對聖城聖殿毫無損害，並且他允許猶太人可以遵循其宗教習慣去生活，並無干涉。

亞力山大對於世界的貢獻甚多，在此僅將其對猶太人以及以後基督教發展有關之事提出。亞力山大每征服一地，並不以攻城掠地為其目的，乃是以希臘之文化介紹到所征服的地帶，故希臘文漸漸的成為當時的通行言語，這種趨勢，維持了數個世紀。由於希臘人對於宗教人生、世界、真理；都有其看法，而且各家諸子的學說不一，但是均是以尋求真理，對於自然界求得可能的瞭解，對於神的存在，對人的倫理關係，對於道德美德均有探討，對於政治，烏托邦等確有特殊的看法，即其神話亦存有高度的藝術上的觀念，這些方面的發展的確比近東一帶的國家有獨到之處，由於這一出發點，造成西方世界的輝煌，以及今日對自然科學的種種注意。研究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醫學、教育……都要追源於希臘古哲學家。他們的宗教思想，對於永生的觀念，創造了很多的名詞，這給以傳播猶太教許多方便之處。

四分天下

在亞力山大死後，繼續統治的人把當時天下四分，聖地是在亞帝手下的一員大將皮托勒買（Ptolemy）管理之下，他先攫取埃及，便自稱為王，由主前三百廿三年至一百八十一年之間，共有五個君王統治。在皮托勒買之統治下，巴勒斯坦亦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但是這期間的問題亦絕非如是簡單。在皮托勒買進行將埃及掌握在手中時，亞力山大的另一大將西勒西斯（Selucids）也在以迅速的手腕去擴張他的領域，所以便在敘利亞立都，同時亦想將巴勒斯坦據在自己的版圖之中，故此後兩個王朝的衝突與聖地有關係。

其他的一個大將安提共紐斯（Antigonus）則統治亞力山大帝國歐洲的馬其頓部份，起初雖為四員大將分治，但不久即成三國鼎立之勢。在亞力山大死後的一個世紀之後，在意大利的半島上興起了另一個帝國，即是羅馬帝國



亞力山大時的錢幣，製於波斯，當亞力山大死後，這種錢幣被發行，以示紀念。

。在主前一百九十八年與馬其頓帝國發生衝突，結果國運終止，馬其頓進入羅馬帝國版圖中。其他的帝國也就相繼在幾十年內歸入羅馬帝國版圖中。巴勒斯坦也就進入另一個階段了。

皮托勒買一世（主前323—283）和西勒西斯死後，這兩帝國便開始了長久而多次的爭奪戰。彼此心計毒慘，猶太人在這二強夾縫之間，照約瑟弗的話所形容猶太人的地位，「他們像一條船被颶風所吹襲，船身在波動的大海中被浪左右打擊。」

皮托勒買二世在埃及即位（主前285—246），安提阿庫司（主前280—261）在北敘利亞一帶開始統治，安提阿庫司二世（主前246—226）首先發動將埃及人從西里西亞、旁非利亞驅逐出去，同時將西頓以北的腓尼基取去，在主前252年與皮托勒買二世之女珀耳尼斯（Bernice）結婚，但等到皮托勒買三世即位後（主前246—221）即與西勒西斯二世（247—226）開始爭戰，先將珀耳尼斯及其嬰兒殺掉。自此戰爭殘酷，在這些戰爭中最使猶太人受苦的是安提阿庫司四世（主前175—163）。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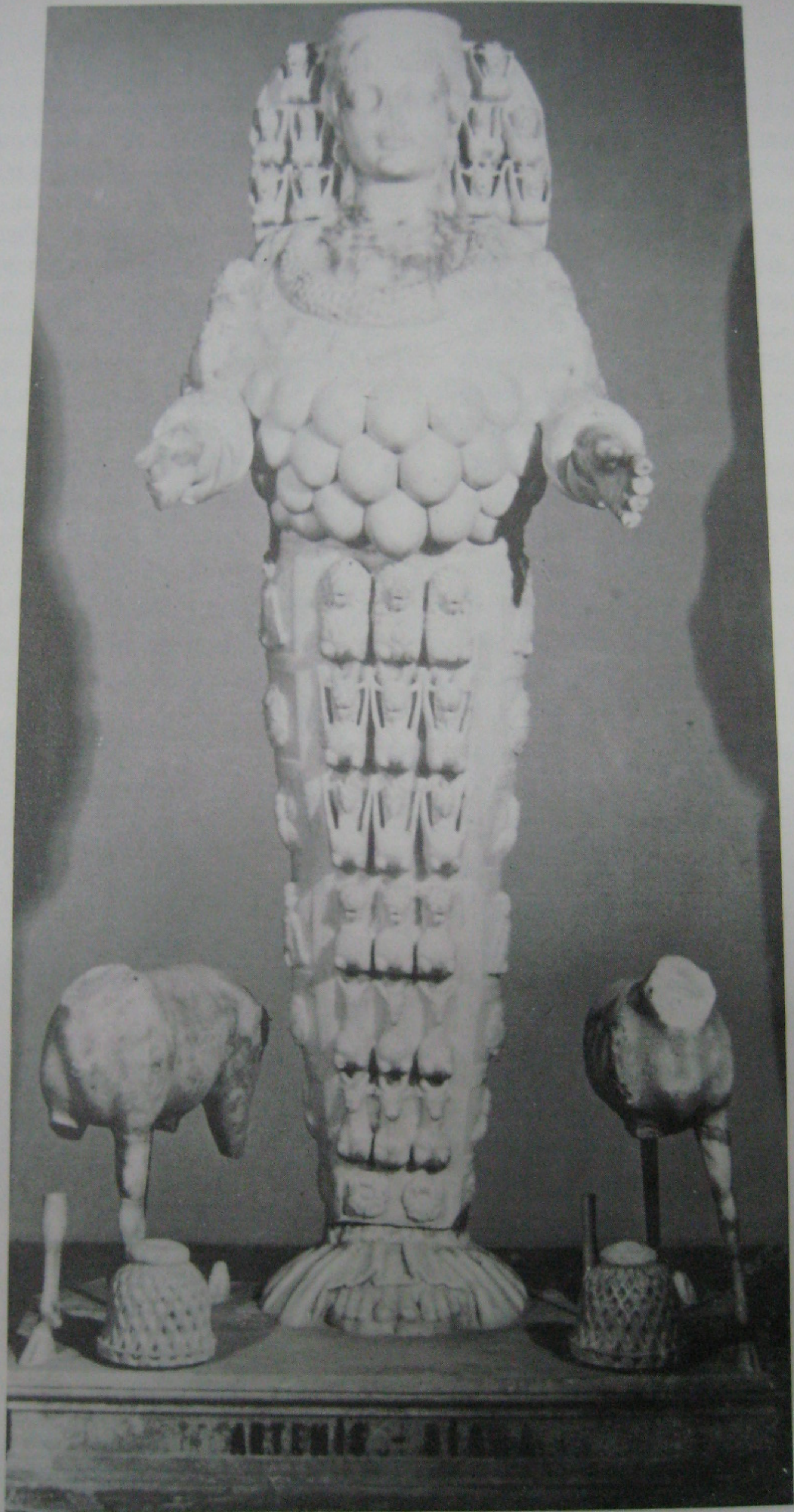
曾攻佔耶路撒冷，殺死甚多猶太人和祭司貴冑，並在祭壇獻上可憎的動物。

在這期間，猶太人亦想借政治上的矛盾可以獲得喘息機會，也可以玩弄手段，由於自己無兵力，結果總是勞民傷財，死亡痛苦，加增無已。

值得一記的，即是在這期間，由於猶太人散在各地，而當時西勒西斯王朝中，對於興建、對於提倡文化亦不遺餘力，爲了收集猶太人經典文獻，故命猶太人將其舊約聖經翻爲希臘文，當時便從猶太人中選出一些學者，便以十二支派爲單位，選出七十二人共集於一地，合力將舊約翻爲希臘文，使不識希伯來文的人亦可以閱讀舊約聖經。故後世稱此種翻譯爲七十士譯，這不僅是一大文獻，而實際上一般人對於猶太宗教有所認識，對於不知希伯來文的猶太人亦能去瞭解他們的信仰。至於確實的年代和何人之命令及指示，由於歷史無法提供肯定的證據，但史家均承認七十士譯是這時期的產物。自此以後猶太人的寫作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Persepolis 白昔坡里斯
係波斯王朝大利烏一世
(522~486 B.C.) 之城市
，後爲亞力山大所毀。



希臘一神像

13 瑪喀比

之起落

猶太教的新風格

102

猶太人在過去的二百年夾縫中生活已受夠了信仰上被束縛的痛苦。羅馬帝國的興起，結束了希臘人統治的時期，就在羅馬帝國漸漸的抬頭的時候，在巴勒斯坦的政治上和宗教上掀起了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史家稱之為瑪喀比「王朝」。在瑪喀比中興的一百年內，舊約的經典已完成今日舊約的集合。不僅如此，法利賽派已成為一個有左右力量的宗教教派。撒都該已經成形認為一切信仰應以摩西五經為根據，回到摩西的時代。對於法利賽人採取了波斯希臘人的思想和名詞，這不但不能保守猶太人信仰的原來樣式，無疑的是將猶太教帶到一個綜合的地步。埃森派（Essences）由少數的個人在信仰上的操練，變成了一種復興的運動。他們看重個人生命上的聖潔，身體上的聖潔，與神之間的個人密切來往。禁慾主義……在這一時期變成了有形的社團。舊約的經典不僅被收集起來，而且註釋舊約聖經已經成為解經教導之主要材料。

猶太教的基本信仰已形成，向外邦傳播猶太教的熱情也熾旺起來，這一動向給以後傳福音的路線有極大的影響。



西勒西斯王朝之
安提阿庫斯四世
之像

過去的一個世紀，埃及成為猶太人寄居地，結下了不解之緣。但是敘利亞在安提阿庫斯三世領導下，想要得着統治巴勒斯坦之權，在主前一九八年在汎尼亞（Panaeh）一役中得勝後，達到宿願。安提阿庫斯三世不僅想在版圖上統一他的國土，同時他在文化上和宗教上亦想有一個統一，故對異教異風一概排斥，對於猶太教自然也不在例外，同時竭力的對猶太人加以希臘化。一般崇尚希臘文化的人，對於這樣的風尚再歡迎不過，故當時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年青祭司學希臘文，搞希臘的體育，穿希臘裝，而埃及派的猶太人則十分反對這種附敵忘本的作風，認為這不是前進，乃是放棄原來之信仰，在猶太人中新舊三派有尖銳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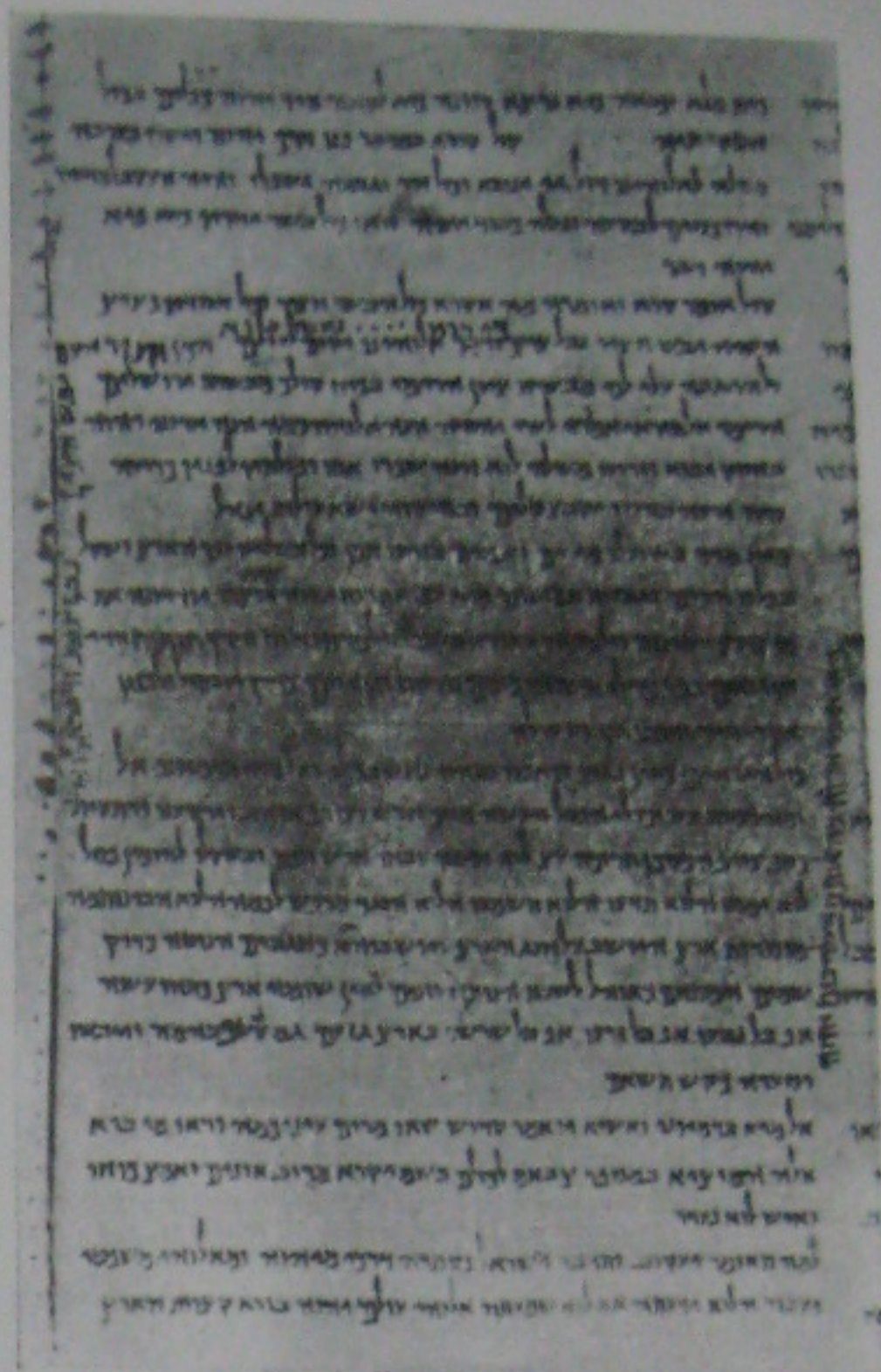
這種情勢維持到安提阿庫斯四世。安氏對於猶太人中仍有「泥古守舊」不肯妥協合流，故決心要將猶太教完全剷除，而致激動了猶太人，這是第一說。

種族歧視也可能是另一個原因：種族間的仇恨而導致這種叛變，史家約瑟弗在他的著作中提及並反對這一論說：（Against Apion 11：7）

關於這一叛變，猶太人自有其的理由，他們認為猶太人服在外邦人手中，並非是外邦人有什麼長處，乃是他們犯了罪，神將他們暫時放在外邦人手中，神對他們的一種懲罰。相反的，按着瑪喀比二書二章七節和全書的一般主題，認為外邦國王犯罪作惡，已為神所棄絕，而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的犧牲品，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當奮起而滅絕神的仇敵。這是第二說



一九四七年之後，在死海邊山洞中，發現了些古卷，今稱死海古卷，原先一個收藏者發現後，其他的考古家在附近又尋找，發現更多的古卷，圖中所示為第四洞。



此圖乃是第一洞中發現之古卷中的一段，這一段乃是以賽亞40:2~28, 40:3, 敘述昆蘭社團(Qumran Community), 離開了城市家鄉而進入曠野的情形。

當時宗教上的腐敗，加上外邦帝王在背後作祟，甚至猶太祭司用錢買得大祭司的地位，因此造成一時的腐敗。那些討好外邦的帝王，更加醜態百出。此時安提阿庫斯四世將耶路撒冷的聖殿獻給巴力神，為「奧倫比亞族司神廟」(Olympian Zues II Macc 6:11 Dan 9:27, 11:31, 12:11, I Macc 1:54)。在一八六年十二月在祭壇旁又建立了另外一個小祭壇作為獻給在天之巴力。當時的大祭司門尼勞司(Menelaus)和跟隨的聖品人被禁止在聖殿作工，這時猶太教的一切宗教上的活動來到一個盡頭。同時禁止任何人(在巴勒斯坦境內)履行摩西律法，違背者格殺勿論，這禁令中包括了行割禮、守安息、守節期。若有人收藏舊約經典，也在死刑之內。祇可以拜外邦人的神(一)當時在猶太人中有的因懼怕而放棄了歷代祖先所事奉的神而去隨從外邦的宗教。(I Macc 1:43-52)結果(二)另外一部份的猶太人像是赫西訂(Hasidim or Pious, 見Asidaioi in Macc 7:13 II Macc 14:6)以消極的態度行事，外表上不作聲色，暗地裡

在夜間，在山洞裡、在曠野裡獻祭、遵守摩西律法不吃外邦人所定的食物。(見Macc 1:625)他們願意以死來衛護所信的，故此在他們中間不少的人作了殉道者(I Macc 1:605 2:29-38, Dan 11:326-33, 35)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見II Macc 6:10-7:42 IV Macc) (三)另外再有一些激進份子，不僅視王命如土，並且公開的反對，這些人多山地鄉下居民，當時的領導人就是瑪喀比猶大。

在耶路撒冷與海之間的一個山地村莊叫做摩汀(Modin, 今名叫做el-medye)有馬他提亞斯一家人住在該村(Mattathias)他有五個兒子，皇家官員親自到他們的村中命令要實行王命，要敬拜外邦神，馬他提亞斯手刃一個變節的猶太人。反叛已成事實，即捨棄一切財產，率領他的五個兒子逃往山間(John, Simon, Judus, Maccabeus, Eleazar, and Janathan)這是瑪喀比反叛的開始，不久馬他提亞斯死去，在彌留之際，便將這大責任給瑪喀比猶大。本來瑪喀比一詞是錘子之意，當時這一班人可以說是為了信仰而走險，並非表明他們是一

些有組織有訓練的軍隊，他們的突擊戰時時使他們勝利，故瑪喀比前後七次大戰而獲得勝利也是這中興中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事。

戰爭未開始前，皇家部隊曾將赫西汀數千人集體殘殺，這班原是一班反戰忍受來臨的命運的人，此慘事後，參加瑪喀比者日衆。

瑪喀比的主要地區是在猶大地，是採取游擊戰，曾在（Beth-horon, Emmus, Bethsura,）三役中大獲全勝，正在敘利亞重整軍備之際，乘虛而入耶路撒冷，是年爲主前一六四年，亦即安提阿庫斯四世死亡之年，瑪喀比進佔耶路撒冷。進佔後第一件事便是清潔聖殿，挪去安提阿庫司所立的祭壇神像。而終止了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事。（但十一：31，十二：11）

瑪喀比猶大和他弟兄們不僅在猶大境內展開自由自立的戰爭，同時他們的血統上的同胞在其他地方也遭到同樣的厄運。但是他們也一樣的忠心維持着見證，故遭遇到慘酷的逼迫。所以爲了這些忠心的猶太人，他們又率軍去攻基利亞（Gilead）加利利（Galilee）以東等地。

這時敘利亞不甘心看見這些反叛的猶太人越來越猖狂。大將呂西亞司（Lysias）率領大軍欲將猶大叛黨一擊而消滅。瑪喀比的軍隊在（Bethzacharia）此役中敗退，在此一役中瑪喀比猶大之弟兄以利亞薩陣亡。（在未來的數十年中這一地帶易手數次），正在酣戰之際，敘利亞國內忽然在政治上有了變動，這時新王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呂氏一方面在外作戰，一方面在政治上要去應付另一個集團。這集團的領袖是腓力普，他加緊對付呂氏之勢力，相反的安提阿庫斯五世竟給以瑪喀比猶大額外的幫助。呂氏見情形不對，立即和瑪喀比猶大言和，班師回敘利亞以便操縱在朝的勢力，並打擊對付他的政敵腓力普，在此夾縫中，猶太人獲得了獨立，重新獲得了宗教上的自由，這是主前一四一年間的事。

這種和約所得來的獨立，並不能滿足瑪喀比猶大的衆弟兄和跟隨人的願望。這種偏安之局並不能認爲是長久的事實。若不再趁此把握機會在各方面努力，前途則不可樂觀，因此他們一方面加強外交攻勢，派使節與其他隣國結

交，特別與羅馬人採取聯絡。在主前一六一年曾與羅馬政府訂立了一項聯盟合約。當然羅馬政府和猶大政府的聯盟。確使敘利亞人難看，當時羅馬的勢力尚未成長，等到主前六三年時便將巴勒斯坦完全據在自己的版圖之內。

同時敘利亞人利用漁人得利之法，便煽動在敘利亞境內的猶太人去和瑪喀比猶大對敵，結果在Capliarsalama一戰役中，竟出乎意料之外，敘軍續敗，而其將領亦陣亡（Nicanor在Adasa被猶大軍殺死）但猶大之軍隊損失亦甚慘重，元氣大傷。不數年敘利亞再舉軍來犯，巴支底斯（Bacchides）爲大將在以利撒（Elasa）會戰，猶大軍人少數寡，在此戰中猶大本人陣亡，全軍幾乎覆沒，大敗而歸。

瑪喀比猶大之弟約拿單繼爲領袖，當時的情形非常不樂觀，因僅有少數的人擁護他，他不過是一個象徵式的領袖，所以他們不敢作陣地戰，再改爲游擊戰。由於敘利亞內部政治上的問題，無力大舉去應付猶太人的叛變，所以瑪喀比約拿單能維持一個局面。（由於敘利亞兵力減少，放棄了不少的次要據點，僅佔領幾個要點，像是Bethsura即是一例。）爲了要鞏固自己的政權，又重新的再與羅馬續聯盟之約。

在這一勝利之後，約拿單率軍去迎戰在帥浮（Trypho）所率領下的敘利亞軍隊在（Scythapolis）西撒坡里斯會戰，敘將帥浮避免作正面戰爭，迂迴抄襲而在皮圖勒馬司（Ptolemais）將約拿單陷在圈套中，一舉殲滅了他的軍隊並生擒約拿單，而將約拿單留在軍中便揮兵直指耶路撒冷。此時約拿單的兄弟西緬繼爲領袖，帥浮以約拿單爲人質來要脅西緬，西緬不爲所動，帥浮見計不可乘，便殺約拿單以洩忿。（主前142）

由於敘利亞的新王底米丟斯（Demetrius）二世初即位，與帥浮發生政見，彼此相持不下，帥浮在無可奈何之下反而下令給猶太人政治上的自由，這一年在政治上軍事上是一個可紀念的年頭。在這一年內敘利亞內部的問題解決，便再舉「討伐」。那知西緬不但擊退來軍而將耶路撒冷的昔他達（Citatha）收回，同時又恢復了亞薩拉（Gazara）約帕和伯蘇拉，（Bethsura）據云他修建約帕成爲一有



這是死海古卷中之一的以賽亞第五十二章，這古卷在第一洞中所發現，兩端有黑色，為古時用後留下來的痕跡，中間有註釋字樣，旁邊顯出鋒針遺跡。

利港口，在約帕一役中，又擊敗敘利亞大將與地巴司（Cendebaus），興氏本想打退猶太人重新掌握巴勒斯坦，未想到敗的如是之慘。

當西緬凱旋回耶路撒冷，猶太人認為他是民族之救星，「他們永遠的領袖和祭司，除非有新的有力先知出現」。可是這一好景旋即被黑暗的政治暗殺所隱沒，他的女婿皮圖米（Ptoemy）以詭計暗策（主前134）會同一班人先謀殺了他，又謀殺了他的二子，即差手下人員往佔耶路撒冷，計劃趁機殺絕西緬的其他兒子。在此緊張之際，西緬另一子約翰海坎奴司（John Hyrcanus）在亞薩拉得悉這一篡叛，即以迅速之行動先往耶路撒冷將一切佈置妥當，等到皮圖米的手下附從者到來時，大勢大權已在海坎奴司手中。海坎奴司公認為合法之承繼人，而為政治宗教上的領袖。海坎奴司即位以後振作有為，在位凡三十年之久，在他即位之初，由於政治軍事上沒有站穩，在名譽上仍承認敘利亞的統治權，這是勢力所迫，等他手腕一強，根基一穩，便宣佈脫離敘利亞的控制，他等軍事力量已足，便伸兵約但河東收復米

地巴（Medeba），同時往北伸延勢力，佔領了示劍將撒瑪利亞一帶的地方收復在自己的手下。當他獲得了撒瑪利亞之後，便登基利心山將撒瑪利亞人多年敬拜神的廟宇邱壇一齊毀滅（參約四：20），一表維持正統信仰的熱誠。在這勝利中蕩平了撒瑪利亞大小城市，又攻掠了欺薩坡里司（Scythopolis）耶斯列平原穩穩的歸在自己的版圖內。

他死後，傳位給其兒子，稱亞理斯多巴勞斯（Aristobalus）一世，在位僅一年。在這一年內，（主前104—103）伸展勢力直到加利利以北邊地，而這一帶就是當年瑪喀比猶大因兵力不足而放棄被外邦人所佔領。昔天不假年、無法發展其才，按照史家約瑟弗稱，他是瑪喀比史中第二位稱王的。

亞力山大讚紐斯（主前103—76）Alexandar Janues）力圖作大事，在瑪喀比統治時，其版圖擴張最大。在位的年代中，由於他的作風和民族的意識，原來為維護宗教上的自由已經走樣，代之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他首先舉兵向埃及方面進攻，圖謀擴

展版圖，首當其衝的一邊城即時向皮圖勒買求援，皮圖勒買見這是一個作戰的好藉口，亦可趁機擴展自己的版圖，他本欲染指巴勒斯坦，此時有了出師之名，便舉大兵迎戰，戰場之大甚是驚人。在阿梭其司（Asochis 在加利利境，阿梭方（Asophon 在約河谷）作激烈戰役。讚王反而在某些回合中取勝，先後佔領約但河東地的葛達拉（Gadara），亞馬薩斯（Amathas）。由於戰爭需要兵源，爲了滿足他的需要，竟用金雇用外邦人爲他作戰。這種作風已與當年反叛敘利亞的原意相背，所以一般的猶太人認爲已經污蔑了神聖戰爭的意義。這種作風也違反了經典之教訓，那些曾經擁護他的人見這種作風，在忍無可忍之下，反而投效敘利亞去反對讚王。在他與敘利亞丟米提斯（Demetrius）在示劍一役中幾乎丟了生命賠上了寶座，幸而一些深曉大義的猶太人在危急之際反助讚王以免殺身之禍。

一禍未平一禍又起，敘利亞的統治人再舉兵來犯，那時在巴勒斯坦南底近昔日以色列人漂流曠野的拿伯天王國阿銳他斯王參與戰爭，兩軍對壘，阿王一舉而戰敗叙軍，叙王在此一戰中也陣亡。拿伯天國王並非來協助讚王。在得勝之後便向讚王攻擊。讚王在猶大境內一帶戰北。祇好退守保持一個局面，經過多次的苦戰，方將阿王驅回原地。他又計劃再「東征」約但河東的拉格巴（Ragaba），結果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留下一個爛攤子，讓別人來收拾殘局。

他的妻子統治了十年（76—67）在這期間她的兒子們內鬨，爭奪王位。黑耳坎紐斯二世（Hyrcanus II）在耶利哥平原上與他的兄弟亞理斯多巴勞斯二世（Aristobalus）作決戰，黑氏戰敗，逃往東地。這時以東人安提帕特（Antipater）見有利可圖，想假藉協助黑氏得到政權達到自己統治的慾望，增加自己的版圖。所以一方面與黑氏商討計劃，恢復王位，一方面向拿伯天國阿銳他斯（Aeliasiv）疏通。盼望他可以出兵援助。阿王允准所求。即協助往攻耶路撒冷城。在這種危急之秋，弟兄二人相持不下，均在想借外力來打敗對方，二人不謀而合，都去求助於羅馬，當時旁貝大將正在敘利亞境內，兄弟二人的代表都在與他磋商

。旁貝坐收漁人之利，便帶軍往耶路撒冷，垂手而得聖地。這是主後六十三年之事，自此以後聖地就被外邦人所統治，再未有過自立自治之國家，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宣佈獨立，繼爲列強所承認，這期間約有二千零十一年之久。

猶太教的新風格

在政治上瑪喀比王朝已經終止，這並不是說他們的信仰就終止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之中，由於他透過了種種軍事上的行動，不斷的再尋求敬拜的自由，由於需要對於他們的信仰有了新的認識，也產生了新的系統，新的傳統。

首先所注意的，就是加強聖殿中敬拜的重要性。由於馬他提亞斯的後裔爲聖殿而努力祭司不僅在宗教上防守，在禦敵爭取獨立戰中，有不少祭司流血犧牲了。祭司的權柄也日益加大，他們在政治上有舉足輕重之力量。

守律法成爲一個更加重要的條件，瑪喀比的興起，就是爲了要有敬拜守律法的自由，既然流了無數人的血，犧牲了無數人的生命而獲來的生命，才有守律法的自由，故此人更加珍惜用生命所換來的遵行律法的自由。由於這一種心理和注意，產生了「矯枉過正」毛病而引進許多的無謂的繁文縟節，陷入了形式，忽略了實際和精意，甚至小的事情都會吹毛求疵。於再者由外邦人統治巴勒斯坦，猶太人又分散在各地，與外邦人相處的機會加多，外邦人的文化教養多多少少間接的直接的影響了他們。一方面他們將自己的與外邦人的綜合起來，同時更加頑強的摒棄外邦人的宗教上的影響和威脅，將所信的用一些理由，解釋，造成傳統來鞏固。所以形成了一些新的教條，法利賽人的種種看法作風就是代表這種問題的反應。在防守自己的信仰的過程中，消極的防守並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故此要去同化外邦人，引導他們來遵守摩西的律法，作一個猶太教教徒，這不僅減去了威脅，而實在是引導一些人從他們自己的腐敗宗教中進入一個正統的宗教，故這一「傳向外邦」的運動在那一時期更加的普遍

。當時的法利賽人雖然不少，約瑟弗說約有六千人，他們自命為「分別出來的人」這大約就是「法利賽」一詞的本意，他們對於聖殿重視而又忠心。甚為一般人所崇仰尊敬，對於遵守律法必須要專心，由於著重與世俗分離，對於遺傳的遵守同屬重要，故對於口傳下來的法律也非常重視。他們並以為教導人律法是他們的天職，所以對於會堂的興趣，對於社會上的教育問題，敬拜方式都非常注意。當主耶穌在世時，他們這一派給予主耶穌很多的難處，在主後七十年羅馬提多將軍將耶路撒冷毀滅，這一「教派」也就隨國運被毀滅而逝。但是他們的遺風引導日後之猶大人更注重它母底（Talmudic）中的教訓，而加強正統猶太教的內容，流傳至今日。

四個錢幣是屬於亞頓人之通貨。



西勒西斯王朝時所刻，記錄由敵人處俘虜了戰象，象身上有一“塔”，上座的人是兵士趕象的。



在這一時期中，一部份人惡戰，好養靜處靈修，遠避世事。過去的時代，這一組合的人住在何處，如何生活，如何事奉，不甚清楚，在皮林尼（Pliny The elder）長老的著作中曾有文論及這團體，但也祇是輕描淡寫。原不過是一些修道士住在死海西部邊岸小山頂上。（皮林尼死於主後79）在第一世紀裡有兩個名猶太作家，一是亞力山大城的腓羅（Philo of Alexandria），一是史家約瑟弗，二人均提及這一團體的人。他們散居在不同的城市中，大約有四千之眾，稱之為埃森人Essence，他們合居在一處，沒有首長管理，團內規則甚嚴，除了少數的人結婚外，多半是守獨身的。他們的詳情，晚近考古家對主前第一世紀，主後的第一世紀中發現出來的最大文獻的研究被發現出來，對於聖經的背景，基督教會有很多相關之處。在一九四七年就以色列國醞釀立國的那一年，一牧羊人在死海的邊岸偶然的一個機會中，發現了一些古卷，經專家所鑑定研究，知為這一團體的用品，這些古卷中包括了整卷的以賽亞書、哈巴谷書註釋、團員手冊（Manual of Discipline，）感恩詩篇，從這些書的發現，在附近一直未為注意的廢墟，重新被仔細的研究，才發現這些廢墟就是這般人的住處，比對書中的論述，他們的一般生活才為世人所知。他們相信，在世上分為光明與黑暗，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相對而立。他們常常禁食禱告，時時舉行潔淨之禮（洗禮），大家同心合意，勞力作工，生活甚為簡單。

在這一地區，今日稱為昆蘭（Qumran）的附近其他山洞中又發現了很多的古卷，這些古卷的內容均有相通之處。

在一九五一年考古家便對這些山頂旁的廢墟，開始加以發掘並研究，就更加確定那是當日那些安靜的，靈修的埃森人修道之院宇。此地離今日的耶利哥約五英里之遙。當日這些人和五旬節時代一樣，凡物公用，吃用在一起。他們作抄寫經典的工作，著作屬靈的書籍。也可以說他們很注重文字工作。由於他們的抄寫清楚，編排有序，從其他所發現的古卷古書而知，這般人受過良好教育，作事認真。並且對於舊約的經典定有深刻的認識。

在發掘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他們埋葬的墳

墓，大約有一千二百多個，由這一數目字來推想，可能在這一社團內，經常有二百多會員。也可能許多人居住在附近的山洞之中。

關於這些古卷的年代的問題，起先學者觀點紛紜，有過一時的爭論，但現在大家都公認這些古卷約成於主前一百多年至主後六十八年之間，在抄寫的格式、字體、材料上來觀察（字體的格式）祇有超過主前一世紀的字體，而沒有用主後一世紀後的字體。而且在其他地區所發現，當時代古玩、陶器、布匹上的字體一樣。與經過（炭十四的化驗法）化驗銅錢、磚瓦得知其年代均與之相吻合。

羅馬兵曾駐防此地離去之前加以摧毀。（主前68）

在這些發現的文獻中曾提及在瑪喀比時代開始時，便有人開始退居曠野、暗中遵守法律，個人靈修。可能一些有識之祭司，離開耶路撒冷建殿之工作，隱居此地，期冀保全己身，（主前一世紀中在他們中間曾有過一位有力的領導人，稱之為公義的先生（Teacher of Righteousness），經過他的一番領導，而奠定了社團中的條規，違者罰、遵者賞。在一個人未加入之前、或是被收為正式的會員，一定要經過一番考驗、試驗期中除了靈修、研讀舊約聖經之外，他們存有一個大的盼望，他們等候彌賽亞來拯救他們。彌賽亞來到之後設立了一個國度，復興了大衛的寶座。在他們中間，不時的舉行會餐，這會餐的意義和目的，就在期望和紀念要來的以色列人的彌賽亞，大衛的一個後裔。



這一些古卷和背景的發現，對於今日研究舊約經典的人產生了一番新的觀點，同時又由於他們的文字中有伊朗古文，近東一帶的語文，不禁使我們想到外邦人對於這些人有些什麼影響。由於將這些古卷的內容比對馬太、約翰等福音，以及保羅書信，大家公認這些書的背景，巴勒斯坦的背景多於希臘化的背景。至於耶穌是否知道這社團，有些考古家認為無法知之。但承認施洗約翰曾在曠野過獨自的生活，可能知道這一社團有關，是否其一會員，為我們無法證實，但其生活狀況甚有可能。至於耶穌是否知此社團，有些考古家認為耶穌不知此社團。作者認為像基督那樣肯學習（十二歲在聖殿中的經歷）而時有退往曠野禱告之事，他而且又在耶利哥城多次，又在約但河邊受洗，這社團的人離耶利哥城前的約但河不過五英哩，而無所聞，無所知，未免太過武斷，至於耶穌在未出來傳道之前有否參加這一社團，則無法證明。



昆蘭社團原址，可見當時建築分佈的情形，主後六十八年之後被毀。

（昆蘭）社團脊山而建，此為其中一背景。

旁貝於六三年進駐巴勒斯坦，先將沿海一帶城市的統治權掌握在自己的勢力之下，又將撒瑪利亞，約但河以東的城市逐個加以接收。之後再將猶太地，以東，加利利，比利亞交在猶太人的手中，但由自己來管理。整個巴勒斯坦行政上種種事項交在駐節於敘利亞的羅馬政權的代表權下。在這時，羅馬本國也不斷在明爭暗鬥之中，政潮此起彼落，不久旁貝大將為該撒朱力亞（Julius Caesar）所擊敗。朱任命黑耳坎紐斯二世（Hercaues II）為領袖，管理猶太人。不久黑氏便與他的兄弟爭奪地位及領導權。在這過程中以東人安提帕特（Antipater）在幕後主持一切，黑氏擊敗其弟「

王位」穩固，為紀念安氏之功，便任命他為猶太地的太守官。安提帕特在任內起用了他二子為左右手，助理政務，長子為非昔（Phasee），次子為希律（Herod），是時希律年方廿五，正是青年強壯之時，以乖巧之手腕而將加利利的「響馬」制伏，顯出特有的政治天才和手段。

該撒約在主前四十四年被弑，羅馬陷入內戰，立時政局為之改觀。未來的幾十年中，在聖地發生極重要的事情，希律王首當其衝。故對於羅馬的政治演變不得不作一個概論，以助對聖地，聖史有更清楚的瞭解。

夏瑣博物院中的三個古罐。



一九七六年在希伯崙，於以色列人祖先墳墓處發現的一部古卷，所發現的古卷都是摩西五經，按所研究的結果，並不古遠，但仍為皮卷所製列出的作比較。

14 羅馬帝國

亞基帕王一世

114

羅馬巡撫統治下的聖地

116

當希臘的國運下退之時，在意大利半島逐漸興起了一個國家，這一個國家的興起對於聖地的日後情形影響之大，不減於任何古時帝國：以後基督教興起，在羅馬帝國內如何宣傳，後又遭受多次的逼迫，教會在羅馬帝國成長……這些史實真是千頭萬緒，使研究者難以着手。

意大利位於地中海畔，半島形式，其地區大於希臘，天氣適合種植，故五穀、水菓、菜蔬，出產甚豐。半島上山地佔三分之二，在山坡上有很多牧養地帶。山中礦產亦豐。最早的居民如何，無法查知。在主前三千年前，大約是一種非洲北岸的白種居民入侵居住，始製造使用磚瓦、弓箭，操習耕種。約在主前二千年時，半島上的居民與愛琴海附近的國家通商。主前一千八百年時，開始用木建造房屋，用馬作工。約在主前一千年時，北方的居民向南遷移，始稱意大利人，其中的一個部落居住在奉伯河畔，該地稱為拉丁母，這些人就是拉丁人。在主前九世紀時，伊楚司坎（Etruscans）由愛琴區移入中意大利。到了主前六世紀時，已非常強盛，但不久被滅，其文字亦失傳，故今日無人能讀這一時期的碑文。世稱此文字為他司坎（Tuscany）。

羅馬城約在主前一千年時建立，主前七世紀時，羅馬城的七個小山頭已住滿了居民，這些居民多屬拉丁人。主前六世紀時，為伊楚司坎人所統治，羅馬城開始擴大。大約在主前五〇九年，羅馬的貴族人員決定獨立，制定政府的組織，成為共和國的形態。羅馬城為二個議院所管治，議員每年一選，相聚議事稱為議院

，以愛國熱忱來推動國家的事務。在五〇九年之後，羅馬城與其他的拉丁族城市聯盟，合力去驅逐伊楚司坎人，這種聯盟相繼約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羅馬城邦與這些聯盟城失和作戰，趁此擴展其勢力，收管這些城市。約在主前三百九十年，由於高盧人入侵，這種擴展始暫時停止。由主前三百廿五年至二百七十五年之間，羅馬已轄制全半島。主前二百六十五年，意大利半島所有的城邦均與羅馬城國結好，甘心臣服，以羅馬為首，代為掌管外交事宜。在主前三世紀裏，羅馬與北非之迦太基有數次大戰，最後羅馬人勝利，在打敗迦太基後，其勢力已南伸至北非，西達西班牙。這時他們開始向地中海東部發展，當希臘強盛時代，羅馬不足為道。亞力山大祇注意可以一戰的近東強國對於羅馬尚未注意。等到主前二百年，羅馬的勢力已經與希臘開始作正面的衝突，其原因也是因為過去馬其頓王曾與攻羅馬的迦太基漢尼波（Hannibal）有聯繫，（迦太基敗北在主前二百年至一九八年間），乘勝遠征馬其頓，擊敗馬其頓又染指於敘利亞，經過了幾次戰爭，在主前一四八年，馬其頓、希臘，便完全被併吞。羅馬在主前一三三年時，佔領小亞細亞，主前卅年時征服了埃及，約五十五年，該撒朱力亞征服了高盧，立為羅馬的一省。羅馬軍的制度是一師之下有卅個百夫營，每一營有一百夫長。由於過去軍事天才司葛皮歐（Scipio）親自部署一切作戰計劃，加上該撒朱力亞的作戰技巧，留下了羅馬軍優秀的戰術與戰略，這二大將死後，由於這些戰術、戰略仍為後來將領所應用，故能保持常勝之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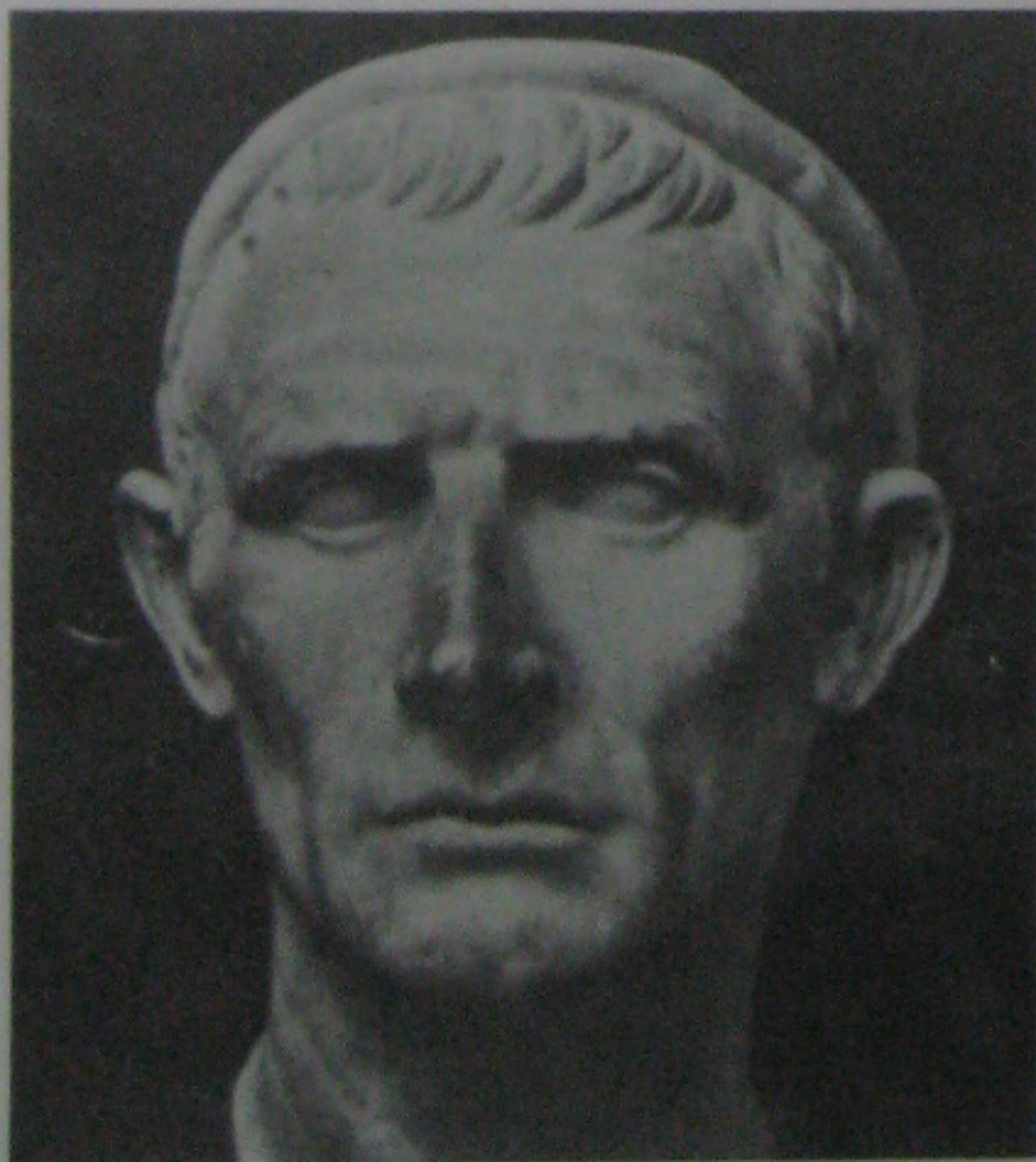
基督徒在羅馬時期受大逼迫，信徒在地下建造居所躲藏敬拜。



旁貝大將像後為羅馬皇帝。



安提阿庫斯 (Antiochus) 三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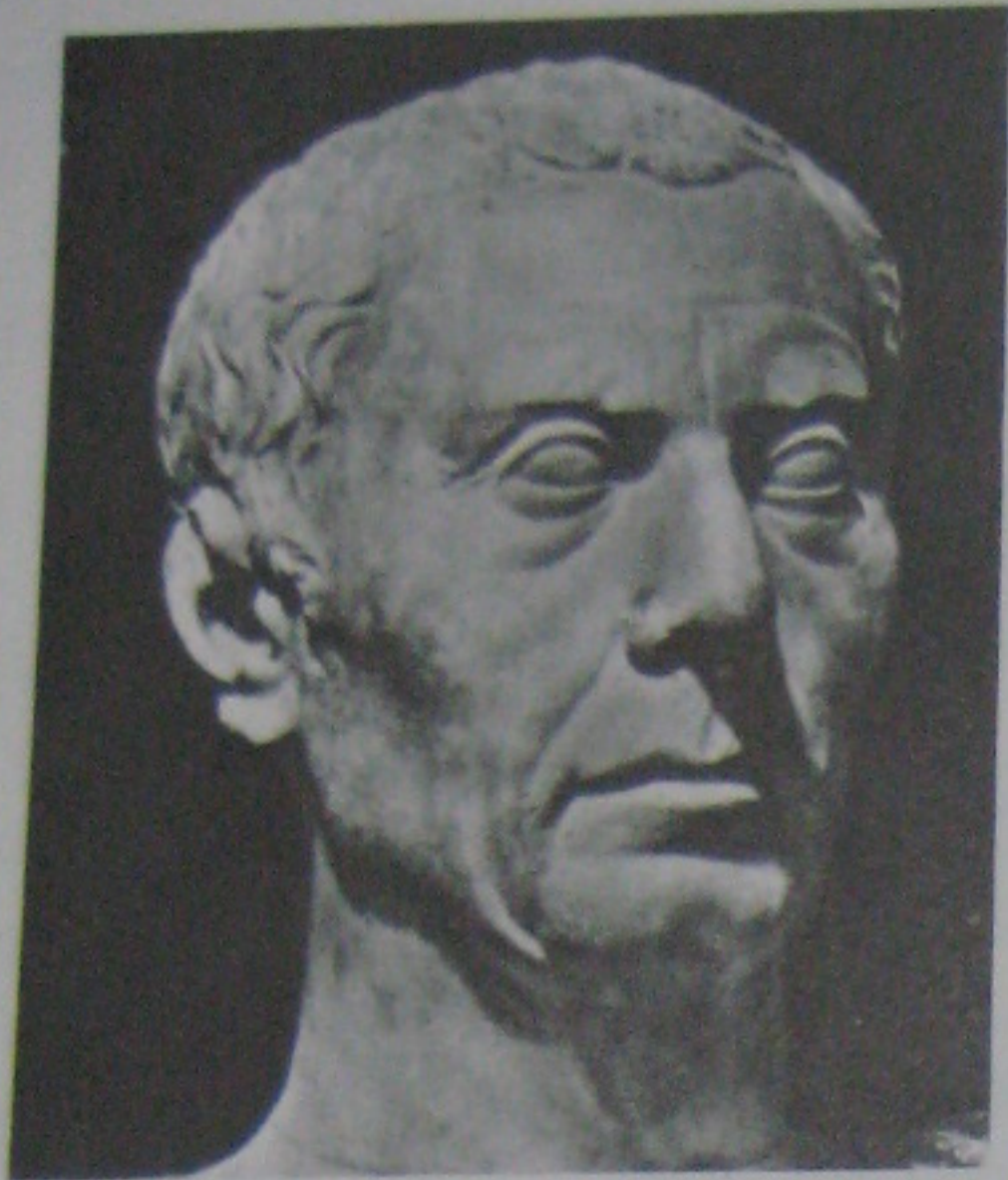
這種統一的局面並未維持太久，內戰逐漸的爆發，彼此殘殺，無非爭奪一時的權位，故一時政權相遞更換。

該撒朱力亞被謀殺之後，猶太人為之哀慟不已，對於一個外國帝王從未有如是表情。

該撒賽思他司 (Sextus) 不久發表任命希律為哥里敘利亞一帶之長官 (主前47-46)。由於加利利一帶，經常有匪徒成羣結夥，騷擾治安，民生受損甚大，故他親自圍剿一班綠林「響馬」，經過一番戰爭，擄獲甚重，生擒盜首希蒙並正法。按照猶太之慣例，祇有議會 (Sanhadrin) 有權處死刑，但年僅廿五歲的希律，身披紫袍，帶一隨身侍從，親自往赴國會，是日黑耳坎紐斯主持會議，見議會空氣緊張，形勢不對，可能對他不利，黑氏宣佈散會。此時希律已兵權在握，勢力已定，復憑有該撒之任命，更無所忌憚了。

該撒賽思他司任命希律之後，是年便被刺死 (主前46)，過了兩年 (主前44)，安東尼興起，開始進行對付那些謀殺該撒的黨徒。是時在敘利亞和猶大地擁護該撒和擁護旁貝的大有人在，在敘利亞有巴蘇 (C. Bussus) 擁護旁貝。在猶太有希律之父安提帕特擁護該撒，故彼此之間互相鬥爭，安東尼開始搜尋主謀刺殺該撒的仇人布魯他司 (M. Brutus)，和該西司 (Cassius)。該西司逃往敘利亞避禍，並準備圖謀以兵力對抗安東尼，故一時招兵買馬，屯草集糧，就在這時，黑耳坎紐斯的膳長用毒藥毒死了希律之父安提帕特，馬里庫司 (Malichus) 謀想取而代之，為猶大地之行政官，希律立時興兵為父報仇。此時局面非常混亂。安提哥紐司想乘機再獲得統治巴勒斯坦，惜這計謀為希律所悉，立即設計破壞。布魯他司和該西司在腓立比為安東尼所擊敗。主前四二年，羅馬奧特為恩興起，逼走安東尼為羅馬之領袖 (四二年)，出乎意料，希律情願支援安東尼，雖然猶太人均反對此舉，然而無策可阻，黑耳坎紐斯大權旁落，僅備諮詢而已，名為諮詢，實為傀儡，自知無能為力，祇好點頭稱是。希律和他長兄被任命為猶太人的首長。當安東尼在埃及克里奧帕查皇后宮中陶陶然享樂之時，羅馬自顧不暇之餘，在敘利亞境內，又有蠢

該撒朱力亞(Julus Caesar)之像。



提比留(Tiberius)之像。



皮托勒買一世之像。



動，猶太人促擁安提哥紐司與叛軍巴提(Po-rthian)王奧柔地司子立和約，黑耳坎紐斯與希律之兄去與奧柔地司子帕可魯斯(Pacorus)和巴撒夫仁尼斯(Barzaphranes)會商，希律之兄非昔(Phasel)竟被巴撒夫仁尼斯丟在牢坑中，非昔羞忿自殺，黑耳坎紐斯被擄往巴比倫，希律聞之大怒，立時着令修建馬撒達為堡壘，以防萬一，自己親往羅馬求助於安東尼。

此時，安提哥紐司為王作大祭司，(三年之久)(主前40—39)，他是赫斯夢念王朝最後一個君王，(Hasmonaeans)亦即瑪喀比時代的最後一位執政的。此時希律和羅馬政府對猶太人非常憎恨。安東尼和亞古士督，對於希律之忠心，才幹特別賞識，授意羅馬議院封希律為猶太人的王。希律被封王之後，即兼程趕回巴勒斯坦，即時用兵，在一星期之內，將巴提(Parthians)驅出敘利亞境。文提地猶司(Ventidius)之副司令西羅(Silo)助希律先收復約帕，救其家族，並奪回堡壘馬撒達(Masada)。立冬之後，羅馬軍休息不戰，希律無可奈何，趁機在政治上下手去撫慰加利利，主前廿八年文提地猶司再戰巴特，希律再抽空往撒摩撒他朝見安東尼。他的軍隊為安提哥紐司所敗，乃弟在戰中陣亡，加利利又造反。希律得報後，返來即時動兵，除耶路撒冷外，將巴勒斯坦囊括在自己手中。主前卅七年在搜西司(Sosius)之助，將耶路撒冷佔領。希律王要求將安提哥紐司處以極刑，這是羅馬有史以來，第一次將敗王處以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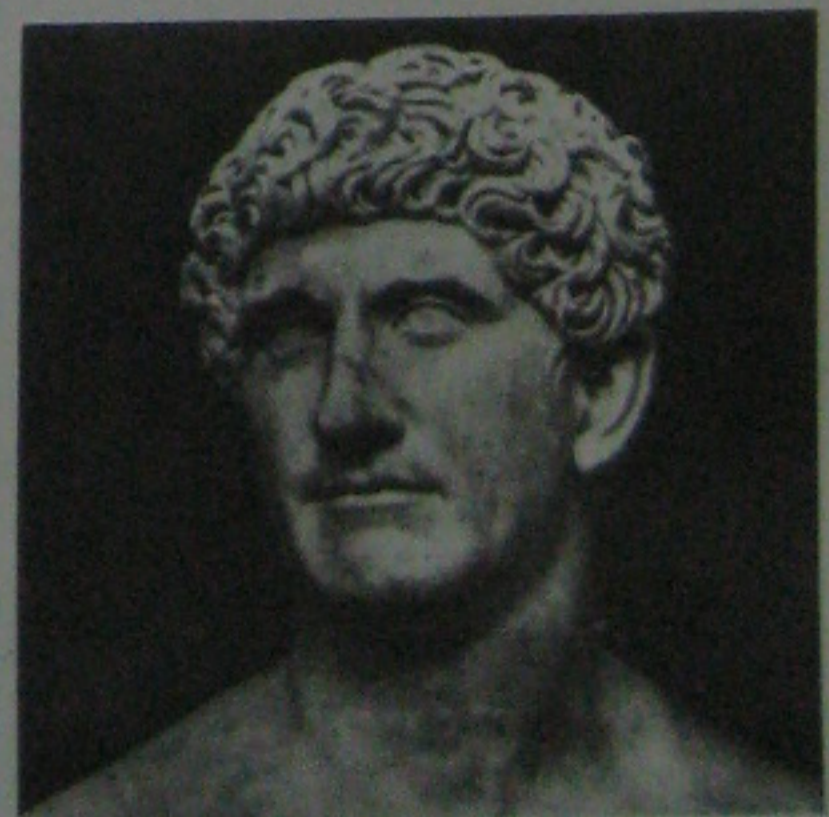
三年後，希律安登寶座，在位卅三年之久，對猶太人殘酷異常，故不能獲得猶太人的尊敬與支持。由於希律政治手腕靈活，行政上的才幹，不失為一精明的統治者。由於希律出身以東人之家族，故自稱為「半個猶太人」。他之所以稱為「大」希律，實在由於他忠於羅馬，推行亞古士督之命令不遺餘力。除了到時應交的軍費外，外交的關係仍掌握在羅馬人手中。完全以一個同盟的帝王來統治羅馬屬下的領域。在希律早期統治時間，面臨耶路撒冷的黑斯孟尼的餘黨，擁護克里奧帕查的黨徒，以及應付和猶太全國的對他不堅的態度，故行事小心翼翼，在主前卅七年以殺鷄警猴的辦法，將

四十五個支持安提哥紐司的富翁，貴冑處以極刑，以警告對他心懷不測的人。同時又收集財寶，供奉安東尼博其歡心。在卅七年春天，與馬銳安（*Mariamne*）結婚，馬銳安是黑耳坎紐斯二世及亞理斯多巴勞司二世的孫女。結婚後，希律的岳母亞力山查帶來許多頭痛事，希律雖然不喜歡猶太人，但是爲了政治上的操縱，他也得先在宗教上控制猶太人，就指派了從巴比倫來的一個出身不明的猶太人安拿耐（*Ananel*）做大祭司，亞力山查反對這一件事，強迫希律撤回成命，另任命她的兒子做大祭司，年方十七，取號亞理斯多巴勞司三世。從密報中，希律得悉他的岳母暗中計劃準備帶着她的大祭司兒子逃往埃及，向克里奧帕查求政治上的蔭庇。希律先下手爲強，暗中安排手下的人把亞氏投入浴池中將之淹斃，克里奧帕查運動安東尼向希律質問這種謀殺的計謀，但是希律的手腕高明，竟使安東尼爲之遮飾，並表明希律無過，當然希律暗中賄以重金。自此後，宮庭內污事百出，嫁禍移災，層出不窮，希律先後將王叔一亦即姐夫約瑟夫處死刑，又將親姐撒羅米（*Solome*），妻子米銳安，岳母亞力山查皆處死刑。

在安東尼執政時期，與埃及女皇克里奧帕查有私，女皇其實也是雄心勃勃，冀將勢力伸展到巴勒斯坦的沿海城市，染指耶利哥平原。後來在主前卅年，奧克它弗安擊敗安東尼取得羅馬議會之擁護爲帝，稱號爲亞古士督，主耶穌即降生在他的年間。在亞古士督即位後，希律仍被稱王，次年女皇亦死，將安東尼給女皇的地帶都交還給希律，除此外又接受了葛達拉（*Gadara*），赫坡司（*Hippos*），撒瑪利亞，迦薩（*Gaza*），安特東（*Authedon*），約帕，司查圖的堡塔（*Stratos' Tower*），原來這些城市交付給外邦的國家，目的在保全外邦人的宗教以及生活習慣，認希律忠心於羅馬帝國，並極力推揚希臘文化。不久羅馬再將查孔尼提司，巴提拿尼亞（*Trachonitis Batanaea*），阿郎尼提司（*Aurantis*）交給他，在主前廿年時，又將加利利和查孔尼提司其間以北的地帶加在他的版圖內。由於他對羅馬的效忠，他曾被任命敘利亞總督，這事雖未成事實，但是他的版圖擴大，勢力雄厚，羅馬刮目

相待。

希律在位年間，由於極力提倡希臘文化，大興土木。重建撒瑪利亞，起名叫賽北司提，今日亞拉伯人仍稱這地爲賽伯司提亞（*Sebastiyeh*）。又重建司查圖的堡塔（*Strato's Tower*），工程浩大，完工之後，稱之爲該撒利亞（*Caesarea*）記念羅馬皇帝之榮譽。在沿海平原上重建舊城，用乃父之名安提帕提司（*Antipatris*）名之。又在約但谷重建一城，以乃兄之名非昔里司（*Phasaelis*）名之。再重建安特東（*Anthidon*）改名爲亞基帕亞司（*Agrippias*），以記念亞基帕馬可司（*Marcus Agrippa*），亞氏是亞古士督的女婿，也是希律的好友，不久廢此名而不用，原因如何不詳。除此之外，他又在各處建軍事堡壘，由於耶路撒冷一帶冬天寒冷，在近死海約但谷耶利哥平原，冬季氣候如春，所以他另建新約時代的耶利哥，並造行宮、堡壘，重要的有亞力山查姆（*Alxandriuum*），赫耳坎尼亞（*Hyrkania*），希律姆（*Herodium*），瑪撒達（*Masada*），瑪克魯司（*Machaerus*）等城。在這些中，也建有行宮。爲了討好猶太人，再建聖殿，在其有生之年，雖未完成，不過主要的部份很快的完成，重建聖殿約在主前廿年，但是裝飾細則處，則到主後六十四年始竣工。可惜六年之後，提多將軍攻陷耶路撒冷，整個毀掉。自此後，以色列人再無聖殿。希律爲人好名，要表示他崇尚希臘文化，除在巴勒斯坦一帶大興土木，同時利用苛捐雜稅所徵收的錢，去協助其他國家興造新建築，近者大馬色、推羅、西頓，遠者雅典，耗費之大，不言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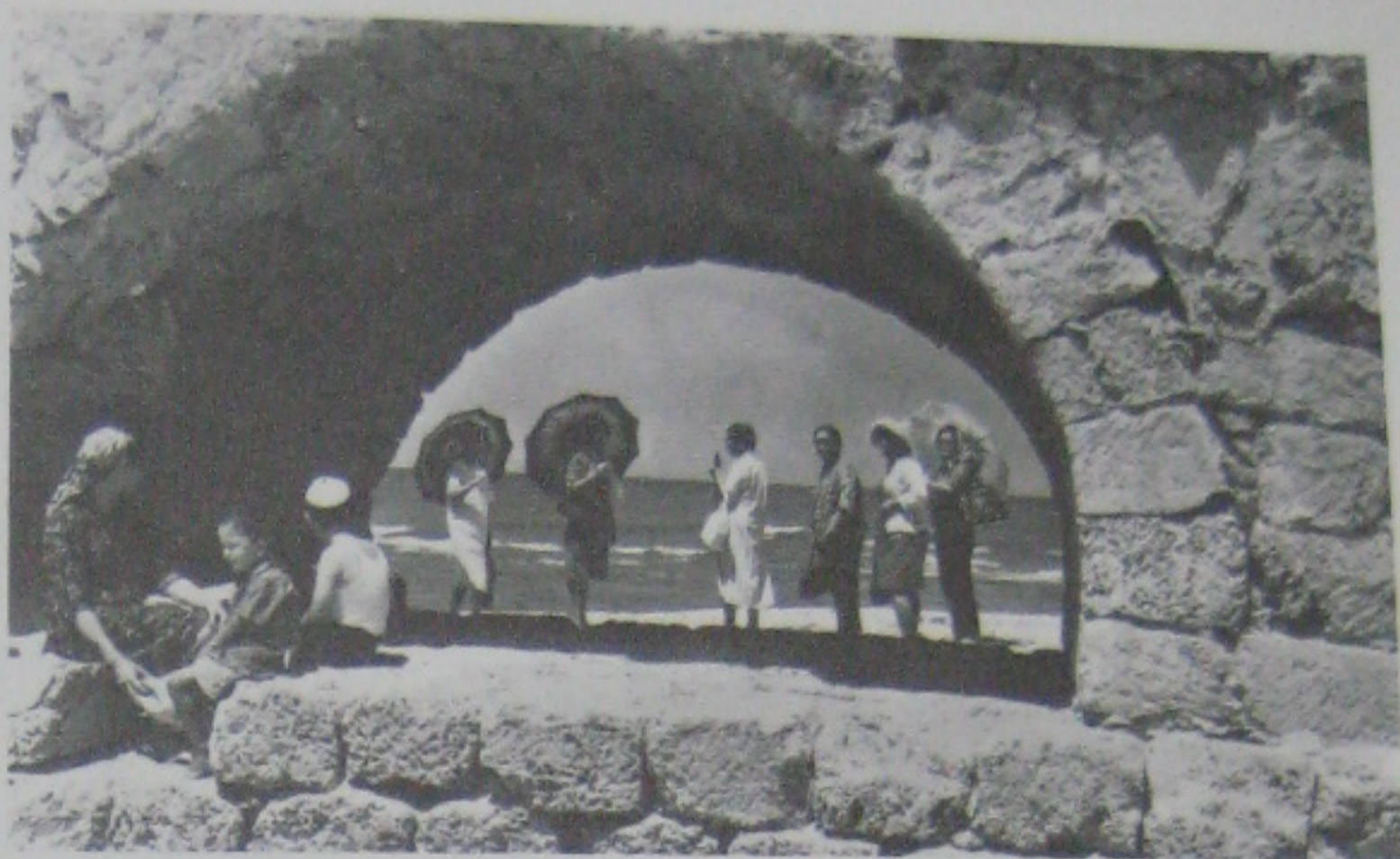
安東尼之像



聖地被羅馬征服之後，亦大興土木建造市場、廟宇、露天戲院(上圖與中圖)，其格式均是羅馬格式，下圖中之柱石即羅馬時代所用格樣。

露天戲院除演劇之外，有時作比武之用，也作健身運動之用，其中可容納之人數甚多，當時的戰況甚為壯大。





上圖為水渠之石拱，其背景是地中海。

下圖是為當年大希律所建之水渠，此處在該撒利亞境內，由圖中可見當時水利工程之偉大。



亞基帕王一世

希律一生曾娶了十八個妻子，其中二個已失名，故無從考查，為他生子傳後的有五個妻子，瑪喀比美利安是他第二妻，生有四子，長的是取名亞里斯圖布魯司亦生四子，第三子便是亞基帕一世。

希律的遺命將他的國分給幾個兒子，由第四妻所出的亞基老管猶大、撒瑪利亞，以東地帶，前後統治約十年之久（4B.C.~6A.D.），後被羅馬政府免職。由第四妻出的第二子希律安提帕管加利利和比利亞一帶，因他居心叵測，計謀造反，事機不密，為羅馬政府知悉，39 A.D.時將他驅逐出境，流浪外國。由第五妻所出之子希律腓利比管理加利利海以東和東北之地區，主後卅四年死於位。這些分治的王子無雄才大略，亞基帕一世（大希律之孫）愛奢侈却貧窮，流亡在羅馬，一度曾為階下囚，被提比流（Tiberius）下在監中。主後卅七年，克里鼓拉（Caligula）即位，即時釋放他，同時任命他為王轄管當年希律腓力比之地區和呂撒尼亞司（Tysanias），所管轄的地帶（亞必林一帶 Abelene）這使希律（馬可六章17節）大感不安，同時嫉憤不已，希羅衣唆使他的「丈夫」希律安提帕親往羅馬一行，謁見新皇帝爭取王號（原是洲太守之名義），他一到羅馬，即被看管，失去自由。原因是亞基帕暗中奏告皇帝他此行心懷不測，陰謀反對皇帝，結果革職充軍高盧，羅馬皇帝將他的轄區賜給亞基帕一世，亞王立時增加了加利利和比利亞境地。亞基帕一世對於政治和實際的去統治並不太有興趣，他大部份的時間留在羅馬，逍遙自在，度其寓公生活，此時克里鼓拉失去了人性，而居為神明，強迫人去拜他，猶太人反對此事。

在主後卅八年，亞基帕道經亞力山谷城時，猶太人首先公開反對。不久克里鼓拉下令敘利亞首長，凡不拜皇帝者處死刑，必要時可以發動軍隊去執行。這時亞基帕一世已回到巴勒斯坦（主後40），這對於他轄區內的猶太人，以及將來的治安問題，執行皇帝命令將發生重大的不安。亞基帕運用手腕賄賂皇帝，始免去拜他的像之令。這事不久（次年）克里鼓拉被刺。

該撒亞古士督之像。



革老底(Claudius)之像。



尼羅王(Nero)之像。





近東生活圖

亞王趁此機會拉攏革老底 (Clandius) 並使軍方和議會間的摩擦，借此鋪平一條路，使革老底可以安然坐上寶座。革老底論功行賞，再將撒瑪利亞、猶大地加在他的統治之下為酬。此時亞基帕一世所統治之地區不次於他祖父當年所統治的國境。最後在位的三年 (41—44年) 算是猶太人的黃金時代，他竭力討好猶太人，就如自由獻祭，遵守律法，自己也遵行謹守，法利賽人對他崇敬有加。亞王半有猶太人的血統 (以東人)，是故猶太人稱之為「弟兄」。亦是愛好希臘文化並建築，他對早期的教會信徒，盡量逼迫，雅各就是在他手下殉道 (徒十二20—23)。曾也夢想拿使徒彼得「試刀」

，但是未能如願以償。但在猶太人面前似乎是很保守，在一出猶太人的圈子，他又顯得非常的開明。他也曾盼望能使他的國度完全脫離羅馬人的轄制可以自立。但是好景不長，在他最有榮耀的時候，巡行該撒利亞，人民對他崇拜至極，在他演講之後，羣衆高呼「這是神的聲音，這是神的聲音」，這種悅耳的高呼尚在耳中，忽然身內劇痛，即刻被抬到附近的行宮，五天之後棄寶座而去。死時儲君不過十七歲。革老底認為偌大的國土交給一個幼君未免太危險，所以將之收在自己的手中，這一個王朝也就沒落在革老底手中，從此以後羅馬人實際直接的統治。

羅馬巡撫統治下的聖地

亞基帕二世年幼，故一切國政均操在羅馬政府所任命巡撫手中。亞基帕二世並未打入冷宮，革老底封他為加亞司 (Chalies) 王，統管亞必林 (Abuene) 北地一小區，在菲都斯、(Cuspius Fadus, Tiberius Alexander) 提亞力山大二巡撫統治期間無大問題。但古門紐司 (48—52 A.D.) 作巡撫之後，情勢即為一變，結果與猶太人發生摩擦，而致引起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的叛變。腓力斯作巡撫時，保羅被遞解羅馬。大約是在 (52—60 A.D.) 之間。何時去職無法查究，(見徒廿一：27—卅四：27)。

當保羅出來傳道的期間，亞基帕二世又被看重，重新被調離原境往以前腓力普所統治的加利利以東及東北地區。再加上他原轄管的亞必伯林地區。在主後五四年，尼羅 (Nero) 作了羅馬的皇帝，又將加利利一帶的地方 (Tarichaea Tiberias) 及比利亞一帶 (Abilajulias) 的地方和附近的村莊都劃歸他的版圖內。在位一直維持這個狀況。他大約死於一世紀末年。

耶利哥城有數個，坎因女士所發掘的是古耶利哥。後大希律時代在附近另建耶利哥，基督時代之耶利哥即此者，後毀於兵燹。

此圖所示考古家發掘希律時代之耶利哥，此處所示大概是當時的一個健身運動場。

羅馬政府用巡撫制度來管轄猶太人，並非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當時問題，在主後六年就開始，大約在主耶穌九歲的時候，羅馬委派了古坡紐 (Coponius 6—9) 作巡撫，耶穌進京在聖殿中曾與教法師一面問，一面回答，他的父母又從回途中趕回京城尋找到他，那時耶穌約十二歲。正是安必弗 (Ambivius 9—12) 作巡撫。施洗約翰和耶穌開始出來作傳道時是格都司 (Gratus 15—26) 作巡撫時。彼拉多繼之，在彼拉多的任內，耶穌被釘十字架。

在巡撫的制度之下，議會仍舊存在。大希律在位時，議會在他手中似是一個傀儡。大權操縱在他手中，挾議會以令「天下」，在統治上方便得很多。議會是由猶太人的領袖所組合的。議會員經常維持七十人，其工作主要是在通過新的方案，制定新的法律，主持公道、審判假先知，決定信仰上的糾紛，神學上的異見，監視祭司的道德行動，隨時注意祭司家族子孫的血統的正統。他們的一般工作也就是立法和監察的責任。



希律時代之聖殿構圖。



議會的主席是在任的大祭司，這七十個議員的資格和出身，包括了貴族的祭司，各文士、長老，以及地方上的名紳。文士與長老多是法利賽教派中的會員。撒都該人也在議會中亦擁有相當的勢力。凡是羅馬籍的人，不在此議會的約束之下。除非犯有褻瀆了聖殿的罪，始受議會的制裁。巡撫有權召集議會，他的行動不一定要受到議會的約束，或是一定要通過議會，除非是定死刑的罪。議會的權力表示羅馬政府給猶太人在他們地方上、宗教上行事處理的一些自由。其實是一種懷柔政策，以收統治之效。猶太人在表面上對於這一種制度表示合作，骨子裏却是懷恨不已。

巡撫的責任是指揮羅馬軍兵維持治安，尤其是在猶太人過節守律的活動上，以免羣衆加大之時，滋事生非。巡行各地慰苦撫病，盡父母官之責任。同時監視收交稅捐事宜，隨時向皇帝陳奏地方狀況，時時與中央政府保持聯絡。

彼拉多在任時間較長，約有十年之久（26—36）他的任期內正是亞基帕一世也在位年代，亞基帕形容他是一個「不屈不撓，冒險的苦幹硬幹者」。（Adcaium Sect. 38）他的在任記錄足可表現他的這種性格，當時羅馬的駐防軍駐紮在耶路撒冷內，駐防軍所在地，一定懸掛羅馬旗幟，猶太人認為懸掛羅馬旗幟就是表示皇帝的形象，這對於猶太人是一種侮辱。他們要求免掛羅馬旗幟，情願被殺頭，不願受此侮辱。這種愛國的精神表露無遺，彼拉多慎重考慮之後，表示讓步。不久他用殿中的古藏變賣來建築耶路撒冷儲水池，這事引起人民的憎恨氣憤，一致釀成紊亂，在這紊亂中，不少的猶太人集體被殺害。此時索興再掛起羅馬旗幟

，並建一誓願台，效忠皇帝，幸而羅馬皇帝下令禁止此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曾提及「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在他們的祭物中的事，告訴耶穌」。他當時以洗手之禮，將耶穌判處死刑，而表示與己無關，其詭詐行動可見。他的行動越來越猖狂，忽略民情，以致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當時許多撒瑪利亞人聚集在基利心山上（Mt. Gerizim）等候彌賽亞的降臨，彼拉多立時率軍而至，發生衝突，羣情激憤，準備一拼，事態擴大，羅馬皇帝不願動兵流血，願息事寧人，立時將彼拉多免職，當他回羅馬的途中，羅馬皇帝駕崩。卡里古拉（Caligula）於卅七年即位稱帝。亞基帕一世對於猶太人表示善意，此時法利賽人對他崇敬有加，忘記希律王朝所加給他們的擔子。好景不常，亞基帕王忽然逝世，情勢亦隨之一變。革老底任菲都斯（Cuspius Fadus 44—45 A.D.）為巡撫。他亦造成不小的衝突。革老底由於歷年問題，以為任命一猶太人作巡撫可以暫緩民情，所以任命腓羅之侄提庇留亞力山大（Tiberius Alexander 45—48 A.D.）為巡撫，過去他曾叛離猶太教，照他的背景對於猶太人心理該有所明瞭，因其變本加厲，反而加深猶太人的反感。加利利人猶大的兒子西緬和雅各將亞力山大釘在十字架上，事態更加

擴大，羅馬政府即時命古門紐司(Cumanus)接任巡撫(48—)，他面臨這種情形，該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但他的衛兵在聖殿中，以褻瀆的態度污辱那些進殿敬拜的人，立時羣衆反擊，他應下令刑罰該衛兵，相反的却派兵去鎮壓。數千人被殺死，不久在耶路撒冷附近一羅馬公務員被土匪將他的隨身之物劫洗一光。古巡撫爲了報復即遣兵往附近村莊一掃而光。不久有一些由加利利往耶路撒冷朝聖的人，禁食祈禱，在經過撒瑪利亞的途中，全部被屠殺，奮銳黨的人即時領導報仇。猶太人聯合撒瑪利亞人上告敘利亞總督垮住都(Quadrstos)由於亞基帕二世暗助，猶太人勝訴，結果古巡撫被免職。革老底遺腓力期就任巡撫(Felix 52—60A.D.)其爲人亦殘忍無道，極盡虐待之能事。在他任期內，盜賊四起，人心惶惶，暴動在耶路撒冷城中時起，甚至祭司無法供職，其中某些原因，乃是由於祭司職責上的糾紛所導致。亞基帕二世利用聖殿財物去修築耶路撒冷街道，命令利未人穿祭司外袍……以致聖殿中的情形無法無天，任意作爲。這時羅馬再任腓斯都作巡撫(Porcius Festus)在位僅二年(60—62A.D.)，保羅在他面前聲明要上告該撒(使廿五1—13)愛本紐(Albinus)繼任巡撫兩年(62—64A.D.)因見情勢混亂，爲了緩和耶路撒冷城中的緊張空氣，釋放監禁的「囚犯」，結果監牢一空，到處是土匪，也弄得一籌莫展，遺恨去職。最後的一任巡撫弗羅魯(Gessius Florus)上任不過兩年，將愛本紐所努力造成的一點暫安局面一齊毀光，亦以強腕統治，毀城燒村，傾刻間人亡財散，猶太人在忍無可忍之下，有者棄家逃往外國，有者逼上梁山逃往山間公開叛變，全國充滿火藥氣味。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關於他們的最後浩劫。(指主後70年事)。

在這種衝突之下，亞基帕王二世無能爲力，叛軍先佔領了馬撒達堡壘(Masada)。這時耶路撒冷一青年祭司約瑟弗被差往組織加利利叛衆，準備與羅馬作長期戰。可惜在叛衆中，仍在爭取領導權，約瑟弗到加利利後與來自基沙拉(Geschala)的約翰(John of Geshala)爭取領導權，不久羅馬將軍威斯朋亞安在約他帕他(Jotapata)地將他捉拿。羅馬欲

利用他去說降叛軍，未果，便利用後半生寫作，其作品對猶太史有不可泯滅的貢獻，供給研究這一時期的史料。在六十七年間，威將軍佔領了葛達拉(Gadara)，安提帕提司(Antipatris)以馬忤斯(Emmaus)，又降服以東和撒瑪利亞，正在戰爭方酣之際，由羅馬傳來惡耗，尼羅王爲叛軍所弑，威在巴勒斯坦軍中擁他爲皇帝，他將攻打耶路撒冷之責任交付其子提多之手中，即時回羅馬先請降異己。鞏固自己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此時耶路撒冷城中的猶太領袖，彼此相爭，以致削減其對外力量，主後七十年時，城破，猶太人被殺一盡，屍遍全城，血流成渠，聖殿被毀，城屋盡毀。提多勝利後，班師回羅馬，擄去聖殿中之器皿，當時羅馬人建坊記念他的勝利，勝利坊今日仍存在。

耶路撒冷被佔之後，許多其他的堡壘均被毀壞，羅馬軍常駐紮耶路撒冷(Machaerus, Heradium, Masada等堡壘，前後均被毀掉)。數十年後在海注皇帝年間(117—138)曾有過一次的叛變(132—135A.D.)，領袖是巴古支巴(Bar-Cochaba)旋即被撲滅。最近在埃森人的大本營昆蘭南地十里以外的瓦地母拉巴阿發現一些古卷材料與當時的叛變有關。在那些材料中(除了古錢之外)提說巴古支巴(即本科西巴Simon Ben-Kosebah)這些記錄大約出自他的手筆。

羅馬政府再重建耶路撒冷城，名之艾里亞都城(Aelia Capitalina)嚴禁猶太人進入該城，經過幾世紀的變遷，此禁漸開，猶太人再進入此區。

近東一帶古廟遺跡甚多，但規模大者有數個，這是其一，山廟建築在今日之敘利境內，經過這樣的久遠，都可見當時的建築之輝煌，似一城又似一堡壘，古人在此拜巴力及其他女神（巴力之妻），此處稱The Temple of BA'ALBEK。



羅馬時代在約旦東地，曠野中所建之水壩。



15 耶穌時代

的羅馬

內部行政	123
奴僕與公民問題	125
經濟與交通	125

自旁貝大將征服地中海東、敘利亞、巴勒斯坦後這些地帶均列入羅馬版圖。由此始，未來世紀的羅馬和基督教，並以後興起的教會，在政治上、在宗教上，一直緊緊相息。羅馬最強盛，版圖最廣時，是卓彭（Jagon）皇帝在位時（98—117 A.D.），其勢力遠及達西牙（Dacia），亞美利亞（Armenia），亞述（Assyria），米索波大米亞（Mesopotamia），阿拉伯（Arabia），拿巴天王國（the Former Nabataeans），北非地帶，北歐萊茵河區，多瑙河畔之南，都降服在羅馬人手中。祇有最東部巴提王國（Parthian Empire）和近北歐一帶野蠻部落未在羅馬統治之下，是由於人寡力弱，尚不足為害之故。

旁貝大將的政敵該撒朱力亞先後征服了高盧，並在不列顛一帶，連戰皆捷之後，並將之屈在羅馬勢力之下。此時旁貝既作為羅馬之獨裁者，將羅馬的政治導至一人帝國體系。四十四年被暗殺之時，共和國已不復存在，此時政潮此起彼伏，明爭暗鬥，相當混亂，先是安東尼掌權，由於他與埃及女后克里奧帕查之曖昧關係，樂不思蜀，克里奧帕查欲併埃及羅馬為一統，亦去羅馬，想藉安東尼之關係攫取政權，當時議院竭力反對，中間經過曲折，最後安東尼與克里奧帕查為手下之大將士兵所棄，皆不願與羅馬軍對敵，紛紛走去，安東尼在阿克拉（Actium）一役敗死，克里奧帕查自殺，這一段恩恩怨怨的史蹟以死終之。

奧克它弗安（Octavian）即位之後，在表面上存留着共和國的姿態，暗中逐步將政權、軍事掌管在手中，實行其帝國之實。在掌握政

治軍事之權後，主後廿二年時，眾推他為獨裁者，尚惺忪推辭，其實要稱帝則是事實，當擊敗安東尼之後，是年羅馬即授其終身護民官之職，大約在廿七年時，已開始其帝國之治，在某些事上，將權交還國會，實際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將難馴服的省份一一收在掌握之中。

亞古士督即位後，以其雄才大略，組織力堅強，將軍隊系統紀律化，再加以組織設防在要衝，監視危險地區，防患造反叛變，又巡行帝國各省份城市，並親自作種種行政上的措置，加以組織，以便達到最高之工作效率。大約在位期間，有十一年時間巡行在外。史家認為由於他過於注重內政和組織，而忽略了去對付北國地區一帶野蠻民族，以致釀成日後大患，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他的息兵共處，減少戰爭，造成一時和平氣象，而奠定羅馬帝國內部行政上的基礎，此功不可抹殺。

羅馬的武力

在奧克它弗安與安東尼、克里奧帕查作戰時，似乎是海上作戰的，其實羅馬的作戰史上，海軍並不是特長，而其在軍備上，海軍並未有何發展，雖然他們統治了沿地中海一帶的國家，全靠他們的陸軍。所以過去的作戰記錄均是陣地戰，而不從海上進攻。在共和國時代，兵源是由人民自願，一旦戰爭結束，便解甲歸田。但由於連年征討，對於職業化的兵士特別需要，長期的訓練，對於作戰取勝有很大的關係。故在主前一〇七年時，羅馬在大將馬魯（



此四圖是皮查 (Petra) 之古蹟，山地原稱拿伯天王國，四面皆山，且怪石嶙峋矗立，甚為巨大，故古時居民將其鑿成房屋、宮殿、桌子、椅子，亦將柱石刻出，而宮殿內部空間之高令人吃驚，感嘆古人所用之工夫及匠人之設計，入口處甚窄，夏季山洪暴發，水即由此處流出。峭壁千尺，故在軍事上價值甚大，防守均可。

Marius) 率領之下的朱古都人 (Jugurtha) 即是一例，之後，即奠定了職業化的軍旅之雛型。在歷年的內戰外禦之中，用兵甚多，朱力亞古士督即位後，即遣散一部份的兵士，供給養生之需品，故在職軍旅並不龐大。

按照當時的軍隊制度，乃是以團為單位，大約有六千人至一萬人之眾。每一團步兵分十隊或可稱十營。每團內並有戰車，馬兵隊相配合。這種制度由古意大利流傳下來。每團實際帶兵作戰的是百夫長，由名稱而推想，每一百夫長是管理一百士兵，在新約中有數次提及，對於百夫長甚為尊敬，可見實權是在他手中。希律王的軍隊組織就是仿照羅馬兵團之制度而組織，除了正規軍之外，在帝國之內，不同之城市亦有類似警察制度的軍隊。當時在羅馬的市衛隊即是一例 (Praetorian Guard at Rome)，也許腓立比第一章十三節所說的「御營全軍」就是屬於地方性的衛隊。

內部行政

既然亞古士督在位時，內政整頓效率，將省市分明，以便統治。巴勒斯坦雖有王稱號，但是有許多地方的行政表現，似乎是一個省的組織。當時敘利亞就是在羅馬所委派的省長，或是總督管理之下。這種制度亦非一日所完成的。初時，遠征軍佔領一地之後，羅馬政府認為當直接管理，其臨時政府似一軍政府，但是一般的將領則喜歡一個本地的人，在效忠羅馬的原則下來統治管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巴勒斯坦封希律為王作為統治者，亞奧它弗安在主前四十年封大希律為「王」為「大」。不

過他們的承繼人以及主要事情之決定，均須取決於羅馬中央政府。這種政策一直使用着。當耶穌降生時，猶太人奉亞古士督之命令，各歸各家作人口戶籍的調查，即是一例。這些事本地政府無權可以過問、執行，亞古士督仍沿用省制來管理。

在主後廿七年，省分爲兩級，凡是一省政治已上軌道，生活安定，交內議院管轄，每一年委任一省長治理之。在亞洲、非洲的一些省份，情形不同，故派退休的執政官前往執政。凡是在議院支配之下的省長，亦稱爲地方總督或方伯（Proconsul），在使徒行傳中稱之爲方伯。（使十三：7，十八：2，稱居比路、亞該亞之省長爲方伯）。

另外一種省份，是由皇帝直接統治，這些省份包括了敘利亞、西班牙、高盧、埃及，後來征服了新國家亦有列入此等省份。這些省份之首長，在路加福音二章二節中稱爲巡撫，（又馬太廿七章二節）這些巡撫除了管理所轄之區外，凡是在議院統治之下的省份，出了問題，他亦可以直接代表羅馬政府去處理，向議院負直接的責任。然而這些巡撫又爲皇帝直接所任命，直接管轄。

由於埃及出產豐富，在地中海一帶糧食供應上首推埃及，故有「埃及足，天下富」之語，而且在商業上、經濟上對稅收上十分有助，

故當時亞古士督視爲囊中物，任何羅馬政府官員，甚至議員元老，若沒有亞古士督之手令批准，不可入埃及境。是時羅馬城人口約廿萬，供給糧食之需，完全仰仗埃及糧食之供應。亞古士督不容任何人割斷這一糧食供應線。故當時貨船來往埃及，運糧爲一主要對象。當年保羅被釋，往羅馬上告該撒，所乘之船即爲運糧貨船（使廿七：26；廿八：11）。

人口與殖民政策

地中海沿岸國家，埃及是惟一除了自給之外尚可供給其他國家的。羅馬帝國初盛時期，已感人口過剩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是非常棘手。故此，最好的對策是擴張領土，移民外地，而減低人口密度，先是向半島地區發展，不久亦感不敷分散，加之退役軍人安置亦變成問題，安排這一般人的住處，供給他們食糧亦頗費籌劃，已有的城市無法應付這種需要，建造新的城市勢在必行，故先後在西班牙建三城（Corduba, Hispalis, and Emerita），在高盧建四城（Narbo, Lugdunum, Viena, and Arelate）在北非，在迦太基，在亞該亞的哥林多建城，後保羅傳道亦至此建立一教會，達哥林

此爲古羅馬的市場，在市場之後有一牌坊，是紀念提多攻佔耶路撒冷之功勞（主後70年）。此種市場原爲宗教政治集團之用。



多教會的幾封書信，即是寫給此教會。在馬其頓建腓力比城，此即保羅在特羅亞見異像而被聖靈差遣往馬其頓傳教，首先在腓立比工作，此後此城市有教會，達腓立比書即是寫給此城之教會。在敘利亞建比耳都（Berytus）住在這些城市中之民，賞給羅馬公民，而享受在法律上的地位，凡是殖民地的人民，不能與羅馬公民一視同仁。

這些新的城市，主要公民係退伍軍人，對於國家民族意識非常濃厚，對於效忠羅馬是不須懷疑的，因此這些城市亦變成了政治上的資本，對於殖民地帶，有舉足輕重的關係。有些城市與羅馬中央政府有特殊契約，有時許以各種優待，如減稅、免役，並准許半自治情形，可以自立法律。雅典、魯斯（Rhodes），推羅（Tyre）在防守上效忠羅馬，本來羅馬政府對殖民地，邊遠莫及的國家，均是採取懷柔政策，乃是分而治之，使各城有其半自主的狀況，與其他城市無行政上的關係，不會坐大而尾大不掉之局面，反叛不易成爲事實，而且彼此監視，彼此猜忌，故能收穩坐寶座之效。

奴僕與公民問題

原來公民祇限定是住在意大利半島上的居民，在第一世紀時，時有內戰，公民權由四十萬而增至四百萬。當亞古士督即位後，有鑒於斯，故終止無限地頒發公民權。羅馬時時出戰外國，勝利時俘擄甚衆，將俘擄來的人，即賣作奴僕，以致養成了羅馬人的懶惰習慣、奢侈的生活，日後國民生活萎靡，淪爲腐敗，四維不張，罹致亡國之恨。在主後二百十二年，羅馬克拉克拉（Caracalla）皇帝頒旨給所有各省之民變爲公民。（在亞古士督時代，見奴僕衆多，亦曾下令釋放奴僕，並給奴僕爲公民之機會）。

羅馬的法律在古的國家中，算是非常開明，政府行政效率很高，由於是一帝國，得特別權利，得皇帝恩寵的人，時時有見，而這些得特別恩寵的人，可以享受特權，他們在社會上有受人尊敬的地位，同時在法律上有特權，在保羅幾次重要的經歷中，他曾提及他是羅馬公民，因此不能未加問明，即加拷打，這是違反法律的舉動，當時保羅的父親有羅馬公民權，

因此他也襲有此權，有的人需要用金錢來購買，始能有這種權利。當時保羅可以上告該撒，別人無法阻止，也是由於他有羅馬公民權，可作如是的請求，地方上巡撫長官無最後之判決權。

經濟與交通

「條條大道通羅馬」，這一句話暗示當時羅馬交通相當的發達。論到一個國家的行政效率，行運速度，商業上的溝通，文化的交流，沒有良好的交通，不能有高度的發展。當時在帝國的交通相當的發達。在軍事上羅馬人不利用海軍，但在運輸上却充份的去利用，故來往埃及、非洲、黑海一帶運輸糧食，均賴海上之船隻。在保羅上告該撒被解往意大利的途中，遇有狂風，曾提「這海口遇冬不便」之語。這表示在冬季行船不易，來春才能自由航行，故當時有此良好的港口作爲避冬之用，像是革哩底、馬爾他（Malta）（使廿七：12，又廿八：11），由於風向之故，有的海港不適宜應用，故當時在意大利並無避冬良港，這也是爲什麼由亞力山太城駛往羅馬須繞道而行，先經地中海東岸往北行，而且偏東南，上達小亞細亞以南的一些港口，然後再利用風向轉西往羅馬（見使廿七：6）。在往西的航程中，由於暗礁甚多，往往造成海上失事事件，人財損失甚多。在繞行亞該亞一帶海面時，暗礁特多，許多船隻經哥林多的義斯馬海峽（Isthmus—即海峽）的兩個港口，一是在海峽西的里支（Lechaeum），一是在東的堅革哩（使十八：18），在此經過，大船須卸貨減輕重量，小船則不須上下貨物拖過此一境地之後，便可航行無阻。在此海灣兩岸的半島相距不過四英里，尼羅皇帝曾計劃開鑿一運河，此項工程至一八九三年始完成。

羅馬政府不僅看重埃及的出產，對於運輸出產往阿拉伯國家亦不遺餘力，在尼羅河下游附近海處，經一段陸地，然後即臨阿拉伯海灣，在羅馬皇帝以前已有計劃，進行小規模開發，到查莊皇帝（Trojan 98—117）下令繼續修

建，以便與東南、東北一帶國家通商。

意大利半島沿海岸彎曲，開闢之港不多，當時良港有普提歐里（Puteoli）和歐斯提亞（Ostia），後者近羅馬，故與外國來往船隻多數利用歐斯提亞港，由埃及運糧船隻，多數在此港卸貨，無形中此港被視為重要港口。

羅馬時代路上交通全賴公路，開發這種公路必須有工程上的測量、設計。照留下來的遺跡，表現古時工程上的成就，路面用石鋪成，有石碑指示方向，並誌里程，故行人、車馬絡繹不絕。在亞古士督時代，曾大舉興建公路，四通八達，以後帝國不斷重修舊路，加建新路。這是因為新征服的國家，需要有行政上、軍事上的聯繫。在巴勒斯坦仍留有古羅馬所建的馬路，很多處可見。經過今日考古家的發掘，

發現當時曾造了很多里程碑，結果未曾使用過。當時由巴比倫可以由公路直達羅馬（中間有海隔斷則例外），由海港普提歐里到約有一百五十里之遙，路寬、路面鋪砌甚平，古名為亞皮亞（Via Appia），在近羅馬的一段約有五十六公里，稱之為亞皮公路（Appian），雖然經過起伏的地區，然而寬直而面平，可見其工程之一斑。由羅馬往東北行，沿（Adriaticum）的海灣，再東南行通馬其頓，往東邊小亞細亞可達巴勒斯坦，往東沿底格里斯河直到米索波大米亞平原。這條長達數千英里的公路，溝通了西亞。對於經濟、軍事、文化貢獻之大，無可置疑。這對於後來傳福音之工作，助益甚大。而且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之認識，亦有不可泯滅的成就。

此圖所示之殘垣廢壁，在敘利亞境內，在主前二世紀時為經商要道；由其中的巴力神廟，居民房屋，大眾商場等所遺留下來的建築顯示出希臘、羅馬東方文化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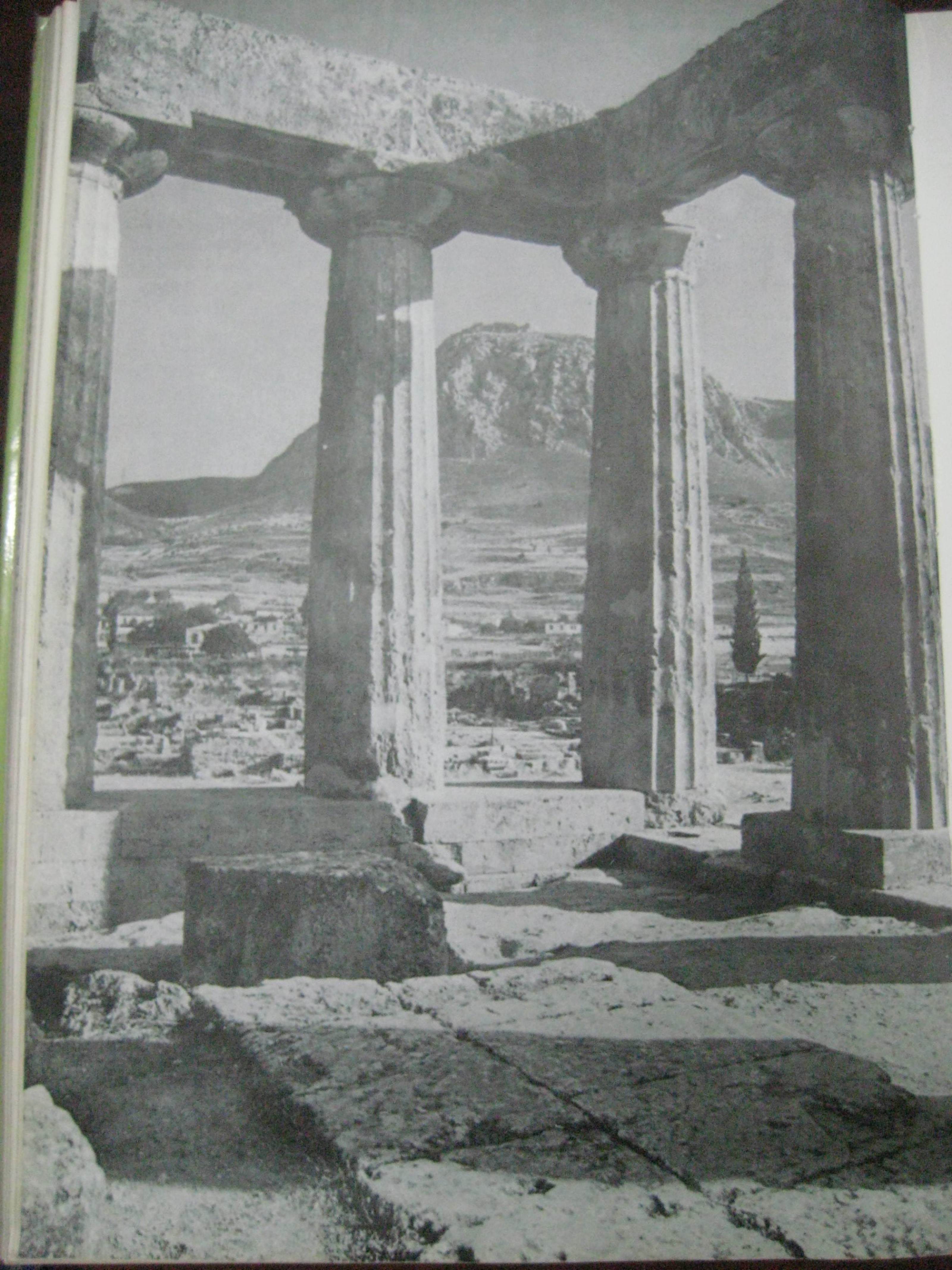


圖中所示即亞皮 (Appian) 路的其中一段，這路是在主前 312 年開始修建，原先僅有一段，後來再繼續加建，迄今尚餘一些路面仍被使用。其背景中的遺跡傳當年的水渠，引水到羅馬城。



圖中之石柱是當時的里程碑，指路牌上有里數及所往城鎮的名稱。





16 基督的工作

復活與教會

136

基督降生的時代，正是居里扭作敘利亞的巡撫，大希律作猶太人的王，亞古士督在位年間。

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猶太人就沒有過着什麼平安的日子，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昇平世界，他們聽見先知們告訴他們的話中，提到他們惟一的希望是神所差來的彌賽亞，他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他要戰勝一切的仇敵，他要帶來平安喜樂的國度，再不流離，再無戰爭...豐衣足食，神子或是人子親自統治他們。這個信息也是文士，教法師常述及的。

這種希望在不知不覺中迎向他們：

先是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出現了天使，當班的年老祭司撒迦利亞得了應許要生一個孩子，這孩子就是那要來的彌賽亞的先鋒。

過了六個月，天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出現，特別向一個安祥的，未出嫁的女子馬利亞說話，她要從聖靈懷孕生子，起名叫耶穌，這女子已經和義人約瑟訂了婚。正在這時，戶口調查開始，人人都回到本族本地，約瑟既是來自猶太地離耶路撒冷數里之遙的小城伯利恒，敘利亞的巡撫並未考慮到這樣的調查，如何勞民傷財。幾個月後，約瑟和馬利亞亦得回到伯利恒去，由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也要走數日方可達到。是晚他們回到小城伯利恒，馬利亞生了頭胎的孩子，起名叫耶穌。經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

在耶穌孩童的時期，希律王政朝此起彼落，彼此殺傷，他十二歲時，隨着父母由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在聖殿中研究神的事情，這時聖殿仍在修飾中，後又回到拿撒勒。這是他第

一次（按聖經所記）來往加利利和耶路撒冷。

施浸約翰先被興起，掀起了一個復興的高潮，當耶穌卅歲的時候，他再由加利利來到約旦河邊，接受施浸約翰的浸。

聖靈充滿了他，靈在引導他，他首先回到加利利一帶。四本福音都提說到他在加利利一帶開始他的工作。究竟先召門徒，還是先往拿撒勒再往迦百農，不能準確的知其次序，他在加利利的遊行工作中，曾進過很多的會堂，這些會堂是在被擄之後，人們回到聖地開始建立的。這些分散在各地的猶太人，需要敬拜，需要一個地方去學習，去教導他的孩子，會堂中的教法師，文士就負起這種責任來。

耶穌傳福音的腳蹤，四福音並未作系統的記載，故難以在地理上作十分詳盡的述說：從四本福音的記載來看，他一開始出來傳道先集中在他的本地本鄉，他的作風與施浸約翰有分別，當時的羣衆逐羣的從各鄉去聽施浸約翰的話，而耶穌是到各鄉村城市去傳福音，雖然四福中三言兩語述及他走遍各鄉村，實際上記錄他的工作多是在城市。他一開始傳福音的地方可能多以迦百農為大本營。由迦百農回到拿撒勒，再回到迦百農。再往加利利海邊的城市鄉村傳福音，似乎他首先向他的本地本鄉作福音的工作。

迦百農建立於一小的平原上，比地中海的平面低七百尺，由此可推想到夏季非常的熱。而且是濕熱，地土雖肥美，由於蛇蠅太多，造成多病之區。居於此一地帶人多是貧農佃戶，大部份的土地擁在少數佃主的手中。所以在耶穌傳天國近了的福音時，有痛苦的人實在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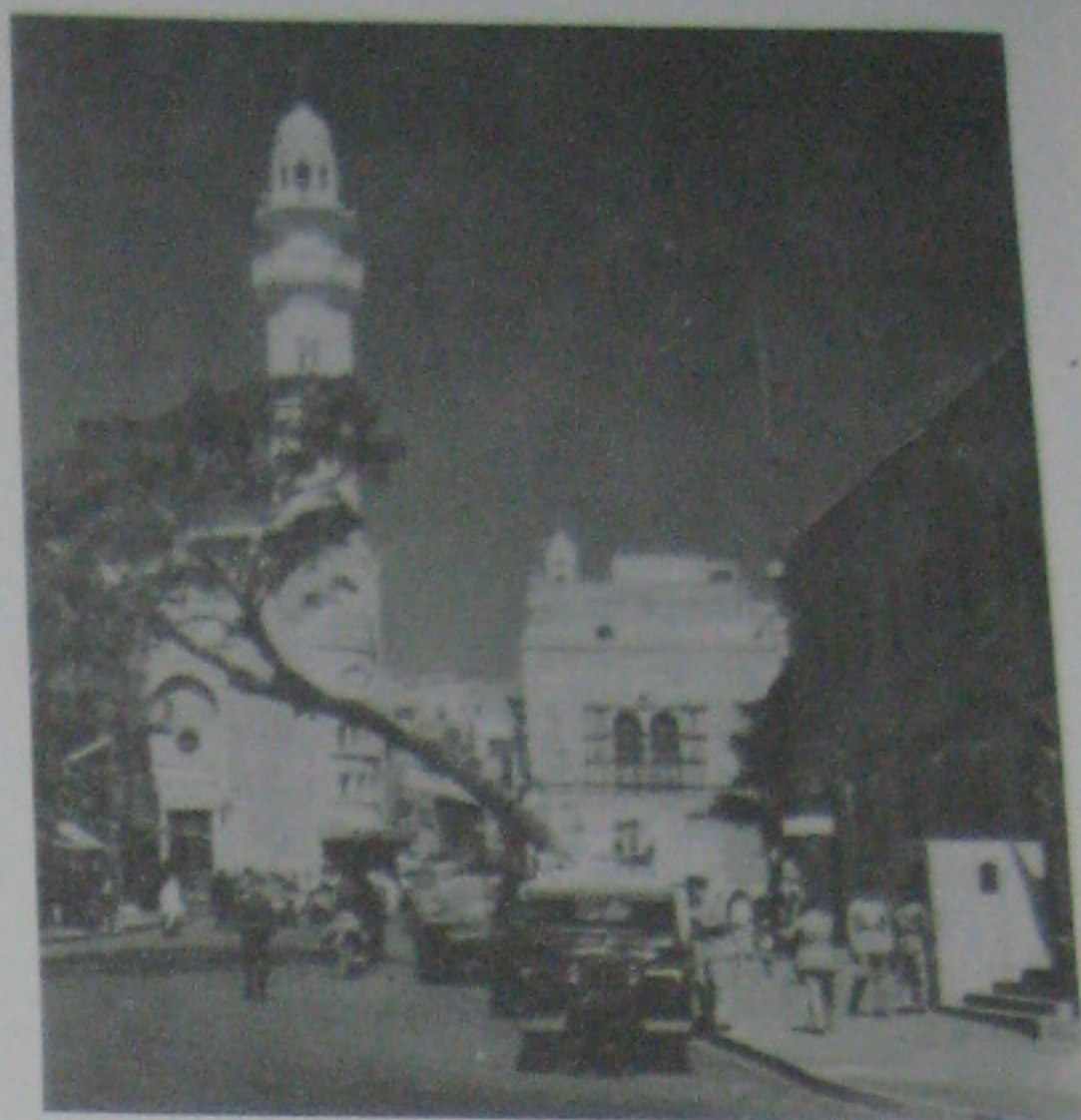
。醫病趕鬼是經常的工作。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加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但河外來跟從他。」（太四：23—25。）

耶穌走遍了加利利的地方，召了幾個門徒，而這些門徒不是屬於撒都該，法利賽教派中的人，相反的耶穌對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的行為非常的不贊同，不但不贊同，並且公開的指責，似乎耶穌對於他們神學解經觀點不甚注意，主要的乃是他們的行事為人。他的門徒都是平民，有漁夫，有收稅人，在他的朋友中也有稅吏，法利賽人稱他們為「罪人」，其中有抹大拉的馬利亞，有西門彼得，安得烈，雅各和約翰。在這一帶奔走時，在一個小山頭上，坐下來，羣衆都近前來，站的站，坐的坐，他開始講道，這就是今日所稱的「登山寶訓」。那些聽衆可以一面聽，一面看遠處的湖，湖中蕩漾的船舟，湖對面棕黃呈紫紅色的山坡，那是基拉撒山（Gerasa）。位於湖之東北，有伯賽大城（Bethsaida）。立在伯賽大之旁，猶如姊妹城，在春季紅色「白頭翁」花點綴着加利利一帶的山坡，也許在耶穌的世代，各山谷中此一處，彼一處盛開百合花，在他登山寶訓的結論裡，曾用來比較所羅門時代的榮華尚不如野地裡的百合花。

當他回到本城拿撒勒時，本地父老「歡迎」他回來，並不看他是一位屬靈的領袖，因為他不過是一個木匠的兒子。在安息日進入自己幼年時常去的會堂，過去他的先生坐在前面，但是那一天他却坐在前面拿起以賽亞書來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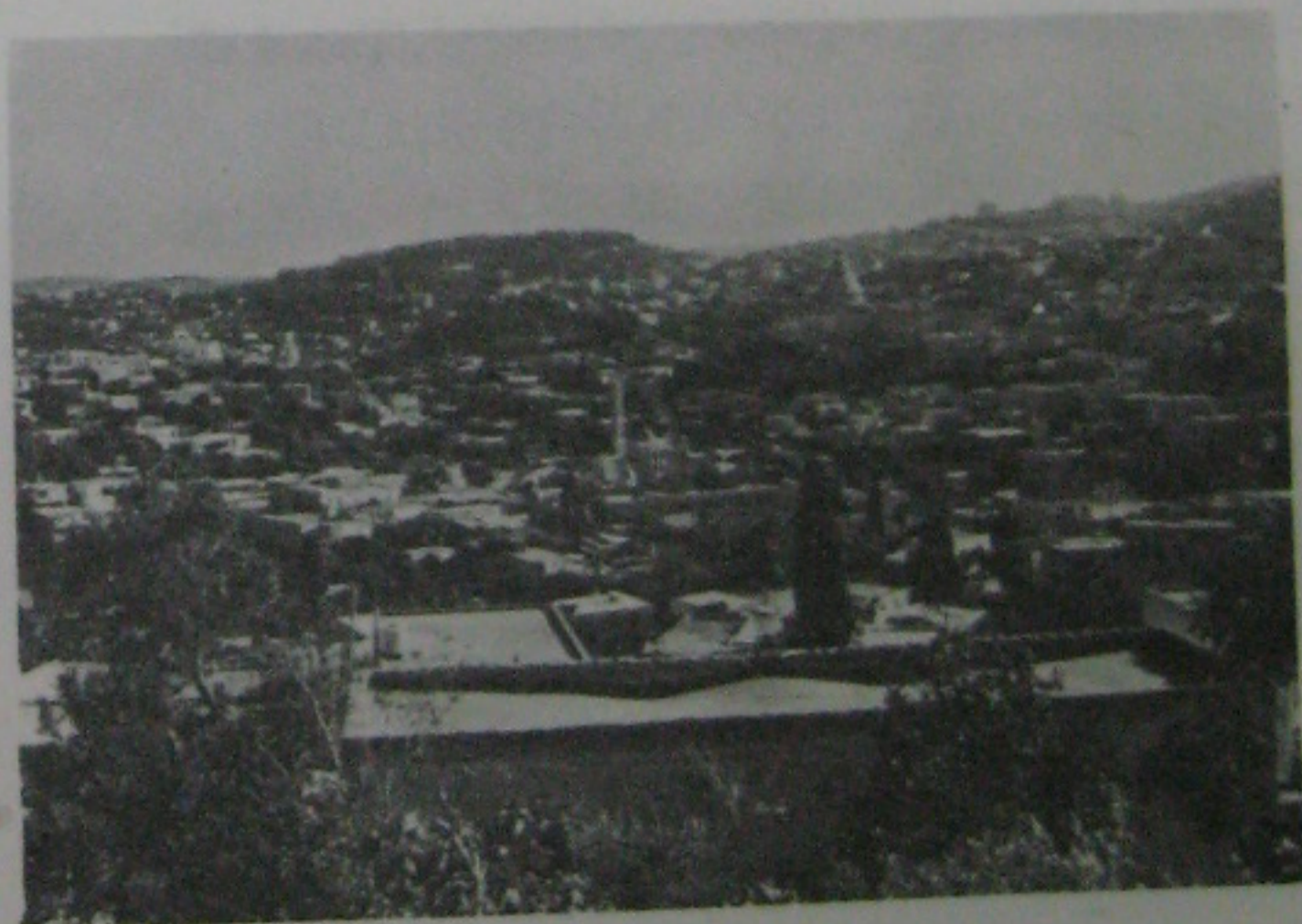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四：18—19，當時聽的人驚奇他的行動，當他提到受膏的，那是指着他們所盼的救星彌賽亞所說的。這種自己宣稱，暗暗的指着彌賽亞王，這是一個驚人的口吻。由於他們看不起耶穌，也許夾雜着息事寧人，免生政治枝節的問題，忿怒的羣衆把他趕出去。在吵鬧中把耶穌推逼到一個山崖上。（本來從這裡可以眺望以革倫（Esdraelon）的平原，景緻美不勝



今日的伯利恆，為昔日基督的降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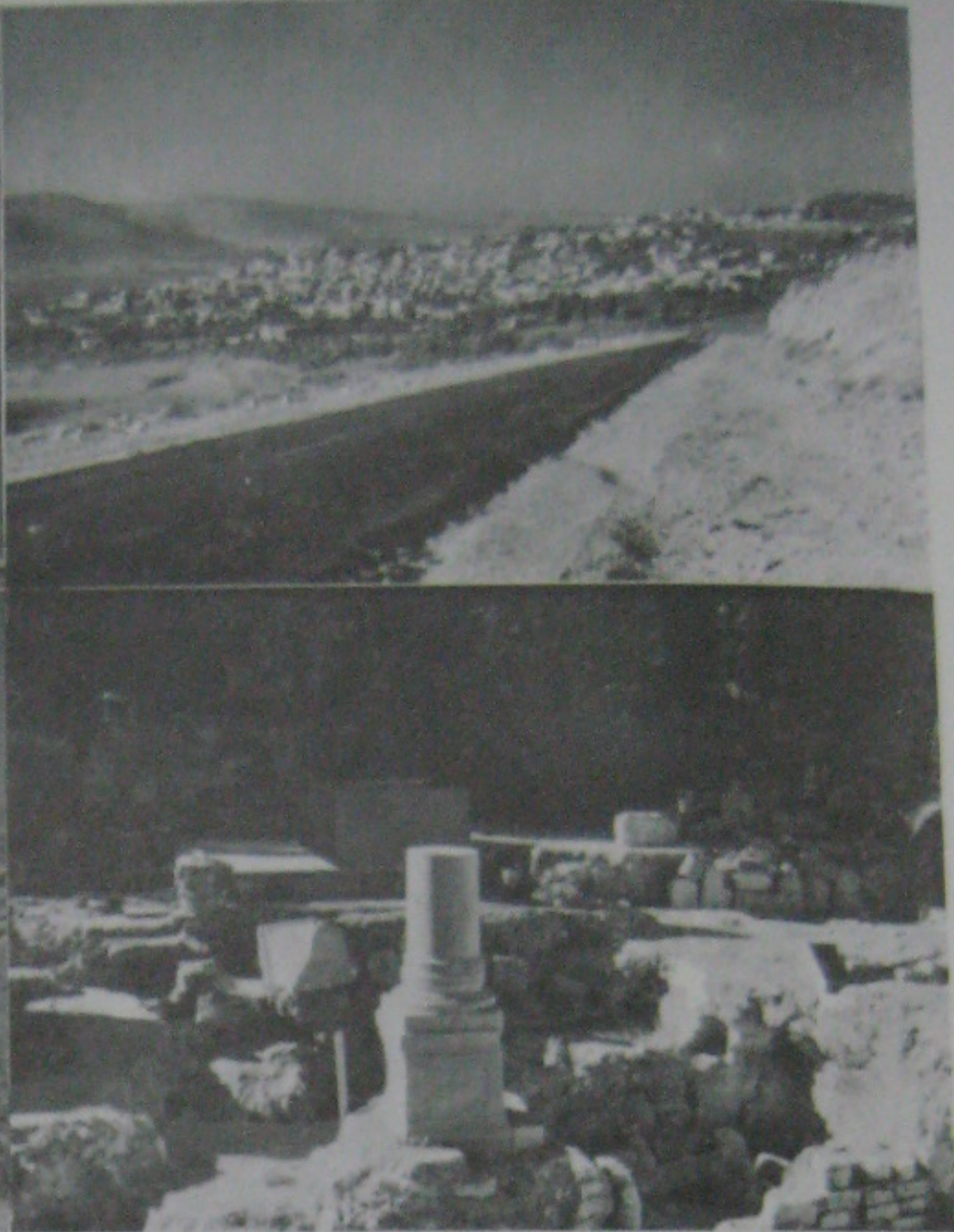
迦百農古會堂遺址。



今日拿撒勒城。



現今的耶利哥。



畢士大池古蹟。

收。)把他從這裡推下去結束他的生命。但是耶穌却在眾人中間「昂首」而行如入無人之境。再回到他的工作中心站迦百農。由於這一次宣讀聖經，一時這種風聲便傳遍各地，從此便有人開始反對他的教訓。

耶穌的工作範圍是縱橫的，和在面和點上相並行的。他往大城佈道，也走遍窮鄉僻壤，四福音中的記載很着重他來往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行程。究竟當時耶路撒冷仍是宗教政治中心。何況他最後的「志願」是在耶路撒冷完成的。

約翰福音便以他的來往耶路撒冷城和加利利城為全書結構的骨幹，再將他來往時所經歷所說的教訓捋次的敘述出來。

按年代來說，基督大約在主後廿八年二月往約但河去在施浸約翰名下受浸。在曠野中有幾個禮拜的等候，默想，接受各種試探。不久

施浸約翰被捉下監，耶穌即時回到加利利。他很可能在這一時期，按照一般的規矩往耶路撒冷守逾越節，在他受試探和他回到加利利之間究有多少時候不易確定，因為四福音並沒有清楚的記載。大約加利利的工作始於卅年秋末，可能在十一月間，在這一期間，他召齊了十二個門徒，按照馬可福音第四章記載，耶穌和他的門徒那晚渡過革尼撒勒湖時，湖面起了暴風，按湖地的氣候，節期在十二月才有這樣的季風，也是撒種的期間（注意馬可第四章中所說的撒種比喻）在這期間耶穌曾為施浸約翰的使者所詢問，「你是否是那要來的，我們還是等待別人」，耶穌告訴來使可以將所傳的話語和所行的神蹟告訴約翰，特別是「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癱瘋得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路七18—23在這事數天之後，

按照馬可福音第六章所記載：「在希律過生日那一天，希律大筵草臣，地方上名紳淑女。他的妻子（亦即他兄弟的妻子）之女兒來席前跳舞。希律在狂歡之中，不加思索竟允她無論求甚麼均能賜給，她回去問計於母親希羅底，由於施浸約翰指責希律不應奪乃弟之妻，希羅底因此懷恨在心，這時趁機唆使女兒要求施浸約翰的頭，在這樣情況之下，施浸約翰為真理，為正義而殉道，這大約是在卅一年一月間之事。

在施浸約翰被下在監中的期間，（按照當時的情形，希律怕百姓造反，故祇是將施浸約翰監禁）並不是幾天的事，在這期間，耶穌開始他在加利利的工作，也曾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第一次明顯的記載是在約翰福音第二章，他見到聖殿中充滿了「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裡，」當時的情形很複雜混亂，聖殿變成了商業獲利的地方，而失去了原來單單事奉神的意義。所以耶穌「心裡焦急如同火燒。」將那些商人捐客一齊趕出去，將兌換銀錢的櫃檯桌子一齊推翻，這時耶穌已暗示他將要死，以他的身體來完成神的救恩。

在他返回加利利的路程中，經過撒瑪利亞地區，曾在絃加城因饑渴交迫，坐在雅各井旁休息，門徒入城購買食物。正在這時，一撒瑪利亞婦人出來打水，以致耶穌同她談到生命活水的問題，等他回到加利利之後，才正式的開始工作，在迦百農行第二件神蹟。這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工作，是其他的福音所未記載。因為別的福音祇記載了他在加利利一帶的工作全部過程，並不以耶路撒冷過節為年代的次序。

在卅一年的春天二月開始，耶穌的工作更加積極，那時「逾越節近了」（約六：4）「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那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那次耶穌用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這對於逾越節是一個新的解釋。這件事之後原來他不預備去耶路撒冷去過節，這時耶穌的名字已經傳遍猶太各地，他是新聞人物，亦是一個主要運動的中心。當時的人由於歷代戰爭殘殺，心境處在極端的矛盾之下，這時耶路撒冷的宗教界先是聽見耶穌的行事神蹟，以為盼望已到，後來見他的行動與他們對於摩西五經的解釋有了出入，就像在安息

日醫病，這無疑的是對國會的挑戰，因一個人犯了安息日，國會有權處他的死刑。就這一點已經是夠將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等到後來耶穌尚稱他與天父平等之時，國會更振振有詞，宣佈耶穌的死刑。

在卅一年贖罪日，耶穌帶着他的門徒進到該撒利亞腓立比境內，在黑門山的腳下，與門徒聚談，在談話間，便問到門徒對他的認識，彼得很直率將他所領受的，「觀察的」，說出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一句話雖簡單，却包括了過去的一千年及未來的無盡時期的歷史，基督是彌賽亞，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永生神的兒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顯明，耶穌是神。但是耶穌立時改轉口吻，而不繼續地談他作王復興以色列國，坐大衛寶座的大計，而談到他要去耶路撒冷受害遇死，被殺，三日復活，這事使彼得大惑不解。

在這一段的遊行佈道過後，他們就再轉迦百農去，耶穌的兄弟們準備過節的事，即是去耶路撒冷過住棚節，他們要他同去，結果他却往北行，他這些行動不似有一個理智上的支配，而是在暗中有一個主要律在支配他。他帶着三個門徒上到他泊山頂，在住棚節的前一個禮拜晚上他在他泊山上，忽然他的形象改變，身穿白袍，潔白如光，在與以利亞，摩西的會商之下，他的意向更加確定，彼得雖然建議建三座棚，就是在山中隱居，作起神仙來，但是耶穌表示人子必須受苦被殺，（亦有傳說當時是在黑門山變像。）他立即下山兼程急往耶路撒冷而去，由於趕路甚急，對於撒瑪利亞人的不客氣的態度亦不去理會，（可能有些人是當日撒瑪利亞絃加城婦人的果子）他突然出現，而在聖殿中教訓人。使他自己的弟兄們希奇他的行跡莫測。但是他們不知耶穌所行動是包含了死的成份。許多先知都是在耶路撒冷被殺害的。

按照約翰福音所記載，耶穌利用在耶路撒冷的時間行神蹟，同時回辯猶太人的質問。在卅一年的十二月廿五日由於耶穌的言論，羣衆想用石頭把他打死。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暫時離開耶路撒冷往比利亞（Perea）去，在此過了幾個星期的冬季生活，大概同他的忠心門徒們住在一起，教

導他們關於他的死和死的意義。不久他往猶太沙漠地帶的以法蓮去，這是一個山崗起伏乾旱的區域，可能他在此時作更深刻等候的默想，對於生命的意義再加深刻的認識，再離此往約但河谷，經耶利哥，一過耶利哥，就要向上行，翻山越嶺，他們一行人到了高原的小山谷，就是伯大尼所在地。此地離耶路撒冷祇數里之遙。這是他在耶路撒冷最後幾日的工作大本營。他白天去耶路撒冷城教訓人，晚上再回到伯大尼來。

春再到人間，猶大地的山崗和野地開遍了鮮花。不數日後就要過逾越節，他十二歲來過此地過這種節期。

他選擇了安息日後的一日（禮拜日）騎着驢子進耶路撒冷，當時相當的轟動，歡呼之聲震遍四野。這樣的凱旋進京，本是一個得勝大將，班師回京的場面。當時耶穌却騎了一頭小驢進到耶路撒冷，「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那一晚上他又回到伯大尼

從禮拜一到禮拜四，白天都到聖殿中教訓人。晚上隱藏在橄欖山，往山上可以將全城盡收眼底。這時耶路撒冷城內外弛內張，一個會議跟着一個會議，目的在如何除掉耶穌。

禮拜三在大祭司的院子內開了個秘密會議，商討如何將耶穌捉拿，白日羣衆太多，礙手礙腳，恐引起暴動難以操縱。禮拜四的夜晚他們買通了耶穌的一個門徒猶大，在他們席散之後，耶穌經常去晚禱默想之處。是晚耶穌與門徒在一起晚筵之席間，耶穌親自為門徒洗腳，又叮嚀囑咐要彼此合一，不要效法世界，從此當如此行以記念他，並應許賜下聖靈作為保惠師來引導，作能力的源頭，又告訴他們那一時辰即將來臨，人子要被賣，被審、被辱、被殺。

由古聖殿之地看橄欖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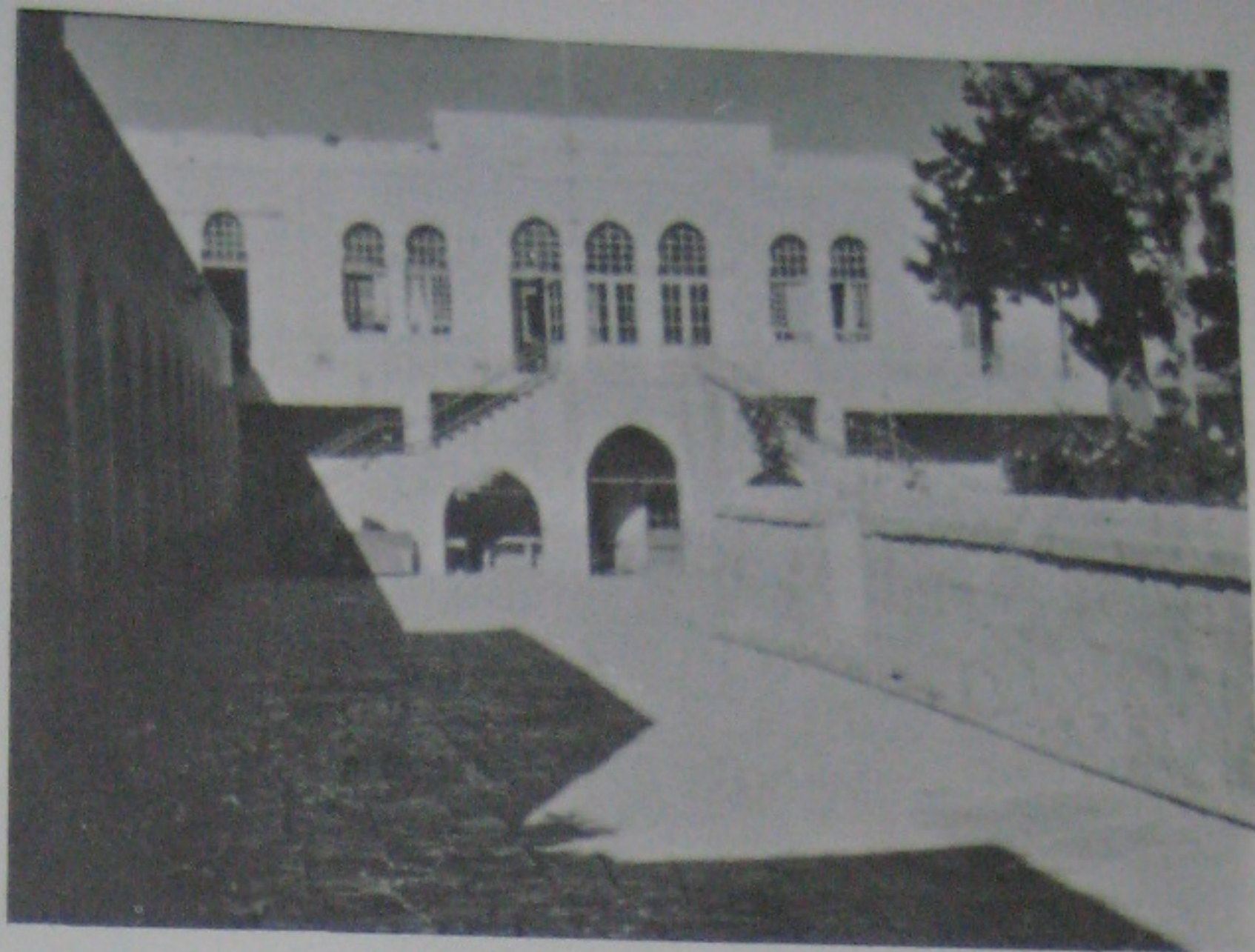
由橄欖山看古聖殿(耶路撒冷)



橄欖山另一景。

客西馬尼園原址。

相傳為彼拉多審訊耶穌之地。



席散後，耶穌帶着傷痛的心去客西馬尼園禱告。祇有隨身三個門徒，在禱告時，三個門徒反而打盹睡着了。就在此時，火把齊明，人聲喧嚷，猶大帶頭走來，以親嘴為記，利時羅馬兵一擁而上，將耶穌捉拿，是晚先帶到大祭司面前受審，以耶穌自稱為神的兒子為罪名，接着被帶到彼拉多面前受審，結果無法按羅馬的律法來定耶穌的罪，但是人聲洶湧：「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多為了討好羣衆，便洗手自表，因為他無法定耶穌的罪，耶穌之被定罪是羣衆的要求。

禮拜五的中午，耶穌被帶到各各他山，被釘在十字架上，同釘的另外有兩個強盜，大約在下午三時，耶穌便氣絕而死，是時地震，山崩石裂，飛沙走石，天昏地暗，聖殿中至聖所與聖所的幔子裂為兩半，死人有復活的，整個耶路撒冷如臨末日。

耶穌的死也帶來了寂靜，他被埋葬在一個義士約瑟所準備的墳中。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禮拜日，早晨一些婦女去墓前追思耶穌，那知墓門之大石輾開，有天使告訴他們，他已復活了。

這事旋即轟動了整個的猶太地，門徒們先後都看見了復活的耶穌。

這一復活帶來了聖地另一意思，一個嶄新的救恩產生。也因此產生了一個新的教會，歷史的真意才因此而顯明出來。



「哭牆」是當年所羅門時代所建。



相傳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加略山，即骷髏地。

復活與教會

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並非是結束了他一生的事業，乃是結束了舊約歷史，從此以後注意聖地的問題不再祇著重猶太人的問題。整個的重心別移，歷史的方向由猶太人而轉向西方的世界。

基督的復活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這新的紀元代表了許多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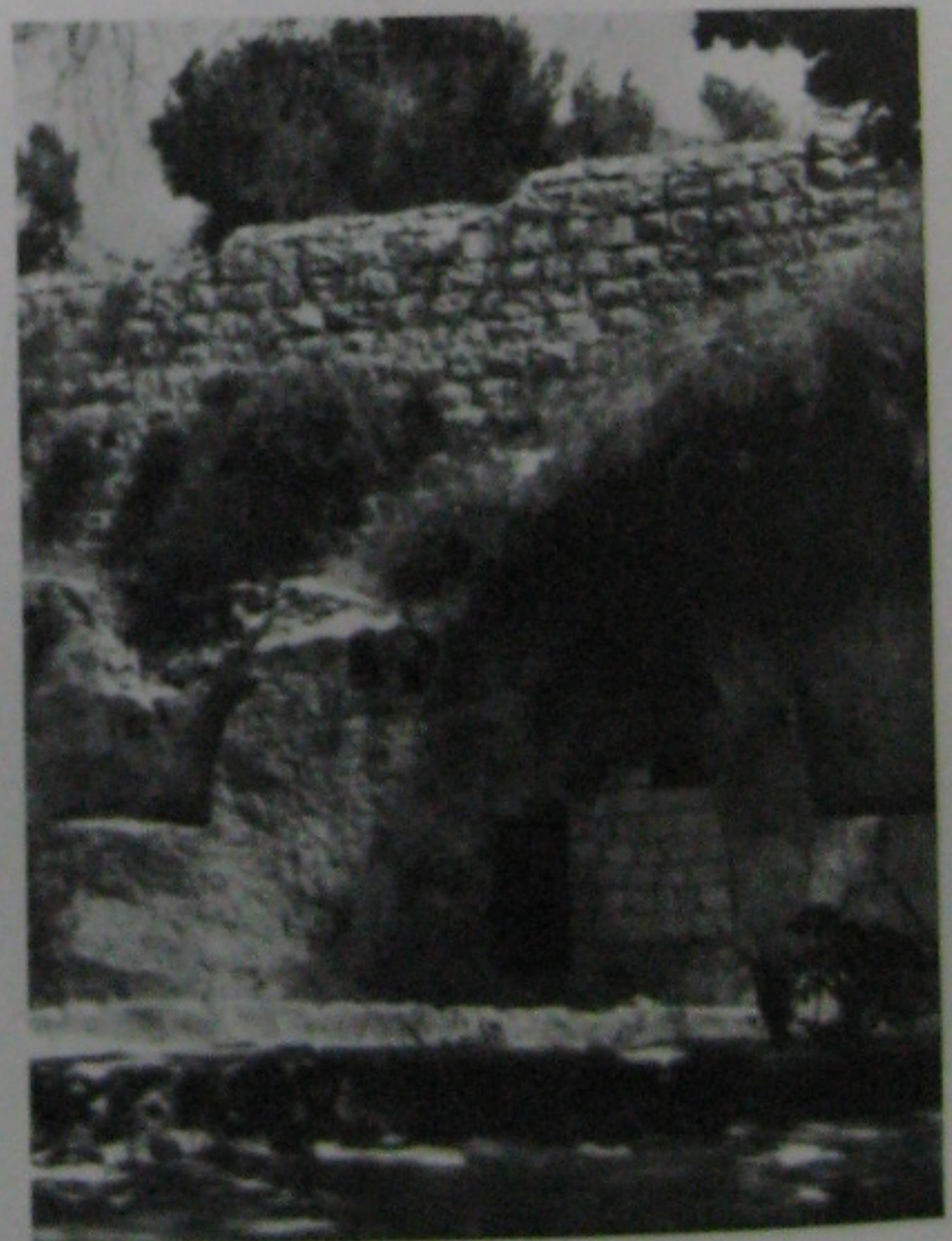
耶穌復活之後，四十天之久與他的門徒相聚，談論了很多的事。聖經中沒有記載。祇是告訴他們要被聖靈充滿，得着能力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去作見證。

由於見證的結果，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團體，就是教會。

四本福音中都記載了復活的事，路加福音所記載的復活祇注意耶穌在猶太地顯現的情形。在頭一日的晚上，兩個門徒由耶路撒冷往以馬忤斯的道途中，彼此所聽見的事，就是說耶穌已經復活，這條路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在沿途的高崗上可以遠眺地中海，等到他們和耶穌談論之後，他們的眼睛就認出耶穌，急忙跑回耶路撒冷向使徒報告他們的經歷。馬可福音



相傳為耶穌墳墓旁的葡萄園。



相傳為耶穌被埋葬的石洞。

則注重耶穌往加利利向他的門徒顯現。約翰福音提及是晚耶穌向十個門徒顯現，又在革尼撒勒湖向門徒顯現，並向彼得特別顯現，詢及他對主的愛的堅誠。最後在哥林多前書曾提及有五百人親眼看見耶穌升天的事蹟。按照使徒行傳第一章之記載，究竟在什麼地方升天，使徒行傳並未說明，雖然耶穌特別囑咐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這並不表示他們當時在耶路撒冷，而且當時升天時，天上有聲音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着望天呢……」從這一段來看，也有可能看着天的人多是加利利人，但是使徒一章十二節「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裡回耶路撒冷。」由這一段聖經看來，加上古傳的說法，當時升天的地點可能在橄欖山上。今日在橄欖山上建有禮拜堂，即宣稱當時升天之處。

門徒們按照耶穌所吩咐的話，就等候在耶路撒冷，在五旬節時，聖靈果然大降，這大約在五、六月間，當日分散在各地的猶太人來耶路撒冷「朝聖」，由於居住外國太久，有些猶太人不會說希伯來話，也有的人會說本地話，又會說希伯來話，忽然聽見這些人用他各人的

鄉談來談話。這事使他們甚為納悶，他們聽出門徒談話的內容竟是讚美神的話。當時的聽眾有瑪代人，以捫人，住在米索波大米亞，猶太，加帕多加，本都，亞西亞，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革哩底和阿拉伯人……，這些人代表的幅員可以說是整個羅馬帝國的版圖，同時也說明當時猶太人分佈的情形。這種方言上的顯現，象徵了福音的國際性及普遍性。

當時由曾經否認過為耶穌門徒的彼得為代表發言人，振臂高呼，聲明自己和這一般人的使命，就是一個見證人，見證這位被殺的耶穌，他已從死裡復活，他是主是基督，可以赦罪，使人得生命。這一見證的結果，立時在耶路撒冷掀起了更大的如火如荼的運動，成千的人因聽見這話而悔改相信。這些人實行了一個從未有的烏托邦，大家一同相居，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大家凡物公用，將自己的奉獻出來，這時對於這些人的聚會稱之為教會。

這一個由耶路撒冷一地所發生的新「宗教」，由耶穌的教訓而轉到他的身份，他的遭遇，他的生平。由於這一轉動，產生了新的生活制度。耶穌在世時，最大的吸引力在乎他的行動和教訓。在他復活之後，繼續的教訓他的門



古猶太人埋葬死人時，先尋一洞鑿建一個墓，屍體放進之後，將圓石滾掩洞門。迄今尚有此種古墓，這種石頭是經鑿刻而成，若不是富足人家，不能建造這種墳墓。

徒，這些教訓究竟含有什麼內容我們不知道，因為沒有記載下來，但是門徒所着重的由耶穌的教訓而轉到耶穌的生平，這一轉變乃是說明了由一個神學上的，道德上的解釋而形成一個新的「宗教」。在那四十天之教訓，可能與此有關。

使徒們的信息，非常簡單，祇要他們相信耶穌，呼之為救主，罪即可得赦免，即可獲得生命。

相信的人愈來愈多，而且有些祭司也信從了這些，一時滿城新氣象。當時的人以為除掉耶穌即可解決一切的問題，也滿以為他的門徒也不過是些無知小民，可以威脅他們，便可以止住這種如野火燒野草的趨向，那知這些人竟不顧祭司長和官府的威嚇，反而「變本加厲」。

在一次大辯論中，司提反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抵擋不住，便以煽動公憤為手段，使用石頭把司提反打死，在那羣衆中有一個青年人名為掃羅。

掃羅以愛教的熱心，衛護猶太教為理由，極殘害教會之能事，「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監裡。」許多基督徒原來以為長居耶路撒冷，另外組織一個新鮮的國家。這一美夢被殘酷的事實所擊破，由於他們四散，各奔前程，也因此將福音帶往四處。「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去耶路撒冷的團聚，却將福音傳開。他們先分散在猶太撒瑪利亞等地。撒瑪利亞的人反應甚快，由於相信的人多，使徒們親自往視，並逐村去傳福音，邊走邊傳，又回到耶路撒冷，無形中，耶路撒冷成為新興起的教會的大本營。



17 保羅的腳蹤

第一次行程	141
以哥念	142
第二次行程	143
哥林多	146
第三次行程	147
耶路撒冷的暴動	148
帶罪旅行	150

以歷史，地理觀點來研究聖地，至此開始一個新的領域，在四福音中給我們所看見的聖地是基督一生的活動工作地區。他所活動的地區也限定在聖地，最北他到過黑門山一帶，東去約但東地，西至地中海邊，南至猶大地，其實他短短的三年中的工作，大半用在加利利地區，當時的政治問題在四福音中甚少涉及。但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受逼迫，開始了更廣的地區，這一開始與殘害當時教會的保羅有關。

保羅原名掃羅，（按第四世紀耶柔米所記掃羅生於加利利的基沙拉，但使徒行傳說他生於大數。）年少有為，曾受過希伯來高等教育，也在當時名師，名哲學家迦瑪列門下受教，（使廿二：3）是猶太人，但是生來就是羅馬籍的公民（腓三：5）。在當時領導的法利賽教約六千「會員」，他是其中一員，雖然年青已是國會議員。他看見信從耶穌的人日以千計，又見當時的元老派和少壯派無一人挺身而出加以有效的阻止。便立時自告奮勇請求官方教方授給權柄，到處去阻止，捉拿信從耶穌的人。一時監獄為之一滿，在一個短期間，信徒已經在許多的地點有了集會，保羅即領取准字可往大馬色去抓拿信徒，本來在政治上他所去的地方已不是猶太地，而是敘利亞總督的管轄地區，由此看來保羅在政治界中的地位，影響力以及他的聲望，在他去大馬色的途中，忽然有大光照着他，以致將他從馬上摔下來，他立時聽見了耶穌的聲音，親自責備他，經此一照，他完全轉變過了，他立時信了耶穌，一反過去的殘忍對付信徒的手段，反而退到一個安靜之處作靈修。這期間約有三年之久。這事使當時

的教會亦甚震驚，不知保羅此舉是要藉此能探知信徒分佈之實況，以「反間諜」之身份來參與教會，還是真的悔改。不少人還存觀望的態度，防備的心，他後半生的活動工作常為人所批評，這種背景給予人如此的態度在所難免。

保羅三年的退修，（在聖經祇說是阿拉伯曠野，有的人說是去了西乃山一帶，不過在大馬色附近亦有沙漠地帶，何況他再次出現也是在大馬色城。）在他個人對於基督有了一個大澈大悟的認識，這一個認識包括了至少兩方面，第一對於基督本身的認識，他和其他當年親自為耶穌所召的使徒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看重耶穌一生的教訓而轉到耶穌本身，以信耶穌為主，他的死和復活才是使我們的生命生活有了根據，信他的教訓不能使你得救，這些教訓乃是在一個人信了他之後才有效的。第二就是要將福音傳遍天下。這個命令是當日耶穌親自傳給使徒的，保羅也以此為一生之托付。

故此他的後半生完全奉獻在這一目的上。

保羅悔改後三年便往耶路撒冷（拉一：18）會見當時教會的領袖，其中有使徒彼得雅各，當他在耶路撒冷時，對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傳福音，結果那些人想法要除掉保羅，弟兄們就把他送到該撒利亞去，並打發他去大數。（使九28—30）

在保羅安靜的幾年中，教會傳福音的事工在彼得，雅各領導之下，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使九：31）已經組織起來，而且人數逐漸加多。彼得除了往各處去堅固教會，同時作遊行佈道的工作。外邦人中的工作同時也展開，彼得親往該撒利亞對意大利營的百夫長並他

的親屬密友傳福音，是日外邦人信道，被聖靈充滿，一如猶太人，至此彼得方給他們施洗，這一行動也是一個新的方向，當初他們認為耶穌是基督（彌賽亞），那祇是與猶太人有關，外邦人不在此列。當一些在耶路撒冷的保守派認為彼得如此作風是要不得的，故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時，那些奉割禮的信徒羣起質問彼得為什麼進了未受割禮人之家，而且又同在一起吃飯，經過彼得解釋以後，大家疑團盡釋，反將榮耀歸主。除了彼得之外，另外有居比路古利奈人也向外邦人傳福音，當時的教會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但是政治上，人才上，這一個中心也逐漸外移，安提阿的教會在人力，財力上逐漸加強，而在實際上起了領導作用，又加上在政治上耶路撒冷更為教會之仇敵所注意。當時由於各地教會風起雲湧，使徒不夠分配去探望，新興的一些工人也負起了這種事工。當時有一個人叫巴拿巴，領了很多人信主，他被差出去探訪、造就、聯絡。他就到了安提阿，其他的「先知」也下到安提阿，其中的一位門名名叫迦布被聖靈感動，預言將有大饑荒，眾教會聽信這話，便照各人的力量奉獻金錢，這饑荒未到之前，巴拿巴曾親往大數找到保羅，保羅再回到安提阿，等到大饑荒之事，這捐輸接濟聖徒之事就交付在巴拿巴和保羅的身上。巴拿巴這次去到大數尋找保羅，而將他帶到安提阿，這對於教會日後影響很大。就日後保羅事奉的影響來看，巴拿巴之「努力」有「不可泯滅」之功。

在此時保羅也曾去過敘利亞，基利家各處傳福音，此事亦報告到耶路撒冷去（拉一：22—23）保羅到了安提阿之後，他的恩賜、教育熱心為安提阿教會所賞識。此城當時為羅馬帝國第三大城，屬於敘利亞，保羅在此以傳信息和教導為主要事工。就在此時在安提阿教會中幾位同工（先知和教師）包括了西面，路求，馬念，巴拿巴和保羅一同禁食禱告，聖靈便對他們說，「為我」要分派巴拿巴和保羅去「我召他們所作的工」（使十三1—5）。耶路撒冷的教會不斷的受到摧殘，當大希律之孫亞基帕為王，由於他的手段甚得羅馬之歡心，克里古拉將加利利和比利亞賜給他，等革老底為帝之後，又加賜猶太地，為了要討好猶太人，將約

翰之兄，當時教會之領袖雅各斬頭，彼得被拿下監，後天使釋放他，不久亞基帕病死（主後44）彼得亦往外地去傳福音。

第一次行程

按當時的情形，似乎是巴拿巴為領袖，保羅為同工，馬可為助手，三人被差遣出外傳福音，是保羅第一次傳福音行程。

撒拉米—這個福音團離安提阿往西流基去，此地離安提阿約五英里之遙，在歐即提河（Orontes）與地中海入口處，本來安提阿亦在奧倫河畔，但由於入口處上游帶下淤泥無法成為良港停泊船隻，故一般人捨舟而取乾路。他們即乘船往居比路去，此地為羅馬之方伯統管，古時有銅礦，產木料，此地擁有權在議院手中，方伯代表議院來管理。當時島上的要城是撒拉米，（使十三：5）他們先進到各會堂中去傳福音。在此多久無法得知，在離撒拉米之後即橫貫全島邊走邊傳，由島的東岸來到島的西岸帕弗城，羅馬的方伯駐節此處，亦是島的都城，當時的方伯士求保羅是一個通達的人，要叫他們講說神的道，祇是一個猶太的假先知在中聳動，結果掃羅責備他，並謂將暫時眼瞎，事果真如此……以致方伯受感信道，從此掃羅改名為保羅，可能他在此改名以記念方伯未為可知。在此之後，使徒行傳的口吻轉變，似乎這一名字改變，也象徵了保羅由副手而變成了領袖，因為使徒行傳十三章1—12都可見到巴拿巴在領導一切，在帕弗的工作和效果證明了保羅的恩賜和膽識，自動的變為領袖人物。自此以後的記載，均以保羅之名為主，一切重的信息皆是由保羅去傳。

保羅和他的同工們乘船往旁非利亞，先到亞大利，再轉別加登陸，這是在小亞細亞第一次的工作。可惜馬可約翰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由於日後巴拿巴和保羅在帶馬可出外傳福音一事上起了爭論，由此而推，馬可之離此往耶路撒冷，一定有其個人或彼此間人事上的問題，由於辯論，巴拿巴竟與保羅分道揚鑣，巴拿



敘利亞之安提阿城，為昔日保羅與巴拿巴曾經宣教之地。

巴往敘利亞繼續作遊行傳福音工作。

在別加的工作如何不知，他們離別加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城，他們到了安提阿的那一個安息日，他們照例進入會堂，保羅的信息有分量，有力量，講完之後，不少的敬虔猶太人跟從了他們，到了第二個安息日轟動了全城，幾乎全城的人來聽道，由於部份的猶太人嫉妒之故，硬駁保羅之話，並加以毀謗，唆使尊貴婦女出頭，一時滿城風雨，保羅和同工見狀，便決定引退，但是福音之果已結，教會也就成立。

以哥念

他們到了以哥念，不少的猶太人，希利尼人相信作了信徒，猶太人再反對，以致城中的人因此而分為二黨，一從猶太人，一從使徒，當時空氣十分緊張，反對的勢力見強，要污辱保羅，並想用石頭將他打死，使徒便逃離此城，便去了呂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使十四）。

這二城離地中海較遠，但近湖沼地區，古時此地為一小民族居留地，自己形成一種言語體系，離以哥念約有廿英里。在主前七十二年始歸羅馬版圖。在此城有一生來癱腿的人，為保羅所醫好，一時全城為之轟動，以為他們是神明，便稱巴拿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大家爭相獻花，按丟斯亦即朱皮德，是拉丁人所敬之天神，在古意大利每一山頂上都有這樣的神像，希耳米係奧倫匹克神，都是希臘人所崇拜的神明。二人拒絕這種待遇，由於安提阿和以哥念來的猶太人又在暗中作祟，唆使當地的人一反過去的敬拜之心，要用石頭打死保羅，以為已經打死他，那知他起身再走回城中，第二天保羅便與巴拿巴往特庇去，此城亦係黑坎里亞區之一城，此城人民的語言與以哥念不同，在主前一世紀中數為主人，後隸屬羅馬版圖中，有一時曾劃在加拉太省境內，經歷數百年，人散城毀，今甚難尋得原城所在。保羅第二次行程亦經此地，該猶即是此城人氏。

在此傳福音之後，再轉回以哥念、安提阿正式的幫助他們選立長老，經過彼西底來到旁



以弗所路旁之古蹟，殘垣廢壁歷歷可見。當年保羅行經此路，在此教導帶領教會，約莫六年之久。此圖之背景右邊為古時之一戲院。

非利亞。這地近海，有海灣亦稱旁非利亞海灣，五世紀前希臘人即移民此間，主前二世紀猶太人開始亦移居此地區，（使二：10十三：13）。亞大利為此區的海港，保羅在別加講道之後，就由此地乘船回安提阿去。向教會報告他們工作的情形，是為第一次傳福音旅行。

第二次福音腳蹤

福音傳開了，教會被建立了，可是新的問題也產生了。

問題是由於在教會中有不少的猶太信徒仍受舊有的教條所影響，以為信耶穌是一件事，守摩西的律法，尤其是受割禮更加重要，否則不能得救。這些人由耶路撒冷來，挾着優越感，以教訓的，命令的口吻叫這些教會中的人

去實行，保羅和巴拿巴與他們發生尖銳的爭論。當時的人亦無法知道究竟耶路撒冷其他使徒領袖們對於這問題的立場，所以即時決定差遣保羅和巴拿巴往耶路撒冷作一確實的探討。

保羅和巴拿巴在教會之盛情下，往耶路撒冷去，邊走邊傳，經腓尼基，撒瑪利亞。由於這種路徑，再看彼得和腓力傳道的路線亦曾去過撒瑪利亞，同時許多信徒亦遷往此地區，可見他們對於歧視撒瑪利亞人的成見已經摒棄，更盼望他們能去撒瑪利亞，然後才到地極去傳福音。這次保羅和巴拿巴很可能是沿海岸路程往耶路撒冷探望教會也是其中的一個目的。

耶路撒冷教會中的使徒和長老熱烈的歡迎從安提阿派來的兩位代表，他們二人先述及如何在外邦人中工作，然後便說明來意，要在教義上弄清楚，當時大家「辯論已經多了」。可見對這問題也是莫衷一是，彼得見大家相持不下，便起身說話，因為他個人也有過被引導向外邦人傳福音的經歷，在他陳述之後，大家靜



此路通向哥林多城的海港，圖中所示為當年城市座落處，背後有山、有廟和古時的堡壘。

默無聲，再聽保羅，巴拿巴的見證，最後雅各主張祇要他們外邦人信主得救之後，再不要犯姦淫，禁偶像污穢之物，並勒死牲畜和血便可。這一次的會議記錄就是自有教會以來的第一次會議，史稱之為耶路撒冷大會。

由於這種集會本不僅在組織上漸漸加強，在地方教會與「總會」之間的關係亦更加聯繫，除了在物質上，金錢上彼此相助，在行政上，在教義上有了決定性的關係。安提阿之教會對於教義上有了爭論，要等到耶路撒冷的領袖商討之後而決定。而且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總會」叫他們帶着信如何的問安，如何的決定，今後教會該怎麼行。

保羅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之後，過了不久他們又踏上征程，保羅提議該去探望「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巴拿巴有意帶馬可去，但是保羅反對此事，大家為此事大大爭辯，以致二人因此分道揚鑣。巴拿巴帶着馬可坐船往居比

路去工作，使徒行傳是保羅的同工路加所寫，路加與保羅出入甚久，故使徒行傳由十六章起完全在述說保羅的工作。巴拿巴同馬可有否記錄他們以後的腳蹤，則不得而知。

保羅這一行程，開始先到「特庇，又到路司得」，這是舊地重遊。他賞識了一個混血的青年人名叫提摩太，母親猶太人，父為希利尼人經過割禮之手續後，便與保羅同行。保羅每到一處出示「總會」的書信。按照保羅原來的計劃，在亞西亞一帶工作，但是聖靈不許（使十六：4）於是馬不停蹄地越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到了每西亞的邊界，跨過這一帶有時要翻山越嶺，先經過山嶺，才到中小亞細亞，保羅在這些地帶裡，沒有作什麼，因為在靈裡有催逼趕往特羅亞，這是愛琴海一帶的要港，在北不遠之處便是通入裡海的海峽處，再由裏海北向便是黑海了。（使十六：6—8），保羅時代的特羅亞離古特羅亞約有十英里，此名原是指古城附近一帶，後漸漸指城而言。主前一三三年歸羅馬。保羅前後來此約三次，在此返

留甚短。在這一次旅程中，在此看見了一個異像，一個馬其頓人招呼他去向他們傳福音。保羅立時捨路登船，跨海而「直搗」歐洲的門戶，這是福音正式的傳到了歐洲，此一行動奠定了一個新的基礎。

由這一段記載中，原來用的「他們」一詞的口吻忽然轉變為「我們」。(使十六：10)在實情上，路加可能在此時加入同工。由特羅亞到撒摩特拉海程不過一日，第二天他們一行便到了尼亞波利，這地帶已是馬其頓地區，由此去十英里，便是腓立比，這是羅馬防城，也是這一帶的要城。在此並未提及猶太的會堂，祇提及在城外河邊有一個猶太人禱告之處，也許方便作潔淨之禮。在聚會中一個「素來敬畏神」的婦女，名叫呂底亞，她原籍是推雅推喇，她和她一家受浸，保羅就被接待住在她家中。此時保羅對於猶太人與外邦人中的隔膜完全拆除，這些證明越來越顯明，因呂底亞是一個外邦人。

那時有一個被人利用的被鬼附着的婦女，跟在他們後面不住的喊叫，保羅就奉主的名把

污鬼從她身上趕出去，婦女清醒之後失去魔力，主人無利可圖，便揪住保羅送去官府。保羅被棍打了之後，便下在監中，然而保羅西拉二人在監中仍唱詩讚美主，地大震動，監門全開，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禁卒以為是越獄，情急欲自刎，保羅大聲喝止。是夜禁卒亦信主，全家受浸。官府以為無事釋放保羅和西拉，保羅承認他是羅馬公民，不按法律對他們是不對的，官長驚怕，好言善語勸他們離境，他們在出監之後往探呂底亞，囑咐一番，再踏上福音的道途。

由此沿依納深 (Egnatian Way) 大道往西行，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此城今日稱之為撒羅尼亞 (Salonika)，該城在一海灣旁，城名原來記念亞力山大大帝之姊，主前一六七年時馬其頓分為四區，帖撒羅尼迦為第二區的區都，主前一四八年馬其頓改為羅馬一省，而省長即駐節此處，此城也改為省會，而成為一自由城市，自然是一商業政治中心。在此有猶太人的會堂，保羅一連三個禮拜在此講道，結果「舊戲」重演，也是有

這神廟建於亞當之小山上，登山即可見城市全景。此廟於主前五世紀時建造完成 (Acropolis of Athan) 由此可見當時希臘文化建築藝術之一般。



些人信從，一部份的猶太人唆使人反對他們，合城驚動，由於在耶孫家找不到保羅，他們將耶孫和他的幾個弟兄送進官府，結果保釋了事。當夜弟兄們便打發他們去庇哩亞去，這城離帖撒羅尼迦不遠向西南約四十英里，是夜搭船或行路，不大清楚，此城亦不近公路。按照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自述，實有船破三次的經驗，搭船代步是常有之事，故由帖撒羅尼迦乘舟前往可能性甚大。這裡的人比帖撒羅尼迦的人厚道而且重情誼，很快就接受福音，天天查考聖經，不僅尊貴婦女相信「男子也不少」，可見婦女在此較多，結果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又來挑撥是非，想再掀起風潮，弟兄們即時送保羅往雅典，而留西拉，提摩太在此繼續作工。保羅到了雅典之後，即着送他來的弟兄們命西拉，提摩太速來雅典。

雅典一名大約由希臘女神雅典娜而來。古時是愛提迦（Athia）之首都，在文化上為領導之城，許多哲學家在此講學授徒，一直是一個藝術之城。主前八十六年時，為羅馬大將蘇拉（Sulla）攻打，其中一部份房屋被毀。主要建築仍存留。保羅在雅典的日子，一面講道，與猶太人辯論。同時又和雅典當時的彼古羅和斯多亞的哲學家們辯道。彼古羅派之主要思想在如何使人脫離由神明來的懼怕，由死亡和痛苦中解放出來，而進入快樂之境，故對於政治不甚感興趣，對善惡主奴一視同仁，此種說法甚得一部份人之喜歡。斯多亞派，當初由腓尼基人贊諾（Zeno）所創，主張極力尋求美德，使人有高貴的人生。美德是善，不美便是惡，這一派的人士和思想在希臘文化中給予極大的影響，保羅來到雅典時，已不復當年之輝煌，然而古蹟，神話遍地皆是，所以他見城內到處是神像，他被帶到亞略巴古，那算是當時的海德公園，大家可以自由發言，聽聽說說。雅典城亦是山城，有平原有山崗，在亞略巴古可以看見亞古帕拉，今日雖可見其殘垣破壁，然而古時之藝術建築仍可窺見。神廟雕刻斑斑可見，在亞略巴古，保羅當眾起立指責雅典無處不是神像，竟有未識之神像，這種多神主義和充滿哲學氣氛的城，對於福音的反應不強，但亦有人信從，甚至有官員相信。

哥林多

保羅來到哥林多，這城是亞該亞省的省會，又是商業政治的中心，這城是羅馬為安置退伍軍人而建，城在半島的山腰處，打通即可連接海運，城南有大巖石山崗，平地拔起，（有如桂林、陽朔之山，桂林城中之獨秀峯即是如此）高過海面二千餘英尺，登山頂可眺海景，蔚為奇觀。哥林多在兩海口之間，在西有愛歐尼安海岸，名叫堅革里（使十八：18）在東有以及岸海岸，故有稱此城為「兩海之情」，城中有女神阿富羅底廟，是海神之女，管理廟中敬神的儀式，由「獻身」之女子執行，敬女神的男子便可以在廟中任意放縱。故一般好玩者趨之若鶩，招來水手遊客甚眾，此城民風道德不堪一提，凡形容一壞人即以此城名之。保羅到此後，即投奔亞居拉，他由羅馬攜妻眷百基拉來到哥林多，由於他們大家都是同行的——製帳篷。保羅以同業關係便同住些日子。先是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是王，但是此處的猶太人和他城的一樣抗拒這道，並加以毀謗，保羅初次當眾宣佈他從今以後要向外邦人傳福音，但也有猶太人信主，那管會堂的全家就信而受浸。保羅在此有一年零六個月之久，以傳福音教導為工作。此時是迦流作亞該亞的方伯（使十八12）當時猶太人再尋隙起事，將保羅



鑿成的哥林多運河。

上圖所示之石刻，是提多將軍紀念坊上的圖案之一，當時羅馬兵攻擊耶路撒冷城後，數人扛着在聖殿中所得的金燈台，以表勝利。



哥林多女神廟之石柱。



帶到迦流面前。迦流在此作方伯之時間，由於考古上的新發現，也就確定了保羅生平的年代和史蹟，經過在亞該亞的底飛（Delphi）城發掘，發現了一碑記，記載迦流作方伯之期間，大約在主後五一年或是五二年到哥林多，碑記中有「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一語，由這語氣，可見保羅在迦流之前到哥林多，而保羅在哥林多有一年半之久，故保羅在主後五十年到哥林多城較可靠。

保羅離此後乘船往敘利亞，這時保羅的同工中增加了亞居拉百基拉，相約同行，到了以弗所，便將他們留在那裡，傳福音之後，雖眾人留他，但他似乎心中另有計劃，便離此乘船

到該撒利亞，捨舟步行直去耶路撒冷拜訪教會，即時再北往安提阿。不多日，保羅又出發了。

第三次福音旅行

這一次的行程是先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再往西去。

先看望了南加拉太的教會，再取道彼西底的安提阿往以弗所去，正在這時哥林多的教會則有亞波羅作牧養教導的工作。保羅在此「一口氣」工作了三個月，重心在會堂裡，由於一些人心中剛硬拒絕，保羅便到推喇奴的學堂講道。（使十九1—9）保羅在此宣傳福音有二年之久，至於此間學房的背景則不詳。大概是私人所有，用為公眾講學所，或許以此名記念獻此地點的人。在這兩年中保羅不住的講道，信的人加多，教會被建立起來，並確有神蹟奇事隨著他，甚至玩邪術的猶太，假藉保羅和耶



此路是古羅馬公路之一，路面留有久年馬車經過的軌痕，當年保羅曾由腓利比經此路，往帖撒羅尼迦去傳福音。

耶穌之名來行邪術結果反為鬼所勝，此事益發傳開，震動了四方，有的人撇下過去的宗教，焚書誌志，價值五萬塊錢，其勝況可見一斑。

在工作達到一個高峰時，保羅定意要回耶路撒冷，並且由陸路經馬其頓，亞該亞回去。並且有心要往羅馬一行，所以先打發同工提摩太以拉都二人作先頭部隊往馬其頓去，自己則暫時等在小亞細亞。就在這時一個亂子發生了。有一個銀匠底米丟，以製造亞底米神銀龕為手藝，（亞底米是一女神名，照神話說她是亞波羅之姊，宙斯之女，專司婦女之事，保佑婦女之生產死亡、安全之事）倚靠此生意發財，既見人信從耶穌便煽動同行的人來攻擊保羅，結果羣情洶湧拿住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幸城中方伯書記安定有方，溫言安撫眾人。待亂定之後，保羅即勸勉門徒一番，辭別往馬其頓，結束了二年來的工作，按照當年第二次的行程再去特羅亞，計劃再去順依納公路去帖撒羅尼迦，皮利亞一帶堅固門徒的信心，在特羅亞住了九天，啓程沿海往北再進入馬其頓區域，再到帖撒羅尼迦，去雅典，哥林多再回波里亞。回

程時越以弗所直到米利都，以弗所離米利都不遠，故請以弗所的長老來會面。大家別後再見，情誼甚深，別離時抱頭大哭，真情畢露，保羅往前行，沿小亞細亞海岸轉向東，經奇士，第二天便到了羅底，從那裡便到了帕大喇，揚船往東駛去，到了腓尼基的推羅登岸，由於船在御貨，住了七天。當時那裡的門徒被聖靈感動，阻止他去耶路撒冷，到了該撒利亞，該處教會亦作如是的勸告，但是由於保羅定意要在五旬節趕到耶路撒冷，故行路匆匆，不在沿途各地逗留，究竟為什麼保羅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按着使徒行傳所記，保羅到了耶路撒冷不過作了些報告而已，並未看出他有什麼特別目的。

耶路撒冷的暴動

在保羅向耶路撒冷的眾長老使徒作報告時，由於各地傳來的謠言認為保羅教導各地的猶太人不要遵守摩西律法，孩子不要受割禮，（

使徒們不清楚)，因此使徒們建議保羅帶着幾個人去聖殿作潔淨禮，以表示他不是如傳說中的情形，等祭司驗明之後，此種謠言不攻自破。這表示耶路撒冷的教會並沒有在許多真理上有立場，在一些事上與猶太教妥協，而保羅也就順着他們的建議而作，表明自己「循規蹈矩，遵行律法」，結果那些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亦在此，故掀起了很大的風潮，他們

認為保羅來污穢聖殿，合城的人被驚動起來，拿住保羅，準備殺死他，幸千夫長趕到止住鞭打保羅。千夫長將保羅帶進安東尼亞保壘 (Antonina Tower) 保羅用希伯來話講演，結果衆人不聽，一定要除掉他，當時的喊聲「除掉他」不亞於當年要「除掉耶穌」，耶穌不是羅馬公民，可以拷打，可以戲弄。但是對於一個羅馬的公民則不同，所以他們不敢拷問保羅。

保羅也如耶穌一樣，被帶到公會去審問，但是不得要領，就被解往該撒利亞，被護送到巡撫腓力斯那裡，腓力斯審問後亦不得要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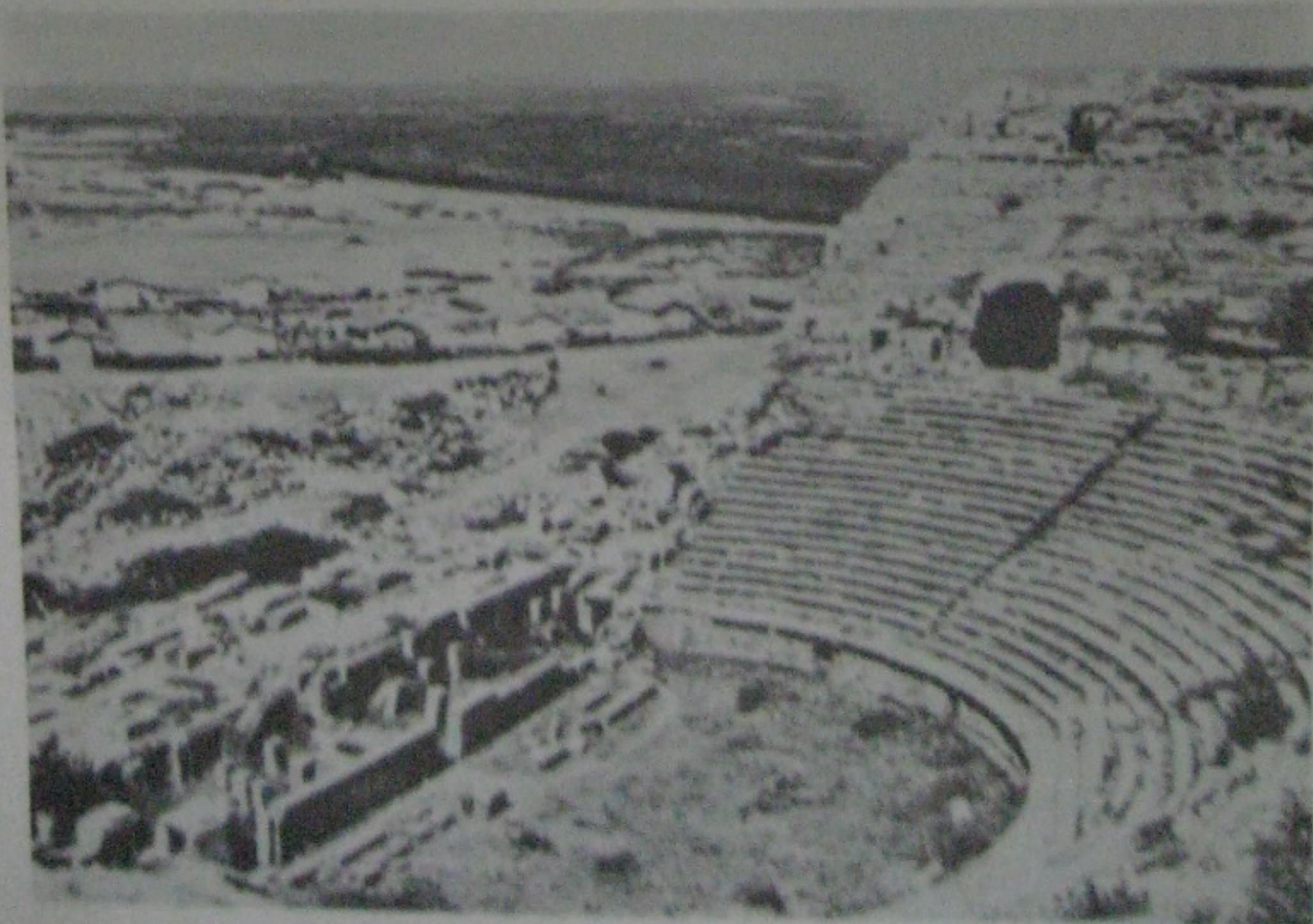
希望能從保羅身上得些賄賂，但是保羅分文不給。那腓力斯爲了討好猶太人，將保羅放在希律的衙門監牢中約有兩年之久，直到非都斯接任巡撫。非都斯上任之後再開庭審問此案。保羅決定上告該撒，而不去耶路撒冷聽腓力斯都之審判。

馬爾他海灣，今日改稱爲聖保羅海灣。



當時亞基帕王二世，其姐百尼基氏亦來巡撫處，又開聯合法庭審判保羅，大家以爲保羅無罪，祇要他不上告該撒就可以得釋放，但是保羅堅持上告該撒，如此可以在皇室朝廷中爲主作證，他情願受苦而可以達到他傳福音給王室的目的。

馬爾他島上的露天戲院。





紀念提多將軍勝利牌坊近景。

帶「罪」旅行

保羅這一次的行程是囚犯的身份，帶着鎖鍊去的。

保羅和其他囚犯交付御營一個百夫長，名叫猶流，照着寫信的口吻，路加也在此「行列中」並有同工亞里達古，他們沿着地中海的東岸循小亞西亞的方向駛去，第一站到了西頓，保羅得百夫長的優待，准探視朋友，船開之後，由於風向不順，貼岸而行過了基利家，旁非利亞，當年保羅第一次出門傳福音的地點。不久到了弗呂家的每拉，另換一艘船亞力山大號駛往義大利。時季不對，風向不順，舟行甚慢，行了多日才至革尼土的對面，結果遇見頂頭風，祇好貼着革哩底背岸往撒摩尼對面行過，船幾乎在岸邊行駛，來到一個地方名叫佳奧，離此不遠有拉西亞城。

行舟多日，過了禁食節，意即寒冬已近，暴風甚多，行船危險非常，保羅警告船員應去一海港避冬，來春再前行，但百夫長聽信船長之言，以為保羅對於航船外行更加不信，而且

附近之港口均不是避風港，盼望能趕到腓尼基過冬，腓尼基是革哩底的一個良港，這時南風微吹，大家以為是好的運道，啓帆起錨便駛向革哩底，那知微風只是一個小先鋒，不幾時狂風由島上撲來，這風叫友拉革羅。意即東北風和浪，（俗謂東北颶風）船因風勢失去了自主力量，任風颳去，貼近一小島名叫高大，此島在革哩底之南，此時隨風漂流，險象環生，為了怕在賽耳底沙灘上擱淺，就落下帆來，任船漂去，為了使船減輕重量，逼得將貨物拋棄，後來甚至將工具拋棄，在這樣危險狀況之下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日子，此時保羅起身一面責備他們當時不聽勸告，再慰以盼望，結果在第十四天，船擱淺了，大家才得上岸，查知此島叫米利大，今日稱為馬爾他。在西西里島之南，離西西里最近之處亦六十英里，此島約十八英里長八英里寬，他們在這島擱淺的日期大約在主後五十七年九月廿七日後的數日（使廿七：9 禁食節即贖罪節期間之條例。）土人待他們有情有誼，由於保羅被毒蛇咬而不死，酋長部百流之病又為保羅所治好，其他病人亦被治好，故臨行時，土人送款送物，約在五八年初再起行，繞行來到利基翁，（在西西里島之東端），此城為該島之首都，為羅馬屬地，省長駐節此地，風景優美，再往前行，船泊部丟利，這是意大利半島最南端之城，七天之後，船到普提里歐，順愛平公路到羅馬，羅馬之弟兄們聽見保羅來此，便至亞比烏市來歡迎。保羅被看管在外候審，他在此一面作囚，一面傳福音，這裡工作不是去找去尋，乃是別人「尋上門來」，亦有不少人聽了福音而相信。

保羅在此住了兩年之久，後得釋放，按古傳說，他離此往西班牙去傳道。（羅十五、24、28）返來之後又東奔西跑，後又被捉監禁，在羅馬殉道。

一件事實不可抹殺的，在這一個大的「運動」之中，神藉保羅的工作奠定了西方的教會之根基，由於他的書信產生了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基督以自己的生死產生了基督教，保羅將之成為個人在靈命中，在生活中的經驗，再有條有理的說出來，他的組織能力使教會有了屬靈的，在地的組織。今日之教會有此根基，保羅一生的工作佔很重要的因素。

18 耶路撒冷城史

座落	152
錫安	156
南國統治下的聖城	158
希臘統治之下	162
赫斯夢念時代	163

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像耶路撒冷這樣帶着神秘的色彩，也沒有一個城像她那樣經過許多次的攻守，有的古城在一個時期曾是政治商業中心，但是事過境遷，便隨着人的記憶而失去，耶路撒冷是聖經中所提及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城與以色列人的宗教政治日常生活無法分開，當年大衛如何攻取這地的保障，建立這一京城，由於約櫃給運來此地，也成了宗教的重心，由於所羅門王的政治手腕，經濟上的操縱，軍事上的強盛，聖殿的建立，使這城在當時的世界中成爲人心目中的中心。亞述、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對這地都曾染指，作爲戰場，先知以賽亞耶利米大半生在此工作，以斯拉，尼希米冒生死之險再興建破毀的城，在瑪喀比時代，這裡也是爭奪據守的要點，耶穌在此工作，被釘十字架，教會在此開始建立，成爲早期教會之中心點，在第七世紀時這個城被回教徒所佔據，尊爲聖地，比之於麥迦，馬底納而不遜色。十字軍東征就是爲了這一聖地和聖城。凡是研究聖經的，注意預言的，都集中在這一城上，何況今日政治問題焦點仍在這一區地帶，啓示錄所記載的遠象就是以此爲盼望，爲人類最終的休息之所——新聖城耶路撒冷要降到人中間。

座落

按着聖經所記載，大約在主前一千年時，大衛率軍攻佔此城建爲國都（撒下五61代上十一4—51）甚至他稱之爲個人的財產。而名大衛之城，自此以後耶路撒冷就成爲聖經歷史的中心。

耶路撒冷毀而又建，地點少有更改！都是

基於當年所羅門所建之殿，主前四八五年由巴比倫回國的以色列人所建的第二殿，耶穌在世時，以大希律所建的殿爲中心，回教之禮拜處亦建於此地，今日此地區稱之爲里南依士（Haram esh Sherif）。在舊約時代耶路撒冷中的房屋街道均建在聖殿之南，到了新約時代，城市在聖殿原址之西之南一帶建立居所，房屋和街道。

耶路撒冷四周皆山，這些山嶺是橫貫聖地的山脈中的一段，城基離地中海不過卅三英里，向南離死海不過十四英里，死海比地中海低下一千二百呎，而耶路撒冷海拔二千五百五十呎，對比之下，耶路撒冷在高山頂上，雖不是像黑門山終年見雪，但冬天寒冷，夏季並不炎熱，城東隔汲淪谷（小溪之意）面對橄欖山，基督在世時，每逢在耶路撒冷工作後，常退到這山上作禱告。在城之西南汲淪谷，這谷原爲焚燒渣滓垃圾故稱火湖，耶穌在世時稱地獄即借用此一名字——（Gehenna）在這二谷之間有一高崗平原，在北端與山頂相聯，因此形成了一個小的山谷，但不如汲淪谷，汲淪谷深，後約瑟弗稱之爲泰柔坡昂谷 Tynopoeon 這谷將這高崗分裂爲二，小谷之西稱之西山，由於地勢高過東山區，照流傳而稱之爲上城（Upper city）（參看地圖）

這一小谷今留有一街道通過，稱之爲大衛路（David Street）。

耶路撒冷在大衛獲取之時，已經有城，而且可遠追至亞伯拉罕時代，照考古家的發現，這一帶在銅器時代的初期已經有城池，佔地約八十九畝之大比耶利哥要大得多了。創世記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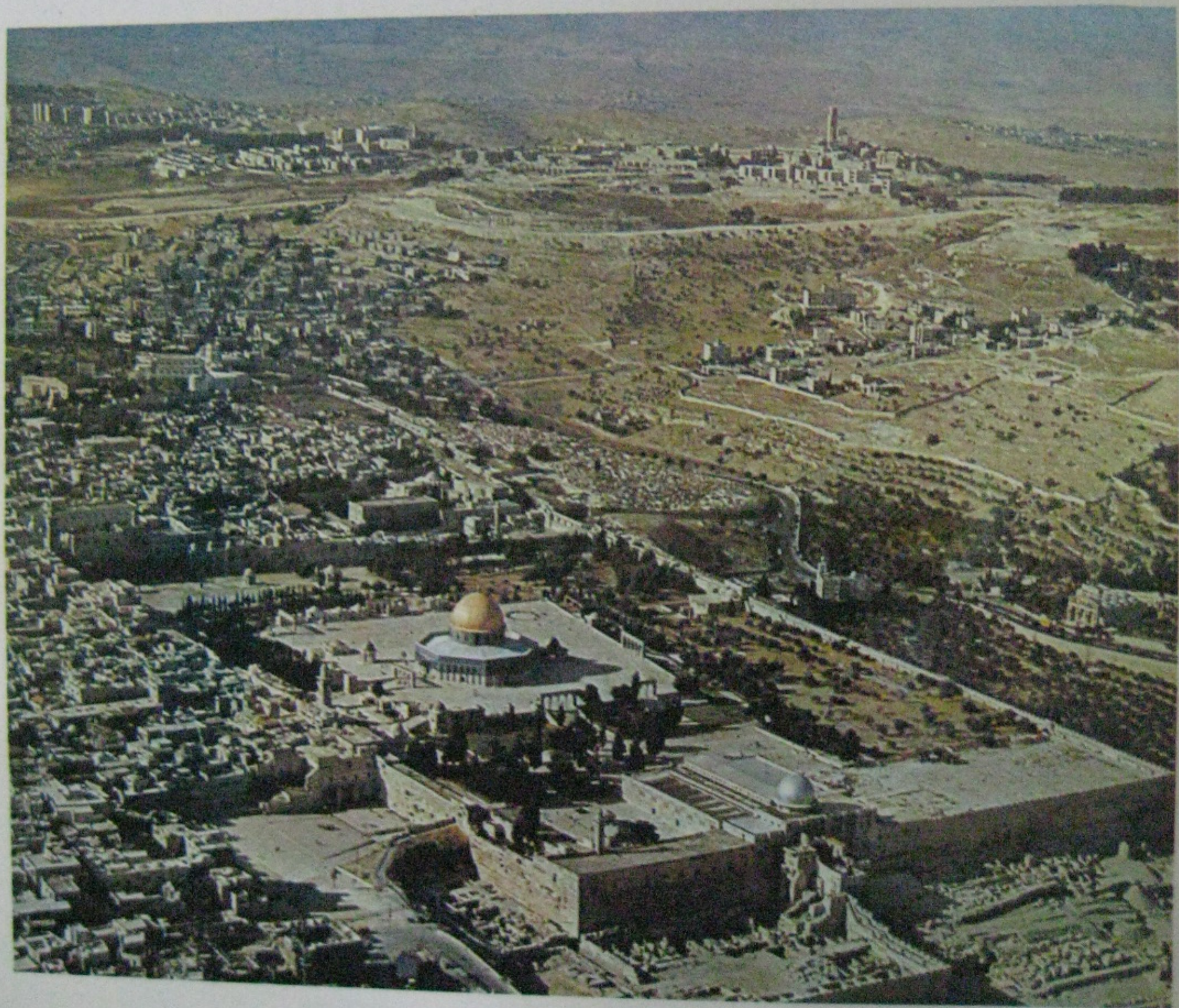
四章提及當亞伯拉罕打敗五王回來之後，撒冷王麥基洗德親自來迎接，大約是在銅器時代中期，那時該城叫撒冷，當時的王谷，大約是克莊谷與汲倫谷會口處，在亞伯拉罕生平中第二次與耶路撒冷發生聯繫是在獻他的兒子為祭時，（創廿二 1 / 19）當時祇提及摩利亞山，以後所羅門建殿之地稱為摩利亞山（代下三 1）當年亞伯拉罕帶着兒子以撒由別示巴，行路的时间大約三日，（按摩利亞一字待高崗之意。）不過由於所羅門這樣的稱呼，足可證明該地就是當年亞伯拉罕獻以撒之地。（那時有稠密小樹，今日已不是當年情形。）由於神安排羔羊代替他的兒子為祭牲，亞伯拉罕稱這地為「耶和華以勒」——在耶和華的山上有預備。

當以色列人尚在埃及的時候，一種何珥人侵巴勒斯坦，這部落的人侵據中央山地。這時大約在主前十五至十四世紀間，按照所發現的阿馬拿公文（Amarna Letters）其作者之名字是 Abd Hibaor Anti Hepa 由這個名字來判斷，大約是何珥人，代表埃及人在此統治，根據所挖掘出來的遺跡，尤其是在（OPHEL

）的斜坡上發現了石磚的城壁，即是屬於此世紀之物。在坡底下又發現幾處石磚牆，或係當時立為根基，支持坡上的城牆，由於一些水池的構造建築，可見當時在這些山城裡蓄水備食已有相當的措置，古時耶路撒冷的水系全靠蓄水或打來的水為供應，故由城內水道或井直通水泉便以取水，這些建設在那時已有規模。

當年約書亞進軍迦南地，由於連下耶利哥與艾城，立時震動其他迦南地的城邦，耶路撒冷城邦亦是其中之一，按約書亞十 1 / 5 所記，當時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震於約書亞之威，又見基遍人與以色列人講和立約，深思城邦之力太過單薄，不應與約書亞作戰，故發函邀約其他城邦攻打基遍。由於約書亞已與基遍立了攻守同盟，率大軍直趨吉甲而去，在基遍境即伯和崙的坡上，才與由耶路撒冷循以馬忤斯之路往地中海西行走向海岸部大山坡平原相遇，那一日，約書亞軍大敗以耶路撒冷王為首的聯軍，並不是殺得天昏日暗，乃其出口即戰，日月皆停不進，造成空前之大聲勢，雖然在戰敵上大勝，在攻城掠地上却未與完成，並未佔據





現今的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會之建築，國會後面即希伯來大眾，沒在此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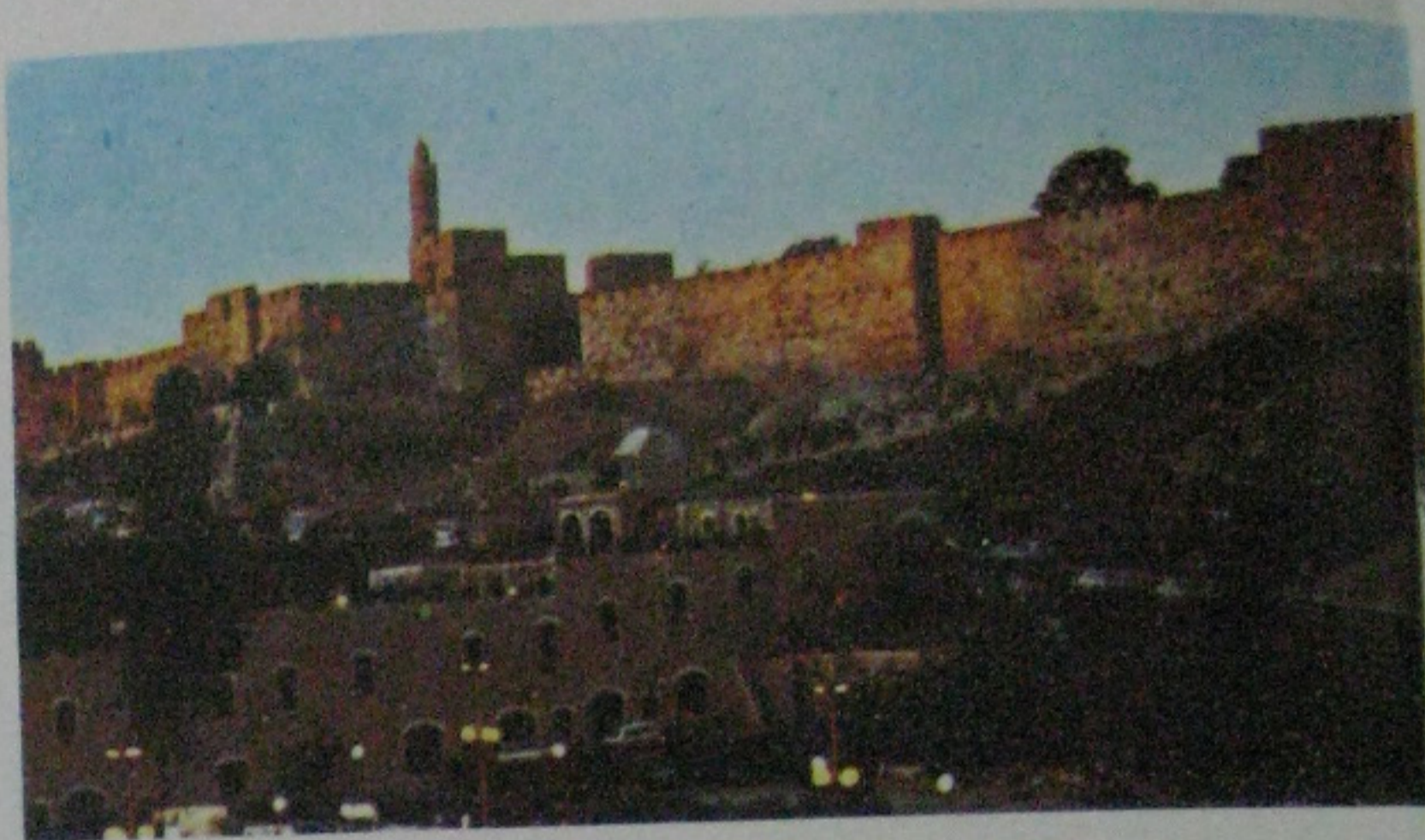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城，在佔據迦南地有些頭緒之後，各支派即分佔各地，耶路撒冷當時界於便雅憫支派與猶大支派之間（書十五 7 / 8 十八 14）因為猶大支派的分佈情形，東西南北疆界都已清楚劃明。到北界時「從亞割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向河南亞都冥坡對面的吉甲，又接連到隱示麥泉，直通到隱羅結。」由此繼續的說：「上到欣嫩子谷，（即後世所稱之克莊谷）貼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欣嫩子谷西邊的山頂……」至於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猶太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與猶太人同住，直到今日」。

耶布斯人原在以色列人時代已經佔據此地，按照情勢來說，他們大約以汲淪谷坡上之山崗為居住山頭上，若是照約書亞記所說即今日之耶路撒冷的口吻，古耶布斯人與猶太人後來佔據的耶路撒冷地點，或許重建城池在原址上。

錫安

士師時代很少提到耶路撒冷的情形，當時的政治宗教中心不在耶路撒冷，而是根據神興起的士師的所在地，僅士師記十九 10—12 提及一利未人帶其妾經過此路而已，等至大衛被膏之後，由於掃羅的嫉恨，以致東奔西逃，無暇在政治上作什麼計劃，等到掃羅和其子陣亡之後，以色列人的代表擁戴大衛為王，大衛承民心歡騰，士氣甚高，即發動以色列人移京耶路撒冷，「大衛和以色列眾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時耶布斯人住在那裡耶布斯人對大衛說，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城……大衛的住在那保障裡，所以那保障叫做大衛城，大衛又從米羅起，四圍建築城牆……」（代上十一 1 / 9）在這一記錄中第一次提到錫安這一名詞，問題是為什麼突然有這一名詞，是誰開始使用的名字，抑或此名已沿用甚久，至此始被提出，是否錫安地就是耶路撒冷，歷史的記載無法給我們正確的答案，在此提出「保障」一詞，甚有可能指着一個堡壘而言，但是一個堡壘不能稱之為大衛之城，也許耶路撒冷一名不僅代表那一城，也代表附近的區域，而錫安則是城中之城，

此為耶路撒冷城牆的一段。



耶路撒冷的流淚路。





此段耶路撒冷之城牆，在基督時代，牆上有高塔，為希律之王宮。

就好像北京有外城，然後有紫禁城，也簡稱之為皇城，故有稱為帝王之都。錫安很可能是大衛的住處，故稱之為大衛之城，相當於皇城或是紫禁城。這一名詞在詩篇裡，在先知的信息中，錫安似乎與耶路撒冷相等，而且有較深的意義，而這名詞常用來指明聖殿所在的山頭，再往後，甚至包括西南山頭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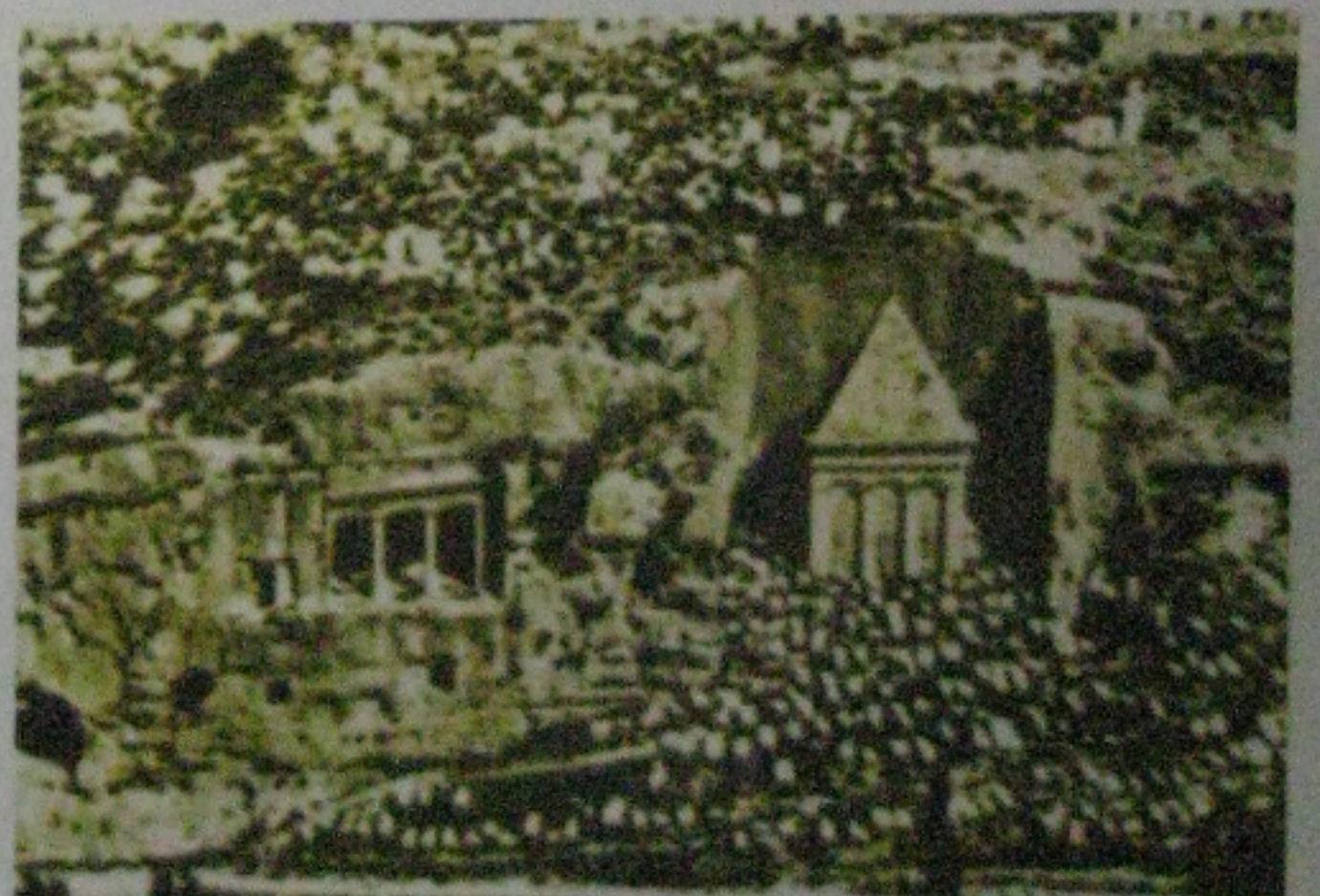
大衛設都於耶路撒冷，這一措置可能對當時的北部十個支派來說，是一個比較無支派色彩的地點。因為大衛先在希伯崙作王七年，希伯崙是猶大支派轄境之一城。若是國都仍設在希伯崙，支派的色彩太濃，加以太偏南，不適中，當時耶路撒冷不屬任何支派，故取此地而為國都，緩和了政治上的緊張，對南對北都能顧及，大衛所採取這一步驟對於日後歷史是一重大之決定行動，大衛不僅將此城作為政治和軍事之中心，由於他決定要約櫃運到大衛城一決定和事實來看，他處心積慮確有政治上的成

就。在事實上，他確是專心敬畏耶和華，他也盼望以色列人亦能專心侍奉，並願以身作則，其後對於人心之歸向，確也收獲甚大。所以在南北分國時，首先的問題就是敬拜耶和華的地點因此耶羅波安才有製造金牛犢來哄騙以色列人，以此為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神，免得他們常去耶路撒冷守節事奉，以致心向南國。

大衛在此開始建造自己的宮殿，同時亦想建立一聖殿，結果神藉先知而阻止，至於大衛當年之宮殿建於何地，因後來戰事，歷代帝王重建宮殿，原址早已「湮沒」，無法確定，（撒下五11）不過按照尼希米回國重建聖城時的記錄（尼十二31），似乎大衛的宮殿座落在山頂之南端和延伸及東端，這一地帶亦即汲淪谷之上坡處，由於發掘發現了一段耶布斯人所建的城牆和城門，城牆廿七英尺寬甚為堅固，經過考古家的鑑定，相信大衛曾在此建立他的堡壘。



另一古墓圖，相傳為押沙龍之墓。



此係保克莊谷中的古墓。



相傳為撒迦利亞墓。

大衛一生中曾有不少的要事發生在耶路撒冷，如娶拔示巴，押沙龍造反，大衛死後亦葬於此地。

大衛晚年時，亦如其他王朝一樣，對於王位之爭，並不例外。先有亞多尼雅自尊為王之事，由於此事一發生，大衛立儲君繼大統之人必須有所決定，先知拿單進見大衛，反用話問大衛立嗣之事，大衛否認曾立亞多尼雅為王之事，故立時下詔托命於先知拿單，祭司撒督和比拿雅辦理此事，祭司撒督當眾膏由拔示巴所生之子所羅門為王，眾民歡呼，大衛死後，所羅門正式接續為王。

所羅門王繼位之後，先與埃及法老之公主結親，當時所羅門尚未開始建殿，故暫搬入大衛城居住，直等到其他宮殿完工。

值得在此一述的則是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由於建立這一聖殿，同時也須加強其他的建築，以便保護聖殿，故此須加強城牆，為了使殿和城牆牢靠，在山坡上和山腳必須建立石圈支持新建築之壓力，以免大水或土鬆之時有崩潰之虞。

耶路撒冷是一個山城，供應食水是一個大問題，在大雨時，水勢下流，帶動山上的土層順水而下，水色呈黃自是意中之事，當大雨時將水存儲，或是接到水源，都是需要在工程上有所措置或是建築。按照傳道書二章四節「傳道人」的自述說：「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修造園圃。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這些話透露出當年所羅門不僅在聖殿，宮廷上大興土木，在水利上亦有其建樹。考古家們鑑定由基訓（Gihon）流向東南山頭下的谷由石而鑿成的石渠，係當年所羅門時代所造，在泰柔波昂（Tyro poeon）谷處有一道橫跨的牆壁靠近處另有較薄而矮的牆，相信即當年所羅門所建的儲水池，考古家亦相信由伯利恆通往耶路撒冷的輸水道，亦係所羅門所建，此水道可與所羅門水池相聯，為供應水需之主要處所。

除了所羅門與其他妃嬪所建的宮殿外，並為她們造了自己的神像、祭壇、廟宇，這些建築的地點已失傳，無從考究，聖經亦未提及，若是以城外高崗一描述，很可能這些廟宇建立在耶路撒冷的對面橄欖山上，或是山坡上，或是耶路撒冷城東的山頭上，所羅門死後葬於大衛城中。

南國統治下的聖城

南北分治之後，國運一蹶不振，實力分散，當羅波安年間（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來攻取耶路撒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物，盡都帶走……」（王上十四25—26）雖是寥寥數語，不難窺見當時戰事之摧毀程度，自從耶路撒冷被建為國都之後，首次被「敵國」攻取。

南國相傳十餘代，宮內之爭亦不例外。亞哈謝王死後，母后亞他利雅野心甚大，不甘垂簾聽政作幕後人，乃大剿王室諸子，幸而幼王子約阿施被藏在聖殿之內，幼王被藏之第七年，忠臣大祭司暗中計議立幼王為君，是時大祭

司着手下，加強了保守聖殿和通王宮之路。在此段立王過程中提及蘇珥門，究竟此門安在，今日已無法尋其原址，可能日後興建其他工事而拆之，亦或毀於兵燹。（王下十一章）

約阿施登基之後，先毀巴力廟，此廟跡不復有，無從得知，他又重新修理聖殿，此時北方的亞蘭漸漸興起，當年與大衛所羅門之誼已是過去泡影，哈薛王先取迦特，即揮兵乘勝直搗耶路撒冷，約阿施將列祖所儲存下來的金銀寶器獻出，哈薛始罷兵凱旋而回，耶路撒冷得免兵劫之禍，依照歷代志下之記載，當哈薛王

又趨近影。

罷兵返國之際，約阿施正病重在榻，部份臣僕叛變，在病床上將他殺死。

自南北分國後時有戰爭，規模不大，攻城掠地之事雖有，但不嚴重，但是阿約施之子亞瑪謝即位之後即與北國以色列王約阿施交惡，結果兵刃相見，兩軍對壘，南軍大敗（猶大國），北軍生擒亞瑪謝直取耶路撒冷，「折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法蓮門直到角門共四百肘，又將俄別以東所看守的神殿裡的一切金銀和器皿，與王宮裡的財寶，都拿了去，並帶人去為質……」代下廿五20—24。



這次一段城牆被拆毀，尺度、段落，連按圖則都說明出來，而且特別提及兩個門的名字。按歷史家的研究結果，均認為這裡所提及的以法蓮門是指耶路撒冷北門而言，在亞瑪謝王時，耶路撒冷城主要部份是在東北山頭地帶，故北門大約指通過谷中段的出口，但是城牆遠伸及西南山頭，考古家在耶路撒冷發現一段城牆溯自前九世紀，這段城牆靠近今日大衛街之南，橫貫東西（方向）。大約是在往北通到大馬色門與第一個街口的交叉處，當年羅馬人所建的拱形門（Arch）露出地面，清晰可見，亞瑪謝時代的以法蓮城門在此一地帶。

至於此處提及的角門共四百肘長，按今日之尺度大約是二百碼，向西去約兩百碼的城牆被拆毀，或即是今日城堡所在的方面，由此則可通往中谷地帶。

問題是為什麼以色列人單單的要拆毀這一段城牆，事實上這一段城牆正是位於最險要的地方。對於防守上佔最重要地位，因以色列王約阿施以為破壞此段城牆，耶路撒冷則無險可守。

亞瑪謝死後其子烏西亞即位，先是年少無所為，年稍長即東征西討，甚是強盛，名聲遠傳埃及，「烏西雅在耶路撒冷的角門和谷門並城牆轉彎之處，建築城樓，且甚堅固，」代下廿六9。此處所稱之谷門大約在西城牆或南城牆之間的門，大約在欣嫩子谷之上。

約坦接續烏西雅為王之後，曾「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門，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代下廿七3）。

亞哈斯接續約坦即位之後，在欣嫩子谷建立邱壇，事奉巴力，在位期間亞蘭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從比加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不能取勝，此事記載於以賽亞書第七章，為了這一戰爭，耶和華對以賽亞說：「去到上池的水溝頭，在標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亞哈斯。」在第八章接着說「這百姓既厭棄西羅亞溪流的水。」這些名詞提出可以一掠而過，但仔細追問，則需要解釋。在所羅門王時，他將以前耶布斯人，或是其他迦南人取水之水道重新建築開鑿。在此所提及的「上池和水溝頭」在以賽亞書廿二9—11提及「下池」，指原來自谷中取水然後放在池中，因此稱上水池，下水池則近谷中水

源。往後在希西家年間，沿山坡建造水溝，作為通水之用，將舊的引水溝渠廢棄，開鑿了西羅米（Siloam）水渠，（通一洞而入水池）將基鴻谷水擔上上池，或稱西羅米池或是西羅亞池，（Siloam）（尼三5）然而再建城牆將地圈在城內，萬一城被攻打時，仍可取水。（參代下廿二4、5、30，王下廿20）這一措置確實重要，今日此水洞存在，清水川流，甚是悅人。

在這時亞述逐漸興起，希西家之父一亞哈斯屢敗在以色列王比加之手，故差人去亞述求救，結果不但未得到幫助，亞述王提革拉昆列色之來「反倒欺凌他」處此時他不但不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將聖殿器皿毀掉，封聖殿之門，「在耶路撒冷各處的拐角建築祭壇。」大行背逆。希西家即位後一反父王作風，下令潔淨聖殿，重新修理，造成一時中興氣象，希西家不僅下令猶太人來守神的節期，並傳流北國，不少的虔誠人士來耶路撒冷，造成一次大的復興運動，耶路撒冷再成為宗教之中心，在此復興之後，亞述王西拿基立來「定意要攻打耶路撒冷。」

希西家那時修築防禦工事，塞住城外的泉源，諒係克莊谷的水池，在代下卅二30提及他將基訓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衛城的西邊，（即上文所提及的新水渠，又修築所有被拆毀的城牆，也許是當年被拆毀的，同時又建立了一個外城，原來的城就成為內城。此外在「堅固大衛城的米羅」究竟何指，不得而知，亦可能是藏械處，此不過是推測之言，希西家雖然如此興建防禦之事，結果還是神拯救了他們。

等到馬拿西作王，一反父風又去行惡多端，再建立外邦神廟邱壇，敬拜事奉天上萬象。（代下卅三）並且在聖殿中另為「萬象築壇」，神懲罰馬拿西，被鉤鉤往巴比倫，但在他急難時悔改認罪，神又使他回到耶路撒冷，「仍坐國位」，（代下卅三13）晚年再建城牆「在大衛城外，往谷內基訓西邊，直到魚門口，建築城牆，環繞俄斐勒……」（代下卅十四）馬拿西的外城顯然是西南山頭的東坡上，在大衛城腳下。此處所提及的「魚門」在舊約中尚是第一次提及，由尼西米三3可以見是城之北門，接近中谷，俄斐勒大約是大衛城內的

部份，特別指着聖殿和附近的地帶。

瑪拿西的死，也就象徵着猶大國運的亡國之先兆，約西亞作王之後力圖振興，先在手奉神上着手，確實有一番革新，此時埃及圖謀不軌，趁亞述被新巴比倫征服之際，以為有利可圖，便進軍聖地，約西亞力戰重傷而死，耶利米為之作哀歌，悲歎不止。約西亞死後的幾個王都是無能，然而作惡却不甘落後，尼布甲尼撒來攻「……焚燒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了城裡的宮殿……」（代下卅六19），先知耶利米的口吻是「地享受安息」，在事實上劫後之情景，殘垣斷壁，一片淒涼，耶路撒冷自大衛以來第一次全部被毀。

往後七年之間，耶路撒冷為野獸之居所，外邦人嘲笑的對象。

波斯王朝的耶路撒冷

波斯王古列於主前五卅九年即位，「耶和華為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古列……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都可以上去……」（代下卅六22—23）這幾句話結束了歷代志下書，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以西結在被擄之地為先知，對同胞說：「



耶路撒冷的大馬士古城門。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結卅九25，在他宣佈這一信息之時，正是耶路撒冷城毀破十四年之後，以西結在異象中回到了以色列地，看見了一個非常的殿，和一個不尋常的城，並且宣佈十二個支派分佈的情形，這些信息無疑是在鼓勵當時被擄的選民。

古列王詔令一下，猶太人便陸續回國，……（拉一）在主前五百十六年，在所羅巴伯和耶書亞的領導下，開始復興事業，他們離開巴比倫時，古列王將當年尼布甲尼撒從聖殿中擄來的器皿交還給他們。古列王死後坎伯斯（Cambass）即位僅七年即由大利烏一世繼位為帝。在位約有卅六年之久，在大利烏王一世年間即五百廿年開始建立聖殿。一共用了六個年頭才有了一個初具規模的聖殿。在這期間由於外人和仇人阻擋的緣故曾一度停止，直等大利烏王第二年才又開始建造，（以斯拉四1—5，24）這期間的是非枝節很多，在大利烏王年間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上告波斯王，阻止興建事工，故有一時停工之事，在哈該，撒迦利亞的忠誠鼓勵，用神的應許勉勵自強，自己也熱心，一同為神作事，（哈一～、撒一～八）以至重建聖殿之事工可以完成，在此對大家以事奉神為主要目的，重建聖殿是急需，對於建城牆一事未曾積極去實行，當時由於政治的複雜背景，重建城牆易引起誤會。

亞哈隨魯第七年以斯拉回國（拉七1—10）在亞哈隨魯一世廿年時（主前444）下令後，尼希米回國開始建造耶路撒冷城（尼二1—3）開始建工，就碰見難處，參巴拉和其他外邦人便從中阻撓，逼得尼希米和一般兄弟一手拿兵器，一手修牆，艱難情形可見一般。尼希米書三章述及修建之城門地點，均有名稱，就如谷門、羊門、魚門、角門……。這次建的城牆大部份係按照舊城址而建，據尼希米所記，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後，過了三日，在夜間便假外出，「當夜我出了谷門，往野井狗去，到了黃廠門，查看耶路撒冷的城牆，見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我又往前，到了泉門和王池……於是夜間沿溪而上，查看城牆，又轉身入谷門，就回來。」（尼二11—15）是夜尼希米轉了一個圈還可以指名什麼地方，可見原址尚在，不過被毀而已。而且能辨別其名稱，他由谷門

主後十六世紀耶路撒冷之畫圖。



西希家王年間所開的水渠，引水渠，引水入耶路撒冷。

大約在中谷一帶開始視察，沿溪在谷中行走再上到上池。再經過當年的大衛城，泉門大約是城之北，下池就是當年希西家所建之上池或西羅亞池，並順着當年所造的通水渠而行，至於魚門，這是從北進城的要門，按照尼希米之記載，推羅人在此處設魚市，這些人在安息日買賣魚，可能因此稱北門為魚門。

在耶路撒冷重建之後的一百年，由於政治重心不在此地，沒有影響作用，先知們則以未來的聖城的榮耀為話題，將來的聖城如何成為萬國的聖城，為一切榮耀的中心，為鼓勵的信息。

希臘統治之下

自重建耶路撒冷（主前五百廿至五百十五年）到亞力山大的興起，這期間約有兩百年，由於波斯王寬大的態度，對於猶太人的宗教活動並不干涉，以色列本身也沒有興起什麼經才大略的領袖，加之國破人亡，流落異國，國家民族元氣大傷，不能作反抗或是尋求獨立的行動，如此在外人的統治之下，比較說來，反而渡着昇平日子。亞力山大興起，一心計劃一雪當年波斯侵略希臘之恥，其對象是波斯，以色列既無國家，又無軍力，故不是相拼的對象。

由於以色列人沒有自主自立的國家，不少人已過慣了寄居的生活，內向的心已外移，故此時間猶太人逐漸向外地搬遷，寄居在巴勒斯坦之外，耶路撒冷仍是猶太教發展的中心地，居住在外地的人年年朝聖，歲歲納禮，耶路撒冷的重點在於宗教，而不在於軍事和政治。

主前三百三十二年以後，波斯王朝已成過去，整個巴勒斯坦在希臘人的手中，耶路撒冷

對於亞力山大之強軍，不抗而降，故得保全。但是亞力山大死後，巴勒斯坦一帶在敘利亞的西勒西斯王朝統治之下埃及是皮托勒買王朝大本營，二朝之間有過數次戰爭，耶路撒冷為往還必爭必經之處事實上西勒西斯王朝意欲全吞聖地，永遠據為己有，每值戰爭，無論直接間接都損及耶路撒冷，在主前第三世紀內，耶路撒冷多半在埃及的統治保障之下，結果反而造成耶路撒冷繁榮氣象，有當時公文信件流傳至今日。考古家研究之後稱之為阿銳斯提斯公函 (Letter of Aristeas) 函內稱述聖城如何建立在地山上，城高殿偉，山城中街道上上下下，過山經谷等語，由此可見一般。

自主前一九八年後，耶路撒冷便落在西勒西斯王朝 (敘利亞) 手中開始時給予大恩，猶太人可以重建修整損毀之處，但是好景不常，隨後甚至要搶奪聖殿中的寶藏。(瑪喀比二書三章) 此時希臘的文化四處播散，耶路撒冷一般人也趨向醉心希臘文化。故衣著、建築、藝術、思想上有重大改變，當時對體育上的比賽，無不模仿希臘人的作風，這種風尚在祭司中亦甚流行，主前一八六年敘利亞王 (Antiochus Epiphanes) 決意要消除猶太宗教，用卑鄙手法對於聖殿加以摧毀污辱。並且停止猶太人在聖殿中獻祭，此時在耶路撒冷不少的猶

太人被殺，往後此暴君差「征收長」(Chief Collector of tribute) 帶大兵來到耶路撒冷 (見瑪喀比一書一29) 拆毀城牆，焚燒房屋，極盡毀壞之能事，同時屠殺一番，自此即佔領大衛城，時時與猶太人作對，隨時攻擊欲去聖殿事奉的人，由於這種種的逼害，才引起了瑪喀比的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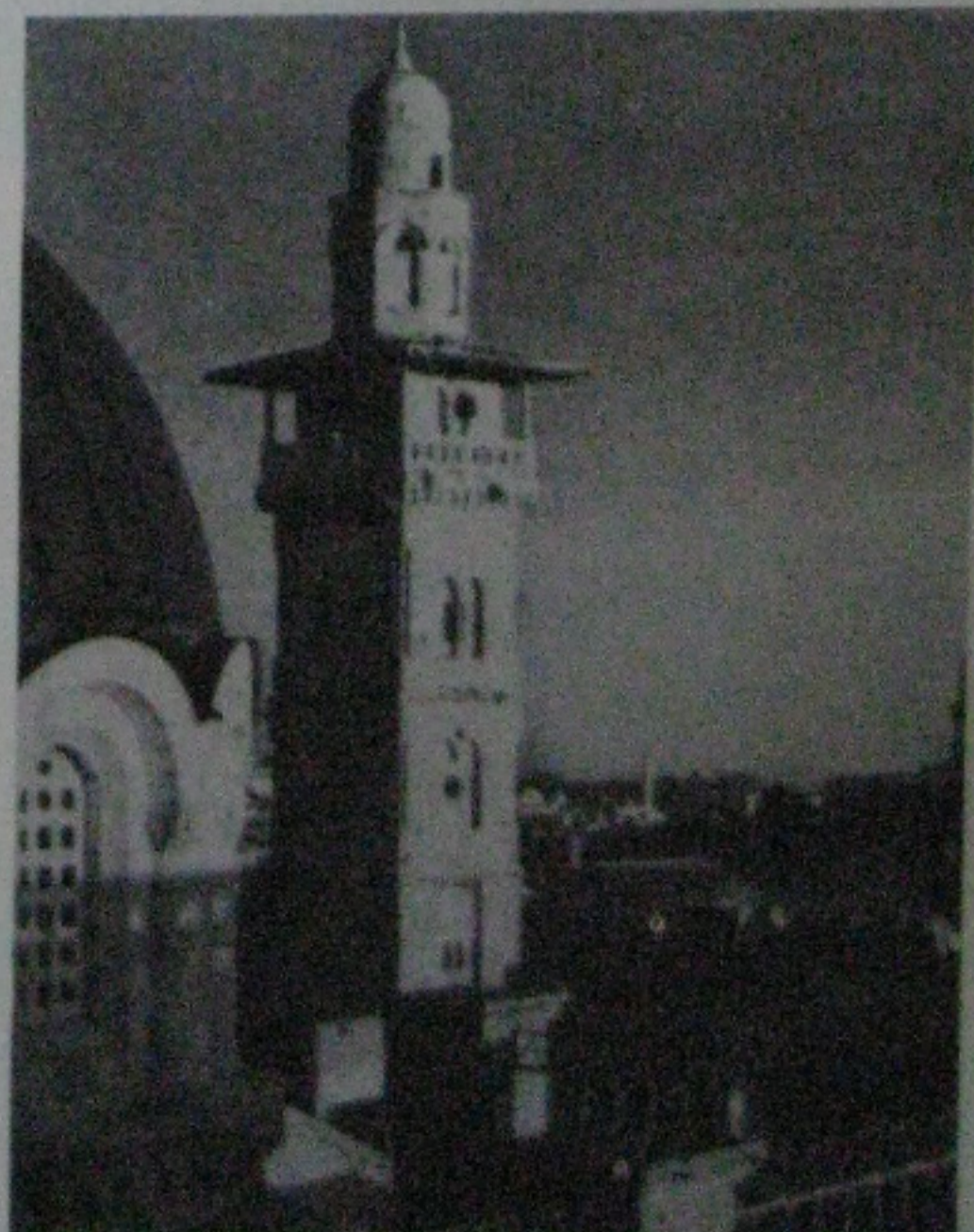
赫斯夢念時代 (Hasmonaeans)

耶路撒冷在瑪喀比和赫斯夢念王朝時，政治和宗教上的活動有不可分開的關係。敘利亞的軍隊駐紮在堡壘中，在這種艱難的狀況下，瑪喀比猶大潔淨了聖殿，在主前一六四年將聖殿加以防禦工事，同時使敘利亞軍忙於應付猶大軍的對峙，無暇他顧。瑪喀比猶大則在耶路撒冷可以從容佈署一切，二年後瑪喀比猶大攻陷堡壘，敘軍全部被俘，而獲得該壘。敘利亞王 (Antiochus V) 派使來講和立約，敘王進城後忽破誓翻約，開始攻擊，將一部分城中建築毀掉。

自此種種變遷，猶太教益發堅強自發，這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瑪喀比諸弟兄相繼為國為

右圖耶路撒冷城有各種宗教集會點，此圖代表會堂和國教堂。

大街塔之近景。



宗教殉難或戰死疆場或被暗殺，後承繼之人稱帝是為赫斯夢念王朝，此朝繼存有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政治上的變遷，軍事上的爭鬥甚多，耶路撒冷城在黑坎忒斯（John Hyscanus）年間補修重建，可能係當年為安提阿庫斯所毀之城牆。按約瑟弗所言此時另建一堡壘，後即安東尼亞堡壘所在地，此地聖殿西北。

赫斯夢念王朝結束在弟兄之爭上，主前六三年羅馬旁貝大將不費一兵一卒之力於主前六三年進軍耶路撒冷，佔領後三個月，旁貝下令拆城牆毀建築。並且不少的猶太人集體被殺，但下令潔淨聖殿，此時不少猶太人被賣為奴隸，淒慘之狀不忍卒睹，旁貝原想保存聖殿中之寶藏，但是副帥（Crassus）劫奪一切而去，旁貝亦無可奈何。

由加利利另一角度看湖東。



由加利利的以色列現代城市看湖東。



19 希律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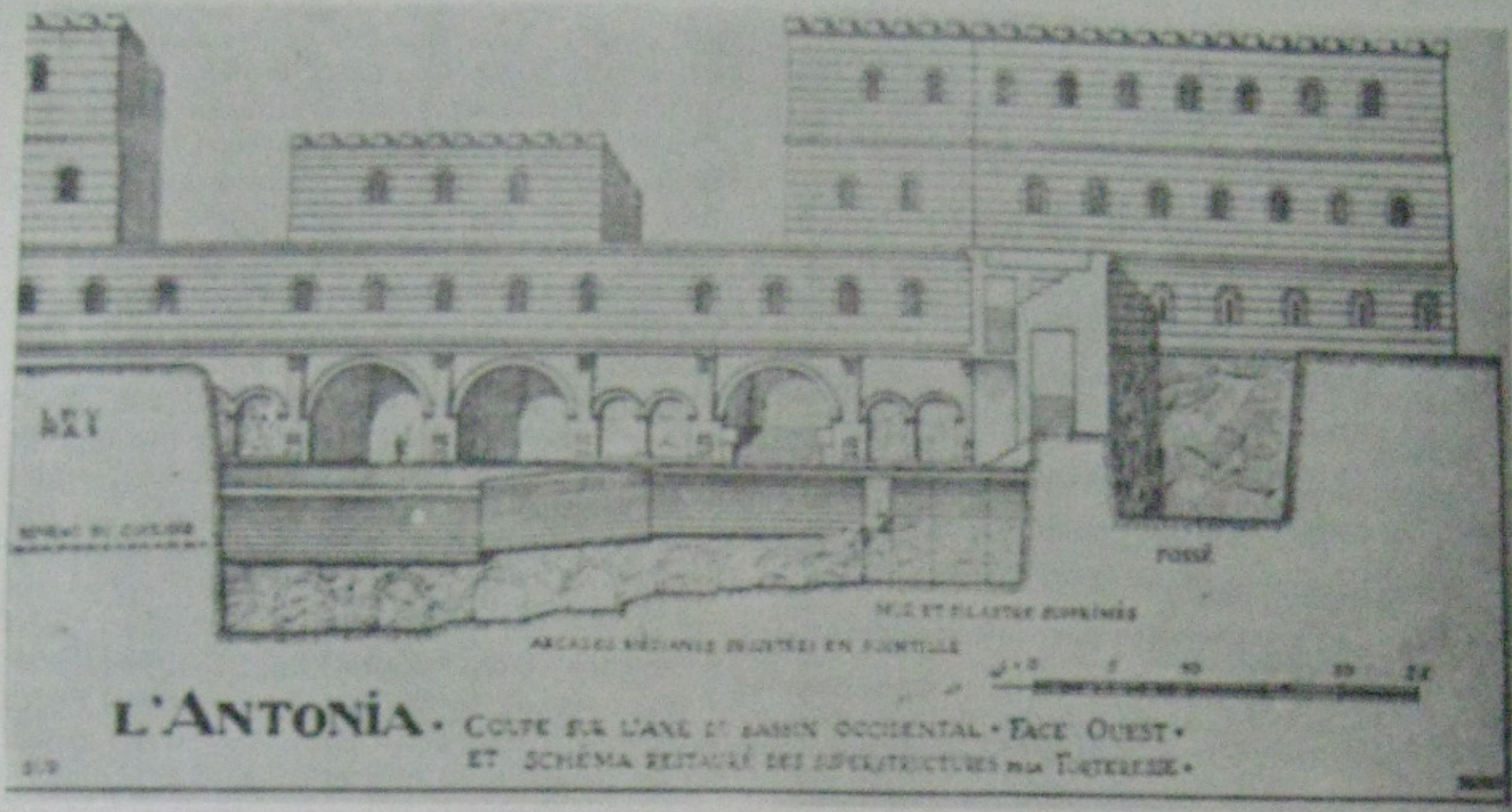
教會時期

169

旁貝死後，猶太領袖交歡於該撒朱力亞，朱力亞不久被刺殞命，安東尼上臺，任命以東人安提帕特之二子費撒（Phasaël）和希律（Herod）為猶大地太守。此時安提哥紐司（Antigonos）得帕思念人的軍兵相助，往攻耶路撒冷，進城之後，費撒和希律即退守聖殿，此時朝聖的猶太人加入陣線反攻，費撒和希律再退守王宮，輾轉在「郊外」即聖殿之外地區，開始爭奪戰，希律返擊猶太軍，猶太軍退守聖殿，希律以為此時可以和帕思念軍隊媾和，反作階下囚，費撒羞憤自殺，希律趁防守鬆懈之際，於夜間連同家眷逃出耶路撒冷，將家眷安排馬撒達，即兼程往羅馬，議院通過任命他們為猶太人的王。此時帕思念人在城內四處劫掠，安提哥紐斯為大祭司為王，主前卅七年時希律藉羅馬兵力之助，東山再起，一鼓而下耶路撒冷，先是佔領城北一段城樓，再進據「郊外」（約瑟弗之名詞）逼向聖殿，但希律不准羅馬兵對聖殿有何摧毀。希律在耶路撒冷稱王，即時開始重建堡壘式皇宮，（在聖殿西北方），即名為安東尼亞——紀念羅馬皇帝安東尼。希律本人曾居此堡壘數年之久。內有花園水池庭閣，被旁貝毀的城牆用磚再砌好，今日的「哭牆」一段的砌磚工作仍可見。在這堡壘中建有三塔：一名黑皮卡（Hippicus），一名費撒（Phasaël乃兄），一名米利安（Mariame乃妻），經發掘之後，已證實費撒塔就是今日的大衛塔的座落處。黑皮卡塔大約略偏西南，而米利安塔則在費撒塔之東，這三個塔均建在舊城基上。在安東尼堡壘與聖殿之間，橋和梯相聯，便利於防軍保守聖殿，但猶太人叛變時，曾將

此橋梯割斷，約瑟弗稱為聖殿與安東尼城壘之戰。

希律在耶路撒冷又建築戲院，露天劇場，健身室，其雄心乃是重建聖殿，可以媲美所羅門，希律為人難測，居心可慮。所以他先將一些祭司受訓，圈為心腹，故建築聖殿之工不會半途而廢，或有作梗怠工之事發生。在主前廿和十九年將聖所建成，費時不過十八個月，然而整個聖殿竣工，希律並未親眼見到，主後六十四年始完工。此殿比原先規模大，殿有八門，四門在西，二門在南，一在北，一在東，院外有門廊，在南有皇室涼臺，較其他門廊為寬。在東有所羅門涼臺，在門廊之內有外邦人的院子，外邦人祇能在此，其他地方不能進入。在此有希臘文字樣，言明外邦人不可進入內殿，違者死罪。院東有臺階引進聖殿之正門。大概這就是使徒行傳中所稱的美門（使三 2 ~ 10），由美門往裡行，有婦女院，猶太婦女們到此為止，不能再入聖殿內部。在此有奉獻箱（可十二：41），猶太男子可以入以色列院，在此可以觀禮，可以看到祭司們在中央祭壇上獻燔祭。此處稱之為祭司院。祭壇之西可引入聖所，至聖所佔地卅與六十英尺見方，再往西，中門有一幔子，幔子後就是至聖所，至聖所是卅與卅英尺見方。這裡祇有在贖罪日時大祭司可以進入為人禱告。在聖所之旁列有儲藏室，在內儲藏寶器古皿。在聖殿內亦有祭司們休息換衣處，大約在殿之北部，在殿之西部有宗教領袖會議庭，在殿與中谷之間有架橋可通上城（Tyropoen Valley and Upper City），惜此殿在建好六年後，即毀於兵焚，蕩然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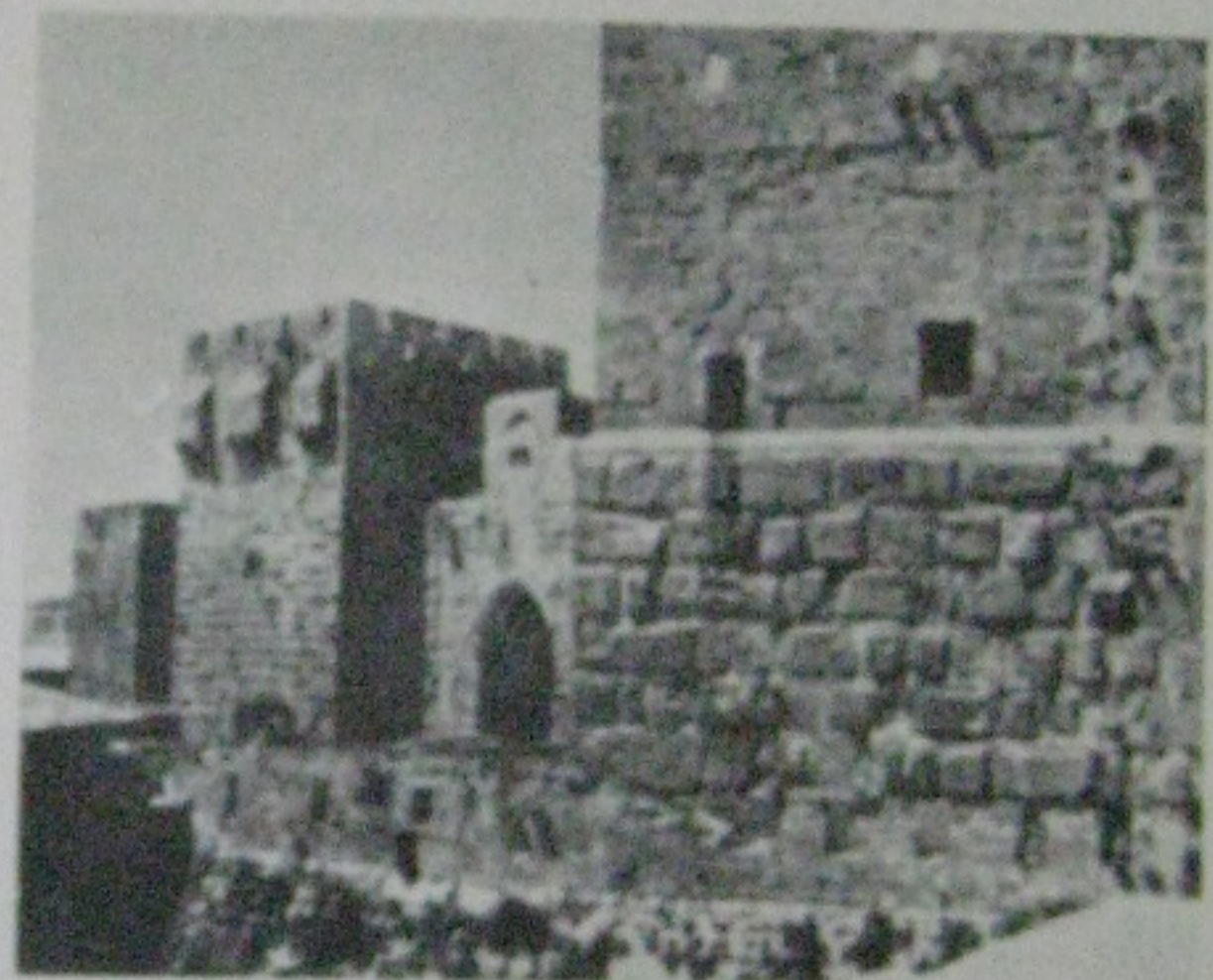
安東尼塔之構圖，在第二聖殿之西北角。

應驗耶穌所說的預言：「沒有一塊石頭在石頭上」。

基督在世與聖殿發生很密切的關係，他在此與教法師談論神學問題。耶穌在此渡過三個主要的節期。平時他在聖殿中教訓人，和文士教法師辯論約翰福音曾記載他如何潔淨聖殿，在逾越節的期間在夜裡和尼哥底母談重生大道。

基督在世時，猶太人往耶路撒冷過節，似乎是必然之事。故耶穌經過撒瑪利亞該加城時，與撒瑪利亞婦人談及敬拜神的事，婦人似乎不滿猶太人的說法，敬神之事必須在耶路撒冷，其實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基利心山上敬拜，後才轉向耶路撒冷，他們以此事來辯論。由於猶太人對於往耶路撒冷守節期看為甚重要，最後耶穌往耶路撒冷時，他的弟兄們請求他同去，他先是拒絕，他立時退往上加利利，但過了幾日他忽然出現在耶路撒冷，這表示基督注意鄉村工作，也不忽略城市工作，何況在節期間的工作，可以影響到各地的猶太人。才有「在節期的末日，耶穌大聲喊着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等記載。

按照約翰福音的耶穌生平之工作，乃是以幾個節期為骨幹，約翰二章提及他去耶路撒冷。



大衛塔近景

耶穌白天在聖殿中教訓人，夜晚常行過克莊谷 (Kidron) 往橄欖山退修，默想和禱告。門徒們和他同去，當他們坐在山頭看對面的城，矗立的聖殿，一切清晰可見，但是耶穌告訴他們這城和這殿將來的命運，並且告訴他們將來的事。一篇完整的末世論的談話完全由馬太記錄下來 (太廿四)。

基督在世的最後一個禮拜，一切活動的中心均在耶路撒冷，那天在「棕樹節」凱旋地進入耶路撒冷，他經過了汲淪谷而進入耶路撒冷，當時榮耀的氣象，何等歡躍欣喜。

中。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耶穌是在希律王宮中受審。因為鋪華石處是在希律王宮中，此一點若是可靠的話，今日流傳的耶穌被牽往各各他山的路 (Via Dolorosa) 一定是誤傳。當時耶穌被帶往各各他不可能是由彼拉多的王宮中帶去的。因此將耶穌解到黑斯蒙念王宮是由希律王宮被解的。

關於耶穌被釘的地方，有兩種說法，一是今日的聖死處 (Holy Sepulcher) 是主後三二年君士坦丁時所建。但是新近有些學者的研究，各各他是在哥頓山頭，今日公共汽車站就建在山前。離城不過是數百碼而已。而在山側不遠處有一墳墓，相傳為耶穌被埋葬之處 (Garden Tomb) 但是此說比前說較遲幾個世紀。

聖司提反門，當時建造時以防禦工事為目的，此門乃紀念司提反在此被石打死。



不幸的事實是關於耶穌那一個禮拜中的活動，那些地點無法完全用歷史的眼光來證實，因為耶路撒冷在過去的歷史中有過七次重大的毀壞，每次重新建造，乃是將殘垣廢壁推倒，弄平之後再往上建造而且城牆也數次更易地位，其難鑑定地點，但某些古傳祇能推究到公元後四世紀。根據坎因女士 Kethleen Canyon 的研究，就發掘了畢士大池，在池旁的建築物比現在的地平面不相上下，而當時建築物的柱石約有數十英尺之高。這一事實可以供我們們作一參考。

究竟「最後的晚餐」在那裡舉行的，是一個疑問，福音書祇是說是在馬可樓上，(太廿六18、可十四13~15、路廿二10~12) 古傳的地點叫做辛拿古魯 (Cenaculum) 是在今日西南山頭，若這一古傳是對的，那麼馬可樓與大衛墳墓在同一地點上。

在今日耶路撒冷城外西南山頭有阿美利派的教會墳場，相傳即當年大祭司的宮庭。當時耶穌被帶進入該亞法的院子中，而彼得約翰尾隨其後即在此地。耶穌亦在此受大祭司的審問。此地建 (太廿六51、可十四53、路廿二54) 一小禮拜堂稱之為「囚犯的基督」，據說即是晚耶穌拘留之地。當大祭司亞拿的居所，古傳說是在舊城西南部，現在則是阿美利派的橄欖修道所，此所離聖雅各堂不遠。

當晚彼得在三次不認耶穌之後，耶穌回頭來看他，他就出去痛哭一場，古傳說，他痛哭之地點是在一個小山洞中，此洞乃是近中谷 (Tropoem) 在中谷之西，(太廿六75、可十四72、路廿二62)。

耶穌是夜在大祭司前受審以後，次日晨即被帶去彼拉多處受審。按古傳說，當日受審之處離畢士大池不遠，由該處可以看見 Dome of Rock，即古時聖殿所在地，審問地點，可能是鋪華石處 Praetorium (太廿七27、可十五16)，這不可能是希律王宮內，有些學者認為當時彼拉多是在安東尼堡壘中審問耶穌，因值節期日，朝聖者特多，城內熙熙攘攘，到處是人，發生事變正是這種情況之下，故當節期中，佈署特別警誡，彼拉多認為事件重大，故在堡壘中審判。今日此處建有回教寺一所安東尼堡壘可能在主後七十年毀在提多將軍手下的士兵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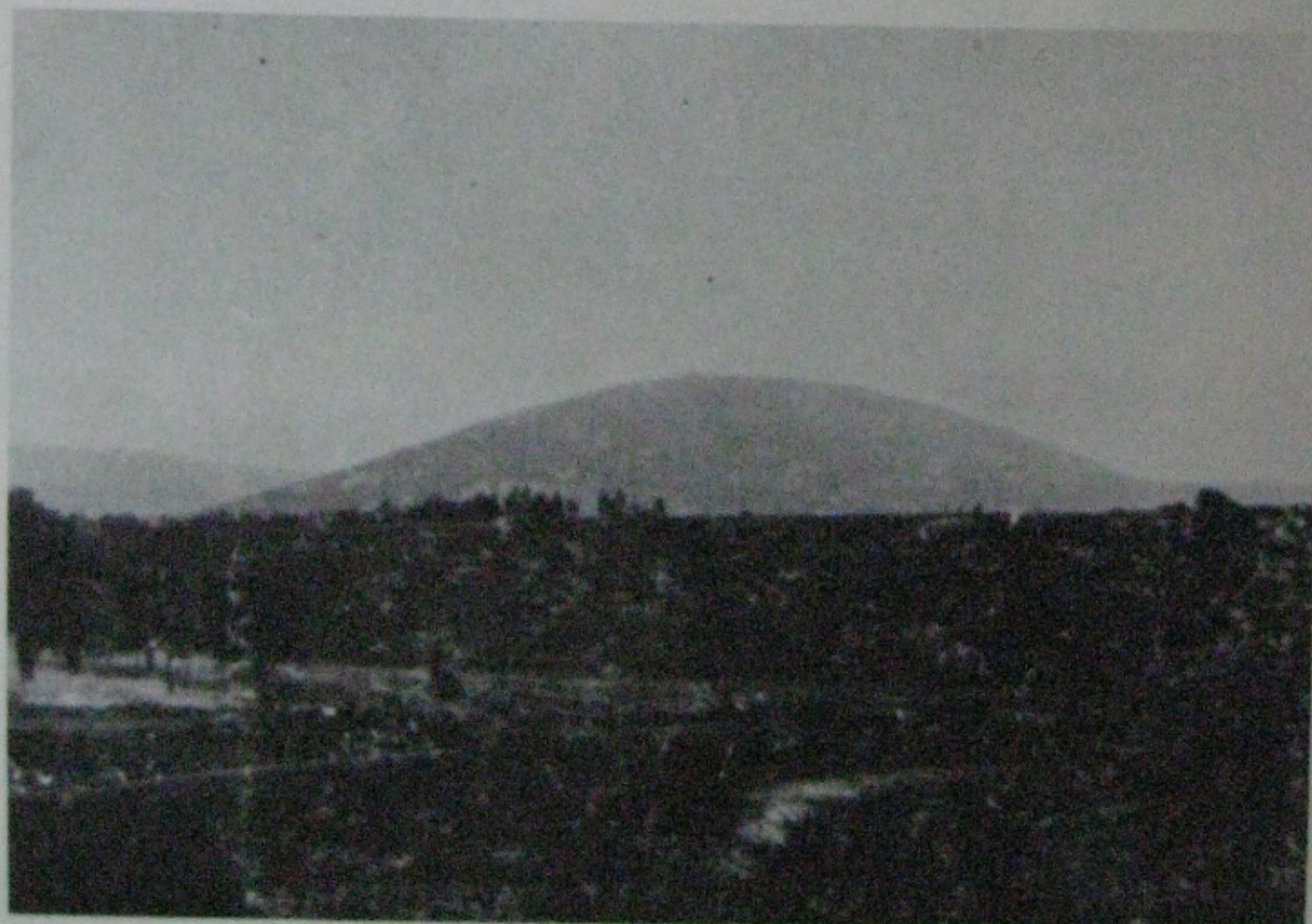
時期

在耶穌復活之後曾返回加利利，然後在耶路撒冷，在以後門徒的行動中，耶穌的意思是以耶路撒冷為工作中心。至少維持一個世紀之久。（等到主後年由於猶太人西緬自稱為彌賽亞叛變十二次戰爭始被消滅，城被毀後即禁前往居住，新城建好之後亦不准進入之久。）

初期的集合地點是在聖殿的外院裡，告禁食，可見他們並未去建立一個教。這樣的事奉可以代替了舊有的猶太教。猶太教領袖的逼迫才使他們感覺到聖殿的大本營。首先遭難的乃是司提反。反被拉到城外被石頭打死。（使十一這地點究在何處亦是一個問題，按古

傳有兩說：一是今日的多米尼坎的聖司提反教堂所在地。座落在大馬色門外北面。這教堂在五世紀時始建。希臘東正教會則主另一說：在汲淪谷（Kidron）谷底即是耶利哥路（往耶利哥的公路）建有司提反禮拜堂，面對着今日的司提反城門，此建築比前一禮拜堂年代較早。

在使徒們在耶路撒冷開始傳福音的工作時，正是亞基帕王一世為「希律王」（聖經稱希律王），由於要討好猶太人，故逼迫使徒們，雅各首先殉道，當時彼得被捉拿下監，然後被釋放，釋放後即往稱呼馬可的家中，這一地點無法得知，然古傳說是在今日敘利亞東正教會所建的聖馬可修道院的地點。此地點乃在舊城之內，在大衛街之南，離此街亦不遠。



他泊山相傳為基督變像處。

20 考古近況

今日研究聖經的學者，不僅享受歷史所傳遞下來的材料，也可以從考古家們努力的結果，對於聖經有新鮮的瞭解。近卅年來聖經考古家對此不遺餘力，所發掘的古城中，帶來不少的材料，對於許多可懷疑的問題給以有力的解釋，同時亦對某些問題更加迷惘，這乃是說這一學科仍在初期，仍期冀在不斷的研究之後再產生輝煌的果效。

首先我們要提出的，即魯濱遜愛德華氏於一八卅八至一八五二年旅遊於聖地。他之所以能有此舉，由於巴勒斯坦研究基金所供給。此種創舉奠定了日後的考古興趣與根基。同時由於魯氏的研究結果給後來的考古家們在地形學上一些材料，而據此研究，這種成就不可抹殺。

此種工作的真正開始大約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間，不少考古家親自參與挖掘，炎暑寒冬，不斷的努力。此輩中佼佼者有歐布提（Albright）和古洛克（Glueck）。其成就遠超過過去的考古家。由於他們的研究，鑑定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確定考究地形、地層、碎片、古蹟之時代。關於古時的言語，所用的名詞、名字與現代的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之比較，又將現代一些域名、水泉、山川河流再與聖經所記相對照，結果許多古時的都市被確定，比如說，古時的示羅 Salun 就是今日的示戀 Seilun，伯特利即今日的伯廷（Beitin）迦薩（Jarash）即亞拉施。以馬忤斯即以母阿斯（Imuas）。有些城市經過歷年兵災，毀後重建，原居山地的人民，後移向平原。民數記卅三49說：「他們在摩押平原沿約但河邊安營，從



參與考古挖掘之青年學生。

伯耶施末，直到亞伯什亭。」按照此處所言，考古家即去研究近屬此地的城市，經研究之後，所發現的古城遺跡乃是羅馬國時的遺留物，並非當年以色列人所安營的城市。再往山地一帶尋究，才查出原來的一些城池乃在較高的山頭或山坡上，按情理來推，當時的居民再建所毀之城時即移往平原區域。像耶哥利城，舊約時代的耶利哥和耶穌在世時的就不在同一地方，而今日的耶利哥也不建在新約時代的舊址上。這種變遷亦是研究的對象與結果。

在今日的近況，有些古城遺跡仍殘存在曠野中，山頭上，山坡上或是人煙稠密的現代城市之中。這一類古城的所在地，阿拉伯人稱之為「古」，原文是Tell，這一個「古」地不僅包括了聖經中所記載的，同時也包括了古巴比倫文藝中所載的古城古市。

考古家在發掘「古」時，地面上所見的可能與地底下埋藏的不一樣。因為有的城市被毀之後，居民用碎瓦碎片再打平，重新興建城牆住宅。數次以後便形成了數個地層，再掘下去可能再發現另外一個地層。挖掘耶利哥古城時就發生了這種現象。由於每一層中的瓦磚，陶器，用具不同，再用碳十四方法來化驗，其中一層所代表的古城約在主前六千八百年。研究聖經的人以為古耶利哥城，不可能再有「古」之存在，這是錯誤的。約書亞十一章十三節說：「至於造在山崗上的城，除了夏瑣以外，以色列人都沒有焚燒，約書亞祇將夏瑣焚燒了。」其實「山崗」就是阿拉伯人現在稱的 Tell「古」是一個意思。所以那時已有古城。有時所要探討的，要研究的，是聖經中的古城，結果發現了聖經前的古城。而且有的不止一城。反而要經過精確的研究始能規定是何時的都市。由於城毀再建而形成了許多地層，以古時巴珊一城來說（Beth-Shan）（今稱 Tell-el-Husi 意即堡壘之岡 Mound of fortress）經過挖掘之後發現一層又一層。每一層具有一個時期的碎瓦碎磚，房屋基石一共有十八層，換句話說，已經在過去的四千年來十八次主要爭奪戰之後，再重新建造，由上層達到最低一層接近生土高度約有七十九英尺。在猶大地的一個小土岡（Tell Beit Mir sim）在過去二千年來，毀建多次，發掘之後發現十個地層。由底到上共廿呎，因此在幾次建築之後，漸漸成為一土丘，最高的達九十八英尺，所以考古家們每次挖掘都小心翼翼，對於橫切面的地點，一定要有確定。這些層次中最高的一層是土耳其，阿伯拉人的城市。再下可以推到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城壘。再往下的城市是四世紀至八世紀大約在拜占庭期間（Byzantine），再古即是羅馬帝國時代。馬喀比，希臘帝國，波斯帝國，新巴比倫，以色列國，直到約書亞佔領迦南期間，再往下的層次有些是聖經史前的古城。耶利哥的最古城。耶利哥的最古一城也許是在迦南人未建城以前的部落所建。這一遺城也許是巴勒斯坦最古之城。何時挖到了石跡，生土便是當年最先的城市。

自紐約協和神學院教授魯派遜愛德華在上個世紀研究以來，經他的研究，曾確定了數百

個與聖經有關的古蹟城市和堡壘。美國辛辛納提的希伯來神學院的格魯克（Nelson Gluck）在約但河谷和約但河東又尋得很多與聖經有關的古蹟古城。真正發掘的是少數而少數。這種學科不過是旭日東昇，光明在後邊。

耶利哥城挖掘後之景。



死海卷存放之罐





由此處可觀提比留城，此圖前景廢壁原係希律安提帕王所建，主後七十二年被毀。迄今僅存此石牆。

在每一個土層中，往往發現許多東西，早期的考古家有時以尋獲古物為目的。就如中國盜皇陵帝墓的心情，不過是尋寶而已。有時在確定時期上並不準確，當年在耶路撒冷發掘「帝王墓」時以為是古猶大國歷代帝王陵墓，事實上是主後第一世紀所建的陵墓。其實每一地層中的一塊破水缸片，一個土窯燒成的小油燈臺，女人用的裝飾品，日常用品，都有價值。有些已經確定好了的陶器用來比較，加上碳十四之法，考古家即可以確定其時代。所以一個水瓶子（拉結所用的和撒瑪利亞婦人所用的形狀、設計、結構、土質、火候…都不同）的柄長、柄短、前後……都是代表一個時期的出品。這種鑑定法要歸功於皮追（W.M. Ainslie）。

Petrie）。一八九〇年他在近東發掘一個小土丘（名 Tell-el-Hess）他發現在不同的土層中的陶器外形，設計、圖樣……有分別，而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再加以研究，由此解決了很而多的疑問。他將一些破碎的陶器再湊好，結果在其他的地點又發現同樣的東西，再互相比較，結果將一個時代確定。在這種科學態度和方法之下的研究結果給考古鑑定學之一個大轉捩點。比方說，米吉多一地在聖經中佔有要緊的地位。當年埃及王薩提摩賽三世（Thutmose III）曾攻佔此地。自此以後，至拿破崙一世為止，此地時為軍事目標。此城在（Tell-el-Amarna）信件中提及數次之多。在聖經中第一次提到是在約書亞十七13~14，列王記下廿

三29~30提到埃及王生擒猶大王約西亞，在米吉多將之殺死。（今日稱之為Tell. el Muter-ellim）啓示錄稱將來的末世大戰將以此為戰場，實令人嚮往注視。這城自古前三千五百年來，重建過十九次，一共有廿個殘瓦破器，灰燼磚石的層次。此城位於沿海沙崙平原與以革倫盆地中間，在迦密山之西南，故時為野心家軍人所垂涎。故此城屢遭兵家光顧，由於這種研究才有今日的輝煌果實。當然每一土層中的住屋和防城石牆，以及建築物都是辨別法之一。每一時代造磚術、割石鑿石法，用作割石之器亦不同，亦可以定奪其時期的城市。在基比亞（Gibeah Tell el FJI）當年掃羅為王時所建的堡壘城防樓的基石即可確定是掃羅年間的造物。在耶路撒冷城所發現不同的城，有的單薄，有的雄厚，即可判斷那些是當年耶布斯人所建的城牆，大衛和所羅門所建的城牆。同時一部份尼希米和希律王所造的城亦被發現，因為其設計、匠工、模型、圖案，均代表某一世紀的產品。

由皮追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間有好幾位考古家在聖地挖掘。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美國 Frederick Jones Bliss 繼續皮追氏未完之工，一八九八年英人 P.A.S. Moclister 發掘在猶大境內示弗拉 Shephelah 四個土丘。有一城為羅波安所建（代下十一 9）一九〇二至一

九〇九年又繼續在他處挖掘。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德國之考古家在米吉多一帶發掘，發現了耶羅波安家寧示瑪之印，（Shema'）此名聖經未提。德國考古家亦於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在耶利哥一帶發掘，此時方法已有改良，收效較佳。第一次大戰，德國考古家之工作不得不停頓，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美哈佛大學之考古隊，由銳斯尼·費氏（George A. Reisner and Clarence S. Fisher）二氏率領，貢獻諸多，尤其是發現了大希律所建的聖殿，往下再發掘時而發現了猶大王的一些古殿（殘跡層）。他們採用鑑別法不僅繼皮追氏之法，而加以充實，今日近東一帶的考古鑑別法無不基於此。（參下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考古之工受戰爭影響在停滯狀態下，戰後一九二〇年英國政府在巴勒斯坦建立古物部來司考古及所獲的材料，未蒙批准一概不能開掘。以前的「土法」尋寶曾破壞了一些古時材料，新的機械非但沒有防礙考古之工，反而有助。因此經過訓練的考古家可以順利的按照計劃行事。第二次大戰以後，巴勒斯坦在以色列與約旦二國分治之下，亦照英政府所立之機構司理考古事工。在耶路撒冷遠東研究所和洛克弗羅基金之對於考古工作貢獻甚大，值得一記。其他英屬學校的考古科如雨後春筍，都有其發現。這種事工方興未艾。



碑石



此係亞哈王在此所建宮殿之遺址。

巴勒斯坦一帶的碑石不多，然已有發現，所發現的一些碑文，對於研究聖經有很大的裨益，在耶滋（Tell Jezec）發現了一個日曆，大約成於所羅門王死後數年之內，內容是農人耕種的次序季節。何時收割，何時釀酒，內容中提到了橄欖樹、大麥、亞麻、水菓等產物。

摩押碑文是另外一個重要的發現，在舊約時代，摩押人與以色列人世代為敵，甚少和平共處，彼此征服。主前八百五十年時摩押人打敗了以色列人，勝利之後立碑為紀念。碑文述二者之間的問題，結果如何的勝利，並述及其戰功。（約蘭王849~842）年間摩押人背叛而獲勝，由其神助等語。此碑在摩押首都地旁為一法國青年考古家在 Clermont - Gamre ar 一八六八所發見。本地人以為碑下有寶，將一部份破碎，幸皆收起，帶返巴黎，原文保全未殘。

另一雕刻文是記當年希西家所鑿的通水洞。（15—681）將基鴻的水帶至耶路撒冷城內西羅亞地。洞中有文記述，匠人如何在山兩頭開鑿，以對方石斧之聲為定，順此聲而鑿去結果兩頭相通竟無差錯。此亦古奇蹟之一，今日可以自由參觀。

古時的信件來往，用蒲草寫的，由於潮濕

或其他緣故，存下來的不多，但來往公文亦有用瓦片寫成或作為檔案，留至今日。有些這一類公「信片」，在拉吉Lachish（Tell-el- D-uweir）發現。由這封信的稱呼和收信人，以及內容來判斷。是耶路撒冷軍部致（拉吉）守軍司令的公文。約在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攻陷時所寫（主前586年）。

古卷

古時的聖經均是手抄本。現在通行的舊約聖經是根據十世紀的古本而翻譯的。再無比此更古的手抄本。最近廿年來，曾發現了幾本重要的手抄古卷，有些是散本，有些是散頁，首先在埃及發現了一些古卷散篇。一九四七年在巴勒斯坦發現死海古卷，這發現是偶然的，為一個牧羊者在一洞中尋得卷一瓶，瓶中有數古卷，其中有以賽亞手抄古卷，經專家鑑別之後，大約在主前一世紀所抄錄。若是在第一世紀已流行（而且轉抄，這書在二世紀前已經成為一古卷，加上其他的數千散篇，使今日研究聖經的人另具隻眼去觀查，考古家和聖經語言家繼續在研究，我們拭目以待，將來必有更多的文獻生產出來，對於舊約和新約時代有更清晰之瞭解。



21 歷代先知簡史

無先知之名的先知	179
先知大業	179
士師時代	183
部分時間先知	184
全時間先知	184

就一般的歷史地理所着重的，偏重在帝王之興衰，國建邦亡，工業農業，文化之發展……但是讀閱舊約聖經，使我們驚奇不止的，即先知們的話和其著作。其影響之大，大過帝王之事業。先知們忠心傳遞信息，帝王崇敬有加，亦有時恨之入骨，有時為民所擁戴，勝於帝王，有時為民衆所恨，殺之為快。猶太教基督教的文字產業多半出自這些先知們的手筆。他們在每一個時期，重要的變遷中，有時高聲疾呼，有時淚流，有者下監，有者被殺，一直作為維持一個國家的道德靈性的主力，為神說話。帝王是政治的領袖，先知們則是靈性上的領導人，帝王是替神做事管理家人的事。先知是替神說話，帶領人認識敬畏神，帝王的生活敗壞可以喪邦，禍及全民，先知不說真話亦可以敗壞一個民族。帝王愛神守律法，可以興邦，先知可以產生一個復興的運動。二者之間相輔相合。其功效無數字可以形容。因此對於他們的工作活動要有清楚的瞭解。

先知一詞，顧名思義，是說以預言，言未來。這不過是先知們一部份工作。先知們也稱為「先見」。(撒九 9) 此字在原文中的字根之來源不甚清楚。有猜想此字之字根與亞克語 Akkadian 阿拉伯語有關，即「被召」或是「宣佈」之意。若這說法可靠，先知即是「宣佈人」、「代言人」。按照舊約中的先知工作，生平來看 (一) 被召為先知，(二) 有者先作先知的門徒，進先知學校受栽培，然後出來作工，似今日之神學，先後不同的是師徒制而已，(三) 有神的話臨到他們，這些話性質 (a) 有責備，有勸告，(b) 有預言、有警告。這些話的內容包括了



此圖代表一部份重建之吾珥廟及塔，此塔類似巴別塔。當初亞伯拉罕離開時，此為宗教商業中心。

(a) 對神的關係，對神的認識，神是如何的神，
 (b) 對律法的態度。(c) 對於祭司們的失敗和成功，
 (d) 對帝王個人的行動，(e) 對於國家的命運，
 (f) 對於將來的盼望和應許，(g) 關於列國的命運，
 (h) 以色列人的失敗遭遇，和將來復國，(i) 將要來的彌賽亞，和永遠的國度如何。先知的存在遠在有帝王之前。每一個帝王的生平，似乎都有一位或幾位先知。每一個重大的變故之下，有時有數位先知在工作。他們的出身不同，有的是農夫，有的是牧人、有的是君王，由於他們的責任或是地位所表現的工作不同，有的未寫作、有的寫作，君王又是先知，作士師又先知、作祭司又作先知……。

無先知之名的先知

① (一)若是以某一種先知的工作來說，舊約中最古的先知當推以諾。按照猶大書所記：「亞當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啊主帶着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衆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這些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的，隨從自己的情慾而行，口中說誇大的話，爲得便宜諂媚人』」14 / 16若是再把創世記記載關於他如何「與神同行」三百年，然後神將他取去，這些話，相對比一下，可見那時代已經「世道不古」人心壞到了極點，以諾個人與神有親密的關係，有神的話臨到，對於當時的人有責任，有勸告和警告。至於他工作的地點，大約在近東某一地帶，可能近大河之源或大河之平原，這是推測之言並無憑據可證明，祇能說聖經所記的人類早期活動是在幼發拉底與底格里斯二河之間。

② (二)、若是按工作來說，挪亞該是歷史中第二個先知。他本人是個完全的人，耶和華的話臨到他。告訴他對於人類的計劃是什麼。同時要他作一個方舟，一方面用言語（預言洪水）來警告當時的人，同時用一個實物來提醒人，他的先知工作有一百廿年之久，不斷的替神說話，也不斷的在作工。雖然他以木匠，造船師的身份替神說話。後也作了農夫（創九20）無論如何，他以身作則，以實物以言語爲工具。後來的先知的工作性質也限在這範圍中。當時挪亞的工作地點，由於洪水氾濫這一「故事」，是指當時的天下，還是全世界，到如今這是一個爭執的題目，按照方舟停的地方亞拉臘山上，若是這地點是確實，他的工作亦在亞美尼亞和兩河之上游或包括平原地帶。

③ (三)代求的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不是「全時間」先知，（Full Time）神呼召，托付給他一個使命確是事實。那時尚無明確的祭司制度，他每到一處即築壇獻祭，他自己本身在作祭司的工作。聖經並未提及是否每到一處傳揚他所敬畏的神，但是神對他的應許是實，尤其是知道神即要滅絕所多瑪和俄摩拉二城，立時誠心放膽的在神前祈求，他的名亦可與先知撒母耳、摩西，但以理同

列，而這些人都是在代禱上蒙神喜悅他的信心，他的順服，倚靠遵行神的旨意，在在表現出他有先知的質地和實際的生活。

亞伯拉罕一生足跡走遍大河和迦南地，甚至埃及地，神的名間接直接的由他傳出去。亞伯拉罕是以生活和行爲來經驗神，並他的應許。

④ (四)與亞伯拉罕同時代的有麥基洗德，是王又是祭司，以雙重身份來作神的工作。事奉神又服侍人，這雙重身份就表示先知的工作。聖經第一次所提到的「撒冷」可能是耶布斯人所佔之地帶，日後大衛建都之地「牧養」他的百姓（創十四17 / 22希五6 / 11七1 / 25）爲他們獻祭、代求，又管理他們肉身之需，又供屬靈之實。

⑤ (五)在聖經記載中有幾位先聖他們個人的一生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約瑟是其中的一個人，約瑟被召在朝廷作事。其可愛之處不是因爲乃父特別愛他。乃是他生活中的見證，雖然爲皇家隊長之賞識，又爲其妻所愛，在這樣狀況之下，竟能拒絕波提乏之妻的引誘。以後被誣入監，按照他的經歷，先掌波提乏之家務，後替司獄管理囚犯，以後在埃及爲首相，在在證明他有行政之才幹。他以夢知未來事，確以生活來見證之。他不是職業先知，但有先知的本質和生活之見證。創卅九。

先知大業

時間將以色列人由一小家族而成爲一大氏族。神當年應許亞伯拉罕的子孫要成爲大國的，應許逐漸成爲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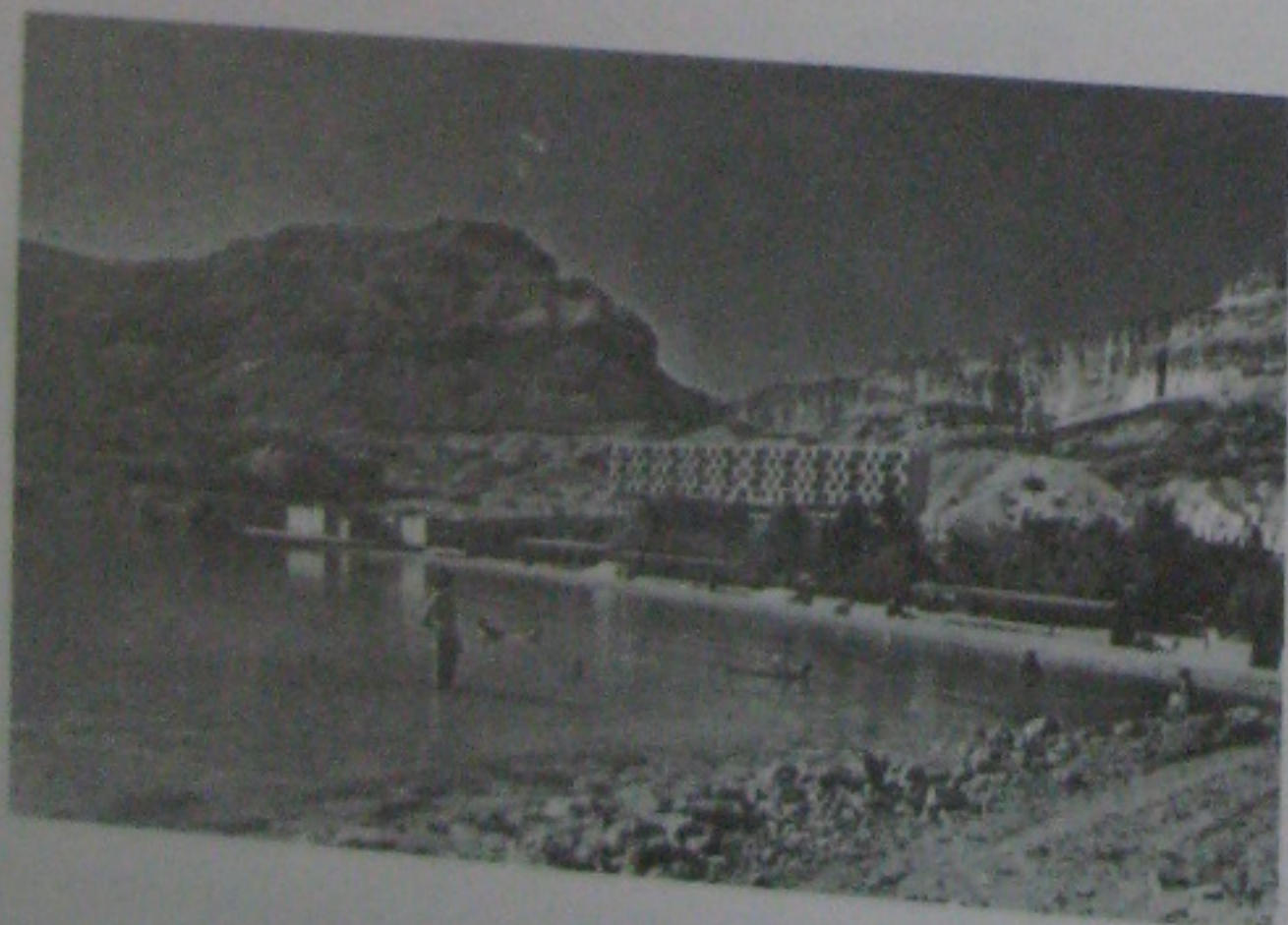
以色列人出埃及經曠野進迦南，這期間有立國家之基礎，立生活之綱領，社會之機構，宗教的形成，其中有行政、有軍事、有立法、有教導、有事奉……絕非一個君王所能勝任。必須一個人有經才大略，有軍人的智力勇敢，有先知的異象和靈命，有祭司之負擔……才能完成這一使命。神揀選了摩西，他生於貧寒之家（利未人），長於王宮，受過埃及的教育，

死海旁的新建築



有愛國的志氣。有「匹夫」之勇，曾是一個逃犯（打死埃及人）避難米甸，作了米甸祭司葉忒羅的女婿。四十年為寄居的牧羊人，過慣了曠野的生活，也熟習那一帶的地勢。神親自召了他。也親自差遣他。摩西原來的才幹經過四十年的折磨，甚至連說話的技巧也沒有了，神差他去見法老王，要求法老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去事奉耶和華，那一句話很乾脆也簡單，「容我的百姓出去好事奉我」，法老變本加厲的壓迫以色列人，他面對面的與法老力爭。他的杖帶着能力和神蹟，因此神降了十大災難而法老依然心硬如石。最後法老拗不過第十災難，因為繼承大統的王子也被殺死，祇好讓以色列

大而可見的曠野亞乃米烏，沿海有山，故海風不易吹入，雨水因而缺乏，以致使此地成了沙漠。



死海中的鹽塊、鹽石。



人離開埃及。摩西倚靠神在客觀逼迫的環境之下帶領如一盤散沙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行經曠野時，水、食都是大的難題，摩西早已知道，前面的問題不知如何應付解決，後面又來了埃及的追兵，至於要帶這一般人過曠野往迦南談何容易。神遣東風一夜間將紅海之水分開，以色列人安踏乾地而過，追來的埃及人因海復合，葬身海中，以色列人過了紅海歡騰非常，如在天堂，但是眼前的問題把他們帶進現實裡，水、食在那裡？結果百姓發怨言，開始對付摩西，要水喝、要肉吃。結果耶和華降嗎哪充饑，磐石流水解渴，照原來的計劃，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進到迦南地，可是這一班情感勝於



理智的百姓，如何能負起建國之責，何況要攻城作戰，無肉吃便大哭大鬧，好似一個小孩子。也不懂事奉神，社會生活亦無一定秩序，毫無政治軍事的組織。四十年的摩西一面頒律法，作教導，才具有宗教，政治上的綱領，奠定了一個基礎。摩西又要做法官、又要立法、又要帶領事奉神、又要去措置軍事上之難題。當這些人訓練好之後，安排了後繼之人，他一直盼望能進入迦南地，可望不可即，神藉何西阿對他的評語是對的，「耶和華藉先知從埃及上來，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保存。」何十二13，這種事工才是先知之事工，創業和守業二者兼有。

其實摩西的工場，一生一百廿年，三分之二的時間用在曠野裡，他的工作是由開創，再加上教導，完成之後而不能享受果實。一切的榮耀讓別人去領受，聖經曾記「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因為以色列人吵鬧，一時性急，竟發了一次脾氣，結果被「處罰」不能進迦南，不能將功抵罪。（人的罪不能靠這功勞來獲赦免）這就是先知們的生活規律，生活中的要求，要忠心、要謙和，何時不遵從神，即是一次亦當「受罰。」（責任大、地位高的人，雖犯小法，但產生的影響却大，不可等閒視之，所以一個替神發言的人，是一個特別的恩典，但同時却帶着一個嚴格的要求。摩西的工作的腳踪，生在埃及，長在埃及，工作在曠野，成就在曠野，死在曠野，在神的山被召，在神的山接受律法，與神面對面來往，埋葬在神所指定的山（何列火山、西乃山、尼波山）。（見圖）

（由摩西起，先知的工作才正式的開始，他也預言過將來要有大先知出現，他也許盼望以後以色列人在先知帶領下立國，而不是帝王管轄下，但是這一美夢被以色列人要求所破碎。然而神的發言人從來就沒有間斷過。

⑤ 約書亞繼摩西未完成的工作，要在實際的行動中去接受迦南地。約書亞不需要在立法和組織上擔心，他所對付的是軍事問題，一生東征西討，分配各支派的地區，聖經中未直接的



司迦南地的農神像。



在伯示麥發現的迦南女神像。

說明，約書亞有先知作他的助手或是參謀。他自己本身親自接受神的命令，再將這命令轉達給以色列眾人。在他有生之年，以色列，敬畏神，遵守律法，他未死之前召集以色列人各派的領袖，叮嚀囑咐要忠心事奉神。

拿滋的衆神像。



於拉斯沙母拉 (Ras Shamra) 發現的巴力神像。



在伯特利發現的巴力神像——亞施。



銅像迦南之巴力神像在米基發現。



他錄女神像中間用埃及文，書寫字樣。



約書亞的工場是在迦南地，他的戰爭對象也是迦南地的城國。可以說是一個軍事家。若以摩西來說，他祇是一個作戰的領袖，按後世的先知來說，是一個開國功臣、在戰爭上如何聽從神的話、神的引導，又似是一個先知，可以說，（他是一個軍事上的先知，替神作戰）。為神的出口。

士師時代

士師時代其實也就是神治時代的延長，他們主要的工作繼續爭取自由，祇要將以色列人從仇敵手中解放出來，就達到了目的。他們也管理行政，也加強屬靈的熱誠，但不似摩西的工作，他們的條件是「勇士」，為神所用，他們中間也有被聖靈感動，而行大事，由某一方面來說他們確是為神做事，但是他們是士師，這一詞是表「制定」之意，後來演變為統治之意。

他們的事工聖經既然稱他們為士師，我們也就稱他們為士師，（他們替神判斷事情、替神統治，其職責是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但很少為神作教導的工作。）

⑧ 撒母耳——士師、祭司、先知

撒母耳童年時，正是以利作士師，也是一個祭司，本來以利一身兼士師、祭司，該有先知工作的表現，由於其失敗，將先知那一工作表現埋沒。撒母耳生於以法連山地的拉瑪瑣非。

撒母耳在斷奶之後就被送到示羅耶和華殿中來侍奉神，這是母親哈拿的決心，和持守她的應許。

在他童年時，便清楚聽到神的聲音，親自和他講話。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將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這話傳遍以色列地」耳上三19 / 21。

撒母耳的時代，亦稱先知為先見，這表示

他們能看見神和看見神的事，是神的發言人，屬神的人，往後這名詞就改變了。

撒母耳除了領導以色列人在事奉神，還要在禦外戰爭時起帶頭作用，當非利士人作戰時，獻祭禱告，結果大獲全勝。所以在行政上，事奉神，都要負起責任來。

他年老時，以色列人來向他要求為他們立一王，結果用油膏掃羅和大衛，他的崇高地位，是由於代表神行事。（如立王、膏王）

撒母耳一生工作的場合，包括非常之廣。少年在示羅，由於約櫃被擄，非利士人把約櫃送回之時因伯示麥人觀看而被擊殺七十人，所以約櫃就停在基列耶琳，約有廿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傾向耶和華，」這真是一種大復興，撒母耳曾為此事召集全以色列人，當時的大會在米斯巴舉行。其目的在為他們禱告，並附帶審判他們，由於他的禱告，神親自攻擊非利士人（撒七13）以前被佔去的城市由以革倫到迦特都歸還以色列人。

撒母耳工作方式不是守住一地，乃是經年的按次按序巡行各地，「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這幾處審判以色列人，隨後回到拉瑪，因為家在那裡，也在那裡審判以色列人且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撒七15 / 17拉瑪是一個小村，在耶路撒冷之北數里之遙，拉瑪本身是在一小山上，往南遙望耶路撒冷，略往東地帶可見路斯即伯特利，北看有山頭數個，兩山頭間，即當年掃羅等跨過的山頭而到他瑪，由他瑪往西直通往當年約書亞大戰亞摩利人（日月停止之神蹟）之戰場。

此圖所示古示羅城，這是遺留之磚，師士以利在以色列人敬拜神。



後來往吉甲，即當年約書亞過了約但河後按營之處，立掃羅為王在神的面前為大眾獻祭，後來掃羅在與非利士作戰之前，冒昧獻祭，等到撒母耳到來，見到此事心中不悅，即由吉甲到便雅憫的基比亞。

撒母耳從神接到指示，命掃羅去滅盡亞瑪力人，結果大獲全勝之後，掃羅竟私心，留下一些他所愛的東西，撒母耳聽見之後，終夜哀求耶和華，即再往吉甲責備掃羅、悲傷的回到拉瑪去，至死未再見掃羅。他又奉神命往伯利恆去膏大衛作王，完畢之後又回到拉瑪，壽終於拉瑪，今日拉瑪村尚在，有一空墳墓，相傳為撒母耳葬身之處，實情不詳。

（綜觀撒母耳生平，以先知的工作來說，自此以後再無人像撒母耳，上責帝王，下審庶民，國家大事（靈性重擔等集於一身，他的先知職份與後來者不同，由於立國立王之後，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組織和宗教上的職責已經分開，是好是壞，各有長短，日後不少先知們遇害，就是因為祇有屬靈的權威，而無政治上的權威，只是以色列人不願接受先知式的治理，而要王的治理，以致釀成日後之大患。

自撒母耳以後，很多先知興起請參閱列王與先知對照表，有很明顯的說明其言行工作。

部份時間先知

掃羅（主前1043~1011）

撒母耳不僅立言、立德，也立下了不朽的事業，由一個士師時代改變到君王時代，而且先立掃羅，後立大衛，掃羅本是上才，惜為人胸襟狹窄，不能容人、容才（指大衛）又加上剛愎自用，不聽從神的吩咐，以致於戰場上節節失利，不僅有形的戰場上失利，最後死於戰場，屬靈的戰場上也是失敗，以致為耶和華所厭棄，另立大衛代替他，若先知的定義（①為耶和華發言②替神作事③說預言，又在信息警告人）他也曾被靈感動說話，可惜此恩賜未留心失去了，又先知又君王的福份（參撒九：1-31，代上十章）

大衛（主前1011~971）

大衛也是一個有靈感動的君王，作詩篇多篇，以致成為我們今日的敬拜模樣，他曾為掃羅彈琴而致污鬼離開掃羅，就信息上來說他可

以列在部份先知之列（Part time）（參撒上16：至撒下24：又王上1：-2：代上11：-29：）

所羅門（主前971~931）

所羅門青年為王，智慧過人曾作詩歌、箴言、傳道書，把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與耶和華的關係加以親密的說明（雅歌書），使我們今日可瞭解到教會和信徒之間的關係（參王上3：-11：代下1：-9：）

全時間先知

⑨ 拿單（主前990~971）

在大衛作王期間，拿單作全時間先知，為耶和華數次警告大衛王，大衛王晚年時，欲為耶和華建殿，拿單奉耶和華之命來禁止他作此計劃，參撒下7：2-17，在大衛佔烏利亞之妻為私時，並殺烏利亞為遮掩，為耶和華不喜悅，神就遣拿單去警告並設喻責備他的罪，後大衛痛悔，雖痛悔神藉拿單所言之審判，終久臨到（撒下12：1-15）

大衛年，關於立統之事，由拿單扶持所羅門始坐上大衛之寶座，王上1：，生平其他事蹟不詳，但代下9：29說他記述所羅門王之生平，可見得享耄年。

⑩ 迦得（主前1025~971）

在拿單之時，同時有迦得為先知，當時掃羅嫉妒大衛，大衛淪入“亡命之徒”地位，常為掃羅追趕，迦得從旁指引大衛如何逃避掃羅。大衛正式即位之後，要數算以色列民，這事耶和華不喜悅並加上懲罰，述三災任選其一（參撒上2：5撒下24：10-17，代上21：9-18，代下29：25）

南國北國分立時期，歷史記述比較複雜。

⑪ 亞希雅（主前940~910）

亞希雅作先知時是在所羅門晚年，親身經歷分國而立之事。

(1) 南王：羅波安（主前933~916）

北王：耶羅波安（主前933~911）

他曾預言耶羅波安必作北國十支派之王，後耶羅波安子得病，他出面告之求治之人其子必死，果如所言。（參王上11：29-31、12：15、14：2-16）

在這期間，在北國另有一名先知，聖經未言其名，曾奉耶和華之命責備耶羅波安，其他事蹟不詳。

② 易多 (主前931~)

曾為所羅門、羅波安、耶羅波安並其子亞比雅作記 (參代下13:22) 其他事蹟不詳。

③ 示瑪雅 (主前931~ 不詳)

曾奉耶和華之命勸羅波安不可動刀兵奪回十支派，其他事不詳。

(2) 南王亞比央 (主前915—913) 亞撒年間 (主前912—872作王期間) (參王上14:15; 代下13:代下14:—16:)

北王拿達 (主前911—910) 巴沙 (主前909—887) 以拉 (主前887—886) 心利 (主前886~) 暗利 (主前886—875) 作王期間 (參王上15:25—32, 33~16:7、王上16:6—14、王上16:21—28)

④ 拿尼作先知 (事不詳) (王上16:1)

耶戶 (主前890~848) 先知拿尼之子，聖經記載耶和華命他去責備北王巴沙，又勸告南王約沙法，可說他在南北兩國作先知，在作先知之外，作史記，記述南王約沙法作王政績，經過。(參王上16:1-4、7. 代下(9:1-3. 10:34)。

(3) 南王：約沙法 (主前874-850) (參王上14:29—22:53)

北王：亞哈 (主前874—850) (參王上15:22:4~53; 代下17:~20:)

南王：約蘭 (主前850—843)

北王：約蘭 (主前850—843)

南王：亞哈謝 (主前843)

亞他利雅 (主前843~837)

約哈施 (主前843—803)

北王：耶戶 (主前843—816)

約阿斯 (主前820—804)

這個期間，前後約有七十年時間，耶和華興起幾個大有能力的先知

⑤ 以利亞 (主前875~850)

王上17~19 • 王下1~2

以利亞何時出來代表耶和華說話，何時出生無法知之，其所作所為對於北國有重大的影響，在他有生之年，在幾處先立設知門徒學校

，當時北國受巴力宗教影響甚大，故對付不遺餘力，為警告這事曾禱告天不降雨三年之久，後禱告天降大雨，又捕殺巴力先知四百人，後將事工託給先知以利沙被火車火馬接升上天，以利亞之工作、行動、多述言語，故無“著書立說”。

⑥ 米該雅 (主前845~ 不詳) 王上22:13—28 代下18:4—34

曾預言亞哈王必戰死，以致惹動王怒，被囚在獄中，後死於獄中。

⑦ 以利以謝 (主前853~ 不詳) 代下20:14~19 在南國作先知，反對與北王交好

雅哈悉 (主前853~ 不詳) 代下20:14—19 奉耶和華之命，勸南王約沙法作戰靠神得勝。

⑧ 以利沙 (主前855—800) 見王上19:王下2:—13:)

以利沙為北國先知，行神蹟最多，同時負責訓練先知被稱以色列人之父，戰車火馬，是國家之主力，君王敬之有加甚至亞蘭王舉全國之兵力欲捉拿他，他是一個屬靈的人能知內室所計劃的秘密。

⑨ 俄巴底亞 (主前841~830)

俄巴底亞書僅一章，其內容乃是以以東為對象，當時以東趁南北雙方相持之時，欲得漁人之利，他的信息對以色列甚有鼓勵。

⑩ 約珥 (主前840~830)

約珥書雖只有數章，內容非常有力，對於以色列人警告已是無所不言，若不悔改，神的審判日子將到，故對“耶和華的日子”特別着重，他的信息叫人有“火近眉睫”之感。

(4) 南王：亞瑪謝 (主前803—775)

亞撒利雅 (烏西雅王) (主前787~735)

約坦 (主前749—734)

亞哈斯 (主前741—726)

北王：約阿施 (主前806—790)

耶羅波安二世 (主前790—749)

撒迦利亞 (主前748)

沙龍 (主前748)

米拿現 (主前748~738)

比迦轄 (主前738—736)

比加 (主前748~730)
何細亞 (主前730~721)

無名先知

被耶和華差遣見亞瑪謝勸他專心靠神 (代下25:7-13)

- 21 約拿 (主前790-770) 在北國作先知，是時亞述帝國已強，時時入侵，北國苦不堪言，當耶和華的話臨到他時，要向尼尼微傳悔改的道理，爲了愛國心，竟逃命不順命，耶和華用自然界的改變，並用大魚將他帶到亞述國，似是一神話，但是神是無所不能，他的信息使外邦人上至國王、下至庶民都披麻蒙灰般的悔改 (見約拿書)
- 22 阿摩司 (主前787-740) 當時阿摩司在南國作先知，警告猶太人不應再遠離神，阿摩司農忙之後，在村頭、田間、傳神信息。
- 23 何西阿 (主前760-720) 何西阿工作的時代，正是北國面臨著強敵在北，而更大的敵人在內，外敵是亞述，內敵是以色列人進入了敗壞、而敗壞到極點，耶和華用淫婦之事爲喻，也以此喻爲實，因爲全地在心靈上 (道德上)，事實上都是淫亂不堪救藥而不知悔改，當時亦有作先知的，但是那些先知已忘記了他們的託付，以致不能產生什麼屬靈的作用。

24 以賽亞 (主前745-695)

以賽亞出身貴族，深悉貴族富有人家的情形，有機會在宮廷中作工，在南國發出呼聲，要他們悔改，一方面把彌賽亞要來的信息告訴他們，也預言將來耶和華要恢復他自己的國自己的榮耀，在地上建立永遠平安國度，以賽亞書文字優美，信息有責備也有希望，在南國亡後，被擄期間其信息能引起很大的盼望。

彌加 (主前740-700)

在何西阿後半生的事工中，以賽亞在其高峯時，耶和華又興起彌迦來做先知，他曾預言基督降生，這時北國已亡，他亦爲希西家中所重視，他的信息深深地印在人心中，一百五十年後，南國人仍引用他的話，忠告亞希家王，(參耶26:16-20)

(5)南國

此時北國已亡。

希西家 (主前726-697) 爲南國之王，四年

後北國爲亞述所佔。

瑪拿西 (主前697-642)

亞們 (主前641-640)

約西亞 (主前639-608)

約哈斯 (主前608)

約雅敬 (主前608-597)

約雅斤 (主前597)

西底家 (主前597-586)

26 那鴻 (主前630-610)

他的信息針對着尼尼微，後果爲巴比倫所亡。

27 哈巴谷 (主前618-608)

哈巴谷的信息一方面警告人，也一方面責備人而給他們盼望，神是我們的喜樂，是我們的盼望。

28 西番雅 (主前639-608)

西番雅出身皇家，他的工作期間也是約西亞大復興期間 (重新發現申命記) 他也警告猶大人要悔改 (不然要受罰) 終必蒙福。

29 女先知戶勒大代下34:22

掌禮服沙龍之妻，約西亞王曾差人向她詢問該如何行事。

30 耶利米 (主前626-586)

正在這期間，有一位重要的先知興起就是耶利米，父爲一祭司，在約西亞王年間開始作先知，約西亞時代之復興~好景不常，約西亞死後，猶大人再陷入罪中，此時巴比倫已興起，他終日流淚勸告猶大人，反對他而執相反的信息的先知很多，由於他的信息被下在水牢中預言亡國後，被擄往巴比倫，70年後再回到應許之地，當時有者倡言聯埃抗巴 (巴比倫) 耶利米反對之，仇人便將他帶到埃及，很可能他死在埃及。

(6)被擄期間

31 以西結 (主前590-565)

以西結少年時被擄，在被擄人中作先知，他的信息~聖殿爲中心，所見之異象與啓示錄，撒迦利亞有關，他的信息重在聖殿的再興。

32 但以理 (主前626-536) 少年時被擄強爲太監。

但以理一生侍數王朝，而神將未來 (指他的時代) 的帝王興衰，國朝變更之預言告訴他。

(7)被擄之後的先知

33 撒迦利亞 (主前520—488)
他的信息與以後所成就之事有關。

34 哈該 (主前520~505)
在大利烏王期間作先知，此時以色列人已陸續返來，預備先建聖殿，他的信息多在這一方面。

35 瑪拉基 (主前439~400)
這期間即尼希米帶領人回國重建耶路撒冷，聖殿正建好，他責備祭司又落到罪中，並忽略十分之一之事奉，預言將來之大盼望一面是大復興，一方面也是大審判，將來以利亞要再來。

在此也要述及三位“先知”

所羅巴勃在古列王元年返國，興建聖殿。

36 以斯拉 (約主前457~)

在波斯王一亞達荷西王 (一世464—423) 廿年時返聖地領導重建耶路撒冷城，與尼希米同工，以文士地位來事奉。

37 尼希米以政治的地位回國重建耶路撒冷城，並教導以色列人守律法。

從以上的歷史看來，耶和華在每一個時代都興起一個人或幾個人能把天上的信息帶到人中間，一方面警告，一方面要人悔改，藉預言而帶給盼望，藉信息神蹟而把人再喚醒，這般人的重要性，可以說在帝王之上，因為按申命記的教導說：

律法不遵 (人陷罪中)

國必滅之 (神的審判)

遵行神語

人福國昌



這些石牆是大衛時代之建築，約櫃被非利士人送回後，停留在伯示麥。



此為巴珊的舊址。
掃羅與約拿單陣亡之後，他們的屍體被帶到巴珊，懸掛在城牆上。掃羅之盔甲在此地發現。

地圖目錄

巴勒斯坦的山脈河川圖	211
亞伯拉罕遷移圖	212
主前440年以色列人回國時地圖	213
波斯、羅馬時代城市分佈圖	214
五旬節信息傳到近東、南歐、 中亞細亞一帶的說明圖	215
耶穌被賣受審、釘死過程和地點	215
旁貝佔領耶路撒冷城圖	216
瑪喀比時代耶路撒冷城圖	216
西乃曠野分佈圖	217
流奶與蜜之地	218
十二支派分佈地圖	219
約書亞與士師時代地圖	220
近東分佈圖	221
猶太、以色列分治時期地圖	222
撒母耳時代地圖	223
保羅福音行程	224

巴勒斯坦的山脈河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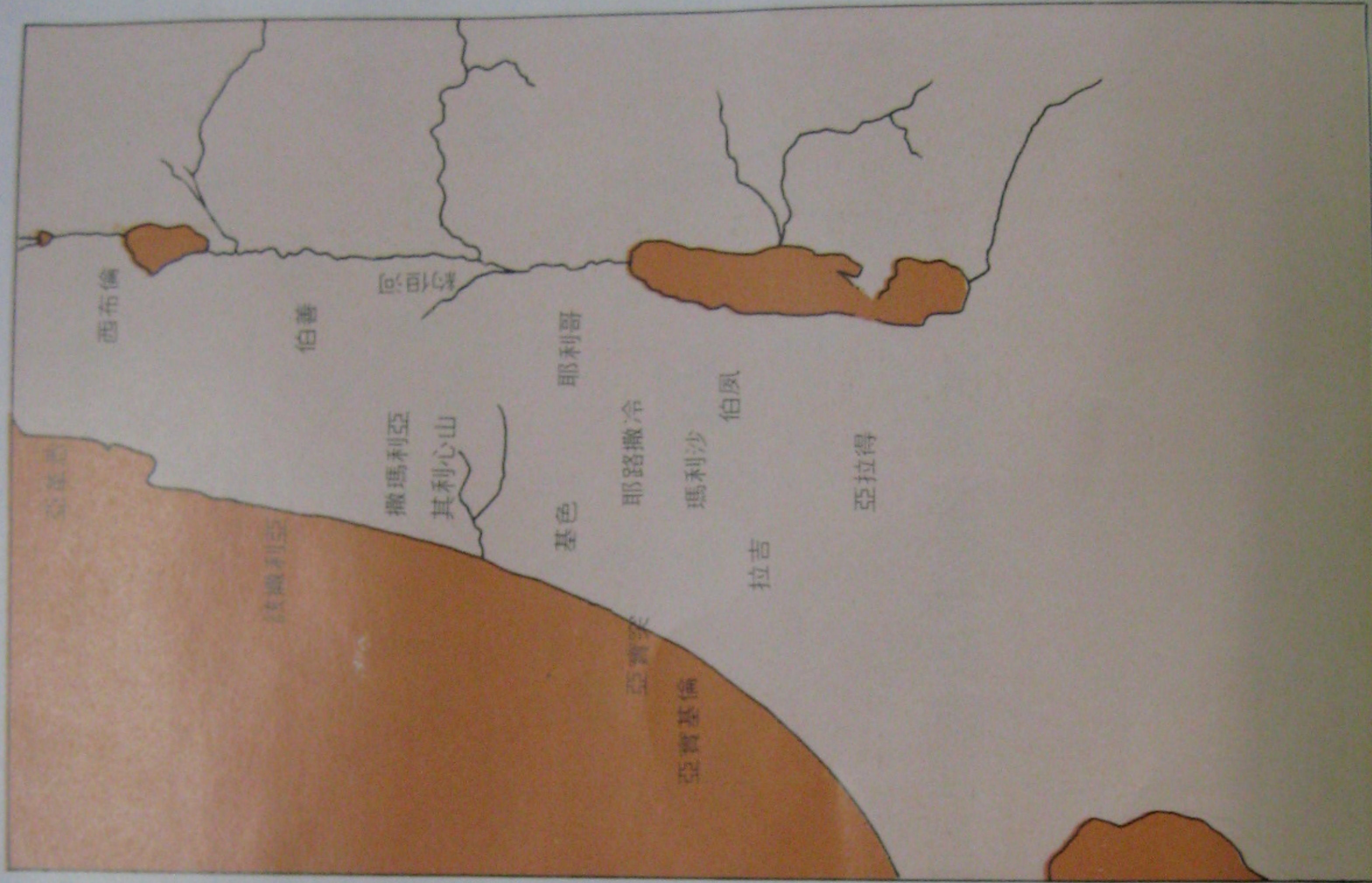
主前440年以色列人回國時地圖



波斯與羅馬時代，近東城市分佈情形。

波斯與羅馬時代，近東城市分佈情形。

以色列出埃及及經曠野進迦南，已是由青銅時期（主前3150~1200）逐漸進入鐵器時期，不再擇穴而居，墾牧畜，務農為主，工業方向已有打鐵術，由於以色列人牧放為主，對冶銅煉鐵遠不如其他部族，而且不作習武之操，這亦是摩西（蒙帶領）帶領他們繞道而行，就非利士人而言，他們對製刀遠兵器比以色列人在上，右圖所示之城市亦進入鐵器時代，由波斯時代，至羅馬時代在帕勒斯坦，右圖所示之城市經考古家之研究，斷定在此工業中有顯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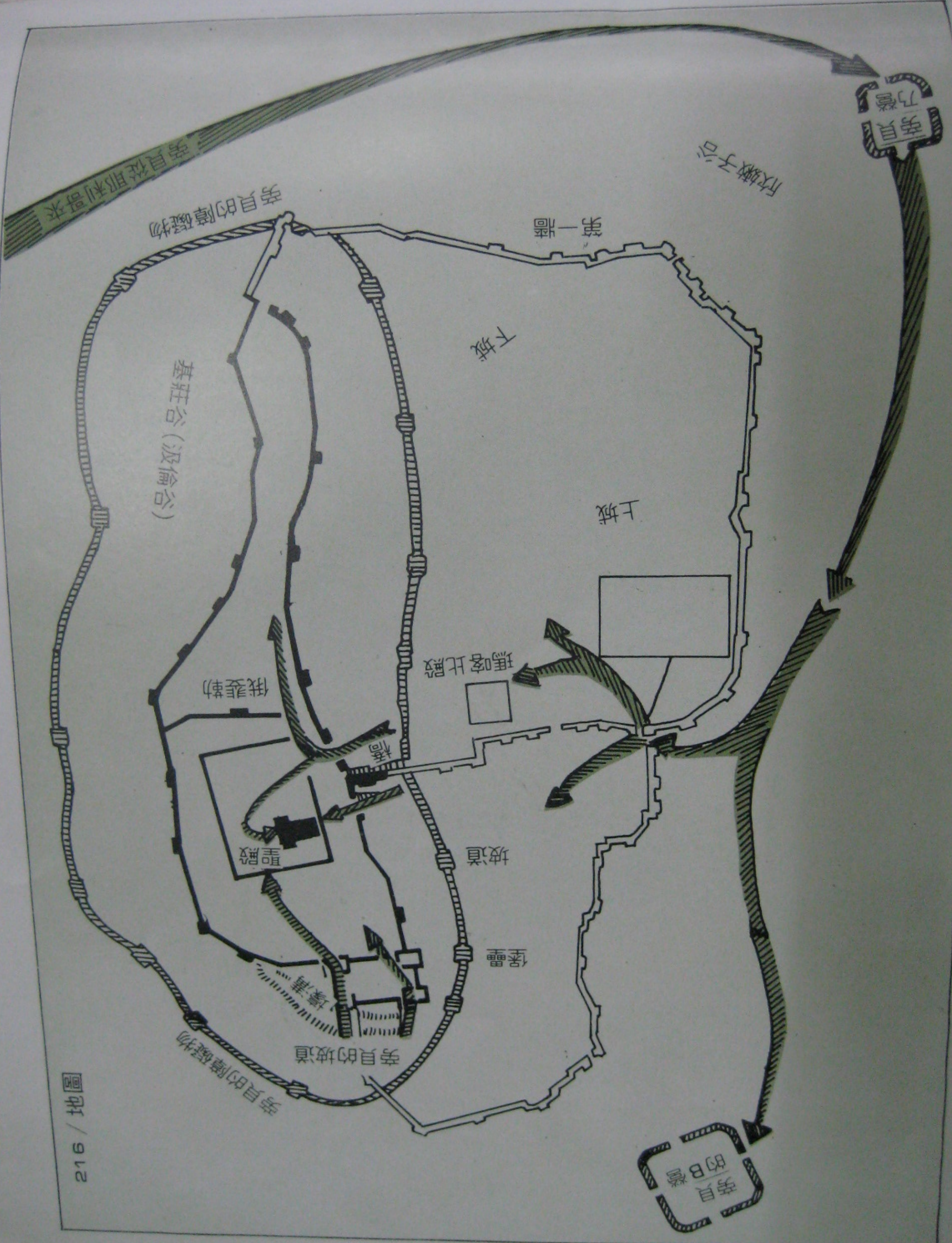


五旬節時聖靈降臨，因為大響聲之故即時吸引了許多人聚集在使徒面前，當時來到使徒們跟前者或來自外邦或來自猶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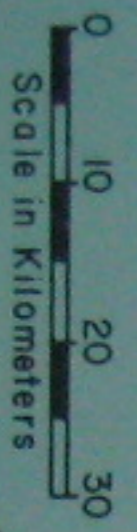
五旬節時聖靈降臨，因為大響聲之故即時吸引了許多人聚集在使徒面前，當時來到使徒們跟前有來自各方“朝聖”的或是遊客，上圖將來自各處的人說明，可以說五旬節的信息很快的帶到近東、南歐、中亞細亞一帶。



右圖所示即是四福音每本中最後所記錄耶穌被捉拿、被審、被釘死的過程和地點。



流奶與蜜之地



大 海

撒馬利亞山



亞伯他馬迦
撒馬利亞非立山



十二支派
分佈地圖

0 10 20 30
Scale in Kilometers



黑海

裏海

地中海

敘利亞大草原

埃及

巴比倫

以攔

紅海

波斯海灣

近東分部圖

羅底

大數

哈蘭

歌珊

提格立

亞施戶

尼尼微

加拉

亞發

敘利亞

哈馬

亞施戶

杜拉

伯拉河

大馬色

西頓

推羅

亞甲

巴比倫

右他

拉巴

耶路撒冷

尼羅三角洲

上埃及

尼羅河

提比斯

亞拉巴

以力

吾珥



摩甲

吉甲

伯特利

伯和命

以革倫

以革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基倫

巴戶林

耶路撒冷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伯利恒

Scale in Kilometers

撒母耳時代地圖

大

拿弗他利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西加

亞



保羅福音行程

羅馬省

保羅行程

- 第一次 - - - - - 第三次 ————
- 第二次 ······ 第四次 - · - · -

(羅馬)城市

撒耳丁尼亞
撒耳丁尼亞

三島
西北島市

西西里

米利大

利

都丟利

高基利

加拉古

潘諾尼亞

達馬水

亞底亞海

馬

尼哥波立

底耳阿重

阿坡羅尼亞
奧羅納

腓利比

尼亞

撒摩特拉

特羅亞

亞細亞

米推利

海

以弗所

高理斯

馬尼西亞

米利多

拔摩

哥士

羅底

撒摩尼

拉西亞

高木

海

地

中

海

呂

亞

埃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達亞亞

莫

西

亞

拉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西

亞

海

地

中

海

呂

亞

埃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黑

海

地

中

海

呂

亞

埃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

非

洲

尼羅河口

亞力山大